廣廣文選二十四卷（二）

〔明〕周應治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周元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廣文選二十三卷》提要

四明　周應治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論

漢晉論

習鑿齒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絶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

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
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豈規顯祚故以灼如
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
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
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
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
今君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
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
於魏則魏未曽為天下之王王道不足于曹則曹

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
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没
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
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
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
帝蜀蜀隴之人雖復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
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絶宣皇帝
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
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

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
今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
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
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才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
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兆首服
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
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
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釁於亡秦
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

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繼周之業取之既
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
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
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
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
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
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
所録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
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

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十六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然而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國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名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窮我道於大通

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 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居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者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儉塟論

孫霄

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減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塟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塟君子謂之不

臣竊惟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瑯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

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
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
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麁簡又案禮記國君
之葬棺椁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
差則柷材大於壺明矣椁周於棺椁不甚大也語
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椁大則難為堅固
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
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
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

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
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
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
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

三調歌論

王僧虔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
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
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

不妄啓曲豈徒奏歌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
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
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闕
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
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鍾縣
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
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佾二八
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
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稱非雅器也大明中

郎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
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鐘
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
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
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
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
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
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
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

極排斥典正崇長傾逕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諠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驩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寔在茲辰臣以為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夷夏論　　顧歡

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

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禮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

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
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
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
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
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
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
質而精精非麁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
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

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
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
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
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體
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
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喧鳥
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
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
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

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
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
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
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
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
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恒通文王造周太伯
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
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
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

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
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
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
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
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
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
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
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

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夷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

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上非神仙之流也明僧

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

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甞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

道人與道士辯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

七賢論　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

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术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群獨秀亦不爲二十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

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

之與其誰與哉

雕蟲論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

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文爲急務謂章

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宋略揔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奇蹟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邉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足行陣　間卻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捲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覇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蒂芥必除桑莫莫拒然後請乎上

帝歩驟前王黍陵去之而莫倩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揔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綿其文長沙以家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脅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椽椽之構大廈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於武舉或得之於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羕濟淆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爲陋民勤征戍而

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懐邇無不
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牱閣北劃黄河
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歳天子
負扆務懐以撫代爲戎歧梁重梗將挚异師屠桑
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
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旣而洮弗興即
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寛肅宣惠
大臣先表超越二昆來膺寳命沉明内斷不歆致
東寧氏克臧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遵

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
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旣已播流
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聞百姓扶
携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
誅繼求内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欸之而弗違
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
密贊樞機徐湛之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
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文
章則顔延之謝靈運有渠麗之鉅才儒雅則 裴

荀何傳檀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表粲蔡子度
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藩翰帝弟帝子則
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
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察以流譽十三四
年爲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
國都四學闡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輦以從之東
帛讖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悦詩書沐浴禮義淑慎
規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
儀輕佻者不齒於鄉閭谷甞非儐羽不來庭私家非

軒盖不逾閾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旣興
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
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仇池良駒巨象充塞外廐
奇琛環貨下逮百僚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
山諷海之譯歳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
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歳擾
金墉虎牢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擴
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窮廬
於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

敢鬬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
臨江髙會於是起盡户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
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
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槖弓褁足係虜
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巫蠱
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緡未聞仲尼以爲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辯之不早辯也元嘉
之禍其有以爲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耻身當歴
數正位天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

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
則謝莊何偃王彧蔡興宗袁顗袁粲禦武名將則
沈慶之柳元景宗慤之或絜清以秀雅或驍果以
步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顔竣之
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即
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
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
之寛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
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邉鄙戚迫人懷苟且

朝無紀綱内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
祖登遐委重於二載大宗晏駕亦託孤於王阮潫
近之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絶於永光
更以宗王之見窘永徳遂亡於後嗣實由強臣之
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伊霍之機綺靡
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
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
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閹豎其後百
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

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
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爲之驅除先顛其本根
夫本根既躄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二代
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
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淫虐過於二君斯則
天之所棄篤於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徴如是繼
歆勿賣其可得乎若乃极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
湯武之智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

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乞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懐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奐聲餘論以附于玆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

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翦截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勸醫論　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雩（周禮作瘧）寒痟首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病祇能治四大乖爲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城（一作場非）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玉匣之秘研紫書之奥桃膠何是北斗靡遯（一作録）其刑（一作形）金漿非遠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皷響獨聞

雍（一作僔）祝之傍簫聲猶（一作獨）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而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夜講習始學則負墟尚誤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面劇談網羅愈廣鉤深理見厭飫不寤惟日不足又若爲詩則多須見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不訊而能善詩塞充不談而能善

義楊子雲言讀賦千首則能爲賦况醫之爲道九
部之診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色辯聲其功甚秘
秋笋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稽合曾無
討論多以少壯之時涉獵方疏畧知甘草爲甜桂
心爲辣便是宴馭自足經方侭棄同庚散　之讀
莊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
意攻治假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已盜所以然者
若無隅貴賤精加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
所亡坐成妙術而又告以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

溢(一作盈)浪酬塞(一作賽)惡之人(一作)者多愛之人(一作)者鮮是則日
處百方月爲千治(一作物)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
浮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深親屬情切支肌(一作朋友)
患起膏肓病興府俞(一作俞府)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
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麻鹿藿
止(一作絶)救頭痛之病(一作府)麥麴芎窮反救(一作止)河魚之疾
(一作腹)思不出位事局轄下醫者志志於玄都揚巳名
於綠帙(一作籍)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
思此意更與其美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

比夫脫一鴿於權衡活萬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
論焉

梁與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氤氳萬古考其寬
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
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雲政由群小朝窣被無辜
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弟兄之戮因天下
之心舉荊雍之師興易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
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

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謳樂推咸
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
務殷負扆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
以藝業之美莫以比倫同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
泗之餘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
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
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
士於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以狂瞽
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

其茂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圖於六鄉封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翊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覬覦之心絶兵戈疊息刑辟雍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

於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絶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没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獘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禄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從惡之萌與下上遆憎甚於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揹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

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獘法澆薄逾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太半之人並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爲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刼抄蜂起盜竊群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柢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門眚災亟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以朝務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

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獘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探劉競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頹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政

兵强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覇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玆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毁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

至乎文章妖艶隳墜風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敎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巧窮蓍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於會臺無慚梓愼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徵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

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于謹宇文之和遂以萬乘之尊居三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嗣璧之后驅斥潛王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彝倫復敘旣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禀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

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逑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玆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雪恥翻手命於寇讎敬皇繼祀而咢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

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災異論　摯虞

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脩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

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鈞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

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

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華終論　劉歆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愿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

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
不說前達往賢亙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
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
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 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
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
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
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
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
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

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
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
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
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
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
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
智之識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
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
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

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
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
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
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盖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
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
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
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
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
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

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
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
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
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
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
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
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
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
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

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孝彭
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歛訖載
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墒墒足容棺
不須墫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朼筵無用茅
君之虛座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
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内外姻戚凡厥友朋
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

正淮論　　伏滔

滔從溫代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

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
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
烈王都焉秦幷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
際號曰東楚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
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
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
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
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
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

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横於天漢而劉安誅
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陵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
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
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
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
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
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
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
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

戰争而貴詐偽豪右幷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
劒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
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
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内遘陽甲之禍逃死劫殺二
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
越誅醢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
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
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
寵歆極禍發王安内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

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
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絶口身嗣俱滅
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
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
受戮及至彦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
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
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
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絶滅
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

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乗釁之盜也二將以圖
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
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
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
之書乗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决戰陳都
暴尸横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
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
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
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

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矸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
覺也而髙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
文皇挾萬乗之威仗伊周之權内舉京畿之衆外
徵四海之鋭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
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桀長圍起壘
櫓髙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
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
左爲虜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宫長於膏
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

淺矣奉以南面之尊籍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
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
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
城僞令行於封内邪惠結於人心乗閒幸濟之說
日交於側猾詐錮咎之群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
在其不爲亂乎况乗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
圖身之舉者望其倪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
氷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
國覆家累世而不絶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

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受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疆者不得咨其奬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為用死則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為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則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論曰問者曰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紀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神形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矣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答曹舍人難神滅論　范縝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答曰若合而為用者明不合則無用

如蛩駏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
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
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
者乎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既云耳
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悦玄黄
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旣
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
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難曰若如

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
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
獨遊帝所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
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
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癈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
神於無事邪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
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
合也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
遊蝴蝶是眞作飛蟲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

轅輈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
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閶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
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
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
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内妄見異
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眞登閶闔邪外弟蕭琛
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難曰延陵窆子
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
亡而神不亡也答曰人之生也資性於天稟形於

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
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難
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紀以證
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
乎復誰配帝乎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
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
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
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墠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

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為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

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難曰且無神而為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為教何達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

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弒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弒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邪

滅惑論　劉勰

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

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

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至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眞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

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脩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因與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算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

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迍則蝎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妙相何美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脩戒行豈同畢券之

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宮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眞僞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僞謗眞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明道論　　傅縡

縡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論曰

無諍論言比有知三論者雷同詆訶恣言罪狀據

毀諸師非斥宿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
獨勝方興數論更爲讐敵讐敵旣構諍鬪大生以
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
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
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淸源
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
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乘决羽
豈能觖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
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

掎摭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甲
改舊宗乙立新意同學之中取捨復別如是展轉
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
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雖復人說非馬家握
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餠矣其所失道不亦
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尊本無改作之過
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
則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
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

深乎不可量即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而
有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始說爲是可毀爲不可
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
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有大備在聖誥大
乘之文則斥其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
耶斯則褒貶之事從佛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
可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
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
此豈不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

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旣極恬淡之悟自成耳
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
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
違而內平等讐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
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
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旣往淳一之風
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典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
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拨異家生其恚怒者乎
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

說於中論不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
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褒其節彼
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
嘿物無間然故使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
地勢不能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
容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
執銳騁異家衒別辭窺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
對榷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持摭
同異發擿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

病蓋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
爲法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須息諍以通道讓勝
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
也此語直是世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
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
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
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
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
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邪詎非矛盾無諍論

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
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
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
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
之心不忘寧不在勝者乎斯則務矜我爲得棄他
人之失即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答曰言爲
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
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告僞以使口口行詐以
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

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
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
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冐峻制蹈湯炭甘齏粉
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
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
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忌憚但直心而
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
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
劣蓋根緣所宜示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

日按劒通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誠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諫諍者此用末而救本矣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

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末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此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而言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

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柱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詔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之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遐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蹤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冒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　虛已而遊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

在天衆水皆見清風既至群籟必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耳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申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考真僞覧觀得失無過依聖賢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形神論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

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感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級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言樂論

何妥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

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循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在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製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齊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

北齊興亡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道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北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竝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者眘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永久雅好博古雖欵擬議近世治亂粗可略陳在魏正光兆亂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覺滔天洪夏餘燼跋扈擬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流巟去而不入遷

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秕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整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

孝靜以天歷有在咼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内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而有四時年穀屢登災告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

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黄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刳剔躬逞矛鋋龍狎倿諛親愛凢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潜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刑頸爲戮竝直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

斯之悖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從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愧其藻麗温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諸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求無凝滯虚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左善當世讚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凢有善政皆遵彦之

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獎於趨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竝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大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

顧恒有呑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適
聲色不事曼遊宴於大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
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
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
年不永春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毋弟
之親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
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縗
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耳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
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

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開好
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
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天保之世文
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徙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
成爲右丞相父别得還恩聘愈厚信宿之間賞賜
巨萬及踐太位親顧彌隆爰自黄門漸至端右晝
景娛侍略不休停就令蹔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
威作福略無顧憚恩寵勢望凛灼朝野恣性貪淫
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侔擬公

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
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坐
毋傾朝追送謟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
愛踰弟兄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
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于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
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彦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禄
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
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褻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
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

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
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
智能淺短又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慶
内自擬伊周大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
聰爽俊悟藩王之内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
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聽不類成招
毋后才明異於馬鄧士開禮於跡行長粲爲其謀
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
憤而依託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無

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畀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然京師市里儛蹈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構紲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疋以保姆之恩

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内相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姆口穆黨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皁隸本是韓工愚暗膚短僅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結婚姻朝庭混然無復廉恥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月爲鏤之錫究動天地崔季舒龍逄之戮痛切幽

明加以内參年少閹宮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宮闈長於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illegible]調護之客便煩左右莫匪刀鋸之餘飛鷹走狗蕩其心慮罷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侯勍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

士無鬬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眉頓顙先朝貔虎之鋭斂氣重足舉晋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盧思道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控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

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
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淸瀾漲雷動雲
移卒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
業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夷元高敖曹以銳氣先
登臨陣授首兵革歲動敗衄鮮勝多髙氏雖怙其衆
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
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振擾荊郢內附巴蜀來王
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
辰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

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
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
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
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
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
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
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貪兇物掃地無餘爾乃
棄奢淫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屛重內之饍躬大
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

以釋氏立教本貴淸淨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
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魏季失德取亂侮亡
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
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
而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飮敢
行幸四方尤好畋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
類俱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
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
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

嚴訓不能悛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已後變
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
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
之淫風也寵姬四人竝立爲皇后車服節文與內
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
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
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屛棄遐裔內外門閤皆
別令宦者看守出入去來竝錄其數殿省以目相
視然朋淫於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

象之末忽焉慘霆鞭撻朝士動至數百皆及胷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姓族車乘輪輻竝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箠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

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肆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眞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與邢邵議生滅論　　杜弼

邵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荅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荅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韜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

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則眞教何爲非實邵云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爲者神之在形亦非目矚离朱之明所能覩雖蔣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方之義斯見矣邢云季

札氣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與形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未至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

可以諭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邪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興中途之歎況乎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邪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鴽黄毋爲鼈是有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燃於彼燭弼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未化爲鴽則以無論相之乃似竝對之稱旣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二哉邪云從欲使土化爲人木爲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爲螢老木生蝎造化不能詳其然也其後別與邪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古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但取於適襃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諭前後往復再三邪理屈而

止

家訓論文章　顏之推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楊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虜庭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
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
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慠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
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
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
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
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侮慢
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
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惟漢武魏
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閑放論　　蕭大圜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
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
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閶閭者有優遊之美
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
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
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止蕭

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皐築蝸舍於叢
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露遠矚風雲籍纖草以
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
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畎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
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
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
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

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唆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覺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歷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雲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

杜預論　無名氏

泰始之際人祇是睨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泰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擅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謝安論　無名氏

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洎乎褫褚羅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冊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淮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音於朞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侈儉于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閑之儀刑豈期若是

連珠

連珠　梁武帝

蓋聞水鏡不以妍蚩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珍有時而

類盈尺之寶不能無瑕蓋聞理漸其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連珠十五首　劉祥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袪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攘音待楊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藿藜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闕故班匠曰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荊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衒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知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

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閑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瞍之目

連珠　宣帝

常聞盈虛之道雖脩平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唯天爲大而西北懸常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眞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連珠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經威于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消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平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耀之才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豪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擬物作豔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安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其可憐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愈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秖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遥生魏妾之悲

擬連珠四十四首　庾信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乎胸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曾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黄池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喢血轅門是以開百里之園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蓋聞得賢斯在不籍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泰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蒯城去矣空用荊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廈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蓋聞膏唇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相傾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橫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墻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

非復能臨偃師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兎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一作懷投）是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唯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隨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閶塞椛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

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寃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蓋聞江黃戎馬之傲鄢郢風飇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蓋聞無怨生

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疑）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蓋聞嚴霜之寒無所不爾長林之斃無所不標是以楚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拌長鐵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

水而浮以紅間緑（尚蛇）不能無弦而射是以龍樊之
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一作骯上）之馬無復千金之價蓋
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
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蓋聞遷
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折里悽恨撫膺是以吳起
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荊軻之别燕市悲不自勝蓋
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虚倏忽貴賤
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
存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

羈旅之臣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
異不妨風月關人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
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
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蓋聞秋之爲氣惆悵自憐
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
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蓋聞懸鶉百結知命
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恥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
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蓋聞甾中無學
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高

鳳無故棄麥中牟之寵越徙勞不眠蓋聞十室之
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録是以日南枯蚌
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蓋聞百
尺之高累於九萼之上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
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蓋聞居蘭處
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
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蓋聞豫章七年甦
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欵求其真晉陽
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蓋聞明

鏡蒸食未爲得所千將補履亦可傷嗟是以氣足
凌雲不應止爲（一作官）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
河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陵波蓋聞意氣
雖平非資杠杚風神自勇無待翅關是以曹劌登
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蓋聞
卷葹（一作施）不死誰必有心芭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
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蓋聞北
邛之高魏君不能削敎洛之閭周王不能改是以

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一作投)而塞海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蠧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蓋聞慮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蓋聞三鼯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旣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纔棫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

連珠三首　簡文帝

吾聞有古富而今貧可稱多而賑寡是以度索數下獨有衰神松柏橋南空餘白社吾聞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欽輕其死有德必昌兵賤於義無思不服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泰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一

四明　周應治

嶺南　門人彭允鳴校

記

用筆法記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失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作大篆頒行於世但為世遠人多不詳今斯删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為小篆凡書非但裹結流快終藉筆力輕健蒙將軍恬筆經猶有簡略斯更脩改望益於用矣用筆法先急回後疾下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如遊魚得水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推伏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斯書秦望紀功石云吾死後五百三十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跡焉

荊州文學記官志　王粲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續乃曰先生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

師保焉作為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
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無
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
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
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
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
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
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
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脩紀曆理刑法六

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于我君
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
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
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
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
和化普暢休徵時叙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
穹聲被四宇

山栖誌　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
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帛而
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
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遊户之與金閨並然其
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
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坱
鬱若其群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
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
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

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櫧椅櫪之樹栢梓桂橦
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摽白帶
抽紫莖欗蘿茶尊梢風鳴籟垂柯簷户布葉房櫳
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
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
華照水阜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
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
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置爵酒酣耳熱屢舞
嚾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

辯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頌

成王冠頌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是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

士冠頌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父

南巡頌　班固

惟漢再命系葉十一帝典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憑列宿而贊元

胡廣黃瓊頌　蔡邕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忝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群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皇子生頌　曹植

於聖我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
廟明德敬忌潛和積石鍾天之璧嘉月令辰篤生
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嘉喁喁萬國岌岌羣生稟
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職終天之經仁聖奕代
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孔子廟頌　曹植

脩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
備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
來祐休徵襍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許由頌　潘岳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
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
斯城愧無惠化報產之政哉我治所樂慕景名登
箕道遙來過暮庭通於時憲頃筐不盈恨無旨酒
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元日獻椒花頌　劉臻妻

遊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美哉靈

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後園頌　潘尼

茫茫在昔悠悠結繩大樸未散玄化凝羲皇繼
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讓
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
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
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
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
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巖巖峻岳湯
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
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論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
具弓矢斯閑恂恂讓德穆穆聖顏賜以宴食詔以
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暢皇化彌崇征
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惠絕域望風無或慢易
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太康頌　摯虞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
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圮天難既降時惟

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倫僭岷蜀度逆海東權
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
致天之罰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
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卬冉
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纂適不懷以
育群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寡聲教未暨弗及王靈
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懲以清邈矣聖
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擢武六旬興徒
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

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畧窮髮及景
承正受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
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爵為梁聖明
有造寔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
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
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樂賢堂頌　庾闡

峩峨隆構岌岌其峻階延向屋寢峩髦俊神心所
寄莫徃非順靈圖表像平敷玉潤遊虬一壑棲鸞
一叢川澄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風翮有西雍萬
觀迴雲疎欻綺窓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恩樂雲基
克配祖考仰瞻崑丘俯懷明聖玄珠雖朗離人莫
映清風徘徊微言絕詠有邈萬構永廓靈命

南郊頌 并序　簡文帝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
道故龍宮弱言之后合撥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
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氛
氳於冊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熛祇之

盛曜即璧日之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
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
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
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
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
已肅流落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禮還章非因忠
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
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蘖王風鹽梅帝載塵清世
安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鵷鷺咸脩其文德

桃林散甲華山弢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
壑之上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燎穀
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
雍容而廊廟謇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
三墨既羲雞於璧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渠畫
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
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
西自南無思不服款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
越火枝之地銀甕邛杖踰沉羽之涘出赤野而連

翩度玄妙之泱漭於是嘉祥祓眾瑞登金人澤馬
冊甝玉鷄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
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府無虛月
史弗能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
此嘉祥方茲總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
邑比堯封委粟西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
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烟天子猶未明求衣日
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棄千里而
弗乘寶瑟無虞指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

於枯根大闡三朝驚法雷於群蒙曲成萬物去殺
愛生幽戮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
而開拆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
門無餟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
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奕壇未闢爰命
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儀
類仙居帡秘隱嶙峋千畝於晉日開曠麗遠吞七
里於漢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
嶺東臨灞滻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

崇嵬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
騫鳥翥霧映倒梁日光踈鈒玉桃卷葉銀樹抽芳
百果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
風俱落露禽乍聚望比翼之翩翔歸飛時宿聞同
心之夜響故以熊熊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
沐沐象五裡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
之場千神之位八階弘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
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
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鄗茅茨

之為倫非珠非玉唯井泉之巳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閼星次呰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遺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羣壺非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騶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鐃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鶡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霙霙塡塡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鄽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帝儀

揖太清秩群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兌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濱之瑞雲冊燎燭天若帝鄉之爽氣雲門罷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轊駕肩士女塡噎接袂為帷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

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虞道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啟亭亭之業封天答睠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罄褊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一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氳遙哉邃古曼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帝篆葳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

鑠我后命世天飛玄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曆望日臨民讓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弘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神遜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犧跨舜論韶籠充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圍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鑾煦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難表禁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彤冊棨垂疊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

美矣世豊三辰炳燿七政永隆五方来洎四隩茲
通懸絙度笮鶩鹿追風既隆慭化復覩瑞滋金車
出野玉露雲舉紫縣神草華苹瑞芝長愉汙濊永
固雍熙照天漏渎遠肅邇睦悳靡齊民恩彌比屋
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玄圃園講頌 并序　　簡文帝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惠海遥波輕舟誰泛故
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啟皇上
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俯矜苦習續照慈燈鶴禁遥

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冊陵寫電功踰火宅德
昏衢智惠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
成地平邀肅邇穆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渌
碧海澗氛停瑞氣於三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
解擢之澤黎元沐至仁之道正化潛通法輪常轉
類空鏡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
眷春瓊視膳閑辰遨遊心法搦管摛章既便娟錦
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暎夏啟愧德周誦慙風乃
於玄圃園栖聚德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

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
俱啟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漏天花作落于
時藏穟仲節麗景妍辰氣冷金飆霜浮玉宇聖慈
沖邃獨幸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美翅於瓊
音樹嚴甤於妙葉液水穿流遂山寫狀風生月殿
日照槐烟綱叨籍殊寵陪奉末塵預入寶樓竊覩
妙簡鳧藻喜忭獨營心靈敢作頌云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蔓鴻芬機乘八
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重離照景玉潤

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牙滿
潏義水照曜文花芳園醫蹤天宮類寶折論冥空
玄機入道密宇浮清重關相藻日映金根風摇銀
草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按九衢顧惟
多黙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

馬寶頌 并序　　簡文帝

皇帝膺百姓之心副四海之願復履玉衡還臨億
兆天地交泰日月貞明至理惟新隆平方始邀逈
壹體中外禔福含生欣欣若耘耔之逢夏雨懷情

坎坎辟草木之值春風帝王之道超邁開闢膺聖之功殫歷遂古軒羲不足鑿枘堯舜不足憲章至哉大哉無得而稱也五月丁酉朔絲竹會於德陽之堂於時日進内宫星次鶉首仲夏之晷稍極陽城之圭蕤賓之鍾初應頡川之律縉雲旦卷南風晛扇惠氣入帷清陰周宇玉輿雲罕照月充庭羽林中權分階列校簪笏成行貂纓在席昭天之樂金石鏗鏘報地之禮威儀肅省詔以馬寶示群臣太僕効官趣馬掌贊三令五申丞聯事舉八龐四

闉給役相趨轉煜金鑣陸離寶勒天地無疆之德求星致遠之功鸞聆善鳴龍儀美稱沸發權奇之感趨摠抑揚之態足轉飆電眼流含燭霧噴紛霏流沫飄洒數千為壽豈待原蚕之禁萬里一息不籍杜衡之草王良不能控其銜策伯樂不能辯其文機方知總轡崑岑周非吳馭張樂大野夏有慙德豈止沉河用璧獨有綠文之稱盛德在木僞受蒼龍之名至於千將寶劍逞服書鄭之君蓮花烏玉騰威大海之際況乎馬寶義實踰之方當風沙

自歸滑橋屈膝款關入塞偃武脩文去病無出師之勞充國罷議邊之略五律成珍九河如鏡臣謹按瑞應經彌勒成佛經宗阿含經賢愚經並稱第三之馬者三千歲華子云堯漢皆得馬者堯漢皆火德正斗南方秉德而至也豈非聖德汪濊皇風洋溢研機洞元脩達禮義是以天不愛道白馬嘶風王澤効祥朱鬣降祉北夫圖跡方足躑躅在郊風嘯電奔聲遨處固五彩依樹三雀登巢安髮髭於當今弗擬議於休應百辟卿士咸稱萬歲伊臣

不佞結慶雲霄親承詔旨豫觀寶瑞手舞足蹈贊揚不足宴禮斯畢退而作頌其辭曰

帝膺運德欽明儀郊升道形聲德為軌仁作經璇機正太階平割五禮和六英開四攝行八政轉輪皇飛行聖慈含識資惠命引蒼生歸法性菩提真般若淨七寶均萬邦寧逖悖史觀陳詩域中大唯聖期聞玄妙俊孝慈解流澤隨因時刑已措績咸熙三農盛九穀滋萬祇悅入神怡律有節曆得天景星曜慶雲連珠為月醴為泉民何幸值皇年乾

道應坤馬來度玉關升王臺鏤錫煥鸞鑣迴盤雲罅堞歷開千天駟百龍媒永伏阜掃駒騄秣瑤粟委芳芻九夷欵四表清旽胥樂輿頌興

大法頌 并序

簡文帝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顔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為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跡日月之與先明百不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帝朝飛生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

綠色之符神器有歸曆運斯集焦門屣棄德之君簡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睠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于王霸于時鳳鳳烈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圻乃緯九數以正之陰兎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乖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辯之維冠冕於已積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載也是以八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示易日月兩耀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穜宗類昊虔五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烟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聽喻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陳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恊律有颯颯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粟發青玉牒石記填委廣内暉映麒麟置台命衮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祥

天高山容與赤瓣邐迆色麗文翬章研織鳥諫鼓高懸芻言不棄肺石通悅書謗橋杈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姦四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瀌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爸而冊甑自熟玉阜詎牽而銀甕斯滿河光似幕樹彩成車氤氲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濩兮鮮鐵函貢碧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召虎之臣均葉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秘韜握朱玄之異畧受賑於廟

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席金城
而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脉
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獯犬戎之鹿懸豕
須之鼓纛街有受纓之虜詔水觀受降之首四表
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外矣
天子内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跡將欲啟
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神
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
玄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塞棠視萬乘如脫

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
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畢躬菲食茨堂土階彤
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
也觧網放禽穿泉掩骼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
推溝之念如有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
示物以為仁亦未偕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陘山潼
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丹泉啟太一之
壇嵩高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
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為論彌有

未弘雖獲寵從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階三清之
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登不生之
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
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
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曄乎若朝日之
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
慧之門必備以為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
深邃無底能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猶枝

川派别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
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所
生允茲佛母群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而
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晹紀歲玄枵次星夾鍾應
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
若我皇之所建立啟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
絕為金沼變鐵網為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清涼
於炎火千櫨巍巘百栱穹隆紅壁玄梁華榱玉砌
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敵

景虹拖琬垂承蔓繞蠶運柚井倒冐宇臨窓彫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峩峨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䩕高門洞啟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凰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滛之[illegible]宸駕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鵠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藥迎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瓔枝旦動葉裡成音妙德陽之

宮麗未央之闔故銅欄三丈迨宙井幹玉樓十二遙耻神仙譬彼清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illegible]里綿巒靈霸吁哉其不可狀鏘鏘肝肝壞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璧日楬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乇咸前茅警列武校星連鴻鍾吐響運天宮之法駕啟天道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蚪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大迴金蓋玉輦豹服單鼉鼓鐵驪沃若天馬半漢

緑弓黃弩象飾魚文傾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劒虎賁殳羽宣假鳴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彫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師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愍三請之慇勤啟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真俗莫求佛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

姤之妙典研龍宮之秘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繞圓月于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職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犁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辯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鶖鵝之思並沾染纓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彫聞所未聞得未曾得欝摇

動色請益無勸百司具列簪履相趨豊豹焜煌華
綬葥蒻謂舍衛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
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
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么麼安足而
語哉岠于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
希有事雄雌吐色珠火非儔瞳曈上映冊紫競發
榮河恥其祥潤汾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
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
身盡笑王城之瑞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

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
弘懍焉之至誠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
為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
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為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
山望祀詠歌斯作況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
述盛德之形容以為頌曰
玉牒悠敻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
瑱姬水開黃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壁地功歸
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

韶革響六樂啟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壁水
洞啟膠庠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
藏芸香馥蘭綠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
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
跡書狼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
西踰月窟東漸扶桑畢宮類禹解網如湯衢室異
納明臺引良善旌弗卷諫鼓其鏜萬符集祉百神
啟祥黑冊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液
池下鶴髙梧集凰赤熊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

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盛唐終非運出豈曰津
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蚪
翼軑綠蠅騰驟虎文駐蹕龍驂啟行閑于玉馬照
曜天狼玄旌映日翠鳳晞陽前飛格澤後擁陸梁
風移霆掃參差焜煌峩峨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
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涼三密不限四辯
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
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讚揚空華競下
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煙繞氣陸藕開

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為舟為航伊臣
稽首萬壽無疆

菩提樹頌并序　簡文帝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
理是以三界六趣迷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
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慇懃宅之既
焚傷欲流之永驚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
三惑示盡蔭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
是佛日啟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

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
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
化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沉淪八
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𢿱德含天
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皐
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總樂
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
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
知懸以陽燧營於元其番臣燮和於槐衮八凱三

麻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
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胸鏤膽之
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日枝
西踰月紀莫不梯峯挂嶺迴越絕度之山航海跨
淵深沉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
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濡
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
燭於中幾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
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户足班白

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
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
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慇四先示正
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
棹接惑衆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曉法輪
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園而
讃善菩薩飛象越香𡈽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
合十千瓔珞懸空下墜天龍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
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

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豔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藥璧日垂彩玉帶生烟徵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麥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

德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戲羲帝圖掩映鳥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烝哉至矣有梁啟聖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覃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廚靈運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容垂光芬芳委疊時動百藥尔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徧叶休明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明萬壽如天

甘露頌　　邢邵

歷選列辟遊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一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大名至道無競川傳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二功深微禹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脩廣輸四海提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三宸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

塞禮有大成樂無愆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其四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躡漢毛舟沉河玉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五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氷鮮蜜房下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其六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其七

隋高祖功德頌并序　　薛道衡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

外其道絶其跡遠言說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寧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亦何用其心識羲軒以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帝王之任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人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君閏位用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法當塗興而三分峙典午未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蹤蹈戎馬之足雖玄

行定嵩洛木運據殽函未止滄海之流詎息崐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乘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顔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芒照地姦雄結禍據河洛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

成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黄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授玄孤之籙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禦寇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一征曾不踰時妖逆咸盡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絶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

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號易稱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辯方揆景於星日内官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餘儻儉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髦頭聘國后於漢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

啟祚聖王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椰塞氈裘之長皆為臣僕滄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馮宸極天縱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綿積年代人生戰爭之

日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常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晉心正術乖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飡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仁慈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

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序上下各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無極陶黎民於德化致風俗於大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依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

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寓縣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莫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山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

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
聖德也撥亂反正隆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
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
大孝也偃旂戢戈正禮裁樂納人壽域驅俗淳朴
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只
錙銖周漢幺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載陳於清
廟九歌之德無紀於雅樂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
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
趨事紫極驅馳冊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

龍之心徒懷蒼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
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
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
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
後其風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
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恭悖禮亂德五
岳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曆發跡幽方并吞寇偽
獨擅雄疆享祀二百比祚三王江湖尚阻區域未

康勺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爪分三方鼎峙徂詐
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
齡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挺生神謀獨斷
癉惡彰善夷兇靜難宗伯揆儀太史練日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禋太一珪璧朝會山川
望秩占揆星影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
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基內河瀚海
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攝帝德遐
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勾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

年代自相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諮
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備車書大同
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
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僉登
仁壽聖化郅隆生人熙阜虔心恭巳奉天事地協
氣橫流休風紹至壇場望幸雲亭虛位推而不居
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
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隆永崆峒
問道汾射窅然御辨邀遊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

感穹玄流澤萬業用教百年尚想睿圖永維聖則
道洽幽明仁霑動植文晝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
頌用申罔極

神雀頌并序　許善心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
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
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邑司鳳之后玉鏈玉斗而
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
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畢集

馳聲南薰越響韶舞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
太極負鳳即據龍圖不言行焉摛提建指不肅清
焉喉鈴啟閉括地復夏截海翦商就望體其尊登
咸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暢傍
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
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百姓月
捿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解辮請吏削衽成風豈止呼韓北場獽勒狼居之
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

客寶川岳展異幽明效靈狎素游頳圍膏漱醴半
景青赤蔾歷戲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
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檢之
儀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鋪奉常定禮武騎
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
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
爵主鐵豸之奇赤爵御冊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
發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
帳來賀文櫳刷彩青蒲將翺赤罽玉几朝御取翫

軒楯之間金門旦開燕晋暈翟之鑒終古曠世未
或前聞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
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
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宁而徐
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傾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
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
有黃雀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文禮稽命徵
云祭祀合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
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旁觀迴

矚事陋人微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盤蛇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乎曩代輙竭庸瑣敢獻頌云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顯道要無名質文爰革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大定於鑠我君武義遐武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軒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玉策昭

章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吐祕河靈孕寶黑羽升壇青鱗伏阜冊鳥流火白雉從風棲阿德劭鳴岐祚隆未如神爵迎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茍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扆衛環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經應任旃伊臣頌焉永緝章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蹈儛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至德頌　高閭

臣聞刑制攸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推三危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奥尚嵩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縈疇谷熙載亮采郡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枯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下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闓

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脩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應福禄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祥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唐哉垂

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

徵士頌　　高允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脩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殁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殁在朝者皆後進

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蕩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埏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

仙南躍馬馳輪借憑影附劉以和親茂祖勣單夙
懽不造克已勉躬丰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
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
進任理棲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
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
參幕府俱發徳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
克光厥猷仰縁朝恩俯因徳友雖後建禄實先受
祐班同舊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
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

邦之秀卓矣友規寔謐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謙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
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
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
訓皇宮載理雲霧㷖雖中天迹皆郎署餘塵可挹
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
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
龍川民歸其敎邁則英賢侃亦稱選闡達邦家名
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似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劉許優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
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
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
響九皐翰飛紫宸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
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罷成非
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
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
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
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

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根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
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祕閣
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
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
閶閭闈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
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
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忝
議叔術正直道雅治聞獬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

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
不繫心得不形色卽畄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令而同與古曷
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昬侯生絜已唯義是敦日縱
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
而執競屆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
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
忠才盡其槃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
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

襟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
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北伐頌　高允

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
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禀政
在蕃往因時陒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
亡聚盗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
興戈北伐躍馬畏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
鉞斧鉞暫陳馘剪厥旅積骸塡谷流血成川元害
狐奔假息窮壑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
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
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埋貫幽
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
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
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
播之來葉

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

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歆安寄乘化好晨征

朝冊徒故宮頌　沈約

聖祖神傑堯縱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既
升霸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斂關憑深
桂嶺聚章委闕禮樂沉河拯壓傾構引溺危波畫
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冊羽巢阿

讚

遊南嶽讚　方回

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列仙傳讚　劉向

讚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然後有人民有人民然後有生死生死之義著明矣蓋萬物施張渾爾而就亦無所不備焉神矣妙矣精矣微矣其事不可得一一論也聖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日月運行四時分治五星受制於太微監無道之國吉凶預見以戒王者動靜言語應効相通有自來矣天然雖不言其變化云為不可謂之無也周書序桑蟜問涓子曰有死亡而復云有神

仙者事兩成耶涓子曰言固可兩有耳孝經援神契言不過天地造靈洞虛猶立五嶽設三台陽精主外陰精主内精氣上下經緯人物道治非一若夫草木皆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栢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英萍實靈沼黃精白符竹萋戒火長生不死者萬數盛冬之時經霜歷雪蔚而不雕見斯其類也何怪於有僊耶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為實不可信用也若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為王公然歲星變為甯壽公等所見非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然雖有時著蓋道不可棄距而閉之尚貞正也而論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可知矣

酒讚　戴逵

余與三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間遂共為之讚曰醉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目絕群動耳隔

迅雷萬異既冥惟無有懷

讚九首　陶淵明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淩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曰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寔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
心鮑叔以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已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
劒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
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顧之嗟乎二
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

韓非

豈抵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
災枝辯召患衆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
年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揭
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大鵬贊　阮脩

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
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
太清志存天池不屑唐庭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
世高遊莫知其情

千佛贊　沈約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形相俱非香覺符

應速和宜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達既過已滅未來
無象一剎靡停三念齊想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
劫雖遼修焉如響棲林籍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
跡同轉車或游堅固或蔭龍藥能達斯道可類恒
沙萃萃群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頓力窓跡
弘道數終乃陟哲覩來運永傳今識

漢中士女讚　常璩

譔曰二州士女自漢及魏可謂衆矣何若世宗多
士則相如鱗遊伯司鳳翔洛下雲翳叔文龍驤雀

孝宣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詠蜀文并泉範為世鏡
在元成則君公謇謇心思國病慮經劉危直忤王
聽其高者則嚴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為
人宗若夫秉心塞淵與物盈冲則楊子雲也名重
泰山藥夏仰宗則鄭子眞也不屈其身志高青雲
則譙玄也不耻惡君混道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
武明章以來出者則能內貫朝揆外播五教賛和
鼎味經綸治要上答太階下允民照處者則利居
盤桓皓然玄蹈天爵邈之人爵則笑懸車門肆曳

惠齊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英名洙泗方其煥耀
矣故曰漢徵八七蜀出其四又曰漢具四義蜀選
其二可謂不衆乎然巴郡𧿒君安以儒學典雅稱
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犍為呂
孟有託狐之節若茲之類郡邑往往表象刑名見有
苗裔壃晚生亂故老以沒莫所咨質不詳其事但
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而
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好
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于左其傳志

父祖子孫及有名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寧州人士
亦不列別為目録至晋元康末凡三百九十二人也

徐則讚　柳瞽

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翕
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
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遜屬爰感靈誠柱
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
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自為賛　劉炫

炫自為賛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
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
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
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
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
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
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為明師
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
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

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
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
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厠緒紳
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
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
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
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
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忝天
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

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
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
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
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
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
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皆適成天違人願
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
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自古聖帝名賢讚二十七首　庾信

黃帝見廣成子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昇汲丹竈珠流興雲即
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堯登壇受圖

登壇洛汭沈玉河湄丹圖馭馬綠甲乘龜榮光上
幕休氣連帷雖存克讓於見文思

舜舞干戚

手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
舞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拱己無為

禹渡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鷁涌水起龍驚樂天知
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潮檝還平

湯解祝網

速珠兩起合玉雙沈穀為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
網一面驅禽德冠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

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崖止磻石溪唯小船風雲未
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千茲幾年

武丁迎傳說

虞田路斷辭潤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

成王刻桐葉封虞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秦儒出谷漢聞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袁盎諫文帝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跡迴松坂山叙柳城龍淵地狹檠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朱雲折檻

上書直諫有怙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

周公戒伯禽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沉唯深清聲藏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水連釣浦凍塞寒流精誠有感無假沉鉤二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

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

高鳳好學專心不迴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師尚父授丹書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鉞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

榮期三樂

榮期三樂唯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猶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陽共美賢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納傷離

鉏麑見趙盾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盤前河橋灼岸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巵酒霸上屯軍鴻門固守持謝范增唯留玉斗

秦穆公飲盜駿馬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是傷人隣兵向國窮寇侵秦于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心許生前長松雖合寶劍猶懸

忠義贊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遺光振古芳流來哲

象讚　常景

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覩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苟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或象丹青信哉辭

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髙天聽卑視諦俯測厚
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
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允匪父人咸敬懸
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
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是
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
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髙而勢愈迫正位而
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
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髙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
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蹈
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
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
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
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慾於未敗
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避斷以樂天爲
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避世曲躬焉累足
焉茍行之晝已決矣循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
矣故心必貫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與誘於群小

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
與天壤相敝置嚚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故綺閣
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
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
持勢恃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
邀穀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
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情道不可
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務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
勢以崇道何者優道雖髙不得無允求聲雖道不
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
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覲情與道絕事與勢隣
方欲役思以持務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
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
無所陳茫然若雖縻爵而僞焉得而寧之雖結珮
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宠而崇邪之徑已形
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養於人事乇
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
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

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

后妃贊

贊曰二妃光舜三毋翌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㦔故斂辭恩池蒲起歎宗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熾晉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肇廢主持尺威帝契潤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變嬴黃姬化竿石丈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彌勒讚 沈約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鄰基累明功由積地耿耿長津遙遙遐嚮道有常尊神無恒蹤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攝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先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儆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銷聲贊 沈約

寂矣悽魂非海非獎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峻絕羽衹騫翥逸宣讓札值奚言

符命

魏德論 曹植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星辰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凌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雰順制靈旌雲舉則朝揚攙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于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

海愠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根耀乎南封荊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橋矯制乎遐川仰蜀目于條支睎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昔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導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夷石户之高介義貫金石神

明以興神祇致祥乾靈效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
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
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不禁皇綱圮
紐侯民非瘼漢萌尺土非後漢有故武皇創跡於
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勳成於彼位定於此者
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殖靈芝鋤岐穗穫醲滋遂乃
凱風迴猋并露亟時農夫詠於田瀧織婦吟而綜
絲黃吻之亂含脯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
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於春秋聖

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
日月極禎祥於遐輿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萬機
探幽洞深道迤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
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
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
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良
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
川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
之靈矩流餘祚於黎蒸鍾元吉乎聖主

天命論　李德林

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肆焉邑姜夢
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
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
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
弟子備王佐之才墨不代蒼泣麟歎鳳棲棲汲汲
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黑帝
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
無就也其餘欻起妖妄何足數者若此四凶執八

元之誡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
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
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
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
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慎何哉蓋積惡
既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
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
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
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不殲盡者也凡

當雄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
爲識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思之以
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災凶不至謙光滿
復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夙沙則主雖愚
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歲亂終而大服漢南諸
國見一面以恭故河西從軍率五郡而臣漢故能
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也

史論

魏文大興六軍論　孫盛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
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
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
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
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
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貢忘戚君子以
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
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
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
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
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群后
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
垂毅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積于百代矣
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陳晉襄墨縗而大師爲俘應
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
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
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
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
期促也

南宋史臣后妃論　沈約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
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
曲立君犬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
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
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尊貞內表妖蠱外
息至於降班在四替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條響

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俔天作儷允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裒懸易兆恩宴難晉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内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户而淫糙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内徵引極乎厮皁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

太祖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産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南齊史文史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顔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樂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絶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彦

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内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顔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翫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顔謝並起乃各擅

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兀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裝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

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南齊魏虜論　蕭子顯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為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釁伺隙兵事興東晉二庾籍元舅之盛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温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為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

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懷豫尅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為鬬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緩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壃埸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覦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剿棟所生用武

之弊冠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
迺僄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主卒不敢與之
校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
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無以穹廬華徙即禮
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
世馳道直抵章陵鏁寨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
之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親自凌殄旍鼓彌年
矢石不息朝規儒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
頹隍民戶墾田皆為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

末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
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否之數誠有天機得
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
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宋書索虜傳論　沈約

史臣曰乆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
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
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閒外郡無風塵之驚
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姧黠漸
著塞邇畿封窺候壃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
焉元康以後風雅雖衰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
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貿其衆力遂與上國爭
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于懸
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衂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
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
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
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
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略棄師隕

衆委甲橫尸捎州亘水荊吳銳卒逆氣未攄偏域
孤將銜冤就虜遂覆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
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
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
奔命相屬青徐兖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本末以來
並有賢才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櫜鞬凌厲氣
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群虜至於狸伐纂偽
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聿昌頻之鷙勇檀
石麟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幷龍碣摠

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坻戎落衆力兼倍至乃建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旃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群心外御群冦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户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

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彊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虜引冦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鬪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入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楚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燕翼豈或可乎虞翻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魏書匈奴氐羌列傳序論　魏收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故命加以中川避地華士違離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冥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出江漢

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蟹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佗定黄屋之尊于陽成縮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縣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遘喪亂異類群飛姦凶角逐内難興於戚屬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沉淪兩都傾覆徒何仍槩氏羌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

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號或更相吞噬迭爲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黄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叡略潛擧靈武獨斷以夫僭僞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旣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吊民遂使專制令擁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徼垂殘狡尚餘栽蘖而北逾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

膏咸盡視息纔擧寬魄久遊高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髪之渠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賮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鶩路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句使時無穀塘之偶民無昂湖之思北可焚穹廬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巢黿鼉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内款華陽稽服蕞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沖年践祚儀則母后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

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刻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滑巨狡窺覦上國虺肆毒竊我邊鄙氊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瀝水狐鼠群游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宰世大濟横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

四指喻以德音尒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擧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之役紇佘傛楚覆其巢穴衍以餧乎網實嶲死德虜那瓌尋亦殲殪白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魏書恩倖傳敘　　魏收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

此蓋高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擿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頤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雄殲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繁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

潛淵下方六合渙然至於隕濩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蠅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不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箴

夏箴

汲冢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厚德廣惠

忠信愛人君子之行夏箴曰

中不容利民乃外次 孔晁註夏禹之箴戒書也利稽業次舍于田

商箴

呂氏春秋名類篇商箴云

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 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大正箴

汲冢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於太祖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太史爽刑書九篇以升授太正箴太正曰

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

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
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若

楚箴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酒箴　楊雄

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
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
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

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

河隄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
石鑿於龍門疏為砥柱率彼河滸大陸既礙播於
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營其宅乃州
瀆菑瀸瀸東歸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
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墳淤水高
民居溢溢滂汩昬決金隄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
臣司水敢告執河

太傅箴　齊王攸

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
道以惠於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授立太子尊以弘
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
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
昏

市長箴　成公綏

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姦不可擾顧託
有寄市臣掌肆敢告執事

丞相箴　陸機

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周疏
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
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
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
帷墻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
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

而莫能照其身

幽人箴　庾　凱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二儀既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緣釋虛苟識妙膏厥美有腴韓信耽齊殞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貴不足榮利不足希繁華則零樂極則悲歸欲明白勢豈容遠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稱兵安寵褒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羲和升而就騎望舒滿而就虧盈挹

之分自然之規悠悠殊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敢草斯箴敬咨嚴晃

酒箴　劉　惔

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獻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歆禱靈祇辨定賓主啐酒成禮則彝倫攸叙此酒之用也

侍臣箴　溫　嶠

勿謂其微積微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差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筵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逸民箴　江　逌

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

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于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大猷而是經處遁之士奚眷於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拔解髮攣塵被褐絃絲飄飄臺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於頹蕩無殉外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寧

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御史中丞箴　傅咸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𤰈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渙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頤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

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愆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悪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凡百箴　梁武帝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旨不恒中月盈則虧覆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進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東宮侍臣箴　宗欽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臣父維子鄧君伊臣顛而能扶危而能申昔在上聖始鑒厥趣不曰我朝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始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塗改步是以令問

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絕還桀起瓊臺紂醞糟山周滅妖姒昇喪以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奢異端是纏宣伊害身厥旗滅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横美虞球綱改祝啟道攸敷龍盤應德脩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蹇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離襲曜魏邑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襟遠屬外撫幽荒内懷

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皇太子箴　王褒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政文為質斲雕成素皇太子洊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懸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誡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牧斯

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正離暉惟機天啟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為士藍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炎炎其言鮮不為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寵為喜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媛斯忌文昌著於前星秬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閽寺

少傅箴　蕭圓肅

惟王建國辯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援立太子為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胄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烝烝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

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求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

銘

商銘

國語郭偃曰商之衰也其銘有之〇謂銘商之戒也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 嗛猶小也就歸就也

食祿也
佃食也

武王書銘二十章

太平御覽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為書銘隨身自誡

書冠

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

書履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

書劍

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

書車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書鏡

以鏡自照則知吉凶

書門

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書戶

出畏之入懼之

書牖

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書鑰

昏謹守深察訛

書硯

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

書鋒

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書刀

刀利磑磑無為汝開

書井

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

几銘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

杖銘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衣銘

桑蚕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銘

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

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筆銘

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箠銘

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極則敗

周金版銘

文選註曰太公金匱云武王曰請著金版

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

銅盤銘

武王封比干墓而作也

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

周嘉量銘

考工記曰㮚氏爲量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觀音貫詩是也言惟是文德之君思索以求其理也極中也作爲比量使天下取信而至其中也觀示也

秦昭和鍾銘　秦景公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

印衣銘　胡伯始

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邁種其澤憮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常厥心膺茲多福登位歷壽子孫千億

綬笥銘　張衡

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懿矣茲笥爰藏

寶玠冠纓組履文章曰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民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惟舊中實惟新周公惟事七消有隣

處士圂叔則銘　蔡邕

民之齊敏卓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覈術有玄妙于時游情聞道睹異惕然若驚守死善操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兮若煥終其益貞有恒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朱公叔鼎銘　蔡邕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啓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膺允其勳績尋綜六藝契濶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

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後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群公並表乃遷議郎登于東觀纂業前史於時冀州凶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擴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群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陷于非辜後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蔡邕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挍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群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効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

生莫不肩情聽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很斯和
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
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
諫以彰直不訐髙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
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
益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
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
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
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慤者猶草木之

偃於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
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
於命乃羅密網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
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
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
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畧舉首目
具實録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
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
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封碑頌德許令以下畫

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其如祖禰
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脩行於己得斯於人固
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
疚敢撰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
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
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
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
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
存斯也乃作銘曰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

巍巍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
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
顯泰既多幽否舍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戝
不為恥超邈其猷莫與方軌

老子銘

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春秋之後周分為
二稱東西君昔六卿專征與齊楚並僭號為王以
大并小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
過水處其陽其土地鬱塕高敞宜生有德君子焉

老子為周守藏室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
之季陰陽之事鑒喻時王孔子以周靈王廿年生
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
時以二百餘歲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後百廿
九年或謂周太史儋為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
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
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觸類而長之以
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為終始觀天作讖

闕降升斗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榘三光四靈
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
義農以來闕為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絕聖棄知
禮為亂首與仲尼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
抑而下之老子闕與楚子西同科材不及孫卿孟
軻二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延熹
八年八月甲子
皇上尚德弘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淩雲是
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

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林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辨
是與非案據書籍以為老子生於周之末世玄虛
守靜樂無名守不息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
言辟世而隱居變易姓名唯恐見知夫日以幽明
為節月以虧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
門人道惡盈而好謙蓋老子勞不定國功不加民
所以見隆崇於今為時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祿處
微損之又損之之餘胙也顯虛無之清寂云先天
地而生乃守真養壽獲五福之所致也敢演而銘

之其辭曰
於惟至悳抱虛守清樂居下位祿執弗營為繩能
直屈之可縈三川之對舒憤散遲陰不背陽孰能
滯并見機而作需郊出垌肥遁之吉辟世隱聲見
迫遺言道悳之經譏時微喻尋顯推冥守一不失
為天下正處厚不薄居實舍榮稽式為重金玉是
輕絕嗜去欲還歸於嬰皓然歷載莫知其情頗違
法言先民之程要以無為大闕用成進退無恒錯
綜其貞以知為愚沖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訂

九等之叙何足累名同光日月合之斗星出入冥廬上下黄庭背契流俗含影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叩其永生天人秩祭以昭厥靈美彼延期物石是旌

慧遠上人𦵏銘

張野

法師諱慧遠姓賈鴈門樓煩人弱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游問許洛二十一欲渡江就范宣子時王路尚梗有志不遂遇釋道安於關左一面定敬以為真吾師也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資燈燭之費安聞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

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淵遠般若無生之微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冥宗與遠心等至安常嘆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巖同契不命而景嚮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權苦相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終莫能屈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格言萬乘桓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既道漸中山名流遐域外國衆僧咸來向

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但新經未表晋地律藏歷年莫正禪法卄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遠圖大援群生乃命弟子遠迎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竝皆歸旋胡本既得傳譯搜尋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無空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羅什見論而歎曰漢地未見斯經便闇與合若夫溫心善誘發必遠言棲寄林嶺

遊與能微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法行斯可樂矣枕石漱流始終一槩恬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絶嶺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乎我門徒感風徽之緬邈傷語晤之永藏敢以淺見揚德金石辭曰九流乖塡三乘歸佛道往絶跡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哉慧日攝亂以定開邪以律妙法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如月朗遠賞鑒物

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惑蔽理通
情王孫偏解違死滯生夫子之悟屢歎獨明仰高
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峻若隔逈絕惟高惟深志
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之有人實隆發歎
捷度練數廾露流津津藏佛故法性增新凡厥希
道日知好人景薄命盡宗傾理湮寒暑遞易悲興
皐壤秋遂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
有推遷情無遺想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二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光鳴校

銘

大愛敬寺刹下銘　　簡文帝

夫波若眞空導大生於徼域涅槃有岸引未度於
無邊應此十千現茲權實隨方攝受孰能弘濟皇
帝照盡神原心凝寂境深慈降跡下答蚳蝝握鏡斷
鼇經綸世阻故能天地貞觀日月重光業曠四弘
功侔十力惠雲旦聚浸澤灑於遐外法炬夜明揚
光燭於梵頂因心孝愛道契神明昭事誠享曰隆
哀敬金輿答瑞追德慶於虞年廾露登祀比嘉祥
於漢日既而理局舜圖事終堯典思所以功超域
外道邁寰中廣樹大緣增隆勝善事等淨名齊方
便於圓極跡均妙掌龔兩寶於宜因乃於鍾山竹
澗奉為皇考太祖文皇帝造大愛敬寺焉惟茲神
岳勢負龍形均太華之四成狀彭門之雙起曲澗
推移激水精之浪清風窈蕩散雲毋之行顯帶皇

邑標地德之慶雲彌望帝壥矚神居之敞麗昔鷹
泉之原真如所隲鷲形之岳大聖攸居創此伽籃
同符往跡以普通三年歲次壬寅二月癸亥朔八
日庚午建七層靈塔百旬既從千龕乃設漸山啟
基踰於禁㮇國土金刹長表邈於意樂世界珠幡
轉曜寶鈴韻響聞聲者入道見形者除累仙衣梵
帶去鷹塔而來遊天香風筌辭鶴城而下集靈祇
叶贊有識歸依四將五龍翹懃翼衛八鑚三目頂
帶護持雖復刧盡恒沙衣消巨石儼如常住妙相

長存作銘曰
朕哉睿聖至矣焱精功昭鳳紀德契雲名寘符七
覺爰極四生儀形懋典道驗有聲皇心閟睇理篤
天誠八萬神構二四雲并懸絲浮柱岧起飛檻白
輪下蓋承露上擎玉亟蘊色珠髮韜明花窟炎聚
石影光輕天下欽仰幽顧贊成法舟斯濟惠海方
清淨界無毀金地永貞

瑞石像銘　沈約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
體神御極抱曆臨乾幽顯成袞無思不服若夫二
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
地有降祥十住髣髴於林衡應真彤鬯於清夜素
毫月擧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
東符緗諜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
黒三距耿千齡而再見畾露湻腴望鳳蓋而沾陛
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玄秬柤
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瀾徹𣾰
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莪東山剖幽巖而啟鑛

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既燭銀
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
自非靈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
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耿發天津浮海
因潮翻流迴至來異浙河獻奇禁圃璦瑜等潤精
金比色帝上眷幽關之易啟咨玄應之無方雖樹
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
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祇樹乃詔名工
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遺

刋委斷方圓大小膈水斯沈駐罕停翢親加臨試
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旣離方湏浮
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䝉永福
天人其詞曰
遥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象三達皆空表靈降
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潜融道非跡應事以
感通沈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亘水杳杳因風泛
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
棲誠梵宮載雕載範寫好㩉工藉茲妙力祚闡業

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象銘 沈約

積智成明積因成業能仁奚感將吼妙法駐景上
天降生右脅始出四門終超九刼聊求靈性曠追
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無謝心行同泯一
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
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聲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愚蒙
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
尊儀夔焉誰覩

栖禪精舍銘 沈約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廁藩麾預班經創之始今
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
徽三年歲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旅逸地
遂栖禪蘭房莒蕙崿覺㮨煙南膽巫野北望淮天
遥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斯
賤愴屬遐年游仁廁遠宅賞憑旃須劖神苑陪構
靈椽瞻禁拓圃望鷲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
移羽旆聊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戀隱爽啟

遂釋粗遷重依漢遠復遂旌懸往辭如惺今承梵
遊八翻海鶴九噪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
雲拱敢告祥緣

庭誥銘 顔延之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
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
之明已通列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
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
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

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爲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指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鑄築未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移後人欲求子孝兄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

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兄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楨夫內居德本外表氏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龐重一時體之並冲不以所能于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得可校得敬慕讓通畏避矜踞恩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口

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顧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綠之庶士校之群書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牖室之內喧囂于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搁覽傳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靨

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甚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耶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筭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

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
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
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
在不可而橫議去就謀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蠶
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為資當施
其情頗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
後之振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前公
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
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

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
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悔則公傳若
奪其常然後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
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
曰屠焉則差的焉則闕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
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
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
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移其天識世服沒其
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

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
秩管燕輕譏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德厭滋旨而識寡嘸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
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
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秒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顯念物則
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慱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
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曕彌
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

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懕賓友清耳咲不
輕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
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
惟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
怨愚賢則嚬咲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
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
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俗薄易
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
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

狀其正性忠而勿悔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
文辭使親不可褻昵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
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
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肯者幾既肯既病將蔑其正
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
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若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
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
為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玆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

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
飾臧質之具奇服麤食棄素之方動人歡慕傾人
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
之無心為見奇麤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
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
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
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叶沴亦猶生
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
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

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谿壑者屛欲之謂也欲者
性之煩濁氣之高蒸故其為害則熏心智耗真精
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
而妨火桂懷蠹而傷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收則
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
主一目其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
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
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
明之末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

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為有明
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奕碁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
蔽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
不免況在闟溥難用箕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
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
於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
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
嘿以居索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嘐曰富則

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釁或亦神心
沮廢豈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
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忌莫右懷古懷古之
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
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
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而見旨則情固丘岳言中
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
石可契豈待克其禁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筐然後

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
之所禁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
勤倦之情禁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
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爲而擅豊麗自埋於
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不使陵侮不作
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
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蘊
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
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
休事則勤斬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

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
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
訓籍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禀仰并赴
塵軌哀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
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恒輩用顧高識有人至此實
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觀驚異之事或無汝
傳遭猝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蔑將尸謗人
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
可稱深上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

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
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
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
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
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
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
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

慎浸染之由能以懐道為事必存從理之心道可
懐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謙所樂耳或云貧何由樂
此未求道意道者贍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
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
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
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允生之具豈閽定實或以膏
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
以稱體而食貧歳愈嗛量腹而炊豊家餘飡非粒
食息耗意有盈虚爾況心得後努身獲仁富明白

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席三東
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
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
地道厚也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
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傳其
交道唯懐與與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
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
下得其和世務雖殊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
本三人至生斬足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鶩及其間

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柰麗之身亟
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
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
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恐偶信天德逝不上
慙愁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悊勿謂是賒日鑿斯密
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

太極殿銘　　徐陵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
地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髙應瑞門仰模營
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商邑太極
殿者法亙象冗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墄天子之
堂為貴往朝煨燼多歴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復
監軍鄒子度啟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
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傈槎㨾漾波濤似
新亭之龍剎狐拔靈山允彰天既昔梁氏承聖將
圖繕修東廣窺江西湖犯畢定之方中亟興師旅

揆之以日輙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萬拱崚曾植緑芰而動微風舒冊蓮而制流火井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函谷遥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微臣乃為銘曰雍時相望參差未央偃師迴顧崔嵬德陽髙捫太乙正睹瑶光峨峨靈柱赫赫流榱美矣宮室嘉哉令日御扆垂旒當朝靖蹕樂脩韶夏禮燕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肅卿士邕邕承弼漢座

雕屏周人檻櫺城隅有勤殿省皆銘况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

大鳥銘　虞綽

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鑾旗西邁行宮次於栁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窅然齊肅

藐屬殊庭燕以聖德遐宣息别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閒儵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翻然斐下髙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冊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鵠起鴻騫或躑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来儀斯固顏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

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来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岩阯窅想遐凝藐属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来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絶迹無泯於萬斯年

鍾銘　温子昇

宮商遞變律呂相生立號則起從革以成調之必應擊而不攢銅盤韻響火鳥和聲出入成則明宵有數

二教鍾銘　武帝

天和元年歲次攝提五月丙寅造鍾一口冶昆吾之金踈皓溪之銅郢匠鴻鑪化兹神器雖時屬澆季而調諧真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真符天人咸契

九宮九地逐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應供延小侶而尋聲金闕降真侯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逈勒銘云實際邈曠通玄洞徹化緣得業造理因機靈圖降彩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霄仙籙五岳真文智煙邈照禪林遠熏金鼓一其入夔瓊鍾徹雲音調冬立響召秋分二其二教並興雙鑾同振遠赴天霜遥勵地鎮陝河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三其般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沈昏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全智海先度黎元四其

温湯銘　王褒

挺此温谷驪丘之陰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谷神不死川德愈深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遥來英杯遠至疏山鑿

洞鬱為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以宿植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耀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植陰兎假道陽烏飛翼載鑿疏山穿龕

架嶺紀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
輪月殿刻鏡蒼堂横鐫石壁闇鑿山梁雷來法鼓
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真舘藏仙冊
府芝洞秋房橙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
共雲同峯別雨黄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
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庾信

周保定二年歳次壬午七月巳巳朔大冢宰晉國
公命鑿石闕之谷下南山之材維公匡濟彝倫孔

敘庶績燮理餘暇披閲山經以為終南敎物日月
虧蔽挺幹栝栢綺桐梓漆年代蘊積于何不有乃
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東出藍田則揆瀾來
滙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派別八溪流分九谷銅
梁西柱石闕雙啟青綺春門溝渠交映緑槐秋市
冊檝相通蓄畱之則為屯雲泄之則為行雨青牛文
梓白鶴貞松運以宜宮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
千雲萬頃疎苗蟬鳴再熟川后讓德山靈景從豈
知運石卅泉繞通櫟陽之殿穿渠𣪊水直繞金墉
之城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載因
功立事敢勒山阿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壁立千丈峯横萬仞桂月危
懸風泉虛韻乘輿嶺阪㳉鉦雲根八溪分注九谷
通源北涇桐井南浮石門模象大壯規繩百堵膠
葛九成緋徊千柱桂棟凌波栢梁乘雨疏川剪谷
落實權柯事均刊木功侔鑿河

玉帳山銘 一作東宮玉帳山銘　　庾信

玉帳寥廓崑山抵鵲惣葉成帷連雲起幕玉策難

移金花不落隱士彈琴仙人看博巖晋舊冩竈聚
新荆蒼石初爛燒丹欲成桑田屢變海水頻盈長
聞鳳曲永聽簫聲

吹臺山銘　　庾信

江寧吹嶺雖山出筠泰簫下鳳此岫為真青槐避
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婦樓號仙人吳中字王城南
姓秦比花依樹登榭要舞能留容聲便度新雕
梁數振無復輕塵

望美人山銘　　庾信

高唐礙雨洛浦無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溪嶮嶮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粧臺諸牕畫開斜看巳識直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至仁山銘　庾信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瑞雲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常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窓牽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靖

明月山銘　庾信

竹亭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窓踈看掾有笛對樹無書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鶴秋夜鳴猿堤梁似堰野路疑村船橫埭下樹俠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　庾信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新粧旦起樹入林頭花來鏡裏草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彩劇鶴鰈粉生塵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

思舊銘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髙臺巳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

橫流之肇星紀吳亡庚辰楚滅杞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輮轅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鱉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寔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雕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頌於霜露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

陽車馬望別郊門穎川賓客遥悲惣路稽叔夜之
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塋
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
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言心目及乎垂翅秦
川關河羇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
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
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罍耻
芝焚蕙歎所望鍾沉德水聲出風雲劒没豐城氣
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冊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
去懷王不返王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
餘邑萬里歸魂脩門詎入墳横武庫山枕盧龍思
歸道遠返葬無从徒留送鴈空靡長松平陵之東
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飄風疇昔條貫提携語
默託情稽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
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泰山陽相送唯
餘故人孀機婺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髙月寒
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絶隣人笛悲昔為幕

府今成繐帷

藥奩銘　鮑照

歲靈走九生厭隤墻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
煙霧飛（一作神靈）生光龜文電衣龍絲雲裳九芝八石
延生盪斜二腊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藥鳳子藏
花景絶翠亂氣隱赬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
虎杖或亂蛇狀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
眩精逆目是乃為良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雲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入
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鮮泉分輕如游霧重似
崩雲絶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
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
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
足雙蠡脩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鮑照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漈地紘上緩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灖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彰浪雷洸在昔鴻荒刊啟源陸表裏民邪經緯鳥服瞻貞視晦坎水巽木乃刻乃鏈既刳既斲飛深浮遠巢源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潛輕潦與表勤言稱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鵠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

林簡松栝水採龍鷁覘氣涉潮投祭沈璧揆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崤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滔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赬絲帝子察殂青山斷河后文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逐

天柱山銘有序 鄭述祖

巖巖岱宗實邦仍其致祀奕奕梁山韓國以之作鎮蓋內拳石吐雲扶寸布雨五岳三望六宗九獻祈禱斯應禮秩攸明天柱山者即魏故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國子祭酒秘書監青光相三州刺史先君文恭之所題目南臨巨海北眺滄溟西帶長河東瞻大壑斜嶺槩天層峰隱日尋十洲於掌內總六合於眼中文鰩自此經停精衛因其一身始皇遊而不返武帝過以樂心龍輿鳳輦駐節停驂豈崤對小大共叙優劣者邪公稟氣辰象合靈川岳禮儀以成規矩仁智用為樞機自結衣冠譽華履傳聲組綬相輝貂冕交映至於愛仙樂道之風孝敬仁慈之德張良崔廓未足云擬文光夏甫昌以能加魏永平三年朝請以此州俗閑南楚境

號東秦田單奮武之鄉鄒其湜辨之地民猷鄙薄風物凌遲詢茲保乂非公勿許及驅難御下字衆理物群情欵密庶類允諧變此澆夷之俗侔比禮樂之邦懋績布在歌謠鴻範宣諸史策公久渴枌榆緬懷桑梓同升壠而洒泣類陟岵以興嗟於此東峰之陽仰述皇祖魏故中書令秘書監兗州刺史文貞之狀鐫碑一首峯之東石室之內復致其銘變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歡溢宴喜咸憶醉飽雖夏啟均臺之享

周成岐陽之覠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
以尚茲是以刋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舊靈威震天外吳夷讋蜀虜竄區
夏淸八荒爻幸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
石光萬世

光宅寺刹下銘　沈約

聖心留愛閒素還負南郭義等去鄷事均徙鎬及
克濟横流膺斯實運命帝闕以廣闢郎太微而為
宇既等漢高番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

所以永留聖跡垂之不朽皇帝乃啟閶闔造舟淮
涘棲神飈而動驂越浮梁而徑度乏蓋容輿翠華
嚴豩下輦停蹕躬展誠敬辭曰
八紘悠闊九有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發
電繞樞光周原膴膴五緯入房自茲遐曼名在
亡不安知若水莫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惟我皇即基
啓兆為世舟航重簷累構迥刹高驤土為淨國地
即金牀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
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
久如天之長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總

叢臺造日淄館連雲錦牆列繢繡地成文吾王卓
爾逸趣不羣梅梁蕙閣桂棟蘭枌竹深蓋雨石暗
迎曛激流疑蹠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聳嶂樹
影搖窓池光動幕月澄遙漵風清近壑雪岸雞鎖
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九隴結秀三
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繞霤接翠分衢亭讙
旅鶴沭噪鶩晃前列牧馬後招郎伯諷誦楚詩精

微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不羨睢陽還嗤碣石
馳聲終古服義無斁

玄圃石室銘　江總

仙巖擒屼仙宇石墻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烟碧
露絳雪玄霜廣成不踐王烈未翔移華甲觀從構
震方遠跨飛梁俛臨倒景瓊甍珠樹金堦玉井映
日分暉搖風共影岫濃翠合林虛桂靜朔去偷桃
董來貨杏櫓非刻削户惣登臨迎春花近避暑凉

淙秋雲卷閶冬霞停陰桐棲鳳采竹化龍吟輕飛
亂色激滔成音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弦誦餘隟仁
智為賞河由停遊洛瀆息往祥契吐秀瑞燕流響
一物成鐫萬國斯仰

誄

柳下惠誄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
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

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
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蔡邕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
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
止增悲揆淵歆歎共叙赫姿乃為誄曰清和有鑠
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淑慎其
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鑒縣象多才
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邈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
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實明虔恭事幾契濶中饋
敦此婉順疾彼攸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寝穆穆其
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
祉祿夫人有胤翼此清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
恩中外施浹疏族食不兼膳服不纖穀以儉為榮
以奢為辱堂堂其胤惟世之良于其令母受茲義
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
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隮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

匪寧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
容勿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
績仲尼是紀矧茲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
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耇無疆昊
天不弔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悴傷惔怛孝子
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嗚呼哀哉於是孝
子長叫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
忍弔遺孤尋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哀哉既殯神
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喪主齋

哀哀情兮長慕涕兮無晞行旅揮涕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兆域于時騶藏寘寘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旣滅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弭忘日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旣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大司馬吳漢誄　杜篤

篤以為堯隆稷契舜嘉皐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

曰朝失鯁臣國喪牙爪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内公其攸平泯泯群黎賴公以寧勳業旣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册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司馬相如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之誄

魏武帝誄　曹植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沉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

陳武卒遞闕如雷如霆攙槍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授上爵臨君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鑑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翫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清修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洋溢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

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壯志肅乾乾匪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絺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啓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潜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下太后誄　曹植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

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況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隂處陽潜外明内察及賤大位母養萬國温温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邉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冊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旰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檢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踊天蹐地祗畏神明敬

徵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
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豢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
年嘗禱盡禮有薦無疚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
在疚承諱東藩擗踴郊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
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
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毁
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
舊邑大隧開塗靈羽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
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魏平原懿公主誄　曹植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雰凋蘭夭
蕙良榦以泯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
秀出岐嶷之姿實朗寔極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
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
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褓不停幃
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
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
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殁不逮陰光改封大郡
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于琨珮惟鮮朱紱斯
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
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歿
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曜電鮮
餙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
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感聖上
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
關一閟曷其復晰

吳大帝誄　陸機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
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
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
自幼沖歆哲宿照魏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
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
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
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膂載紫旄辰旒飛藻凶
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
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閶闔永背承明顯步萬

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晉愍懷太子誄　　陸機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徽茂德克廣仁姿朗儁當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景離咎艱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驂戚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存

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徽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璵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啟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俄何皇統是荷華紱重彩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王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乘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祗命願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罹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蹐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挹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繁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王赫斯怒天

誅靡逋攙搶屹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榮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嘽服黎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廻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痛嘆念我愍懷

晉世祖武皇帝誄　　潘岳

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啟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

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終
餘敬后蠶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
敦醇樸思貫玄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
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
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
五偽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
鼓日戒帝御群師奉辭奪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
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北戈曜武野無交
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

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
懼其彝獸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
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類桓桓振旅田無遊
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
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
膳賑廪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
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
鑒從衆屈己道濟群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
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

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
心栖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
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還幸
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
神峻陽群后擗踊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
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
野亭亭素蓋縞輅鮮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玄闥
載高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僚煢煢自慭彼
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晉元皇后楊氏誄　左九嬪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
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
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
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遺命不永背陽
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御恩特深追
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
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
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

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
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
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
皇正位閨閫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
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
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
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
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群妾惟仰譬彼
北辰亦既青陽鳴雄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脩

成蚕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
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
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
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容
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隋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
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喻姙
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
為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徽斯皇妣孰兹克臻曰
乾益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

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兹禍
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
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
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
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
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
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
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
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

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
斷絕庭宇遏寂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
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豊奠日陳
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
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
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啟明始出星陳夙駕靈
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
習習容車朱服冊章隱隱轜軒弁經繐裳華轂曜
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

嗚轅觀者変塗士女淵遡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
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
右睇帝家推存擬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滕
御追送塵軌號咷銜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群官
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哀
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
窈閣既閟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
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
孟秋自我御邮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通

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
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冊
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
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
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慕涕漣洏焉

南陽長公主誄　潘岳

昔唐女嬪嬀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
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晋之獻主以
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

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旂式章徽音主
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
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內則靡愆肇自弱笄有馥其
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處
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閫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
慎其身積善餘慶啟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順
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
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大正國之仁姑家之
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

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
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
赴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輴靈衣
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噭噭遺嗣煢
煢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宋武帝誄　謝靈運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
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
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適世屯難方徂眷此區寰閟

爾淪胥太元之季權戚携薄隆安之初主相豢弱嶽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躍既攙與區遂斥帝廛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實頼明哲授手康斯紀度廼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僞楚籍釁纂彼前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根轞輴負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荃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邑乘驕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紀國絶興復家成桑榛

荒默莫恤頽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乃勑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清西關將旋東道中憇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攻格八表悠悠聲教綿綿川陸北獻氊裘南貢金竹髽首冠弁穿胸斂服寒宄欣日巢栖翫屋匪惟遐潭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芔露芝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素烏皓獸昔之沂

感謳頌同音今之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循唐欽曰總八紘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闡教脩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雲北翔渴望飛旌衝輈東嶽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速梁顛太頹芔殞以贖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縗灑淚成雨響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擗標群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

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噭金觴虛奠列駕長隊發輦藥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疇躅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舍鞭奉教百朝執鞭五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盻愧微刀筆頗預遊上無所侍讌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臺迒沼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窮昊𣫹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露舍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嘗蘇豈忘

盧記室誄　盧思道

齊正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叅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聞之惟名爲壽爾之無禄沒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哀友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大儒漢世名公魏年司徒謁謁撫翼冲天尚書亹亹亦称象賢若人擢秀絶後光前發榮隨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齡孤根回立内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善價斯待香名允集下學上達鑽幽洞微九流百氏異軫同

歸文成鍾律韻響珠璣麗詞泉涌壯思雲飛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實褒然觀國而舉自茲不調多歷年所游泳儒玄從容嘿語納於大麓崇建府朝八紘所俺車乘翅翅我有明德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應徐並轍潘顧齊鑣轂華簪帶譽動朋僚遂矣江陰承風請朔莊生喻指季子觀樂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靈珠在握乃叅軍事仍賛中鉉大冲所縻德施攸踐同推罷則俱[illegible][illegible]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鮮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変

其文鴻漸於陸神之聽之于何不淑管魄遂往音儀在目嗚呼哀哉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枝溙如彼斷金余慕大隱子惟陸沉等趨宮閣並綴衣簪春臺共踐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賛闕行同箴娛樂未幾險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弔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亭伯君山並嗟湮滅荀粲王壽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鍾鼓不絶之子云亡何愧前烈靈衣襲几奠酒盈杯故庭飛箨虛

帳凝埃僕流離而涕泗驂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掩北卯之夜基趙卿之銘已勒滕公之隴未開臨象設而不面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齊太祖高皇帝誄　江淹

日月鬱華風雲黷色傷動紫微悲匝璇極嗚呼哀哉粤夏四月辛卯將遷座于泰安陵龍鑾既整羽衛以陳湥酸舊物掩咽故臣嗣皇帝永訣册夜叫然青𡏖攀神光之一絶動遠邇之何期弓劍有慕纂德寫辭僉曰若稽古聖璿圖靈鏡星樞發祥電

光啓命誕惟弱齡惠志聰情如金如璧愛秀爰英
於鑠冠歲騰華流藝允文允武克明克睿聿尚登
學嚴道遵師宣散五禮優游六詩上炫舊滯旁鏡
前疑才磬艷采筆盡麗辭在友斯悌于親伊孝俛
泰共色夷阻一貌遊情隳矩縱心蹈教鄉術式慕
州閭是效業優登仕先哲悠懋矧乃寥廓淵規遂
構宮府天地舟輿宇宙龍靜鳳戢欽奇掄秀昔在
帝劉王室放命佼焉僞誕晦朔陵正鋒車北軼燿
火南盛太祖時乘爰茲發迹塞井臧勳夷竈龕敵

賞鏤王圖功難帝冊乃厲中天未歃難瀏晉袁曹
禍十楚漢吳地前崩越壞首亂衢號燿盛火列金
斷聚甲如陵獻俘為觀北楚偪強晉未盈滕雲毛
彼野魚麗亘日廟勇既消國圖方匱神冊天開雄
略世出凶劒鱗沈醜戈羽逸隻騎不返踦輪無匹
厥屬戾止雜珮委地縈纖閶闔寵亞山河皇舜有
文朝釆方鵠頻煩金紐左右緹蓋毗戎肅禁絫肇
侍旆譽馥匿中道夔岷外河濟國險淮泗邦壓要
藩重設匪賢則親亦既推轂擁土庇民聲稜絕俗

威瞻殊隣宋主陵遐紫殿遏密話言之詔貽在英
粹寅亮大寶敷綸妙秘世識機鑒物宗淵懿無曼
匪練靡興不泊三階既馴五精惟至彭蠡九江地
盡襟製亦有劉範衣纓是絕躍馬山岫泛舟河瀅
縞鏑星流紅旗電結鴆翼競翕豺牙爭礪禍纏紫
禁兵交丹衛瑤祀若旃金扆如綴朝野傾儀咸歸
上德實賴至公瀉家提國慄險寔泰危亡必克機
遣朝旦功定驃黒妙物更酡具章重則深居撝外
逮棲緜默禹秩方臻元禮有序王曰念哉煇罷是

與職褰宮閤任卷文武飾華麗貂縈金纍組宏猷
盈俗曾芬冠古憬彼朱方亦惟宗秩陰圖食昴潛
謀貫日征輪未誓偏旗銜律原燎既寂世嚣伊謐
爰崇爰貴以望以實鷹縣告靜象郡無虞杳鬱遠
域清麗瓊都國填坻負朝委事虛寔騖哲相嶽曜
神居功美既損道富去益再紐契訓重匡禹迹方
同范張濯情汾射散簪山郊解佩松石頳霞拂朝
蒼烟慺夕韻竊玄經恩流金液靈歇霸德少帝告
釁臧慈臧養祗仁祗信枉徽炎鑪溪刑霜刃封忠

剪義樊稚斵槻惵惵方㫱曰怨曰震妖鯢將崩災
裂旻蒼兇乃𡵂國資滌資匡臨朝闡命遏昏立綱
事緜毗漢義締翼商既綏地職亦懋天工權輿典
緯俾作司空黼黻琱戈祐宇弁庸徒賜先袞爰永
渥沖寔曰驃騎卷迹辭功褒寓睦政纖甸綸風沈
氏滔天勃逆舊楚氣踣黃池志轢柏舉裂禮袞度
毀經棄序黑騎黟山朱旗頳渚短兵布陣長鎩為
群顥如海岸蠱似山雲合乃霧激離則霰分荊國
既軼郢縣方棼袁劉二戾猋忽煒發聯謀制外儲

兵襲內釁激瓊殿勢崩金闕志乘玄璽圖矯秘鉞
鴻妖逝星高祲棄月惟時諸侯上脫下競圖服淆
蕩實綴仁聖煇燿國靈導揚主命曾規近晰深謇
遠鏡左輪朱櫧表柬斯定七德飾歌九功繹詠乃
陟上鉉寵文方糧誕錫有秩綵吹旌旗贊政搖光
翊教太微寔曰太傅爰登相國緝民以禮綜衹以
德景福咸湊方猷允塞羽泳式造紘縣是則金湯
無險軌書攸同迴廻寵迹窈窈曆功寶珪黛壤俾
王于東絇冊是敷懋物既崇設業設虡丹懸碧鏞於穆

顯相黎元時雍冰州炎徼來獻其琛鴈海龍閒亦
柔好音翠鼂棧蠶越險浮深遠戎皆覲上靈必臨
山吐石青野降蜜露瑞芝麗草珍柯爛樹人崩俗
絺玄緯幽幽數睠此妙德跂我王度造滯炎旻既變
至公篡　䜌嬀華文祖受終大宋有訓高楀萬邦容
豫慶雲遊衍南風正服寶位圓光玉繩御黼懷古
貿黼夙興丘礙必靜淵漪咸澄勛康有作黔牖其
義矜卑廣慈合賦無愛綴機劉賊輕章削罰迹去
繁參情歸素一軒靡龍刻楹無冊容越賤申椒楚

輟璽橘陵寢起邑池藻誰縣遥館罕御離房空鷹
惇教路宮淹神正殿斟酌信義左右律禮鑾彼皇
維燁茲國體胄業既樹壁流方啟漢來金岫吳寶
銅斬寺若曆德讓駟却劒寔才為貴唯功是念火
職咸允雲官亦熙既皋乃益踁稷伊夔無觖巡風
寺誒辨詩玉燭調文玄英最節乘山呈瑞航海歸
闕不曠景冊靡空歲月受緯機衡無甄書史孫韓
各辯莊墨異理昭政往藹洗鑠前軌逍遥星斗徒
倚涼雲春颸方舞秋鴻初分式謠式詠載績載文

邈哉我后諭泳賢聖鑿作號揚畫物歸政蒼黎汰
驩玄靈刷慶永戩嘉祉方寅景命締詳有文颸沛
將掩理昧人誠道懸世險遵略遺圖忌華徇儉文
闈陳几翌明告漸蜆僑鬭食日月朏精翙在乘輿
宇折宙傾祲纒鑾掖悲赴紫扃去旋臺之照龍珠
殯之宜嗚呼哀哉帷宮低景輦路戲光惻柏門之
黯黯沽松帳之苶范上宮擗而詔御咽群后慕而
侍衛傷攢靈既儼遠日以笠鬱鬯既奠龍罇將撤
素月夜橫翠煙曉結樅櫪金而下欷吟空蕭而增

絕嗚呼哀哉於是颯天駕而從綺輿溢神行而撫
文輦傍建春而南蹕徑宣陽而東踐尚盆菖而未
散卜耿黙而不轉睇千乘之共啜盼萬騎之相泫
灑后之戀譙則漢主之懷沛辭金陵之薤義降雲
陽之杳藹風奇響而駐軒烟異色而低旆怨街邑
之緜騄弔原野之縞蓋挽夫愴而征馬凝痛縈盈
其如帶嗚呼哀哉複林油雲重山臧日御房清凄
神路冥謐昭徒肅蕭幽祇竦翬鑾光灑動臨泉澍
泗璪座長嚴雕宮永閟寂帳寂兮寂已遠夜釭夜
兮夜何遼嗚呼哀哉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江　總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行
參軍父閑楊州別駕齊永元紹曆蕭遙光謀反伏
誅閑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
一門襄時年十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終于身世
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縣令累遷臨川王廬陵
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掌管記中書舍
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丞俄遷太子庶子掌管記

揚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博士管記如故丁母
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
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華宮家令出為鄱陽內史
除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
書太清二年三月京師傾覆君竄迹還鄉吳民陸
黯起義民攻郡擾攘之際憂憤而終春秋七十有
二余避世河滸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陸
公國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飦粥夕共瓢飲契濶
晤言流連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誄久

頵㨗筆時事乇邅不追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世人仕累爲物所役杼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巳消就木幾何但東海成田南冠永縶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生絶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曰

嬀苗頵茂完裔繁昌賔門穆穆笠仕鏘鏘食釆命氏遐哉陸鄉四昇臺省八辟賢良分柯振葉令聞令望玄緌朱韍翠弁金鐺流聲世祀列讃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教捐生狥主知死不撓暉映泉壤

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淚枯壠樹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絶睇疏布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丗共感内族外姻求之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給紙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爲已結髪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宛宛長離陵江迅起枳棘棲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聲猨跧伏不競棼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時務俊民斯俟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遊息承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沉李浮瓜追隨飛盖侍從嗚笳二儀迴斡四氣淹賖離景遽沉前星奄戚撫巳惟舊懐恩守節昔荷故臣攀號敷祈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華式肇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求瘼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廣弘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梗楊褋刀密勿不論朱紫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緗素校文遺闕工妙鉛槧譽成朞月鴈行攸序龍作簡才讓珠

不拜賜歛恩來帝曰俞往爾行蕪該金城失險王弩流災年臻几杖疴息草萊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晝朝陽風驚夜燭黄鵠超遥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啟足悠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絶飛芻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孑矣崎嶇喪亂絶卜葵藿荒蕪凄凉故友榫標遺狐臨穴外野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豈懼修名難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亹亹清名冷冷獨寫嗚呼哀哉

從子永寧令謙誄　王僧孺

余之從子謙字幼光以昭陽紀歲雞賓旅月啟足閨隅瞑目泉岫是殲才子寔喪俊民若其孝親睦友故非天墮地出異才絶學如有鬼告神授玉懷瑕而可指桂含蠧其取傷孰與九德彰於造次百行動於表徵吐論含毫宣赴鍾瑄標心用已懸符矩艤惠響棲道清心可鏡和而靡屈簡而周爽遂若凝雲絜如止水無慙座右不愧屋漏蒼蒼繞路素壁滿席蕭索庭户靡事鮮明沉淪典籍將絶吊

賀室如夏甫狀等安期所累清塵唯不能忘懷蓺而已斯美宜久宜長而驥騄之安中徂鸞鷟之翅未矯一歸寥廓長反虛無雖東隅再瞑銲丙之御無及北顧相望稔首之數不盡而怛化非常人所不免況風雲萬里間此山川客思故鄉次房之念何極輕棺反蜀允南之思可知而愧芍眇馱扁舟靡靡生人之望已冥冗歸之期又阻痛心傷目豈伊一事無以少寄辛傷故復誄之云爾

㳻昭洪胄映策光書違裔祇避項從衛遷徐基忠踐

孝抱約懐虛有顯志默匪屈伊舒如茲邴魏辟彼董陳入登高閣出殺精廬瞻星畫野望闇推車稷仁不匱蹈道有餘九世盛矣七葉光諸徃弼儲主來傳英儲峨峨三祖羅室並居前瞻紫闕傍望白渠高軒霞被四馬龍轤溫溫司武皎皎秘書義高松竹價重璠璵元昆世父重規疊矩容與學丘棲徊詞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盛藩徃相名幾來撫暉光不已鶩生之子誕謏萬尋昂昂千里實鳳靡雜真龍非似均情邁寧得意莊李室有虛白門無

嚣塵遺心沮勸忘懷慍喜貧靡斯攝賦其無耻險而不峭方而能理德有潤身學斯為已逸羽難集孤峰易峙南邁瑤琨西踰杞梓人亦有言名為實使譽傾邦國價騫州里崇蘭自芳珪玉自光汪汪巨壑暧暧重墻靡造靡請不迎不將久而愈敬狎而愈莊即無矯資此有循常默非蓄短顯弗用長豈伊墜岸如彼懸梁喈學已聚待問則強偏在三篋兼下五行亦稅其巾于彼王吏如龍宮楚有斯内侍緼此上才安茲下位儲邸始闢傳府初開爾

其戾止辟彼昔才從斯簡帝仍此追陪何以冥舉
自玆翰飛傍佐戎列來攝儒衣儒衣濟濟訪對斯
歸是義罔惑唯禮無違悠悠越陣決決閩海薄言
銅墨蒲容斯在孰云識吏攻均舊宰循猛是兼絃
韋無怠補袍方服治情莫敗增貲匪諫歸民自倍
十郡為則百城斯採化日未逢政稱異等斯痛斯
傷喪善殲良妖同武擔疾甚清漳閩棺陋邑掩櫬
蕪鄉嗚呼哀哉耿耿輕艫悠漫長塗風生閶闔日
去昆吾空歸故國寧識舊都水鳴秋鶴岸集寒鳥

寒不夜哭惟獨呱呱茫泜大塊杳杳玄墟嗚呼哀
哉伊吾與爾大別唯名肥泉猶接瓜瓞未輕義雖
子道思實友生歡憂共日險泰均情如菊有芬如
蘭有薰別唯慕類居實有群盡日持論遙夜披文
漸漬義老祖述淵雲唯昏及旦自旭祖曛人道實
難譬彼徂湍驅車崤嶝執手河千三川縈薄七嶺
悠漫自玆不見心譬迴瀾歲仵會面日望音翰歡
無一緒悲有萬端濛隙遙戢扶景易殘即斯大暮
為此一棺山足難曉壟首易寒秋蟲相叫暮羽來

摶宿草行沒宰樹方攢昭塗長已大夜斯安孰知
冥默徒此汎瀾嗚呼哀哉

隋秦孝王誄　煬帝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
甍于仁壽宮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
召南赫赫周國於穆孝王紹彼明德天實喪予殲
我剛克嗚呼哀哉如何上靈降此災否國喪宗臣
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不豫晃旒視疾及至大
漸傳鑾駐驛親臨屬纊俯觀徹瑟哀動皇情痛深

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暮（暮長暮如）何綿綿終古仲秋卜
宅將歸泉户梁山之陽永寧后土嗚呼哀哉余寡
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呼哀哉追
悼無及永分古今神雖虛翳徽聲靡替誄王德音
貽千百世乃為誄曰
皇隋啟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
子藩屏懿親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聖童天性
誠愿色養烝烝孝立名建恭近於禮恥辱斯遠嘉
之弗忘懼而無怨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溫潤居德

肅肅厲精恭敬表志退讓爲情韡此棠隸鶺斯鶺
鴒仲稱令弟叔曰仁兄猗歟我弟好學無替九流
日脩三餘卒歲琴基夜闢書帷晝閉聰敏若神雄
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角於焉及膺
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爲仁爲惠天挺出
群英圖命世欽若孝王容止堂堂挹鷺將集鳳雛
斯翔人之領袖國之輝光爣光伊何肅肅翼翼義
以處身仁以經國明燭𢇍符財成淵塞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令聞令望無反無側皇枝良幹日富英

聲宣風作伯盤古維城東京舊都河南殷慱惟我
哲王行臺惟寞飛蠻峭函褰帳伊洛德被汝墳仁
行輦亳西秦右地實賴英雄寔惟王化乃即龜蒙
惠和布澤易俗移風亹亹孝王仁而能斷德敷大
國有符公旦移鎮樊征述職江漢地接寇讎稜威
靖難文德招遠懷勞代敉塹輟外藩入侍天軒典
茲戎衛仍居納言寶劒橫曜豊貂太溫周衛清切
敷奏便繁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僞陳不恭軼我炎
郜王赫斯挹將清江渼圖斯元帥難全其備唯我
孝王膺茲無愧恭行天討受賑建旗申威鄂渚蒯
旅江湄軍容赳赳遒醜禗禗雲陳不布高城靡持
泥首銜壁請命于台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
陣我弟于茲金陵戡定飲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
之會牧彼頑民作相于外時兩隨車棠陰逐盖惟
晋太原寄隆望大表裏山河要衝襟帶東自維揚
迴旌轉旆善政蕪平於斯爲最胡虜畏威泯黎荷
頼烽火戎馬俱清邊界寒暑失御膚衛弗開言旋
京邸去彼叢臺扈駕仁壽撫席巖隈連綿藥餌歲

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弔木壞山頹
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
秦國之永辭劇梁武之長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
友嗷嗷而悲慟嗚呼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卜遠
之詎促旌旐飄飆而從風笳管酸嘶而響谷服馬
顧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露落兮山谷寒
木葉下兮丘壟殘風颼飋而吟樹泉幽咽而悲湍
離群之獸絕跡孤飛之鳥悲酸背離宮而東轉歷
山邸而北度去甲第之樓臺即荒田之丘墓昔時

嗚𨋬而戒途今日靈輀而啟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絶菞之一歩倘若神而有靈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棄永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若玄扃而無曉悲黄泉而永幽湮盛年於萬古徂壯志于千秋嗚呼哀哉慟反哭於秋季悲復歸于故地尹形遊而不還何塊罔之空志嗚呼哀哉酒罇浮塵兮獨滿琴絃舍風兮自斷冥夜久其何期焉知歲月之長短孝王與我體容情親孔懷之篤有踰常倫昊天何酷哀哉哲人柰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冤痛毒

悲恨何陳嗚呼哀哉痛毋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荊之變色非唯四鳥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昌何去而何止形未捨目言猶在耳彼蒼者天乎何甚矣嬛嬛友于哀哀吾子痛當柰何痛當何已想髣髴而不見猶盤桓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抑飲淚而何及嗚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長終倫彼乎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復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疏食豈子路之衰亡獨端憂而無告徒嘤靈而追傷悲莫悲兮長別痛莫痛兮終絶因悽愴以寫情慟人琴而永訣嗚呼哀哉

哀策

晉康帝哀策文

感廣廈之空寂悲徂奠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霧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價祇承師友執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

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内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法物可象覆燾群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擗踴觸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玄宮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笳簫寥唳軌夫齊聲六騑躊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霑纓痛貫五内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減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晋孝武帝哀策文　王珣

同軌畢至百司胥𦨴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遝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宫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絶稱謂然視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亂康實復夏武亦隆晉疊疊太宗希夷其韻鏡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絶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代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群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虚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于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教聿脩有恥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玄液陶鑄斯民雲留候奏比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頽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旻凶二氣代變

霜[illegible]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宥俎虚薦極聽無聞[illegible]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叶謀埏隧告祇史臣考吉謦者[illegible]陛攀援松松惟兄及弟龍與[illegible]以引邁前驅紛以抗旐蛾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遺脩感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illegible]悲鳴而傾轡遵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illegible]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illegible]洞五內其若抽[illegible]性命之可贖并人百於山丘[illegible]大運[illegible]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孝武帝哀策文　謝莊

[illegible]門[illegible]道南除蕞塗巳撤鬱邑將虚哀子嗣皇帝[illegible]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俎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貫衣冠緬邈兮[illegible]不追敢譖謳頌髣髴帝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illegible]圖緒亂商册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膺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轂芳納

麓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遊
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悠哉梁踐耿焉汾肆放
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荊河鸞遊楚漢泗濱雲明
江區承奐陝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不紐乾綱弛
機義庭蕩蝕紫路流飛泣血派渙傾瞻川沂孝貫
樞極義震雲闈誓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五
雲卷塲雪怨園邑掃恥瀛縣啟聖宸蓋集寶龍見
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荊毀冕東楚亂
當西華泊興動筭揮圖爰戡爰剪泱宙斯澄緜區

咸鏡脩風曉逸德星夕映源露飛耳舒雲結慶禎
被動植信洎翔泳軼禮克宣隧車必構方堂饗極
圓流肆胄南脊郊宮北清靈闈瑤軒春藉翠華冬
衍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鄗上呈祥介丘載衍在盈
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寫奕前古睿業初遠鴻
化方亭冊雲承日素景滕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
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涼史詔龜
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展蜃輅之逶迤顧壁羽之
容徬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精黯雨青

槐遠驚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
下帶橋山絙雲穀秋虧日華道結寒松庭盡密芝
蓋迫軨上驤眷戀萬寓肅其北軼靈阿閒其深隧
南維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方流華
於舞詠

殷貴妃謚策文　謝莊

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殷氏惟爾含徽挺秀
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
譽處椒風以婉變升名幽閑之範日諧層門繁祉

之慶方崇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
傷于厥心松區巳翦泉冥將墜宜有旌德第行式
衍徽芳今遣某官某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茲
寵渥嗚呼哀哉

皇太子妃哀策文　謝莊

楹凝桂酒庭肅龍轀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
總繸之掩綵悼副褘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
顧而言曰琁瑤有毀郁烈無湮翦素裁篇授之史
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瀣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

筭鯱景帝出飛芳戚閈秋儀施谷升音集灌月駐
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藻四
訓抽光蕨蕤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祲沴方搏
臨華衆萃當聯収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
饋氣變容衣中庭草蔓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
朝闈霜侵燭昧風客帷凄驚鵔夕轉龍驂夜嘶進
既訣兮莫既撤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
盖逶遲而頓低素紼斂維藥轄解馭山燧恒陰松
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

秀兮衡有芬德方遠兮㪅彌樹

齊高帝哀策文　王儉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
臨仰神儀而邈絶視區物而悽除俾茲良史敬脩
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遥裔肇惟
商丘聖功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
風允迪德音孔脩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
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内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
象韋弁長龍鼓磬屬響聲化巳淪政刑遂往

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
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
即序功被河濟化除江漢帝暮仰式王維佇幹攺
步藩屏來登翼賛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衡
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貽
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荊漢悖亂入經謀運
樞禁兵接神垌禦奸以德禦宄以刑獻捷宗寢飲
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朱草
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

體表裏褆福乃眷斯民昧旦拧軸興文偃武纘禹
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
庠載緝風軌充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
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暎徽言夕
永迹疵區服情深貿頡萬寓飧和百神受職梁甫
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氏極嵩岳長傾宸
暉斯晏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彰
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毛軚
之暾鏡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響清蹕於

咸池頗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
暮日惜惜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劒之在斯
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於兩儀

齊明皇帝謚冊文　　謝　朓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
皇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帝世俾𢌿鴻猷咸
以為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
響無同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
允樹風聲伏惟大行皇帝令信四時齊明日月創

光大於登庸通神機於授命因時以暢籍九萬而
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迺開物成務重
維國綱風作草化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
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盡德殷薦是
善斯畢皇矣之業既乎慈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
假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
辟累德稱曆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謹
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
嗚呼哀哉

皇太子哀策文　　王　融

繡幕啟塗銅池從殯菆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
粢盛之闕奉哀七𢌿之有亡惘含嗟乎崇正顧掩
欷於承光式聦元良永懷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
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
知資神為契合聖如規地維𢘅位月紀寒期哀纏
晦朔燧改歲時檀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邑
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
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緑

蓋來馭朱纓旂旗旖旎鸞轟聲赦明守罷宣築訪
安永福上漏駱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寅儀載肅
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妓犯
列青雲失滋中樞軫夢當戶陳詩楚樂毀方奏豎
反轍高議虛演奇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
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
鶴關晝掩鳧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暖徽儀
而可慕標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章弁告期麻衣
請日辯域展圖楊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

葭挽之哀淒視風烟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雉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貴嬪哀文　張纘

萇塗既啟桂罇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

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於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諧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於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蹈天高吳臨玄統奠脩褘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烙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啟孕曾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閫席玄池早高湘沅已窆展衣委華朱幘寢迹纂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啟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窒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

朝夕嗚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筠

蜃輅峨峨龍驂騑步羽翿前驅雲旗北僚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脩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流略

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騰褰充積儒墨區
分瞻河闈訓望曹揚芬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躔
恒曜山頹朽壞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
丞安仰嗚呼哀哉旨夏司閞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蔘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餕餘孤燈翳
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玄宮
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
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
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坂

之威夷邈平原之悠緬驟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
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維
夏木之森陰乃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
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
哉

北齊文宣帝哀策文　邢　邵

皇路啓扉輴軒蔽弛殯八校崇部六卿具引攀髻輅
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
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

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
應玄德實啟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
七變五成授戈推轂稟律發行野無完陣邑少堅
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久臨羽旌晨映地不
掩瑞天不愛寶既冊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
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陵載擾井露滾滾青龍矯矯
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候銷戟藏弓齊光日
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
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綍已散九旗方

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
異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
晚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
俱收劍舄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
英聲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禩

陳文皇帝哀冊文　徐　陵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
酉大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
月丙寅將遷於永寧陵禮也宮車晚駕帷殿晨振

旌銘具列綍翻成行哀子嗣皇帝諱㩀畓輅於冊
階鑿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闕拜慟感於明靈東
京飛其瑞露北陸賈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採
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群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
祖懋哉上旻𪗋聯寶霄暉煥郊禋我皇誕聖應此
家慶道主衢鐏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
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擒
獬風會昌言瞻少昊實狀高陽効駕轇轕清宮未

央歡罩兆庶德洎遐荒穆齊禹寢上膳長樂肅肅
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帝陵謙約大寶崇明無
間攺作纂武升歷遺愛寔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
力折天柱才傾地門冊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魅山
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謩赳赳雄斷遞行天討無遺
神筭欝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
俘昆邪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
旻食宵衣服貫絺阜風移閩闠唐山嚴奏濮水韶
徽訪採狂狷搜敭仄微世感中孚民惟大畜外户

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為歡臨
雍彌肅禮燕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
壘偃斯在幪巾自清連珠合璧曜爽流精歛舞時豫
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惟大候雨占風荒中海
外懔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為交泰白環
已貢玄珪克貞東河佇揖北狄思征鉞斧將戒毖
珩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荊億兆何釁穹旻遽傾
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華腒腊仰惟劳務同斯違
懌古夢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鍾鼓抱喬陽之

劍舄雖髣髴於神儀終纏綿以號擗嗚呼哀哉三
占已吉四海星奔列贈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啟於
閶闔萬乘蹔於靈轀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
原鑾旆動而虛悲宿衛靜而空尊嗚呼哀哉畢陌
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邊帝居有通樹經白社之脩
途廻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
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克窮靡寄儒纂奚
憑惟封云亭之典禪父肅玉牒之典金繩揚英聲
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嗚呼哀哉

陳武帝哀策文　沈　炯

望三靈而摽目踰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
祖卺之虛斟黃屋寢而白日掩紫極翳而浮雲陰
其辭曰悠悠嬀水欝欝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
正卿之后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天
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戡
海渚承釁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
鐵誓衆擇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
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於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

已翠𪚥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虞負扆
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
詠騶虞奉常定日大卜觸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
天毕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答靈貺徒欺吏求豫
卜詔絕良醫義𩃎失御天衢褫躁夏采升榮宮車
晏出洞闈移凶充庭羅吉閉肯肯之窮燈去昭昭
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吉
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
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尚在魂過沛而何之侍低

昂之靈蠶奉寂寂之空帷銅雀沒於脩松平陵隱
於深栢節鼗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薤露落而
暮日寒玄霜凝而壟草白銘功德於旗裳被徽音
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
英聲欝氛氳於宗祏

陳宣帝哀策文　江　總

望蜃綍而攀摽拜龍𨋲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迴
三辰而慘切感岳川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
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曰

嬀水樞宿姚墟大虹謳歌斯曆揖讓受終重規帝
緒踵武王風名山紀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
祖業蒞政恭己臨朝凝默煥爛九功葳蕤七德憲
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跡天步艱難連華勝衛
比譽應韓羽儀戚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繇顯大
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
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義問洋溢理頌總街凝
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埵叛援闕徼虔劉
治兵冊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收如龍駕

啟賦雉焚裘天允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索弘啓膠庠書林吐馥文闈合鏘甫洽僕位北暢遐荒殷羅自解周圍無傷僉英捲色玉床拂豫天駟摧鑣王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寘寘上僊長違拜日天意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驎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囀渡洛水之浮橋望䩉師之近縣背紫陌而赤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而依依馬嘶風而

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山危曳虵旗之舒卷開翠野之參差烏哀哀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墳筦掃龜葉而無盡薦春櫻而碩知北卭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乖仁壽聲合韶濩道宣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嵩華而莫朽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三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碑文

峋嶁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王象之輿地記云禹碑在峋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宋定嘉中蜀士因樵人引至其所以紙榻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州觀中後俱亡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析心

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曾夫子碑

禰衡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歷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曾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繼鳥於中庭

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紓餘緩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紀緞稽憲乾坤曜彼靈祗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

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霖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文烈侯楊公碑　蔡邕

公諱賜字伯猷兼通五典周覧篇籍以為尚書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紛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凜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蹈騰餘蹤思高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頼以蔑祛蒙蔽文其材素者不可勝数乃由宰府逐作帝臣于時

聖幼将入學群公以温故知新徳宜師保乃以越騎校尉援於光上之内帝坐已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誾誾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勛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豊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為達鄉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

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謀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士子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岳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徳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諱茲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頼遺訓文武作式元勛既奮光啓爵土垂統末亂存榮亡哀没而不泯

皇太子講學碑　元帝

皇太子洊雷種徳重離作兩業觀孟侯道高上嗣

宮壇累伊髙山仰止承華之闥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囿反顥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髙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傳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宫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宣徒擅於金碑

太伯碑　陸雲

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祇俗百年之敎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

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毁增餙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刋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殷稱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敘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履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髙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斐請能舍王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

吾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　裴子野

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為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為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

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巳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啟列筵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辯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

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啟既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德導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為麗則帝曰爾諧出康庶績勿替欽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賛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許長史舊舘壇碑　陶弘景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可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舍吐萬有化育群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内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脉闢闔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囬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勅貿此精舍立為朱楊舘將遠符先徵定祥火曆於舘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讒陜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為光祿勳識宇

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為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為餘姚令懃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覲閣納言帝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内詮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祇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僬值晏駕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

脩上道君雖搢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弟兄遠遊永和四年長逝不返君尚想幽奇歲月彌軫恒與楊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衆真降楊備令宣諭龍書雲篆僉然徧該靈模奧旨于茲必究年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觧篤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窆虛柩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劒之榔在焉謹按真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乘祉後徹故乘運託生因資成

道玉札所授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真傳未顯於世莫能具述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劌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頴瑩潔特絶世倫郡舉上計椽不赴粃糠塵務研精上業即弘景玄中之真師也恒居此宅繕脩經法楊君數相從就亟通真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真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為上相清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為上清仙宮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此世

侍中君長兄揆世名晰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令有玄孫靈真在山勑立嗣真舘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熹育蒼祇範鑄群品導法開俗隨緣啟教以隱居積緼三真經誥久棲藥陽宜還舊宅供養脩理乃勑工匠建茲堂請即仰祇帝則纂闡大猷東位青壇西表素塔壇塔之間通是基趾埋瓴捔甓枚錘便值紫烟白霧纏為蔭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井南大塘乃郭朝遺製源出田冽之泉路通姜巴之軌傍枕雷平

前瞰下泊東際連崗北横長嶺椰汧陽谷俱會西埀四域之内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為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駈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鐫來賢

渾樞鶩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功浹四溟廵跡電滅測體淵停旋臺丟立亘海雲舒搏風泳水曠實憑虛亦有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縈巒巴曲畫壤脁浮玉闈函啟

九涂環周長隰旁嶺交沂比流乃稱龍伏寔謂金
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栽基
浚井棲道棲神允膺輔聖錫玆侍衮參差年代緬
緼名氏書誥具宣精華未殫勳舊將淪沉階已毀
拱樹霜摧脩庭草萎肇舘華陽歲塈二紀永觀前
猷聿遵洪軌帝曰懋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
奐矣勝啓寥響鴻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璚
並玉檢綺幕繡巾蘭釭烈耀金壚揚薰桐栢雙教
方諸無學並澄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藥且

朴結號虛皇筌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
欻怳捫景帶虹根苔排鄞還明迈聰物言是力我
見無功紛紜千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舟壑自移
緣來則應不慮不為式題龜錄人天鑒知

隱居貞白先生陶君碑　蕭綸

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
近翫寧期心於遼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
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棲滅迹於周代盛德
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玆乎先生名
弘景字通明本冀州平陽人也其先自帝堯陶唐
氏之後胤堯治冀州平陽故因居止龍馬見五色
之符欽明表八彩之瑞光宅於天下允釐於庶職
洪源曼遠系緒綿長漢興陶舍為高祖右司馬子
青翟位至丞相後至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
濬仕吳為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降宋南中郎參
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
涉文史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颺之雅姿苞宣
七善總脩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覿

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
六歲便解書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
言曼倩幼習典墳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
多慙是以岐嶷流聲黌中著稱有鄉人得葛洪神
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嘆曰讀此書便使人有
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夜不輟年二十七為宜
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
其選是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衡孫楚之才
辭何以捧轂齊代好治宮室方脩苑囿青溪舊觀

更就起箓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邁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省覽久之益以為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請是棫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疇昔之意不顧處人間年登四十志畢山藪今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為自苦明年遂拜表解職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眞梟啻倏之郄粒便具舟檝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餞別祖以二跡招茲四皓超然輕舉異世同符爾乃

杖策孤征游踐山嶽既而到于句容登於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我今義通無復其一請同求志之業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巖棲隱衣林遁跡交柯結宇刻徑為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陵山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消天命既否水鬪

轂洛地震由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徵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杜絕昔乃聞之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寧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天監以來常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十暫游南嶽茲山也譬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傍臨九紘間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

致禮河宗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掾魑魅莫逢庭無荊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遥動靈籥於是羽人排徊仙客上下鸞鳳游集芝英豐潤大造佛像爰及寫經起塔招僧備諸供養自誓道場受菩薩法夢登七地又得嘉名具以啟聞蒙勅許可葛玄之夢見開士朱鸞之遠望尊儀何以擬茲通感足此徵應以大同三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日癸丑告別年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

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冊陽郡句容縣雷平山若軒轅之喪衣冠如王喬之藏舄化於茲日可得仿佛焉先生器宇凝深思識精贍含章貞吉不脩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疏朗儀貌鮮潔實亡勸沮多行德惠悋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一遁甲之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楨求莫不精詣

爰及卜射筒基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鈞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遷風於緱氏繪遺像於橋陽勒玄碑而相質騰絳霄之流芳乃為銘曰

留舄表化棄劒凝神緋細紫氣照曜丹麟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贊似貞筠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游纓綬頡頏縉紳厭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陽真結宇依巖貞棲茂草水玉留年華精卻老乃有令聞兼斯壽考泉過危庭峯臨窈洞露凝蘭階雲生桂棟日斜欄席苍落窻櫳尚平未返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豐碑有樹遺烈無騫

太子僕射簡寂觀碑　沈璇

夫太清奧絕上玄秘遠存主莫究化匪無方攸陵谷於崇朝變椿齡於終食邈矣悠哉罕測其宗者矣若乃煉質歸真榮情遯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擁

三蓋而役群英就跡非神求心在德然而著慾滯累傷生惑性名利競習奪志擾心季主莫追曼倩已遠游溺難戒井鼃易徵自非託隱幽棲憑高面沼斂跡絕象風馬無津觀榮落而朂游隱雲烟而慕遠豈能濯穢歸真因枝表實七變化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臟谷開六府奏瓊笈於紫臺披金篆於碧室者乎三洞瀘師脩靜心懷寬懿性蓄兼善忘為棲住誠隆闡教枝裝樂土解橐靈山以宋大明五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夫止煩曰簡遠囂在寂即

義表名因心顯號前陳蠡壑積水浮天却據匡山層巖入極瞰七澤真猶掌瞻九河真如帶物色盈眸烟霞滿矚夕魂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嵒葺宇依平考室即嶺成封因夷置壇聳楨互甍升降相臨峻坂六層傾途九折卌崖翠壁削刻殊形八峯七嶺參差異色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羅散霧接緑成帷春林綰錦冬嵒挺翠朝猿永嘯夕鳥攢吟町疃馴堦頡頏滿袖晨桴曉唱聲彷彿其既聞玉闕金臺路寂寥而方啟豈直杳

林重茂匡君接迹而已哉俗滓難拂靈跡易隱俄而先生托身斂杖飛迹畫天遺文餘記盈縢委篋摘玄宗之奧旨暢祕訣之幽玄是以通神間出參徽繼軫而三芝之奧遠非足迹所到九卌秘絕匪俗聽所聞故坊過則遷道至斯匪三洞弟子王道恩語此遺塵範茲棄井欲科述明練餌餐精淳方且浴日餐霞飛金化玉曳屣越壑聳臂升雲常處末俗風頹後生志弱忘跬步之致遠闇尺木之騰空所以式鐫往訓敬詔來哲無謂世隔神路則邈相契道術義非疇矣匡滕洞府庶契眞緣攜手神州佇仲嘉好乃作銘曰

三才並用萬品俱陳造物在象成務由人銓功等義拂命非隣猗歟先哲覩實排賓練偏返效養脆歸真懸斯輕菌垂茲妙訣九曲五枝玄霜赤雪棧神鳳舉託迹蟬蛻曰成輪奐爰儼紫袂羽衣優游雲旗容裔法無難易志有浮真囂靜係迹躁溢緣情棲巖協遂欲澗資清道基松朮業著芝瓊祛塵屛累遺受遺榮神明濟濟靈壇肅肅念厲興翹形

祇永鞠白雲宵動芳烟夜簇來駕班龍去番寶犢茂德長鐫清芳永馥

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徐陵

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崧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楚派分其緒秩

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
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
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
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次於旌鼓父光祿大
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
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
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
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克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
賢啟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號

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
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群蠻
縱軼後阜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
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
公既膺五聘方啟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
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
受拘勍盜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上依風群
靈稟朔公亦忠為令德天慕之謀吳張斯開衛門
無擁雖復季孫還晉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

若即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
忘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
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
皇帝以陶唐啟國致王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
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
鰲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
圭龜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
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轄奉
侍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

克寧乃後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
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
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鶊始囀必具籠筐秋
蟀載吟竟鳴機杼或爾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
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
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遂
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
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檽躬親辯
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

非畏其棠之下欣欣燕俗濟濟都壓以賈琮郭賀
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
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
彰絲誥銘曰欝欝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
疌劉赫矣高祖爰清國難元勳佐命力牧風侯亦
旣旋歸邦家有腪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劾冦
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鞏號東
序謂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為暴攙搶斯舉喋喋
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驅大舜寔

剪長鯨北覆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廻兵
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兩
越海變三田公為上相復倍斯年

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　徐陵

蒻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
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
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
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
[illegible]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為心欲仁成體

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
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貶宗
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
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
拔旣而帝啟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霣川冢沸騰
群偉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爟烽浴鐵蔽
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荡兵憂出獨掾胡牀勍
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棒將揮咸尅凶渠
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管

膽敫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群醜彌
同越石自禹珪旣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筆
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
狂哭況番禺連帥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邑
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
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綱檻車
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網
繆安樂造次訏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蟪但八柱之
土蠻夷不賔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阜

湙番風愛仁恩可以懷猛獸感名可以懼啼兒乃
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亂
國屈啟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陂琁衡
邑羅湘峽昔中宗居伸於下國仲高祖遺恨於平城
漢武承基方通汝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
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徙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
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
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
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

脯豪家鍾鳴為樂揚袪洒汗振雨流風下有千金
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義等來朝絳闕備啟
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鳴復述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
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虞臣為其
銘曰赫赫宗陳桓桓昂臣千乘連擧五典攸因盛
德斯遠公門日新崇高惟岳既甫生申大衡移廣
邊征自鎮悠悠銅界巍巍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
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
饗福於萬斯春

丹陽上庸路碑　徐陵

臣聞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
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
為禮壽侯會通厥田為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
之為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
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遂矣高陽爰重冥職
舜為太尉於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
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

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
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剪商黜夏之勳鑄寶鳴於
昆吾安能紀勒陳鳴鍾於豐岳豈識揄揚斯固名
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
汾陽勞凝神于窺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達
孝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
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
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弘周易若夫固
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

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童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宗方難火宅豈如五時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兎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寶穰祈兇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含於辟積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奮蔚朝興洊沲晚注而清蹕繞動纖羅不摇高閑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

功飛雨蔽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君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擁節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者也銘曰后王降德于衆兆民高文象緯妙義幾神業冠遷夏功踰入秦時惟大畜出乂同人慧兩方雷禪枝猶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觀乎禹迹見我堯心

皇太子太學講碑　江總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踵其永歷重華誕宥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燕以鴻才海富逸思泉源含毫落紙動八關之歌謡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秘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脩也

老氏碑　薛道衡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横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冥巢冬穴靜神息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旋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漓之變於是儒墨爭騖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

究故知槩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
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
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
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鼻
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
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
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
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裝揮衆妙著書
二篇寧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

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
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
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霓裳鶴駕往來紫府
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
始泝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
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
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
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刑雖復傲吏之寓言抑
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

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
明鏡衢鐏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
呉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鬭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姦宄鄭
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
應攙搶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
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
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歌乃允答天人祗膺
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軒轅

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小昊邦畿各異舜攺堯都夏
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産愛兆民
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
宇上棟式存卑儉右平左墄聿遵製度朝夕正殿
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於鳷鵲夏勞廡
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
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非纓知恥畫服興懋天
無入牢之星地絕成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
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

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
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燿重日垂明永
固洪基克隆昇祚重以維城盤石多藝多才良佐
寶臣允文允武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冊青矜
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
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
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
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
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

無絕東邸邏適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
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雲深華夏有晋
則化成戎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
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
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荷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
性以効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
自京師秋露凝甘遍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烟
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
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

為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
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黃
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禔猶恐祀典未弘
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靡麗徙
倚華蓋劉壇風霜凋獘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
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
因歷試總斯藩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
地對若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桃路北走
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槷揆景瞻星擬

玄圃以疏基橫王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
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僊衛儼而無聲神
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 存玄守一
之儔四方輻輳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
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
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
不陳妙物之功難者騰茂實飛英聲圖冊青鏤金
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
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辭曰悠

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八柱承天叢生顥聚
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
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慭皇王猷謝帝上德
逾湮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冲和尚賢餙智懸
法張羅內脩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
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
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臨此
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色光浮玄
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
石惟皇受命迺神廼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
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泚蟠木鳳
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貢王會書琛
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昇平家興禮讓永言柱
下猶慭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
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儼
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
理冇繁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
仰敬刊金石永蟠天壤

溫湯碑　庾信

咸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
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
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
下其色變者流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
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沸異
龍池而獨涌灑胃湔腸輿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為
鴈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湧水實

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聞乎
建武之朝神水蠲痾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僊之
館不孤櫂於天池華陰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庾信

昔者軒皇受姓十有四人周室先封十有五國自
爾承基纂冑保姓受氏雖復千年一聖終是百世
同宗故知昔之東京既稱大漢再受今之周歷即
是鄷都中興公諱憲字毗賀突恒州武川人也晉
大康之世據有黃龍魏孝昌之初奄荒玄菟太祖

以百二諸侯三分天下函谷先登鴻溝太定功業如此人臣以終公含章天挺命世誕生降太一之神十文昌之宿珠角擅奇山庭表德儀範清冷風神軒舉聳動廊廟光華城闕未逾齠齔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謂弱木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風飈欲遠光景將昇後魏二年封涪城縣開國公時年五歲也虹蜺滿野是廢當塗之髙鷟鸑鳴岐實始維新之命國家光宅受圖欽明秉曆大風初卷長沙始封周元年進爵安城郡公食

邑二千户仍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同於馬駿秩擬六卿驃騎等於劉蒼位髙三事宗子維城彼多慙色武城二年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益壽寧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改封齊國公食邑萬户公時年十有六王武子以上將開府未滿立年荀中郎為十州都督才踰弱冠方之於公已為老矣加復營丘負海齊桓公受脤之城岷山導江漢武帝求仙之地自非名陵祇竹聲根沉黎豈得南至穆陵西登積石幸無白虎

之患寧侍黃龍之盟邛筰畏威微盧仰德生為立廟刻石頌功成都有文翁之祀非謂生前漢陽有諸葛之碑止論身後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八川風俗五方名利鐵市銅街風飛塵起天和元年徵還行雍牧公以日月之明威神其政漆沮既從荊岐即乂少陽用事路不喘牛仲秋以殷民無驚水二年拜大司馬仍理小冢宰營室殿軍器大監天官以邦

國為基是司六典夏官以兵戈為主專謀七德是以器械填委既包吳漢之功宮殿崢嶸彌伏蕭何之法時以白露涼風務開農隙督兵三萬出自宜陽板伏龍之城平姚襄之壘馬陵削樹魏將路窮平陰聽烏齊師宵遁天子冢弟禮絕群公仁義所往事資道德建德元年進爵為王仍拜大冢宰姬旦封於曲阜不廢居中劉交國於彭陽無妨常從豈直周召二南並居師傅晉鄭兩國俱為卿士而已哉匈奴突於武川烽火通於灞上公述職巡御

治兵翔方馬邑星飛龍城月動挠留犂之酒經略
不前失煙支之山下馬而去東隣逆命反道敗德
因箕子於寒庫罵文王於玉門天子將有孟津之
師召公獨議公報以誕膺天命克成厥勳昔者
秦昭起師於蜀直問張儀晉武用兵於吳惟謀羊
祐於是中軍無帥僉曰有歸五年拜上柱國元戎
東討給王鐵騎二萬先襲太原斗建麾兵天離轉
戰虎嘯風騰雲飛電掩林胡棗栗詎得充饑晉陽
菽葛何能拒防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然後

六軍星陳萬騎雷動中權始及前茅已戰自爾即
為前鋒橫行入鄴觀彼車絓槐本馬驚旋濘積甲
高昆陽之城尸封塞富平之水莫不如彼建瓴同
斯破竹一朝指揮六合大定是用光昭下武巽亮
中都足以攄祖宗之宿憤解生民之怨黷方當待
彼石閭部斯玉鼓經緯天地光華日月既而赤烏
夾日黃熊入寢寔沉無祀桑林不祭宣政元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春秋三十有四季友之亡曾可知
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公器宇淹曠風神透遠璣

鏡照臨山河容納置罇待酌懸鍾聽和聲動天下
光照四隣武皇帝以介弟懿親特垂愛友而咨謀
奇策加禮敬焉常謂左右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
人日親其齊王之謂也用之作宰則萬方協和用
之撫軍則四表懾伏豈直皐繇為士國無不仁隨
會為卿民無群盜愛翫書籍敦崇禮樂管絃入耳
則溪谷俱調文雅沿心則煙霞並韻養由百發落
鴈吟猨應奉五行縹緗帙擁容舉止抑揚談論
當世以為楷模搢紳以為軌範則少有壯志頗校

兵書玄水降靈穀城授策飛風長柳月角星眉莫
不吟誦在心撰成於手所著兵法凡有五卷六韜
九法不用吳起舊書三令五申無勞孫武先誡可
謂有忠孝焉有壯武焉不自驕矜謙光下物宋人
獻玉不貪為寶伯成子高守仁為富不謂以信致
欺為善非樂天年不享嗚呼哀哉以其年月日葬
于石安縣洪瀆川之里原隰悽慘埋於盛德幾年
丘陵揺落緼於才良永矣乃為銘曰
悠哉朔方遂矣窮陰山連鳥道地盡龜林重黎業

大伯翳功深胄其積德必有君臨大祖撥亂喪君
有君功迴地軸策動天文猶臨赤水尚淩黃雲諸
侯八百天下三分公之挺生寔惟天假翠微神降
文昌星下照于四國克于兩社舟檝江河棟梁華
夏水涌詞鋒風飛文雅純深之性地亟天經忠貞
之道事感百靈君親惟一臣子惟寧忠泉出井孝
笋生庭乃宰天官為國之輔是居上將為天之柱
乃聖乃神惟文惟武策髙開闔威移雲雨九宮神
略三術謨明天離轉陣月德迴兵黎陽水駭官渡

山驚冀州既載東原底平濱波欲運弱木將危中
峯岳斷半海鵬垂鳳沉冊穴龍亡黒陂臨淄市廢
東武山移千齡萬古英聲在茲

周太子太保歩陸逞碑　庾信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既紹
虞賓鳳凰于飛實興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
西陵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為宋五司馬晉鎮
關中赫連之亂伏劒魏室黄河參陵或亡追路鳥
江艤船更無歸迹今為河南洛陽人也髙祖冠軍
將軍榮州刺史吳入有降附者悉領為別軍自是
官師摧鐸更為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
陣父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都𢧐公
太祖扶危濟傾經綸兵阻報君之恥遠襲平原以
髙平霸業所基委命晉事關中餽食非直榮陽之
師河内供軍豈但淇園之竹公秉昭晉之靈降明
神之德猛虎扱檻七年不驚羝羊觸藩九齡能對
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仁推而襲封雖復季
末大成矢心守節既遭燻穴翻從壁紐太祖初封

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詞令參謀機密故得戎政克
宣師言無漏賜姓歩陸狐氏委鹿輅而論都入鴻
門而舞劒方之吹律綽有餘榮出身羽林監輕車
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殷平準水衡貫朽
常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夫領蕃部東
京兆實先加鄧騭之勳西晉官人多用山濤之啟
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辔取定鑾
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之名

其子不為太守傳陵有王沈之封其兒不為刺史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為軍
司馬職居常伯勤問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
斗宜止郊天祀地龍門崤谷之聲賛鼓頌旗白露
凉風之月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
人于觸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大尉楊震直推故吏
之金凉州張奐髙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
德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
檀之禮既珠盤歃血定楚國之連名匕首登壇反

齊人之侵地是謂使乎允稱光國三輔公侯五陵
鍾鼎桐街柳市塵起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
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上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
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
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絁十匹公訪得其主
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掛
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俄遷司會治小司馬重總
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書之年表尋
授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冕觀風停車待雨百

城解印憚朱穆之威千里相迎受王基之德曾未
朞月被勑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内之請依依故
老實念黎陽之别少陽養德前星守器尊師讓齒
火侯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过髙於大邦
譬以山濤榮深於小華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
自理舊疾徵增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
書校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十
有七建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
躬輟聽訟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揖祭詔贈其官

謚其公禮也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于京兆之髙
陽原夫人郁久閭西遇王姫受敬肅恭言容令淑
有聞箴襲無廢紘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節婦
開墳松栢已拱季孫成寢丘陵始同況復圖畫賢
妃方在黃泉之室瘞埋才子即用高陽之原公儀
表外明風神内照器量深沉玄機不測事君惟忠
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則留連墳素怊悵文
詞霜府録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賛常帶
數職身具六龜腰佰四綬陳平容謀既非天子所

見荀彧上策又非諸侯所聞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塩换粟晉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巳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濱磯富春沙起開陽桂飛大夫屈節將軍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觧圍昔我烈祖垂翅泰山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營州恒州擁旄世載壯節旃矜人雄關塞直河穿趙平雲臨代生謂立功沒為晉愛降兹岳瀆誕此貞

明祥符雲氣慶合星精宮帷定策殿柱書名忠泉暗涌孝笋寒生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來參匡賛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遂參三事歷副六卿天師光宅地載謨明春官定禮夏官治兵識言默識温樹無名讜恭周容言行無乖忠公兒殖陰德虵埋軍國紛總部領填揩馬不入厩金不入懷具瞻惟德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疏廣年齡俄頃風電相推銘旌兩沒池柳雙迴梵梵儀手街疲衜哀身鄭野火心懼天雷月日其除榮終哀始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星墳連地市山勢接飛松形盖起德音無絶平原忽矣

周大將軍崔説神道碑　庾信

公諱説字某博陵郡安平縣人也昔者華陽之野降龍首之神烈山之都啟龜文之繇匡周則盟津有會佐夏則龍門始鑿西遊則起家秦相東入則載世齊卿備乎史籍可得言矣祖辯中軍將軍定州刺史父楷鎮北將軍司馬烈侯並厲風霜俱張

鋒穎邱史疊迹官曹凛然是謂鲍恢都官百城振懼葛豊握節京師歛手公特禀英靈偏鍾山岳雄姿俊茂眉目疎朗觀虎於檻鬣髮不驚稱象於船勝衣能對至於拉虎羈熊摧班碎掌忘歸繁弱落鴈吟猨故得氣蓋關中威申河外解褐領軍府録事轉諮議參軍時當塗失御政在權門始論函谷之兵即起韓陵之戰太師賀拔勝作牧西荊公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夫南陽太守卷甲奔梁樂毅羈旅猶思燕路陳軫愴悽終戀秦聲幸值

和隣言歸舊國授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弘農尅復沙苑揮鋒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户信珪則更受司勳轂璧則還輸典瑞鐵馬有河橋之戰戈船有汾水之兵除京兆太守移民下邑未學邊韶走馬章臺不同張敞遷帥都督持節撫軍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尋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五曹奏事有朱穆之忠九品論人見楊喬之直改封安國縣侯益邑合前一千四百户賜姓宇文

改名為説漢王改婁敬之族事重論都魏后變程昱之名恩深捧日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賔憲連官單于之寶鼎可致張寛固位渭橋之流星可識司木七工既掌丘陵之賦司會六典乃均邦政之才居官得人於斯為盛進爵為公改封萬年縣通前二千四百户除隴州刺史都督隴州諸軍事隴坻路遥秦川望遠鄧仲華之不去馬文淵之願歸尋除涼州刺史總督河西甘瓜諸軍事地似伏龍城如飛鳥燉煌實録宛在胸襟王

門亭障無勞圖畫有馬如羊不以入廐有金如粟不以入懐柱國齊王今上之介弟龔行薄伐問罪河陽以公為行軍長史參謀帷幄中軍之司既舉魏絳上卿之佐實用荀林以公方之差無慙德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崇德安義建忠九曲安樂三泉伏流周張平泉固安蠻通谷凡十三防禦熊和中三州黃蘆趶谷王晏供超牟羊温狐交河大嶺避雨木栅等一十戍諸軍崇德防主宜陽上地更有秦兵熊耳山前還逢積伏用是連營函谷獵

騎黎陽威振兩河名陵三晋改封安平縣公淮陰一國韓信之故人户牖萬家陳平之鄉里公此衣錦足為連類建德四年正月十日薨於長安之永貴里私第春秋六十有四詔贈敷延冊綏恒五州諸軍事敷州刺史謚曰莊公禮也即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㘴于京兆平原鄉之吉遷里北陵追遠大司馬有賜綬之恩西京贈行冠軍侯有詔㘴之禮嗚呼哀哉世子儀同衍生事以禮死㘴以禮愛親有王祥之孝同氣有姜肱之睦百行之本於斯

備馬況復松檟深沉既封青石之墓丘陵標榜湏
勒黄金之碑乃為銘曰
華陽之神麗山之祖鳳野匡周龍門佐禹日浴溟
地山浮海浦甫穆霸國營丘樂土衛斯宗邑承此
壤王移封東武就君安陽中軍節旦鎮北芒鋒啇
飈獵草電火驅霜公之輪煥繼體貞幹儀表丘墟
風神墻岸孝有至德忠能匡賛不廢横琴無妨歃
案既班三事又貳六官衛青受詔韓信登壇長城
馬窟廣武兵欄軍吏不犯營民不寒乃用六謀仍

論三策城壘向背星辰主客劒起沉犀弓開伏石
楚后讓盟秦君還璧百齡危脆千仞摧藏諸侯地
裂邉將星亡輕車騎士玄甲黄腸社如齊地廟似
桐鄉銘功賛德碑闕相望

周大將軍司馬裔碑　　庾信

公諱裔字遵㣧河内温人也昔顓頊之命始則南
正司天重黎之後又以羲和掌曆夏陽適晉得隨
會而同奔東海避秦與毛公而俱隱其後金行受
命王笥南遷帝系極於輿圖中朝至于江表曾祖

楚之晉太傅録尚書揚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
顯之幼弟也元顯見害之後桓玄簒逆之初爰自
齠齔客身晉釣河内道左抱劒長號代郡城前慟
悲靈祭江淮志節之士汝潁風塵之客感激一言
咸多依附既而雲生伏龜星出鯨魚太白經天蚩
尤映野公乃收合餘燼泣血登陴臨武牢之關據
成皋之坂擁衆萬家歸于魏室魏明元皇帝遥授
平南大將軍荆州刺史襲封瑯琊郡王尚河内公
主命王承制從賔國之儀于時宋兵馮陵旗鼓侵

逼虎牢不封金墉無援魏太武皇帝授王使持節
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前後部鼓吹
傾城啟行志雪冤耻登壇慷慨三軍掩泣黄河漕
粟巴出石門仕馬連旗將臨野坂既而雲中柝起
代郡烽燃反旆南轅遂窮北略贈征西大將軍都
督梁益秦寧荆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
司徒謚貞王祖金龍封瑯琊鎮西大將軍儀同三
司吏部尚書贈司空謚康王父悅鎮南將軍豫州
刺史漁陽莊侯以荆河刺舉時值亂離釁起蕭墻

遂終非命公遺腹載誕流離寇逆復壁襁負深山
擁樹程嬰之匿趙武從役家臣王成之藏李燮為
傭酒市遭大夫人憂苫草墳塋以終灰燧形骸毀
瘠逾於喪禮年十有五始降家事楹前鑿柱即取
遺書石上開松仍求故劍出身司徒府參軍除中
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值魏室多難所在烽起孟
津以北無復封畿嵩山已南即為鋒鏑公建議脩
武立柵温城函谷西封河橋北斷長亭籍馬并、
武城百里祖車咸輸温縣太祖文帝締構關都經

綸夷阻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馬文淵之擇主夫隴
坻而歸身竇周公之入朝在河西而奉詔大統七
年蒙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十年河内故義四
千餘家願立忠誠須公衣錦乃授使持節領河内
太守加前將軍懷州拓境兩鎮奔波柳泉轉戰二、
城捃首十三年太祖召山東諸立義之將能率衆
入關首有加重賞公率先而至領户千室即以為
封固辭不受其菽粟之賜或以指囷馬牛之賞將
同量谷朝廷以藥陽西極漢水東流歎孟達之奔

兵恠劉封之失策魏前元年移鎮漢中除白馬城
主領藥陽郡守者昔稱導漢今聞上渚烟沉冰井
兩歇雲門其年授大都督加散騎常侍柱國蜀國
公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公卷甲北塞懸軍東
馬遂得策預葭萌勳參綿竹封龍門縣開國子蒲
州刺史仍領新州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大中正隆周授圖天保大定以公才望仍為
舊臣遂乃義深追遠恩隆繼絶即改封瑯琊縣公
邑五百户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武成二年被勅赴援信州
魚復道阻屢却岑彭荆門水急幾沉吳漢公乃月
峽先登瞿唐直上天子以公褋優忠勤儀刑亮直
乃徵為大御伯尋轉大御正邑一千一百户樞機
近侍出納絲言所謂多識舊章殿中無雙者矣四
年大將軍東討公所領義衆先守枳關授都督懷
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偃師張幕河陽牧馬雖接戰
於富平已連營於官渡五年詔追還拜始州刺史
更封信州賊山彰尋竇渝恃嶮峽路五尺緪釣繞

通縣水三門橋飛濟渡既而風行草偃谷静山空前後平十一城獲九千餘口馬歸平樂金輸水衡天保二年除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朝癸白帝暮宿江陵氣振巴丘之兵威警建平之戍五年遷潼州刺史益州柱國公降帝子之重鎮天井之星延閣擬於叢臺岷山方於代郡公仰稟雄謨參謀遠畧故得身預舞陽之功位極長平之寵六年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寧州刺史方欲闕洙若徼牂牁見夜郎之候習昆彌之

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騁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詔贈使持節大將軍懷邠汾晋泗州諸軍事懷州刺史夫人襄城公主魏獻帝之曾孫趙穆王季女王姬肅恭褕翟禮典四教競莊三星令淑有光隆歷之賢足表平陽之盛生則從夫以秩死則同穴以禮建德元年八月十二日合葬於武公三時原大夫墓樹以栢諸侯墳高於雉于嗟勝公來居此里詔謚定公禮也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

千尋澄波萬頃逢蒙射法力牧兵書星辰高下之占風雨逢迎之氣故得師出以律天幸將軍者也至如官曹案牘未常煩壅戎馬交馳不妨餘裕足使四岳彌峻三台更明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貳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腸玄甲堦庭仄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

館嗚呼哀哉世子佩孝家忠國揚名顯親是以勒此豐碑懼從陵谷殖之松栢不忍凋枯銘曰欽若曆象平秩寅賓少梁奔華地入咸秦族夷興馬書窮獲麟玉鏡云始金行乃構象沛通關龍沙開候上林石起河陽水關五馬南浮三星東宿大傅作牧奄有江沲司徒避亂承制荊河丹勞推轂猶思枕戈龍媒被野蒼兕凌波莊侯季年禍機相接誕公遺嗣崎嶇懷挾山窟趙武家藏李燮伍員道阻燕册路遥南奔楚塞北避秦橋水流登壠寒風度

遼有功都護則重嫖姚懷書上馬習禮從戎陣圖
六甲兵占八風藏松寶劔射栁㻞弓推城賈復屎
節廡公八翼頻飛六循函秉勇此仁義行玆寬猛
持印山開沉黎盜靜取甲無丘均田不井懋功賜
爵上將賞官軍中受詔塞外登壇方略參合更鏖
臯蘭渝川毒水㰞道灾氛地下都尉灘悲使君咎
寒無日山空足雲北風吹旐秋霖泣軍遣奠雙設
銘旌兩布泌水同墳平陽合墓悲哀嗣子攀號靡
訴慟甚風枝悲深霜露自此何世從斯幾年麒麟

欲闘華表中燃地形樓起松心盖圓荼菈丘壠代
代英賢

周柱國大將軍拓跋儉神道碑　庾信

盖聞放勛立而羲和昇重華登而元凱用思皇多
士既成西伯之功俊德克明乃定南巢之伐是知
惟賢非后弗食惟后非賢弗乂若夫君臣一德啟
心沃心見之昌寧文公矣公諱儉字慶明恒州高
陸人也北岳天孫之星燕河帝子之國故多奇節
甚茂華風高闕圖南二王齊軫長城拔本十族分
源高祖大尉比平王光輔五君允釐百揆恒衛既
從淮沂其父祖豹龍驤將軍恒州刺史常山刺舉
非無取代之符龍驤總戎或以平吳之號父齔年
止弱冠榮終解印公以五常蘊智六氣資德乘天
則策馬秉靈降神則牽狼應象直心於物水火恬
然無負於天雷霆不懼富貴自取豈資唐華之言
聲名有聞無勞李膺之識年十八解褐員外散騎
侍郎尋授輕車將軍羽林監太祖文皇帝駕馭天
網苞羅英傑選公才德光佐中書諸葛亮之西歸

王壘成三分之業管夷吾之入仕癸丘有一匡之
功天水㸃羌漁陽群盜乃遷秦州刺史長史防城
大都督封信都縣開國伯三年滑州蟻聚保鄣承
命靡旗亂轍乘冰渡河丞相大行臺授假節撫軍
行滑州刺史大統元年授持節東夏州刺史加散
騎常侍郢支抱馬如聞𨐤秉之戰單于頋識似畏
王商之威五年遷使持節鎮東將軍都督東北三
夏州諸軍事西夏州刺史增邑千户改伯為公既
而江漢遼遠車書寂寞蜀主的顱未出檀溪之水

秦王飛雉循向南陽之城六年以公為使持節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平信江隨郢淅一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楚城隣境實有讓田吳人對營無妨贈藥部内屬城為人所訟公遂集文武肉袒自罰兄弟不讓延壽責躬吏民有過翁歸引咎天子異之璽書勞問贈賄加幣王人接踵大丞相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公善於撫馭長於接引山藪無棄邑苴不行示人赤心與人顏色盜不敢發民不忍欺

至是將校耆老於州城之南起清政之樓勒賢臣之頌杜鎮南之作牧當世樹碑竇車騎之臨戎生年刻石方之今日彼獨何人於時戶口日增荒萊畢墾華實紛敷黔黎茂豫但恐家職有闕待公而補邕飪未和須公而正是以漢陰民望荊南杞梓並皆上書詣闕連名乞晉河内之借寇恂更甦謁帝交州之請士爕還落上表九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二年除大行臺尚書仍為大丞相司馬以公識度嚴明志節清儉遂改公名儉字慶明

非闕書月詎待看碑幸得千畝不同二山無廢十三年加開府餘官如故十四年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驃騎大將軍居上星執法在文昌之位以公才望兼而有之十五年更除東南道行臺僕射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行荊州事十六年大丞相總六軍剋清河洛公又中分麾下參謀幃幄高選霸僚公為長史其年加都督南道三十六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南陽文學吏遇王基章華家衣還迎郭賀昔日伐蜀之謀張儀與秦昭計合平吳之利羊

祐與晉武意同大祖始定成都即有江陵之志公密獻其策懸符深旨糧運久積梯衝立備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遂得席卷三荊此又公之勳也詔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公書云由公立計果何所謀公須自鎮江陵以安蜀地後魏二年改武川昌寧郡開國公歷陽居民非唯景冊之封曲逆戶口豈但陳平之國其年授大將軍太和之中曹真於府内受冊元封之末衛青於軍中即拜公之此比綽有餘榮詔曰吳人未逸須助謀謨今使

梁王兵馬受公節度三年加都督東南道五十三州諸軍事增邑萬户繼周華命光宅欽明作貳大官名諧邦治元年授小冢宰保定二年治蒲州刺史檢校六防諸軍事四年始襄州仍授柱國大將軍餘官如故秩登四岳階平六府豈不功重昭陽名高蔡賜控馭五十州風行數千里拔園葵而去織婦無三惑而絶四知一室之中未免虚白日膳之資三杯而已詔乃賜綿綵一千段粟麥二千斛天和元年陜州刺史都督八州二十防諸軍事辭

荊州總管餘悉如故路出王宮城臨河曲戍清陜右高視棠陰部領宴娛聰明為疾天和四年謝病故京甍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八鑾蹕降臨軒懸輟樂九旒龍旂之錫三河騎士之送詔贈太保涼夏靈銀長原河鄯甘瓜十州諸軍事凉州刺史謚曰文公狀貌丘壚風神磊落玉山秀立喬松直上烟霞之涯際莫尋江海之波瀾不測少遭荼苦在山服絰攀栢樹枯侵松獸死盡忠事國竭力從政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奇策密謀百僚仰止忠貞亮直

明主敬焉至如風后陰陽之占力牧星辰之度魏公子之兵書李將軍之射法莫不成誦在心取為時用居常服翫或以布被松牀盤案之間不過桑杯石硯遺令山陵一無所用公私贈襚並不得受止依太祖陵側無忘事君墩等兄弟並至性善居喪號墓墳埏奉遵遺訓是以衛青之冢仍陪漢武之陵管仲之墳即接齊桓之墓天和六年天子以四海未寧三方昂峙有懷將帥之志言念封疆之臣旣盡雲臺乃題麟閣更贈公為鄶國公邑五千

户追崇列辟事極神魂再攺銘旌恩隆封墓公在民留愛身後見思吉日良辰郊祠野祭儀同趙巡等六百九十七人表求立廟陳請象魏有詔許焉桂棟杏梁緑墀青瑣按歌會舞鳳蓋霓裳南浦送而行雲東風颺而零雨是知漢陽郡前非徒武侯之廟臨淄城下豈獨欒公之社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道鍾屯剥世屬雲雷地軸左轉天關北開客車周室繫馬秦臺乃齊七政爰答三才烈祖炎諧九襲梁棟取才逄獵求賢入夢匡贊官雲謀猷紀鳳律

定公族珪分職貢乃惟嗣德寔秉英靈身圖斗宿
面繞樞星青襟敬業童子雖經信陵虛右干木分
庭忠孝純深樞機周密孔光不言曹泰勿失温席
扇枕承顔悅膝凍浦魚驚寒林笋出肅肅風政沉
沉器局直似貞筠温如瑞玉清不置水明非舉燭
馬頷如羊金須似栗上將克昇元戎既序夏陽三
捷夷陵一舉憑軾下齊浚江入楚曷反歷室鍾歸
太呂六卿咸事天官是司二南作伯棠陰實治清
風有頌綠竹聞詩贈行之册超然帝師昔侍蘭苑

今陪杏林死生契濶無違一心風雲積慘山障連
陰陵田野寂松逕寒深夏嬰之隴橋玄之墓馬見
千年車四三歩左無長樂前非武庫直望高碑增
悲行路

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　庾信

公諱弘字廣畧原州長城縣人也本姓田氏虞賓
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凰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
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治則長陵
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王聊城祭鳥長

岳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歳德在寅載誕之辰
星精出昴是以月中生樹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
衿不戲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圖揮劒白猿心
存霸國之用魏永安中任子都督翻原州城受隴
西王節度于時洛邑亂離當塗危逼禮樂征伐不
出於天子舉賢誅暴實在於強臣太祖文皇帝始
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劒轅
門粗謀當世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
即定曹王之業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鶉陰

縣開國子邑五百户太祖以自着鐵甲賜公云天
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寡人白水良劒罷朝而贈陳
寵青驪善馬軍迴而賜李忠並經輿服足為連類
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為公十四年授使持節
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仙人重返更入桂陽
之城龍種復歸還尋白沙之路公此衣錦鄉里榮
之侍從太祖戰河橋復弘農解築山平沙苑陣必
元勳常蒙別賞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號令云人
如紇于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陣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前魏元年轉驃騎大將軍開府祈連猶
遠即受冠軍之第沙幕未開元置長平之府梁信
州刺史蕭詔寧州刺史譙淹等猶處永安稱兵漁
陽公受命中軍沿流下瀨遂得朝發白帝暮宿江
陵猿嘯不驚雞鳴即起西平反羌本有漁陽之勇
鳳州叛氐又習仇池之氣公推鋒直上白刃交前
萬死一決凶徒多潰身被一百餘箭傷肉破骨者
九瘡馬被十槊露布甲上朝廷壯焉糾糾葛櫐魏
有去猶之歌零露瀼瀼周受惟新之命乃進爵封

鴈門郡公食邑通前二千七百户保定元年授使
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岷州刺史隴頭流水延望
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燦官燭
獸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
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竇憲當官猶在
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無慚德渾王叛換梗我西
疆巖羌首亂藩離攜貳公受服於社偏師遠襲揚
旍龍涸縶馬井松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柵
鶉奔雉竄既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

年被使南征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江源水起海若
乘流船官之城登巢懸爨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
灰箭火倏忽凌城公以白羽麾軍朱絲度水七十
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封夏陽先通臧覘之政
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為仁
壽城主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為宜
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陣中軍而疎行首乘
機一戰宜陽銜璧增封五百户進柱國大將軍司
勳之冊也建德元年拜大司空二年遷少保姬朝

三列少保為前炎正五官冬官為北頻煩寵命是
謂能賢三年授使持節都督襄郢昌豐唐蔡六州
諸軍事襄州刺史江漢之間不驚雞犬樊襄之下
更多冠蓋既而三湘遼遠時遭鵬入五溪卑濕或
見鳶飛舊疾增加薨于州鎮天子晝凌烟之閣言
念舊臣出平樂之宮實思賢傅有詔贈其官禮也
即以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歸葬于原州高平之鎮
山屬國玄甲輕車介士一依霍驃騎之禮衛將軍
之瑩嗚呼盛哉公入仕四十五年身經一百六戰

通中蹈刃疾甚曹參刮骨傳樂事多關羽而風神果勇儀表沉雄事親無隱無犯學不專經略觀書籍兵無師古自得縱横青烏甲乙之占白馬星辰之變九宮推步三門伏起天孤射法太乙營圖並皆成誦在心若指諸掌廣青犢之兵甚有秋計燒烏巢之米本無遺策西零賊退屈指可知南郡兵迴揷標而待常願執金鼓而問吴王横琱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世子恭等孝惟純深居喪過禮對其苫寢則梓樹寒生聞其悲泣則巢禽夜下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天齊水合日觀山連兵強東楚地遠開燕五卿咸正三王並賢靈龍更起燧象還燃自天之德乃祖乃父維岳降神生申及甫北門梁棟西川雲雨勇讋燕城名題漢柱公始青襟風神世載猛獸不驚家禽能對劬學千門書觀六代有竭忠真無違敬愛乃數軍實乃揔兵謀洗沙成壘聚石成圖風雲順逆營陣孤虚靈雨鉦鳴熢火飛狐淮陰受册車騎登壇公為上將有此同官下江燒楚上地吞韓

推功主寀定策珠盤天有三堦公承其命國有六卿公從其政台曜偕暉槐庭重暎匡贊七德謨猷八柄腹滿精神心開明鏡伏波受賑樓船推轂東道未從南征不復飲冊有井洗泉無菊功存柳林身在檎木移萬及壍提樞山行蜀靈隴水哀挽長城山如北卯樹以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耿耿山河氣氣徇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歿哀榮終始

周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庾信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基若水之源纂商丘之胄邑于大亳實定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是以三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文辛廖有知人之鑒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觧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隴右貴臣河西昂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巍然韶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青衿學劍既

為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彖授直盪都督太祖文皇帝雪舊君之耻連西北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擢衣沐髮伏劒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揖而顧問自此即居帳內仍為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户大統元年從迎大駕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户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橫陣況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門多

懸冑箭必中鞍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八百户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萬人皆比於今日公之謂也五年受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楊州刺史浮於江海達於淮泗篠蕩既敷瑤琨即序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即為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旃於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十

六年授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公頴頻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河湄瑞氣特表燕平鄜祀神光徧明正直及乎魏終天祿周受惟新明命已遷彝倫或革周元年改授大將軍抱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户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功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冊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掌其北門既為鄭國所委捍其西鄙無懼秦亭之逼是以築平

綱之城衛人拱手成滎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為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為荀首豈直謂之鶉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凉州奉迎突厥皇后紀烈繻來卿為君逆稱旗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六軒之司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

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為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為連率頻仍衣錦襄城龍種吏及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更加少傅配于上相即陪玄扈之圖居于京師實有圯橋之策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射鴻猶圃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來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群公下揩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

方當光輔五軍叅謀七政天厲弗戒甍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庄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於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隴底地入塞泉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玄甲黄腸崎嶇亭鄣及云奠徹方勞榆沆若夫樹反壤也封夏屋焉終須潁川之碑西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永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毗成懼山飛而地絶勒石墓田乃銘云爾

少典之孫玄王之子虹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於周公侯後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髙節凛凛疎風祖考藩屏涵河清渭兩地謨明雙流光貴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嶽廻文列星鸞翔鳳顧珠角山庭臣深義本子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石梁劒燃銅柱並罷六糜俱抽雙虎玉門開郡陽關置府再為上台兩為少傅模範帝

師經綸國步允釐峻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誰言温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昴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虎馬嶺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盧蓋野祭空帷陵原地迥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以貞龜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豆盧公神道碑

庾信

昔在殷書懋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師尚父昆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枸邑傳琱戈

之賜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功存有顯爵之榮殁
有大名之貴旻天不弔其惟楚國公乎可以旌德
景鍾勒勳彝鼎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
字永安昌黎徒河人也都尉總六縣之卿名山稱
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雄奄
有河朔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為興國
公既皝之苗裔家世燕隨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保録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
屏王室詳之燕録可得稱焉曾祖尚書府君因魏

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為官族祖仕魏文成皇帝若
早亡朝廷以膺勳伋錫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
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公
禀氣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鷹貫之年通禮稱綺
紈之歲夙著奇節幼表大成兄弟分果備知推讓
賓客解鈴曾無悋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
藩輔搉兵淮右抗權江南公時任別將便從征伐
自是長城碳石必先行陣秦南隴西每當矢石權
降乘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永熙元年

補于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都督
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
增邑三百戶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為侯增邑合九
百戶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四
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
先登破陣遷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
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戶俄授敷州刺史加散騎常
侍外深推轂內侍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
年授大將軍後魏元年重授敷州刺史公以先經

刺舉固辭不就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
僕射職惟贊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儔兼典舉之
選屬以江南阻兵渚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横
公奉命星言元戎啟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荊戶之
廣卒水龍競雙刃之勢步旂陳四分之威東陵既
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其後鳳州內判
成都外絕公又總督泉軍蒐乘即道兵不血刃並
皆擒獲遷其酋豪納其降附皇朝受終文祖革命
神宗遴賢與能改紘創制爰降冊書授公柱國增

邑四千户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啓薗秦晉編户殷積邸閣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公建旟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時著冊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户蓋因破侯萬仁等於荆陜即其地而封焉遜紏王慝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沖和舜任咎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群盜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沉痼彌留保定伍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

十有二詔贈其官謚恭公禮也十月庚申塟于洪瀆之川馳綍毀宗客車尊道玄甲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公經德秉哲體道居貞履貴思沖居盈念損澄波千畒不能變其清濁高墻百仞無以測其汙隆立身行已居安知墜亡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畧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樓船戰陳之録強弩馳射之書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關三門

之陣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禄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詞誦九功之業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臧文既殁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校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敢因斯義乃作銘曰

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旣曰都尉兼稱屬國歛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冠冕世禄羽儀祚胤俗被燕册風漸英簡劬勞行役辛苦行陣勇過潏驍氣踰充震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温温恭人

譙譙君子擁旄仗節出藩入仕五朝連旟千里神駒時逸敗特名載策勳淮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州政獄慎深文洗羊不飲萑盜無聞巴庸薄代江漢專征軍總六校兵兼七營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威敵減竈潛兵鍾鳴夜漏晞露朝陽邑里蕭索宅帷荒凉豐碑下柩題奏遷逝宫臨樗里臺傾孟嘗卜兆戒期遂辰告筮德遺身後名昭殁世館舍長捐泉扃永閉晏嬰悼齊柳莊悲衛風飇北原日沒川逝塟田舊頃客土新封淚墮片石鉊兹祇

松清徽令範千載餘蹤

周兗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庾信

唐朝以元凱並進十有六人周室以昭穆先封十有五國發源纂胄葉派枝分開國承家珠聯璧合是用克明俊德思皇多士盛德有後公其裕哉公諱常字子元豫州滎陽人也周宣中興然後樹賢建威鄭武有國然後保姓受氏荊衡之賦千乘莫敢加兵號會之封十城翻為獻邑况復郊門致騎先迎内史之賓南宮旦朝獨識尚書之履祖思慶

建威將軍山陽太守建威取曹仁之號可以定名山陽有王暢之賢足觀風俗考項銀青金紫方於温羡傳袛鎮南征東比於劉弘荀顗報功之策則槐路是儀贈行之典則荊河惟牧公弱齡早惠幼志夙成立必正方言無勦說青衿智勇即埋雲蔓之蛇童子仁心已變中牟之雉始遊庠塾不無儒者之榮或見兵書遂有風雲之志出忠入孝事盡於心脩身立名理窮於性大統三年起義築陽先登廣武浮潛邁沔入渭亂河豪授永安縣開國男

輔國將軍白爾長從太祖入為帳内都督河橋接戰秋水則三月不流洛城揮鋒金墉則一月路斷

西京不賓羌戎侵軼城如飛鳥地有伏龍公以金僕栽抽靈鉦斃舉蜂目已奔狼心遂革還平東將軍帥都督十五年襲父封魏昌縣開國伯轉大都督魏後三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黄權受詔嘉其入魏之功賓憲當官賞其平戎之策公之此授勳庸著矣進爵廣饒縣開國公邑五百户保定三年授都督羅州諸軍事羅州刺史仍領

金州兵馬應接上庸公於文谷路溪澗崢嶸巖崖谿嶮山窮水斷馬束橋飛中坪既開雙城即欵往者申息盡掩江黄無援涔陽極浦郢杞風塵夏首西浮頻遭鋒鏑公以伏波受脈樓船誓衆入横江之陣進下瀨之兵越客文身湛盧終去吴人長鬣艅艎遂遠建德四年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公孫敖下光禄之塞諸葛誕勸九都之山公之處馬差無慙德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應能使乎觀察馳傳擁節揚旌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群

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晉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有反支之日是使陽球司隸無所申威鮑恢都官因人成事高祖武皇帝以仲春誓衆甲子濟河公仗劒六軍披圖八陣譬彼張遼前鋒而報魏主方之耿弇先戰而待蕭王及乎九州逌同四隩既宅遂得功參勇爵名入司勳授上開府增邑五百户加以舉功行賞推恩分邑兼乘而反光乎譙郡之城載寶而歸照於臨漳之水即日賜姓宇文與國同族妻敬上書於鹿輅項伯舞劒於鴻門

公之此榮足為連類以公績著屯險誠貫風霜其年授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宣政元年授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作牧濟河風行於雷澤建旟海岱化被於淮沂襜帷入境貪殘者解印免旒從政仁義者郊迎豈直白石開渠青鹽換粟祥雲入境行雨隨軒而已哉在任遘疾薨于方鎮百里嵩監御斯牧賢能刺史荀中郎連率此則中興方伯英散茂實公之有焉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以大象二年十一月十日歸葬于

滎陽之某山舊墓九原悽愴趙文子其何言駟馬悲鳴滕成公其已遠若夫勒鼎刊碑銘功頌德陳其令範必在生前嗟乎此之樹碑異乎洙泗之水此之勒石異乎燕然之山嗚呼哀哉乃為銘曰

高陽之子少典之孫蒼林遠遭若水遥源公侯復始鍾鼎逾繁承某纂胄建國開藩我壯我武既公既侯緇衣出鄭卿士歸周魚陵北上滎澤東流河移酸棗兩粟陳留祖守南邦考鎮東部兩龜迴印雙虵結綬日察陰風星占長郴是曰世載其名不朽事

親之道孝以立身事君之道忠以立仁今君嗣德一此君親如松之茂如竹之筠功參剃棘職主兵戈北臨青嶺南通白波直雲橫塞長星渡河陳開沙斷師移竈多舉功行賞封疆受位宮室鏤桂山河分地決勝千里謀深計秘建武功成名連星次建旟濟漯擁節龜蒙既蠶桑土賈撫梧桐野無異罷河無剸風吴亭楚壁莫敢攣兮倏忽身世俄然松槚[illegible]魚山迴石馬武侯之廟欒公之社望此高碑悽然淚下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四

四明　周應治

嶺南門人彭兴鳴校

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庾信

君諱永恩字某昌黎徒何人本姓慕容燕文明帝皝之後也朝鮮微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國漢有四城秦為一候其先保姓受氏初在柳城之功開國

成家始靜遼陽之亂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擒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於魏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父長少以雄略知名不幸早世周朝以公兄弟佐命義存追遠保定二年有詔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是知春雨潤木自葉流根西伯行仁推存及歿公以山岳精靈星辰秀異氣侔鍾毘斅感風雲觀於秦兵尚稱童子對於楚戰猶在青襟太祖文皇帝乘時撥亂奄有霸業潁州從我舊愛無望春陵故人相知惟有晉泰二年關西建義

授殄寇將軍奉迎大駕賜封新興縣伯邑五百戶開新安之郡（遷移楊僕之關解弘農之圍更入劉昆之邑授得併擊並預前驅大統三年有沙）苑之戰四年河橋之役介冑蟣蝨戎馬生郊公應變愈長風飆更勇隱若敵國強人志意授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八年授直寢右親信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元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騭以漢朝親戚始授中台黃權以魏國功臣初登上將公頻頻寵授朝野為榮三年都督成州諸軍事成州

刺史尋加侍中外惣連帥振威百城內叅常伯禁高八舍于時隴坻羌時穿上谷榆中群賊或聚漁陽公卷甲星馳長驅千騎迴洛兒徒望風草靡瓜州豪傑東手歸軍後魏元年改封龍支縣侯三年朝廷使大將安政公隨突厥吐蕃渾歸國河鄯二州屬當路首公領騎八千以為戎防南通冊粟西望白蘭闐塞焦虞公之勳也周元年授都督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其年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二年授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都督利

涉汶三州諸軍事利州刺史五千兵破文州陽陣
蠻仍平瀘水以保定元年將兵破巴州恒獽獠度
瀘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長坂九廻王尊有忠臣
之路霜雹不驚水草無乏天幸將軍斯之謂矣其
年授司會八法斯掌九賦是均事總歲成功參日
要三年還授隴右總管府長史公屢殄英番頻相
大府北海入朝仰以對問東平謁帝因而定禮遂
使馬首懷燕不無樂毅番臣擬漢或多田叔兄楚
國公以參和挹讓莊贊樂推建國開都奄荒南服

求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公沃野之封朝廷以
兄弟相讓不無前史推恩分邑有詔許焉增邑并
前合四千七百戶既而六氣相犯五聲相觸靈壽
不終遊魂且變薨於官舍春秋五十有八贈少保
幽翼定相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公禮
也天和元年二月六月塋於咸陽洪瀆州大夫墓
樹以栢諸侯墳高於雉鳴呼哀哉公資忠履孝緼
義懷仁直幹百尋澄波千頃晋心職事受戰圖籍
官曹案牘未嘗煩委戎馬交馳不妨餘裕兄弟公

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機
渭南千畝之行尚懼盈滿咸陽二頃之田常思止
足立身則十世可有遺子則一經而已刺史賈逵
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晋石麟乃為銘曰
朝鮮建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山名密雲遼陽趙
裂武遂泰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勳名称賓實晉謂
身文挺此含璋降玆岐嶽有祀無隱王道正直唯
愛唯敬永成悅色枕籍禮圍晋連學植策㳟帷帳
功披荊棘韓陣揮戈齊城懸軾豹策乃建龍韜同

啟校戰岐陽申威隴坻城壘畫地山林聚米上馬
諭書臨戎習禮賈復開營廉公屈禮從容儔會告
對造請用此庶平終茲寬猛綠林兵息潢池盜靜
名振赤山威高青嶺玄獸浮河飛蝗出境災氣出
隴毒水侵涇朝傾地鎮夜洛台星石壇承祀豊碑
頌靈渭城前栢昌陵下庭須知地市為讀山銘

陜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庾信

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
直優波提舍衹夜脩多而已哉是以灖連禪河質

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遙傳竺蘭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峴山之片玉若夫大雲染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萬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流也元萬五子負荷遺訓雖經辨志並是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慧業敬受

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爲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爲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悋衣衆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鬱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傳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州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檀身心罄竭兼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功德輪見成三百餘部穗書雲書金繩金檢削之蒸粟之簡裝之酸棗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卷非湘水之

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掌西望長河北臨邑氣常浮爐烟咸起户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崢嶸落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今阻翻馳羽檄虞公屋産交亂風壁召伯甘棠凋零霜露雖復兼能共治未遣渡河之獸烽柝是警實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圓五怖故能調伏怨憎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轍迹非復終南之險天子

命我試守此邦里寵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郡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兹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爲銘云爾

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辯爭論波提東度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遠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陜山鬱蘇門翔禽欲轉流澗絃

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𢇍服今成塞垣城疑
質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鍾襲莒有
雨園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
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大事南蕃言從楊
僕請謝劉昆

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　王褒

昔者王室蕃屏同族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
為伯舅元勳懿德周宗齊楚之𨤼跪爵疇庸漢重
韓吳之秩司勳載其洪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

列辟之功紀績廟䆁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鼎
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代挺生膺期間出嵩華
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氣寒
松桯本且觀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結冬榮之葉
固以辰昴膺慶風雲玄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華
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勁之節貫四叙而踰
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無銷加以逢蒙射法遠中
戟枝養由箭道遥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
尉之官及年踰艾服任崇台袞甲第當衢傳呼啟

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卑謙自牧易簀之言無忘
寢疾城郢之志終於瞑目銘曰珠角膺期山庭表
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冠冕彝章表則任居
乇磬官聯樞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史逝水詎停光
陰不借遷𨒪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練棺陳衛幕
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茲帥
鶚永傳嵩霍

墓誌

華陽隱居墓碑銘　昭明太子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
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
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
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遺令人
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己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
真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
以為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

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遥元良處無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為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為仙亦有元則兼稱稚川遁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籙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賈船虎車縣景鯢拂凌煙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丞相長沙宣武王墓銘　沈約

山嶽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哉哲人實惟天縱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函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心申寃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銘　沈約

谷災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候曆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東川迴薄蘊吾名臣終天靡作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誌銘　沈約

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翱翔禮園優游文館祕義煙涵瑰辭雨散揆路揚輝台庭欣觀方翊隆平爍茲天綱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鐃吹罷音

松風代響

太常卿任昉墓誌銘　沈約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藪阿侍閼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為司徒謝朏墓誌銘　沈約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基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仍衍我君膺符非公莫宰華袞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

邦已備皇情迴屬素緋轂御玄雲罷曲

宋安成王右常侍劉喬墓誌　江淹

丹陽顯望豐緬降賢王葉既積金徽方傳乃毓伊人剋廣克宣騰芬中屬飛藻上年杳杳虛素永永冲闕雲意霜栢瓊立冰堅家寶以瑩國才未甄黍錯報善茫昧雲玄歛䰟幽石委氣空山扃若流波身如絕烟芳菲一逝美懋徒鐫

宋銀青光祿大夫孫夐墓誌　江淹

川祇効鏡岳祥獻明碧葉獨秀瑤源自清幼炳器

譽夙燿才名體兼遷雲學備儒史紫閣感趨朱軒既履貴交慕塵素遊企軌騰藻上京振彩下國如彼綠蘭秉芬四塞穀人徑之不平歎天路之冥默貴夫君之為美播靈均與正則

齊御史中丞孫詵墓誌文　江淹

筠以霜蕭蘭以風薰深哉若人寔好斯文系緒承冑激藹鶱芬才基魏黎學黍漢雲覽志上載洽鏡前聞騰名冠俗揚采絕群方黜明世式賛春君如何不淑天道難分敢雕窆石永晰幽墳

齊司徒右長史檀超墓誌文　江淹

惟金有銑惟玉有瑤君實淵哉行為世標高志洒落逸氣寂寥參魚學內溢深文外昭嘉禾籍甚登國振朝亦既有美筠傷惠凋人通運曠世促道遼永矣仁矣流芳無澆

沛國劉顗墓誌銘　劉之遴

之遴嘗聞吳叔柳惠不逸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宣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為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

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交人沛國劉顗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群閭棺遲都歸䰟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骸以慰幽䰟冐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為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區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顛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

芉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沉沉虛舟白馬向郊冊旒背輦野埃輿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增揚峬玄冢爾其戒行送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栱燧柳蕤春禽寒飲氄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

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　王褒

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若乃

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除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曄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祿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蕪劇鍊貞金於鍒鑿于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錐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帷帳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問楚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之圖林叔參兵事之右魏恭帝元年為大司寇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誅姦民亡飲羊之俗三刺薦無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曆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山河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伍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為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壘減竈之圖題樹繫乘之略軍中羆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邑增於鄭僑賜乘同於魏絳冊節比司隷之貴緹綺埒金吾之寵座闕倡歌

之娛堂無鍾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勳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膺期命世量包川瀲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寘契匪躬諒直武節橫厲巖峭重險鍾呂淪覆潛龍勿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下瀆條教斯理彝倫載睦樊官惟德明試以功飲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寶命惟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騷騷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

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
冊旒毀宗玄堂啟殯寵贈虛加鑾和空引晏子悼
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憖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庾信

公諱偉字子直滎陽開封人也周宣母弟就封于鄭河洛之地即有民人號鄶之君非無郡邑其後蛇鬭於門鼂嘗於邑韓侵負黍晉滅陽城其祀忽諸以國為氏祖徹撫軍贈濟州刺史父先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襄城郡公青州刺史永安中洛

城畫橋黃河淩合翟泉盟會之地蒼鳥忽飛武庫兵欄之中鱗魚遂上三師北魏五馬南浮梁武帝大造中原樹君伊洛公之憑軾棧車言歸舊壤起為通直散騎侍郎天厭魏德政在強臣公恥入亂階乃於陳留起義太祖封函谷而待諸侯坐鄴宮而朝群后感懷是接席卷西飛大統三年入朝蒙授武陽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尋除龍驤將軍北徐州刺史開河橋之陳解玉壁之圍張旃於富平被練於伊闕探虎穴而揮戈上魚門而懸胄故以策名司勳功高舍爵魏將侯景狼顧荊河天子命我偏師赴援乘餌虎口中途背盟卒獲交綏公之力也除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大都督襲襄城郡公食邑二千戶仍除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加侍郎常伯位重霍去病之登朝上將官尊公孫敖之出塞以今方昔異代同榮魏後二年授大將軍事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吳兵教士艫舶習流島嶼憑陵波瀾衝激公整臨江界已悉南越之兵栽沉樓船即善

昆彌之戰遂得安歆澧浦弭節涔陽留曾侯而宴章臺對齊人而敗雲夢周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天和六年授都督華州刺史餘如故崤函重嶮汧渭分流陽陵之盜既奔華陰之學還聚而消渴連年本有相如之患至于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對藥分關神明李柱侍醫更無方便以天和六年四月十七日薨年五十七詔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謚曰肅公禮也天子輟朝痛深大臣

之議群公會塟咸得同盟之禮夫人李氏頓丘貴
姓卿相之門賢才之室霜露先侵葉封郊次以其
年十一月六日合塟于咸陽之長安縣其原合葬
非古既異三王之前死則同穴還同六載之始雖
復銜珠雨鶴同歸紫蓋之松出匣雙龍共沒延平
之水嗚呼哀哉乃鐫銘曰國有嚴邑朝多君子武
以莊公平王卿士溫麥逾盟祊田廢祀騄乘傳輿
來朝識履惟祖惟考既侯既公樞機周密出納清
通治煩致簡處亂心雄濟河遺惠海岱餘風世濟

其美載誕其器忠無不爲孝則不匱幽冀紛梗關
河鼎沸自北自南聲聞梁魏揚旌汝潁威震三川
擁旄江漢席卷樓船成臯壓起廣武烽燧纍興鹿
箭鴈落驚弦總衛蘭錡申威河外山顛鼓樓樹如
車蓋都護兩道將軍獨拜梧桐茂苑楊柳倡家千
金回雪百日流霞凋零倐忽悽愴榮華河陽古樹
金谷殘花隴昏雲暝山深路晚風氣纔高松聲即
遠疇昔親友懽愉交結不爲平生應爲此別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庾信

君諱道生字某朔州武川人也本系陰山出自國
族降及于魏在秦作劉父步興武川鎮將山河抗
拒關塞被邊早擅威聲咸多雄烈君子讀書馬上
清談劍端獨運六奇專精三畧雖復身居末將而
勇冠旌門位在支軍而謀參幕府魏正光五年任
統軍頡天柱爾朱榮征北海王永安三年隨太師
賀拔勝入關尋轉別將滑源卷甲關城束馬並皆
就捷君有力焉永熙三年補都督太祖文皇帝奄

有關河令行天下以君幹畧委之爪牙名洽中涓
功參上造兵臨河曲前登白馬之津寇發蒲城先
戰黃沙之苑臨晉橫船既禽趙將馬陵削樹復下
齊兵班瑞司勳披圖疏爵授驃騎大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鄠縣開國公食邑五百趙儼之爲驃騎正
駕單車張湛之拜光祿長乘白馬以斯連類朝野
榮之大統九年更姓侯莫陳氏隨大將軍拓跋遠
經始陽二水長鬬三川無市摽甲構病死於轅門
春秋五十一贈持節都督朔州刺史君在武川文

皇帝同鄉里霸功既立王業克成不忘拾講猶論償博令嗣德維新功臣追遠東都馬鳴不無見日之嘆北陵車過終憶平生之言有詔更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宜敷絳三州諸軍事數州刺史謚其公禮也夫人拓跋氏安邑郡夫人庭有鍾鼓家承箴誡教容教德言告以歸天和五年六月薨即以其年十月同塋于京兆某縣洪源鄉武子成寢請西階而合塋平縣下嫁即廬山而共墳銘曰凝陰遠寂廣漠平寒沙窮瀚海地

盡皋蘭塞鴻秋去胡桑夏乾風土壯氣山河凜然師旅上谷威雄武川君則繼踵代不乏賢匪有忠劒庭流孝泉魏宜多故餘風未殄天保讓德當塗廢典上將指縱中消力展洛城夜掩河梁朝剪鐵劒金龜榮追主鼓身冑漢祢門承魏緒並擅彝宗俱稱當路伉儷云匹年齡並故趙瑟秦聲同爲丘暮小陵右柳洪原鄉墓留靈兩引池柳雙前隧路仍合松城即連霜隨柳白月遂墳圓之蘭幾代陵谷何年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銘

庾信

公諱顯字某上黨武鄉人也自大霧浮河長虹映緒承源於若水纂系於蒼林上黨居韓之西常山在趙之北因地爲氏可畧而言焉祖求南衛將軍冀州刺史父金殿征南將軍定州刺史並控鶴兵俱張戎樂聲榮之盛繼踵當年公稟山嶽之靈擅風雲之氣容止矜莊聲名籍甚彎弧挽強左右馳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樓煩襲爵安吉縣侯食邑

五百戶永興三年幽并叛渙有無君之心帝顧謂公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公曰擇善而從之乃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關之策以公母老家大令預計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帝愴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還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武帝初至潼關太祖親迎灞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識也目於衆疑而不問直長令此人射水傍小鳥應手即著太祖

喜云我知卿名矣即用為帳內都督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黄公衡之決土魏后是以推心濡承明之忠壯異土為之降禮異代同榮見之今日東夏邊隅地連荒服并陘寒道飛狐路斷乃以公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東夏州諸軍事東夏州刺史白波青犢之兵銅馬金繩之亂莫不交臂屈膝牽羊抱馬在州遘疾觧任還朝小馬留廐餘牀掛柱吏人攀戀刊石陘山雖非漢陽之城還似扶風之路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以魏後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子輟樂群公會喪太祖親臨弔祭哀慟左右于時兵革交侵普斷贈謚即以本官印綬權窆于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遷葬於咸陽長安縣之洪瀆原時逢禮樂之遷代屬謳歌之變國雖異政人足追榮乃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小司空冊延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謚某公禮也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恭晉政拒曹爽之異謀起在漢庭共王陵而

俱對况乎箴訓有儀言容以德肅恭中興賢才內則豈直不聽雜樂以變齊國之風不食鮮禽以斷荆王之獵昔之命葬季武子之兩寢今之同穴長平侯之北陵世子神舉兄弟至性純孝善居喪禮有終有始於身無改是以宦成名立孝顯忠存銘曰北岳二名恣河兩本其峻惟極其源惟遠俗稟山川人資台衮義烈桓桓才雄悃悃乃祖乃父繼踵威雄從金北陸鳴玉南宮隱若吳漢賢哉竇融負霜依德無雷向風挺此含章生茲秉德孝實天

性忠為人則暢轂鏤膺燕南趙北若水將通九部可勒帷幄參謀宮闈典職善擇忠言能防變色繁弱已勁淇園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異建旗赤谷揮戈武州長城萬里河水雙流潁川多恙淮水未瘳義重穿壁恩深置郵于谷之口于渭之丘陽山零落碑闕低昂草銜飛火樹抱春霜書劍俱沒人琴並亡哀哀嗣子純心靡託孝木木枯悲松先落室進巢僊門通弔鶴功臣身殞會圖麒閣

周大將軍瑯琊壯公司馬裔墓誌　庾信

公諱斎字導衜河内温人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是謂西河之官即嗣重黎之政卬之歸楚與葷邯而並封豫之避秦共毛公而仏共祖龍仍居選部水鏡三臺父悅再牧荊河咸風千里而身遭禍機遂為季布所哭獲存遺嗣實賴程嬰之忠國家追念功臣更撫叔敖之子乃言思管族還求女齊之衜公始應礫為河内功曹除貟外郎常侍汲郡治兵黃河浮馬雄鋒軹關之捷遂北長城之陳授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柳泉風壓三城席卷棠陰鋒鏑

千室入關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龍門縣伯仍除巴州刺史雖復巴水三廻夷歌數曲徒逢白竹之弩已濟青衣之功朝廷以漢之功臣須開上將之府晉之代冑宜紹瑯琊之國遷驃騎太將軍開府改封瑯琊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宮闈近密冥侯忠貞詔為大御伯仍除大御正職司常伯任總夔龍王道既平絲言惟允尋除始州刺史都督始州諸軍事蠻夷恃險狼顧鴟張高山尋雲深谷無景九地縱橫三門起伏峰危馬束水險橋飛遂

得谷靜山空冰消霧散仍為信州刺史都督信州諸軍事精兵守於白帝足懼巴丘之城船柹下於荊州彌動西陵之戍即授使持節大將軍都督西寧州諸軍事西陵州刺史將啟北户之人向通雲南之國閩羅若驚奄從深夜天和六年正月十八日亡春秋六十五詔贈本官加懞邵汾晉泗州刺史謚壯公禮也以建德元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武功之郡三疇原公愛敬純深有隱無犯忠貞亮直知無不為在戎四十一年身經六十九戰至於多

竈唱籌並得成功飛沙擁石未嘗乖律恂恂教義吳起西河之風閑閑鼓旗李牧長平之政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山木所資一由詔葬有始有卒生榮死哀銘曰祝融是命重黎克舉公族乃建天官即序避世於秦承家於楚金行失馭玉鏡淪輝我之烈祖識變乘機黃旗東沒青蓋西飛落星置道長州出園及我皇父荊河再撫世屬喪亂身沉猾竪嗟我遺嗣崎嶇趙武寒覆鳥翼饑吞獸乳獲歸河內更襲瑯琊年方小馬怨結長蛇藏兵九地置劍

千家壟山埋馬冰河陷車既乃班政超然營守朱
鷺頻飛金龜轉紐築塞長榆營軍高柳玉案推食
河橋勸酒石門水釋金堤雹散蘆水門關芳津威
觀馭風逸翮脩途始年建武功臣先悲吳漢沉冢
搖落游揚浸微金城路斷鄙塢人稀風松雲蓋白
水山衣賢亡星殞人沒蘭衰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秦郡人也西都列國襄沙
王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空名高霄漢豈直西

河有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
尚南譙太守父標右軍將軍抗拒淮沂平夷濟漯
代為名將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坦橋
取履早見兵書竹林逢侯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
朝材官入選起家東宮直後除左軍葛膽始嗣兵
戈仍遭蜀賊陸機繞論功業即值吳亡公之在
梁末為達也自梁受終齊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
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侯蕭索烟雲光華日
月公以明略佐時雄圖贊務鱗翼更張風飈遂遠

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之養士能得人
心擬於其倫公之謂矣為左衛將軍尋遷鎮軍將
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京尹冠冕百郡文
武是寄公無愧焉蕭湘之役憑陵島嶼風船火艦
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艫魏齊有橫江之戰仍
為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州
刺史遂得左廣迴旃轎車反暢長沙楚鐵更入兵
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戎歌屢凱軍幕猶張
淮南望廷尉之囚合淝稱將軍之冠莫不失穴驚

巢沉水陷火為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
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
開國公食邑八千户鼓吹一部中台在玄武之宮
上將列文昌之宿高蟬臨鬢吟驚陪軒平陽之邑
萬家臨菑之馬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
下生平若此功業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
石鼓聲高兵交可遠故得艫舳所臨蓋干淮泗旌
旗所襲奄有龜蒙魏將已奔猶聽馬陵之樹齊師
其遁空望平陰之烏俄而南仲出車方叔莅止暢

殺文茵鈎膺偺華遂以天道在此南風不競昔荀
禆將失律衛將軍於是待罪中軍爭濟荀桓子於
焉受戮心之憂矣胡以事君宣政元年屆於東都
之亭有詔釋其鑾鑣蠲其釁社始弘就館之禮即
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郡開國公邑二
千户歸平津之館時聞櫪馬之嘶舍廣城之傳裁
見諸侯之客蕪頗眷戀寧聞更用之期李廣盤桓
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故侯生
平已矣大象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奄然

賓舘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于
京兆萬年之縣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
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為田横而
俱死嗚呼哀哉毛脩之埋於塞表流落不存陸平
原敗於河橋死生慹恨反公孫之柩方且未期歸
連尹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玄夜
思歸終有蘇昭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寃魂汝
南之亭長聞夜哭嗚呼哀哉乃為銘曰九河宅土
三江貢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乘危恃
力浮磬戢鱗孤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移營
藏竈空幕禽飛羊皮詎贖畫馬何追荀罃求去隨
會無歸存没俄頃光陰愴悽岳裂中台星空上將
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
淪雄圖埋没西隴足抵黄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
風月增壇羈遠管魂流寓覇岸無封平陵不樹壯
士之隴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庾信

公諱常字其榮陽人也周宣王之弟初封其國鄭
穆公之孫始成其姓祖思慶建武將軍山陽太守
考項儀同三司豫州刺史南陽坐牖值此邪君西
河建隼逢斯刺舉公侯繼踵冠冕連鑣可得而言
傳於史籍公髫亂知禮早年馳譽就經黌舍略見
書堂習武兵欄偏知劒術雖復年猶小學已為儒
者所稱位在偏裨即入將軍之賞大統三年起義
華陽授本縣開國男文皇帝霸迹初基英雄輻輳
公拔劒轅門潁川從戎洛城逆戰壯於白馬之兵

河橋解圍勇於烏林之策授平東將軍帥都督襲父封魏後二年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卓騎用郭淮之勳儀同耿王沉之貴公之此授僉曰得人進爵廣饒縣公邑一千戶保定三年授使持節都督遷州諸軍事遷州刺史即總領金州兵馬開拓北戎高山尋雲深谷無景梯繩乃上浮竹栽通闇越影嚮匀兵聲勢公出戰短兵並皆奔北冬解冰碎山空谷靜授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栢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比

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自是使車被之繡服風謡是察刑政是觀公露節東驅風奔群盜埋輪當路威振中原武皇帝有盟津之師以公為中權之勁外逆決勝內侍軍謀及文軌既同旆旌已偃司勳行賞軍吏舉功乃授使持節上開府增邑五百戶賜姓宇文與同乘之榮周之宗盟非復異姓之後蕃屏是寄隆寵所歸公室無躁此之謂矣九州都督須得其才千里諸侯實侯其政乃為使持節都督東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遷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公頻總六條再勞十部俗變風移人懷吏畏滯穗遺秉有利疲人山桑野蠶足充貢賦化被殊俗威行隣境奏事京師四方第一謂真刺史其在斯乎春秋未高奄然遘疾以大象元年薨于州鎮時年六十三嗚呼哀哉吏人投莫飛走變色河濟輟舂淮沂罷市以今年歸葬于榮陽之山詔贈某官禮也嗟陵谷之貿遷懼徽猷之永遠地久天長敢鐫貞石銘曰荊河惟豫洛食之本水逸滎波山斜陸渾德星猶聚祥風未遠代不乏賢

人無闕哀公之生也寔降英靈忠為德本孝稟天經觀書虎韜學劍龍亭雕弓偃月行馬流星置陣黎陽麾兵官渡平陰聽鳥馬陵書樹氣視迴津星占飛蛩火斷惹營沙崩賊路及驅犀節乃牧雄州吏不驚犬人無喘牛西蠶得繳東作逢秋草爛嶽戶星低市樓五將星亡三台岳折哀哉天道遂當明哲棟梁崩壞風雲寂滅北鄴長悲東都永別幽深此地宅兆斯憑山迴虎圍路上魚陵悲風夜烈苦露晨凝蘭芬菊茂終古相成

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庾信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秦始征晉之地漢
開平越之鄉律中㚇則星居鶉首況復莊謀於衛
旣為社稷之臣喜對於齊無廢諸侯之職祖叔珍
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使有徐邈之應對居於
散騎之省有汲黯之正直理於淮陽之郡父季遠
臨川王諮議叅軍宜都太守蘭臺石室是所洽聞
白馬飛狐逾高詞氣西都吳融擅名江表言談相
會宛如舊焉君膺令德之靈稟冲天之氣齠齔髫

髮夙智早成愛敬自天慶善得性含仁抱義優信
居貞世父儀同忠惠公特加寵異乃謂公曰吾昔
逮事伯父太尉公見語云我昨夢汝登一高樓樓
盡峻麗吾以坐席乞汝汝或富貴恨吾不及見耳
吾疇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復賜汝汝
位官當復見及王祥佩刀世為卿族鮑永驄馬家
傳司隸以此連類差無慙德輕車西昌侯作藩襄
漢君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進止端祥神情雅正
目送之不輟試遣左右蹤君衣裾欲覘舉動君徐

步稍前曾無顧眄魏侯之見劉廙不覺斂容漢主
之觀田鳳遂令題柱比之今日曾何足云驃騎廬
江王帝子出藩懸衡高選以君華望召為主簿張
坦直諫旣稱苟令之香鄒湛知言彌見羊公之德
諮議府君於都薨背君奔赴六日即屆京師形骸
毀瘁不復可識靈柩泝江中川薄晚亂流乘進迴
風反帆舟中之人相視失色抱棺號慟誓不求生
俄頃之間風波即靜咸以君精誠所致成都孝子
自赴江流桂陽先賢身鄣野火並存靈柩咸可傷

嗟太夫人乳間發瘡醫云惟得人吮瘻血或望可
差君方寸已亂應聲即吮旬日之間遂得痊復君
之事親可謂至矣從兄右衛擁旄嶺表若相携致
昔馬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
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歆案或吟長
笒之遠尔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
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郡陵王法曹
叅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旣登蘭閣尚
書僕射陳郡謝舉人望國華引君言論謂同位坐

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西中郎岳陽王以緑車之重臨西河之牧敕用君為本州治中尋遷別駕王叔理以品物流名陳仲舉以題軒馳譽君之展驥兼而有之及乎大盜移國王室騷然月動星搖雲平虹直岳陽王承制陝左當壁漢南天綱所頓英賢必集授君散騎侍郎吏部員外郎散騎常侍兼太子侍講監儲甲觀事重史冊侍講桂宮名高張禹俄遷車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方之驃乘霍去病為侍中譬彼將兵公孫敖為驃

騎足以照曜六府謨明九德豈直允諧上將匡贊中軍而已哉既而言從梁國服政鄴都管仲有詞即受下卿之禮臧孫見德還奉嘉賓之宴有詔受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擧節去闗衮衣馳傳逈郊則文學前驅賔衛則邦君負弩直以五溪遼遠馬伏波之思歸三湘卑濕賈長沙之不願是以宜城刺史直會鹿門白沙故地仍番龍種天厲弗戒奄然終極天和某年歸窆於襄陽白沙之舊塋君𨶹宇詳正風鑒

弘敏澡身浴德游藝依仁汝南令望扶風長者不言財利王夷甫之為德不談人物阮嗣宗之為人從容亂離之機保此令德舒卷風雲之際無妨貴仕張衡渾儀之後即賦歸田杜預沉碑已來遂停鄉里王仲宣有讀書之樓諸葛亮有彈琴之宅實欲因此謝病閑居終焉鳴琴在膝或對故人寶劔自隨時遇稚子百年俄頃嗚呼哀哉遂使君子之陵止埋銅劔賢臣之墓唯銘石函銘曰有莊有惠居魯居衛義足隨時才堪濟世北部尚書東京司

隷必復其始侯君相繼華蓋一岳文昌一星青衿辯志童子離經義昴非典書勤映螢往年靈樞漂泊江沲以君哀慟川后停波揚名北海馳譽西河誰登九折不入朝歌蔚炳胥變攀階遂遠白鹿隨軒冊暈附冕位參上將榮兼本選蛇盤綬結龜廻印轉來朝平樂歸政咸陽蕃維即啟軍幕仍張起茲禮數峻此戎章長離宛宛刷羽陵江世急奔流年催鷁隼臧汶頤巒扶桑搖軫智士石折賢人星殞西鄂芝枯南陽菊盡愴焉啟首生榮終極相杵

輟春鳴機羅織笄紫衜子視陰餘息霜露履之哀
哉欒棘龍巢北望鳳闕前觀松長風遠地厚泉寒
書埋簡落琴覆絃寬贈行之冊書而納棺

故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銘　庾信

昔司徒之敷五教當堯讓之初丞相之總萬機值
秦亡之後若殷人受氏乃承微子之封梁運應圖
實啟延陵之國公諱太字世怡蘭陵人也太祖文
皇帝之孫鄱陽忠烈王之子派別天潢支分若木
直幹自高澄源已遠茂親明德是稱毛畢之功宗

子維城乃建邢茅之國大同元年年十六封豐城
縣開國食邑五百戶山臨鶴塞非無陶侃之賓氣
連斗牛即有張華之劍解褐給事中仍太子洗馬
公子出身非即官而同品中朝洗馬異式道而前
驅以公居之誠為高選大同元年入直殿省其年
轉太子中書舍人南宮宿衛職司簡鑰北閣從班
榮參顧問通籍兩宮得賢斯在大同三年授持節
仁威將軍譙州刺史褰帷祥氣之境刺舉消憂之
地南陽風俗文學更多美稷相迎童兒逾遠既而

亂離瘼矣王室騷然大夫有行役之悲君子有無
期之怨背閔懷楚扁舟而行江漢奉當璧之君張
華歸中興之主承聖元年拜侍中無雙對問實踵
武於丁鴻多識舊章足齊衡於王粲二年除持節
平西將軍臨川內史仍轉平南將軍桂陽內史尚
方鑄劍再轉金龜御史分符雙封銅虎豈直鄧攸
清白見稱五鼓之歌劉寵廉能名為一錢之郡遂
以天保未定王途多梗還吳不可歸蜀無路臨淄
負海翻然改途竄身清漳恥超渤海蒙授車騎大

將軍散騎常侍仍為持節都督永州刺史而秦亭
壓境郟析闉城鼓角地鳴將軍天落雖復瓶匡聽
聲無防於地道冠繩紫結不却於雲梯請命受降
翻歸都護周朝以楚材晉用不停於平章趙璧秦
求無論於羇遠以保定五年降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義興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
戶天和二年授使持節都督蔡州諸軍事蔡州刺
史楚項襄之愛子既布衣而戍谷魏安釐之母弟
亦羇旅於邯鄲憂既傷人降年不永春秋五十有

一薨於蔡州之鎮送故入關空餘衮服歸軒在道還更垂帷嗚呼有詔贈官諡禮也五年十一月葬於長安北原樗里子之墳正臨武庫太史公之墓直對皐門銘曰玄鳥遠烈相士宏謨東封宋社西斂秦圖人承佐漢國紹開吳有美令德茂親藩邸建國皇支承家帝弟率由冥會亮直天啟轅固聞詩唐都習禮博望之遠金華之宮文林講德武帳參戎名書柱上策滿帷中託身淄右蒞政淮東秦降西逼楚澤南窮時驚獵火或懼秋風屬期遠署

逸茲應變陣橫十里兵圍一面月暈孤城塵驚虛援春筍非糧穭蒿無箭垂翅卧虎夷矜輟戰時值懷來恩加始賞王爵愈峻戎章更上朱鷺才飛虞歌即響泣子留恨藏書長往炎涼迭運零落山丘霜芬幕月松氣陵秋嗟南國之王子成東陵之故侯

周故大將軍趙公墓銘　庾信

公諱廣字乾歸邵惠公之元孫幽孝公之長子若木拂日長虵委天龍圖幕河之光神𢼊連雲之氣六辯搆字五運徵祥是以維嶽降神自天生德凝脂點漆日角珠庭為子則名高五郎為臣則光照千里華蓋中天之峰未階其峻虞淵浴日之水不盡其源歲在𤥭東年方竹馬月中桂樹切問能訓石上木生懸思即悟年十一孝公薨煢煢在疚孺慕過禮泉驚孝水竹動寒林三行克宣八翼斯舉大周建國宗子維城詵遣封人分司典命開國天水郡公食邑二千户元年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四月授都督秦州刺史李公父牧汧隴遺愛在人今見撫我君之子豈獨司隸

之臺鮑宣累葉丞相之府韋賢重代二年拜大將軍方衛青之張幕冊重元勳譬韓信之登壇榮高獨拜武成元年遷都督興梁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嶓冢導源乃濟漢之東流蔡蒙旅平實華陽之西極其年九月改封蔡國公食邑萬户地接韓城闕鄰楚鄭户封八縣恩深寇恂之功邑啟萬家事極曹參之賞保定元年授少司寇仟户昝生囹闕爵動載酒候車幸無冤氣觀囚軍府或聽鳴琴二年轉守蒲城都督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其年

閏月遷都督秦渭等十二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公
亟牧冀城頡蕃隴坻豪桀斂手貪殘解印加以上
谷精兵漁陽噪鼓北臨高柳南望長榆匈奴下馬
之山貴相藏洒之谷莫不遠慕威聲遂承風化二
年奉詔向并州迎皇后有文書手仲子之歸紀裂
繻來卿為君逆自非名高絕國威被和隣豈得稱
族而行尊君之命四年受柱國大將軍昭陽以功
高見用項梁以名將當官以今方之彼有慙德天
和三年授都督陝虞等八州并防諸軍事陝州刺

史原産垂棘既有滅虢之兵王官驪馬非無絕秦
之路公以正正鼓旗閑閑車軌服叛威邊美無遺
策但以巾外久勞積斯災疾山川則並走群望賓
客則諸侯在門是以請謁承明言歸湯沐方詢夏
郊之祀或辯桑林之祟更除秦州刺史仍襲父爵
趙國公分流之嶺未登晚塞之城空望大夫人以
公羸瘠悲泣相守胸氣交衝奄捐館舍公頓伏苫
寢水漿不入雖王人勸奪瘠鉅愈增毋死於子子
死於親慈孝之道一朝總集大漸之辰春秋二十

有九四關罷市三軍行哭言尋聽訟猶見甘棠還
顧空營唯餘哀柳謚贈其官禮也六年六月歸塟
於秦州之某原玄甲啟路追於驃騎之功龍旂贈
行深悼東平之遠公亮直惟忠溫恭惟孝居之仁
義飾以禮樂風神機警聰叡精明有仞於宮牆無
形於喜愠金版玉策之記枕籍忘疲蘭葉芝苍之
圖膏映充舉碣石秋雲昭陽落月思風含聽言泉
流吻翩翩書記則阮瑀陳琳徑徑風流則王濛謝
朓語其百發兮絕於猿吟論其百中匆深於鴈陣

枚乘之望梁苑不憚棄官樂毅之求燕路無辭千
里至如應變將畧雷電立成帷帳謀猷孫吳闇合
有品藻人理之志有清平天下之心鵬路忽催龍
津遂壅嗚呼哀哉大宰早茂三荊長辭萬始撫養
遺孤連枝同氣馬援之誡兄子義存謹飭王況之
事世叔情深愛敬同德比義此之謂乎乃為銘曰
御乾從紀乘離作聖白環讓德玄珪受命平一地
紐增輝天鏡傍膺數國前臨十政地偏先登時逢
下武王璜撥亂金縢光輔刊晉承家邢茅袚土波分

建木派流玄滬景命寅序徽猷淵塞忠有令圖孝
為全德山節澄政桓珪守國瀚海將臨燕山行勤
平樂高宴金華説經論儒璧水親禮明庭相風待
賦承露須銘乘舟向日策馬隨星德舉克明能賢
允淑上將授脤元戎推轂趙失東漁胡亡南牧箭
下遼城泥封函谷衮衣頻露册禮函卷約法情推
繁辭理遣盜鳥懸察疑蛇立辯人共官國家同野
薾薾雲推轉追風落仍星裂中台山傾左鎮夏楹

合爵殷階啟殯絛幕躡行明旌庭引秦川直望隴
水分飛山河滿目容衛虛歸陵圖石馬車書衮衣
小山搖落長林變衰悽愴原隰荒凉宅兆樹客人
稀山多路小十里松城千年華表夜臺方寂窮泉
無曉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字本姓陸吳郡人也天子拓境百越來庭
丞相勤兵三江席卷高祖載為劉義真長史晋鎮
關中既沒赫連因即仕魏臨終誡其子孫曰樂操
土風不忘本也言念爾祖無違此心祖政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父通柱國大將軍大司
馬文安公匡贊經綸參謀揖讓名高廣武功重長
平夫人七德含章四星連耀敬愛天情言容禮典
九日登高作銘秋菊三元告始或誦春椒年十有
四聘于譙國友其琴瑟愈恭節儉之心伐其條枚
實秉憂勤之德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
桑之津躬勞蠶月天和元年冊拜譙國夫人東武
亭之妻既稱有秩南城侯之婦還聞受封柱國啟
下以名藥分照增城峻土揚旌棘道問政邛都白

狼之溪述艱黃牛之坂荔枝之山地險葡萄之國
夫人別離親戚關河重阻夷歌一曲木足消憂猿
鳴三聲沾衣無已是以天厲之疾遂成沉痼玉瀝
難開金膏實遠建德元年七月九日薨于成都私
第春秋一十有一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
窆長安之北原詔贈譙國夫人禮也斂下傷神秋
月掩淚長松周季直之晋書更深冥漠潘安仁之
詞藻徒增哀怨豈言西河女子獨見銀臺東海婦
人先逢金闕銘曰文陵反旆椒山止戈金精攘嶺

昌閤淩波西遊卿相東裂山河藥亭冠冕轂冰紘
歌震維徙旗燕垂從宦塞入飛狐關連鳴鶴策預
登阜功參臨澗寶鼎畱銘彫戈餘賛應圖淑令秉
禮言歸魚軒馮軾澤雉文衣明月照鏡仙石支機
行雲細起廻雪輕飛北降帝子南塵蜀守若水既
開靈山已鏤月峽猿啼江神牛鬬星機北轉日纏
西廻陽泉伏氣陰律沉灰鶴譯吳市鳳去秦臺神
光離合燈影徘徊雙流反葬百兩廻旌少女離位
夫人去城帷堂野設帳殿郊營山川奇事風月無

情摇落丘隴荒涼封域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草短
逾平松長轉直節墳方固園陵永植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庾　信

夫人諱含生本姓竇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
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外戚列
傳既聞建武之書仲山古鼎或表單于之獻祖略
少保建昌郡公父織柱國大將軍大宗伯鄧國公
孟津大誓嘗預同德之臣咸陽違約克贊先登之
主並得位入六府功參八柄夫人有文在手有象

應圖榮曜夙彰徽華早茂肅恭以禮受教於公宮
言容以德有聞於師氏及乎進賢君子內主邶鄘
琴瑟在堂輜軿是服長久於節不無秋菊之銘優
端於始或有椒花之頌豈止莊姬椅淚楚相知悲
定姜問兆齊兵不入武成二年冊拜趙國公夫人
漢王聞五義之婦邑以延鄉齊侯見有禮之妻封
之石窌異代同榮差無慙德柱國殿下居若木之
一枝在天漢之別派揚旌玉壘驅傳銅陵南通向
日之民東被無龍之國夫人從政月峽贊德雲門

錦濯江波還臨織室山明石鏡即對粧樓既而玉
律頻移金爐不變胡香四兩嗟西域之使稀靈草
一枝恨瓊田之路絕天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薨
于城都之錦城春秋二十孫子荊之傷逝怨起秋
風潘安仁之悼亡悲深長簟況復仙臺永別無復
簫聲傳毋長歸唯畱琴曲七年二月日歸葬于長
安之洪瀆原詔贈趙國夫人禮也雲雨去來既畱
連於楚后光陰離合實惆悵於陳王銘曰河西斗
絕觀津狐起章武賢臣安豐賢仕木樓千仞金山

萬里紹慶邢娥基昌宋子施楪趙北侍姆秦南紘縱禮數綸狄騑騄義超江汜仁流罥琕玉筐迎鷁金龍助蠶敬愛絕深端莊淑問有光國史無形喜愜舉策外恭停機下訓馨馥於蘭年華於舜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嫦娥歸月左樞夕奠高堂明發空楊陵波更無迴雪下平曰隰高平曰原西臨氷井北望寒門猶垂雜服尚駕魚軒平原忽矣天道何言山迴地市路沒滕城松悲鶴去草亂螢生新雲別起舊月孤明賢墳永式節隴常貞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滎陽陽武人也周宣王之母弟俾侯於鄭鄭莊公之重世卿士於周以國為族自茲而始祖瓚太常恭侯父穆司空貞公西京賦詩奉常叅栢梁之宴東都言識司空為武衛之官籍連帝譜既同盤石門稱通德無廢儒林夫人禮義閨門端莊令淑采采榮首萋萋葛覃及乎作配君子言歸舅姑下氣怡聲承巾奉篚親戚惟禮閨闈以睦保定二年册拜滎陽郡君序戚升榮從夫有秩豈惟立義之婦邑以延鄉有禮之妻封之石窌大將軍沉犀二江夫人聞猿三峽明月靈關之阻秋風蜀道之難奄以瑤華先從春露天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薨于成都春秋三十六年詔贈安昌國夫人禮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歸窆于咸陽之白起原遂使山迴反壞先封節婦之陵日入虞淵實掩賢姬之墓嗚呼哀哉乃為銘曰天河開國分機置政地有十城人居九命疇昔之邑今茲成姓識履傳風叅輿晉慶三星在户百兩言歸虔恭內政

榮曜中闈承姑奉盥訓子停機桑園蚕績綿室纑飛珩璜節步藻文衣巴水幽咽猿鳴斷絕月落珠傷春枯桂折趙琴長辭秦簫永別貞姬掩隧節文封墳洛濱無月荊臺失雲鳥悲傷聽松聲愴聞千年遂古百代餘芬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樂陵人也晉司徒樂陵公苞後子孫就封因即家焉扶風舊城猶存鐵市河南故墅尚餘金谷或寓燕郵仍仕代郡祖行代郡尹父魏司空蘭

陵郡公司空佐命魏朝少傅丞疑周室並為大族俱蒙賜姓秦晉匹也是曰通家夫人十七言歸于宇文氏淑令端莊含章貞吉蔵盥惟儀閨闈已正其年除金郡君某年改授冠軍國夫人四德小君宜其家室三事内主翻繇贊務以保定五年四月遘疾薨時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某月日歸窆於京兆之某原人世風烟山川超忽陵陂青麥黛邈貞女之墳隴首白楊或表賢姬之墓乃為銘曰三星麗天五岳鎮地禮有其秩人居其位燕趙多奇

山川雄氣梃兹令淑惟此含章玉生庭照蘭開室香邢姨娶服宋子河魴百兩言歸九儀從聘褕狄七粉軒車六命嵩室辭親槐庭贊政世為閼水人成大夢迴帳山門移燈泉洞金東長含銀蠶永送香墳栢槨路閉松城悲鸞獨影雄劒孤鳴留連趙瑟悽愴秦笙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庾　信

夫人諱某榮陽開封縣遠里人也七子賦詩足光賓客三卿從政實靜諸侯驂乘則晉后傳輿來朝則漢君識履華胄蟬聯無虛史籍祖那秦州別駕父茂伯撫軍將軍涼州刺史伯陽縣侯夫人令淑早聞芝蘭獨茂既容既德言告言歸悌實溫清恭惟蔵盥太傅朔諧周室股肱攸寄夫人輔佐君子勤勞是司琴瑟既友條枚無伐故得用之邦國成之孝敬某年月日封鄭國夫人褕狄既加紘綖是務夫人有安世之貴躬服浣濯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表裏惟安閨閫且正醫門有疾樂對無徵天和三年三月二十日薨逝於長安之石安原世子

某兄弟並毀慈訓咸遵母儀霜露深悲寒泉增慟銘曰君德圃田當官教府置騎賓來開黌學聚福優家室賢才踵武棠棣之華螽斯之羽人倫七徳風化二南采采苡苢萋萋葛覃節行聲玉副加珈參柳園東杼桑津浴蠶春秋起忽零落無時家亡淑女國喪賢姬香墳永送舞鶴長辭山深月闇風急松悲千年開閉將驗靈龜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庾　信

在河之洲開君子之配德言來其簌見夫人之有
禮用之風化人倫厚焉夫人諱安字大羅河南洛
陽人也祖其京兆康王父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録尚書司州牧汝陽郡王尉尊雄圖揩基
霸迹公卿之室將相維家夫人能脩法度無愆犯
禮恭儉節用憂在進賢大統五年封樂安公主歸
于賀拔氏時年十三思事憂勤化成婦德彤管載
暉棠棣早茂及乎謳歌有歸揄狄降等輔佐君子
猶安其室周天和元年乃封章武郡君霜露不居

風烟飄忽遘疾累旬奄捐館舍以周天和四年二
月二十六日薨於長安萬年里春秋五十有二詔
贈頓丘國夫人禮也即以其年三月二十日歸塟
于咸陽之石安原既嬰乘鸞翻然永去雖非舞鶴
即掩泉門欲誌佳城乃為銘曰逝矣雄謀悠哉霸
轍九服潛運三川中竭卿相連鑣賢才無絶琬琰
令淑施襟結褵方之棠棣譬以螽斯既全婦德還
稱母儀逝水滔滔危途冉冉問藥無對蒸卅不驗
狄服空陳紘機虛掩郭門路轉哀挽逢窮隴深結
霧松高聚風春蘭秋菊唯始唯終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兢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
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翊揖讓圖諜帝系即
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為舅甥之國夫人容範
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
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傳習言公宮教業箴管
綿纊佩帨蓝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兢衣且

翟服既得宗婦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
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某月
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
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
濯龍園苑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疾華茂傷年沉
痼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乏於醫門百草之
本遂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
昔西河女子值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
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

日窆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啟奠西臨
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為銘曰父
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
觀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
舉奠鴈迎門需蘋實俎奉盥如賓移茵即序春水
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
陽主人金波迴月玉樹臨春手〻鳳凰昌容蔡草
自此千年無人得道舜華榮耀飄零何蚤渭水北
原平陵故園綠通谷口即望寒門吁嗟此地去矣

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何言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

李夫人墓誌銘　庾信

夫人諱某隴西狄道人也周有柱史夫子以之猶
龍漢有將軍宛城以之輸馬復有西入上書仍為
秦國之相東向開討即是韓王之師父宜使持節
大將軍南北二築州刺史順陽郡公魏武皇帝之
長舅也穰侯魏冉居咸陽之宮曲陽王根借明光
之殿語其貴戚差足擬倫論其退讓彼多慙德夫
人幼而聰敏早聞令淑彤管有美賢才見稱美其
紙筆懼失諸兄之意剪其齠齔畏傷王母之心年
十有一出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柴烈烈以上
將須朔中台受任軍國忠勤規模繁總夫人輔佐
君子言容匡贊增曜三星欽明四德授巾沃盥有
謹於事姑斷織停機無忘於訓子保定二年冊授
大夏縣君既以夫尊又云子貴乃遷順陽郡君
夫人之邑或用鄉名小君之號多從夫秩典用光
臨延稱榮寵本有風氣之疾頻年增動略多枕臥

飛軀之散遘疾無徵晝龍之符留年不驗以今建
德四年三月日薨于館舍春秋四十九即以其年
八月日窆於長安之洪瀆原神光離合尚在河湄
雲氣徘徊猶歸樓下嗚呼哀哉乃為銘曰上書秦
相立功漢將隴水分流秦川遙望秋陸俗勇金行
地壯廣武軍中安平河上妻者齊也謂嫁曰歸三
星夜照百兩朝飛榆狄有典容禮無違台庭等秩
侯服同衣子奉母儀夫聞家政七族承和九閨連
慶怡悅恭肅溫清孝敬杼柬秋成蠶隨春令年藥

未落電影先過徒𡡉日氣空飲天河星凋玉井月
捎金波虞淵落日薤露玄歌寂寞虗莫荒凉象設
幽隴龜封重泉蟻結秋色悽愴松聲斷絶百年何
幾歸於此别

特進光禄大夫徐陵墓誌銘　江　總

耕耘書圃弋獵文場藻思綺合尺牘纖揚辭奔太
史筆利干將心緘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採絶域
遐深市朝還貿陵谷相侵形寄王績多宣擧附高
排閶闔鬱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懸車夜漏方盡

馳光後斜平原出宿庠序為家隴愁宿霧松悲關
烏地迥雲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旐疇曩
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疾免君事遠將痛心期之徂
謝惻時代之銷亡與鶴石於玄冢留清風於故鄉

祭文

祭天文　武王

文心雕龍曰周之太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
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
祐

祭地文

溥溥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
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

迎日文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
于東郊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為萬品先而尊事天也

祭侯文

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文曰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
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祭嵩高山文　孝文帝

維泰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岳之靈太極分
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寶岳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
五精唯中㨗神祥契幽經日月交輝寒暑遞成萬
象合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闢倣慶得庭軒轅曜哲

伊祈載形逮于有周實光洛禎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徵七曜依明人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兹三正應符代續孰不斯營曰予皇魏飛虬玄并螭騰穹象用九黔黐新邦興咯不猷罔清佗璦指陰淹翠濕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鑠成齡遷宇栁方闡繩壓城則直之典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馨綃旋紫宿景曜黃衡鑾鳶聲嘒嘒鸞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輈若霆惟嵩嚴嶽峻極昊青惟邑聶聶長啟魏

京薦玉告于用昭永貞納兹多福萬國以寧

祭河文

孝文帝

維太和十九年皇帝告于河瀆之靈坤元涌溢黃瀆作珍浩浩洪流寶裨陰淪通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永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檝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文騰鑾淮方旋鷁河瀆龍舲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翽翽沂津宴我皇遊光余夷濱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祭岱宗文

高允

惟皇興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靈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巖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兹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鑾

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于岳宗之靈尚饗

為宋公祭嵩山文

范泰

劉裕敬薦中岳之靈惟岳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發耀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既曰輔順亦昭厥徽霜露所均萬人是依不以虛薄志歸不庭仰紆國恥俯拯黎吡望嶺懷仁踐境延情金璧之贈愧懼交盈思樂時雍終憑威靈舊都既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仰亦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懷

一巵清酌珪璧云乎深誠攸託

祭江文　薛道衡

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大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綱叢爾吳越僭偽相承陳賊叔寶世濟其艱旰庾為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祐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

石首庶蛟螭竄於洲渚惟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尚享

祭魯山神文　邵陵王綸

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寒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霧人之嚮像霓裳虬蓋轉日阜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宣言在側鳴璆撫劍浹席徘徊絳節陳宇

瀟堂紫會莫椒懷糈之歡傳芭代舞之樂桂糈溢於羽觴蕙肴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烝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頤化昌而俗阜神多祐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祭夫徐敬業文　徐悱妻劉令嫻

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

君外治徒奉內佐無閒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遊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祭漢武帝陵文　沈炯

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

跡不泯伏惟陛下隆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
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
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
運屬上仙道窮昊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
碗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扶風餘跡
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纓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
罷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
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徽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
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為宣帝祭比干文　李元操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覩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踰
白日義槩秋天羲皇已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
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為將九原不作恨深
千古聊伸薄祭君其饗諸

祭荊州刺史陰道方文　魏收

惟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
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于荊州刺史
陰君之靈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
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為行本忠實身基既言斯立
纍禮窮詩葩則清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立
整傾言朝市忘懷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徙歷
守官及爾同僚埙篪合韻琴瑟俱調册擧曈武清
道齊鑣跡淪開曠心共津豪乃眷平生相忻同趣
放勤宴喜流連辭賦溘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
在音徽空樹昔猶肢體與子爽棠今其往也生死
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嗚
呼哀哉

奉命祭太尉王僧辯母文　王褒

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既
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
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刑
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爰命師旅既脩我戎補茲
袞職奄有龜蒙毋由于貴豐爾斯崇嘉命允集寵
章是降居高能降處貴思沖履善始終兼令終
崦嵫既夕無俟早秋奔駟難返衡濤詎留背龍門
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遊岳經三江之

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
旌故旐字毀道碑即虛舟而設冥想徂寬之有知

祝文

冠子祝文　　沈約

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
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
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閻閭門上梁祝文　　溫子昇

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

簡穆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
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攸歸

番禺學告貝門生楊玉沐繕書

廣廣文選卷之二十四終

廣廣文選後跋

先是作者雅言謂東京之文雖未離
乎實然已日就於弱六朝離實而靡
矣是言蓋深已中人膏肓易其視聽
篤時拘虛者且不獲測其全妄意齮
齕千古將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
恠芒乎欲通為一藉人言為論定本
無有窮也彼皆諒以為終本尚無測

也彼自限以為極膚詎知朴散為器
何止西京以還然言有宗有君其實
多遂也澤充輝也計非根枯膏沒之
為者雖歙萬不同而其似鼻口耳枅
圈臼洼污激謞叱吸叫譹宎咬何者
非其自然故未易卒淂其朕當不由
而聰之于天斯見遠邁于唐後末流
不競昭明選之而太苛梅國廣之而

未廣嗟夫山龍華蟲被索癥者所過
使流落與萋菲同處審音觀樂信非
師消季札難之矣我
老師周公得毋知子多所窺照復昭明
梅國之所遺謂文庸于唐耳由唐而
上豈易存乎見少以神揖之皆吾使
也於是窮藜火之光披更生之所未
覩別沙丘之良而見其所見樊然殺

亂而各為之鑒定體裁為類叙使地
中土泊之餘復得周行萬世令天下
若觀黃星絳雲神龍朱艸毋論作者
於九原得一顧以為光融天下醯鷄
之瓮賴一發以見天地也在茲矣嗚
昔之閱廣選已竊慳其大遺湧按其
遺文畫見為嫺婉可飡豈無有析皇
楊誇時溷于耳刻画無盬時溷于目

而智窮于所欲見力屈于所欲遂如
蚊虻飲法河之水范然而已適
老師之奉道而來南海也嗚徽天幸倫
門下執經之末方孳孳乎厥業疑文
為緒使物絃不敢以請而
老師乃慱之以文且曰道悪乎進而不
存文即道之陳迹豈其所以迹哉嗚
始悟道於精不終於粗不衷萬物倫

矣浩浩乎其無不存矣目擊而道在
矣向之范然獲指南矣故曰無為之
作不言之教天下希及之矣是集也
寧惟補昭明梅國不逮而已哉嗚敬
請以授剞劂校成妄附以孟浪之言

嶺南門人蘇文鵬稽首跋

廣廣文選二十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周應治編應治有霞外麈談已著錄嘉靖中劉節嘗編廣文選此又拾節之遺故曰廣廣文選猶之反離騷後有反反離騷非國語後有非非國語也其舛漏踳駁與節書亦魯衛之政甚至松柏歌題曰齊王建是併共建任者客耶一句亦未覩也越絕書序題周吳平如據論衡及書末題詞則平爲後漢人不得謂之周如以爲周人書則當曰子貢子胥不得謂之吳平也則其他可不問矣

氏世居臣甲
於宗字中[illegible]
氏郡果然不復於
文以當一面間契

存以為藥江[illegible]
深諫速然一生二
為在遊築召一闕
丞苟湖月之入

惟一接陸苟濟
聽之生痛不復
強學沫豪莫
而未當不形然

甚諸君莫樂
猶緯如洛陽
要生以少手召
第三乙志羌遊仕

一言弁之以出處
文壇北斗太沖序
制言萬選海內
文學士以爲祖

雖称選以為宋
照元一以集
與代之詩無一
以新津古讀學

之集以諸子不
無異操觚

古逸書凡例

一十三經並麗陳常世多監本只刻周禮考工記爾雅釋天釋地餘無纂錄

一老莊左國史漢昭明文盛行全書槩不入選史漢僅取先文數首

一逸周書陰符躰傳希世之珍泯沒未章它如岐陽秦誓山海越絕大戴禮等卓偉稽古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一素問靈樞而下難經周髀算經元包諸方術各數十種合得十餘首

一鬻子管商孫吳墨晏荀列申韓尉繚鶡冠鬼谷呂覽淮南等世都有其書隱顯者半約取幽邃其提攜耳

一亢倉公孫尹文慎到鄧析尸佼司馬法三略新書孔叢法言鹽鐵論風俗通白虎通潛夫昌言論衡中論申鑒劉劭王通等數百種彙出補綴半宜斷絡諸不備載又如忠經人物志新論無能天隱玄眞鹿門等並頹落無紀希入選者

一江都長卿下迄子瞻集幾千種旁搜軼紀諸選習錄者不贅

一雜說小史槩多詭異風標英茂少存數家

一僞書鑿度緯書三墳六韜燕丹吳越子華黃憲數十種采者並不列本代又如素書於陵左逸晉乘等尤膚淺不倫

一單文雜刻間爾行世幽人節士頗乏全書比如藝文類聚等項時復可采

一魏晉而下四六成風通行案牘略其綺靡存其梗槩得二十餘首

一秘辛古今注博物洞冥述遺搜神齊民要術等書約百餘種大多瑣碎時近諧褻宜可刪

一後漢以下全書史體勢羸極篇什隆衆間有取者不屬本篇

一釋道二藏汗漫極軸維摩圓覺楞嚴楞伽淸靜黃庭等其最著也並缺不論道書尚收數家

一家之儲書耳目寥寂類多舛誤搜覽不典且失目前爰及昭代請正四方統俟續刻

一總錄之外卷列細目聊當懷刺敢云求野凡我同志幸弗𢗅其寶秘得一增修庶幾存諸史之漏遺刪文選之缺略爾

一聞極意所適榮辱無礙同符所會妍媸一觀故通

集編槩完文洪流皆腐瑜不掩瑕不須織錦縷縷明光譬則淵林扶柯未斷

一遂古諸書都憑傳紀次以時代仍其舊物迄無的據惟取諸家論稍佀者自軒昊至殷總目曰周文

一古文奇字備倣今文易出仍識卷尾筆畫殘剝音切未全者節存原注以俟賅識

一正集外西漢遺文唐宋名作略摘數首

一篇內附錄多出校讐槩存故典間有刪句取其簡盡不嫌點佘

一諸篇小注半屬改削時有別錄或出杜撰不一一分疏

一文體淆雜未盡置品小異讀圈別紀神妙無上用◎上用○中◦篇中◦◌〇◎□變易是句字法段絡間用畫有短長

一葛稚川云抄撮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須而所見博夫繁篇傳語不須總會雌黃摘

拾人自爲奇祇家語晏子吳子關尹文子韓詩外傳說苑齊丘之類仍古文編簡單文短章間有集出匪云割裂也

一權文以內外定十六品曰神曰妙曰奥曰閎曰麗曰特曰纖曰希曰迅曰奇曰幻曰疏曰夷曰逸分曰儁曰恣河梁烏路思議都耿是曰神隱輪闢闔天花迸下是曰妙蒼莽剝蕪致淵以典是曰奥有理奥有詞奥閎者混濛泐穆無所不有麗者肌裏

春容海初曙媚中春也瞿塘之口雙峨拱峽層城
舞蘼精卒五千足也簌特煙雨廉霏游絲要裊若
亦縈盈而滲漑也敘纖意旨孤淸情玄冥寄者希
也瀑布飛沫瞬息千里流星不足喻其迅也縱橫
夭矯幻正而奇無端杳過奇凝極幻奇幻之尾不
可勝窮也平無逋望谷口泠泠頗無駭越酷自覩
人矣故並述夷與疏若夫世外之逸放彼善其素
女便娟輕螢暗度是倩逸也語燕支離廝陵淸嘯
是恣逸也並列內外品品各兩行

總論

司馬遷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魏文帝丕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無窮○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
致
范曄曰情致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
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
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序說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
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
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
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
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
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
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

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
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
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
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蘇軾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
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
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

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
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
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
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
唐庚曰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
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
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生無
此君也○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

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宋濂曰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亾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豈復有全禮哉

王守仁曰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

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楊愼曰昔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

而莫禦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徐禎卿曰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

王世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亾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

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喩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辯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孟荀以

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檀弓考工記孟子左國史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太史公之文有

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左氏者也其文法而暢儀秦鞅雎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閭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遊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駿駿乎鬼谷淮南上矣○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宕怪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廢矣○孟堅敘事如霍氏上官

之郄廢昌邑奏事趙韓吏跡京房術敗雖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illegible]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宛縟詳至大不及也○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孟軻理之辯而

經者莊周理之辯而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辯而經者蘇秦事之辯而不經者然材皆不可及吾嘗怪庾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曰了不異人以爲此本無所曉而漫爲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沉湎濡首○呂氏春秋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揚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亢倉鶡冠之流皆僞書○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嚴而開健而飫所不足者古雅耳○劉向之文散緩揚雄之文晦從○東京之衰也其始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袁爲之道乎俳而靡淺而率自劉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辭鄙其辭散而冗其旨乖而穉中郎愛而欲掩之亦可推矣○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文至於有唐而靡極矣韓退之振之曰

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憚於修辭理勝相掩誠然哉然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峻子厚之沉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胡應麟曰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

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國策之文館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薾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未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〇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禹益實周末都邑部也其文皆以法勝也〇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奥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〇凡贋書之作情

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開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

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儒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托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附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

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

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僞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僞書出於宋後而文彩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逾之文子眞而時有僞者鶡冠僞而姝有眞者以二書全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奥雖非軒后非秦後書○僞書多怪字者亢倉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其爲古書僞書多傳

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傳文而弗害其爲古書○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世以卽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嚴僞者嚴所出之人思過半矣○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乎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后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眞錯以僞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眞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眞僞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眞僞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縣露謂也皆不得言僞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託也其書非僞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

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談

李贄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

陳繼儒曰昔人嗜古者上梯層涯下縋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册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伏此其可老而閉戶乎

覽古書弗令需句讀便數篇章扳文相質別有解悟援佐斷案越在驪黃不窺左足不孫前賢豈惟知心

抑倸慧眼○譚令文者平澹取古文者高奇夫青黃黻黼綸經自然平澹高奇有何色目且也支離委屑襞績餖飣其則匪方圓旁門竇謂寓高奇于典借魍魅而以文姧曰不舍狗馬而魑魅也嗚摩辟則舍夫畫工而尚求夫畫狗畫馬者也無取爾矣

閱文姓氏

秦應麟　鮑宏綱　王　孫　錢履仁
楊秉直　錢文銘　汪叔如　吳中穎
張永嗣　鮑復亨　閔元健　臧爾焜
王道元　張文機　陸道寧　錢之瑋
潘榮銓　唐鍾瑛　唐宗尭　張兆暘
錢元和　張永會　錢之璉　鮑　瑱
章　曦　張文楨　錢元愨　張文楷

潘秉粹　潘士連　潘元選　潘士遴
潘士完　潘士遊　陸應繡　潘士逑
潘士迮　潘士藻　潘士恂　潘允清
潘延穀　潘基祉　潘基礽　陸可宗
潘延馨　潘基禎　潘基依　潘延默
潘延聲

古逸書總目

陰符經 世傳黃帝　中機銘 黃帝

四氣調神 內經　陰陽應象

靈蘭秘典　脉要精微

八正神明　天元紀 以上內經

右一卷

風后握奇經　帝顓頊語

帝嚳語　帝堯語

帝舜語　岣嶁山碑

西山經 三則　中山經 五則

夏小正　成湯語

粥子撰吏 二背　粥子語

箕子語　太公諸銘

武王金人銘　貍首詩

毛伯敦銘　龔伯彝銘

右二卷

考工記

右三卷

釋天　釋地 以上爾雅

韓城鼎銘　西王母 穆天子傳

盛姬錄　宣王石鼓文

右四卷

命訓解　常訓解

武稱解　程典解

文傳解　武順解

大匡解　大聚解

皇門解　大戒解

史記解　職方解

芮良夫解　周祝解

武紀解 以上逸周書

右五卷

形勢　七法

版法　八觀
法法　制分
水地　九守 以上管子
右六卷
寗戚飯牛歌　十五難
十六難　三十七難 以上難經
師曠禽經　越絕荊平王內傳
晏嬰諫上　文始經四符 三則

文始經九藥 五則　家語執轡
始計　虛實
軍爭　九地 以上孫子
右七卷
司馬法天子之義　文子上德 一則
莊周逸篇　吳起論將
親士　大取
公輸 以上墨子

右八卷
列子湯問　來民
書策　隨巢子語
右九卷
戰威　攻權
武議　將理 以上尉繚子
尹文子大道上　淳于髡酒諷
慎到外篇　正名

堯問 以上荀卿
右十卷
抵巇　摩篇
權篇　謀篇
本經陰符　中經 以上鬼谷子
博選　王鈇
環流　學問
天權　能天 以上鶡冠子

陰符　內品　神品　黄帝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之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

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地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

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亾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觀易曰觀乎天文書曰惟精執書曰惟一允執厥中行化機之運五賊五行也盜太虛賊故曰立天之道剛健中正也天發殺機此陰極而息斗柄指子之時地發殺機陽極而消昆虫盡出龍者天烝也風也蛇者地烝也火也人發殺機六欲七情人之機也賊故曰殺合發率性之道也巧拙藏而不洩拙亦巧也三要耳目口盜相制相奪之名食其時時中也動其機時措也不神虛靜濬漠不神之神三返三要返真不舍晝夜矣蠢然生機性曰自然至公無待爲公無私能成其私生之根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時物消息陰陽天地同流也制之食其時動其機也奇器樸散則爲器神機鬼藏顯諸仁藏

諸用進乎象象備之先

右經舊分三章唐李筌云黃帝作非也按隋志有太公陰符一卷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或以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墨跡尚存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機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巾機銘　　内品　神品　　黄帝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右銘漢以下文多引用之未見其全

賈誼曰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虚爲也故黄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内取緑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黄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毋不韋十二紀成于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

四氣調神　內品　劉品　內經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皆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蚤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志意發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于春行秋令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于夏）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夜臥蚤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

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冬令也心象火王於夏行冬令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秋三月此謂容平（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急風聲切也明物色變也）蚤臥蚤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行夏令肺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中也）冬三月此謂閉藏

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氣下沈故宜周密）蚤臥晚起必待日光（避寒也）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不欲出外冒寒也）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無泄謂勿汗也亟奪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行夏令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止一作上）故不下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日月目也人之眞氣不可泄露當清淨法道以保天眞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氣

風熱也地氣濕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爲病則掩翳精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陽盛則地不應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表謂表陳其狀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爲否）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稾不榮（菀謂蘊積也稾謂枯稾也稾木蘊積春不榮也）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天眞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不變（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混擾變而病矣）逆夏氣則

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苛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

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內性格拒於大道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陰陽應象　內品　閣品　內經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異類因變化而成生殺之本始假陽氣溫而生因陰氣寒而死神明之府也生殺變化多端神明居其中也以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坤者陰也時在六月七月之交萬物盛長乾者陽也時在九月十月之交萬物收殺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熱氣在下則穀不化故飧泄寒氣在上則氣不散故䐜脹此陰陽反則病之逆從也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

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雨從雲以施化故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出天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上竅耳目鼻口下竅後陰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精生味和形長故云食化生精氣生形精微之液血化而成形質有資氣行營立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精化爲氣氣傷於味精血內結鬱爲穢腐攻胃則五味不得入陰味出下竅

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 發泄謂汗出也 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氣得壯火則耗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物極則反亦猶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也 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 氣傷則熱結於內分故痛形傷則寒薄於皮膚故腫 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寫 溼內盛而寫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 五藏謂肝心脾肺腎五氣謂喜怒悲憂恐悲一作思 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 厥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絡則神氣浮越去離形骸矣 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 傷寒傷暑亦如是 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風中于表

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飧泄 夏傷於暑秋必痎瘧 夏暑已盛秋熱復壯兩熱相攻故爲痎瘧痎瘦也 秋傷於溼冬生欬嗽 秋溼既多冬水復王水溼相得肺氣又衰故冬寒甚則爲嗽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脉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 太陰陽明爲一合少陰太陽爲一合厥陰少陽爲一合手足之脉各三則爲六合也內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屬骨者爲骨相連屬處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 陽氣上騰散爲風 風生木 風鼓木榮 木生酸 凡味酸者皆木氣所生 酸生肝 生長也 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玄冥之內神處其中 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 角謂木音 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 悲則肺金幷於肝木故勝怒 風傷筋 風勝則筋絡拘急 燥勝風 燥爲金氣故勝木風 酸傷筋辛勝酸 辛金味故勝木酸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 凡味之苦者先生於心 心生

血血生脾心火養血乃生脾土 心主舌心別是非舌以言事故主舌 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藏爲心神處心神守則血氣流通 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徵謂火音 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恐則腎水并於心火故勝喜 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鹹水味故勝火苦 中央生溼六月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溼氣也 溼生土蒸腐萬物成土 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土養肉乃生肺金 脾主口脾受水穀口納五味故主口 其在天爲濕霧露雲雨 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宮謂

土音 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噦謂噦噫胃寒所生 在竅爲口口所以司納水穀 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怒則不思 溼傷肉脾主肉而惡溼故溼勝則肉傷 風勝溼風爲木氣故勝土溼 甘傷肉酸勝甘酸木味故勝土甘 西方生燥天氣急切故生燥 燥生金金燥有聲則生金也 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肺之精氣生養皮毛 皮毛生腎肺金養皮毛乃生腎 肺主鼻肺藏氣鼻通息故主鼻 其在天爲燥輕急勁強 在地爲金堅勁從革金之性也 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商謂金聲 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欬謂欬嗽 在竅爲鼻在

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喜則心火并於肺金故勝憂 熱傷皮毛熱從火生耗精液故 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陰氣凝列故生寒也 寒生水寒氣盛凝變爲水 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水養骨髓乃生肝木 腎主耳腎屬北方位居幽闇聲入故主耳 其在天爲寒凝清慘列 在地爲水清潔潤下 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羽謂水音 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 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思深慮遠則見事源故勝恐也 寒傷血寒則血凝 燥勝寒鹹傷血食鹹而渴傷血 甘勝

鹹甘土味故勝水鹹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陽間氣左右循環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能爲變化生成之元始 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故鎮守陽動故役使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陽勝故能冬熱甚故不能夏 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淸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厥謂厥逆 能夏不能冬陰[illegible]

故能夏寒其殁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蚤衰之節也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寫然陰七可損則海滿而血自下陽八宜益交會而泄精七損八益理可知矣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㊄知之則強不知則老七損八益全形保性之道故同出而名異耳同謂同於好欲異謂異其老壯之名智者察同愚者察異察同欲之間而能性道愚者見形方乃效之

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能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

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五行為生育之井里八風為變化之綱紀故能為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人事更易五藏遞遷故從而養也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

通於肝風生木雷氣通於心雷象火之有聲谷氣通於脾谷空虛脾雨氣通於腎腎主水六經為川流注不息腸胃為海以皆受納也九竅為水注之氣清明者象水之內明流注者象水之流注以天地為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至謂至於身形故善治者治皮毛止於萌也其次治肌膚救其已生其次治筋脈治其已病其次治六府治其已甚其次治五藏已成治五藏

者半死半生也。固久者伐形。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熱傷胃及膀胱，寒傷腸及膽氣。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濕氣勝則榮衛之氣不行，故感則害。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浮脈者浮於手下也，沉脈者按之乃得也，滑脈者往來易，濇脈者往來難。無過以診，則不失矣。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以輕微也。其盛，可待衰而已。病盛毀傷眞氣，故可待衰。故因其輕而揚之，輕者發揚則邪去。因其重而減之，重者節減去之。因其衰而彰之。邪去則眞氣堅固，血色彰明。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謂衛氣，味謂五藏之味也。其高者因而越之，越謂越々揚也。其下者引而竭之，引謂泄引也。中滿者寫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風中於表則汗而發之。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在外故汗發泄也。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候疾利則按之以收斂也。

其實者散而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決謂決氣破其血。虛宜掣引之。掣讀爲導，導引則氣行條暢。

內經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爲君主清靜栖靈故曰神明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官爲相傅主行榮衛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潛發未萌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直而不疑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在胸中兩乳間爲氣之海氣和志適喜樂由生分布陰陽官爲臣使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穀榮養四傍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傳不潔之道變化物之形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強於作用造化形容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府故謂州都居下內空故藏津液氣海之氣施化溲便注泄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詳此乃十一官脾胃二藏共一官故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謂君主心之官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

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作肖者濯濯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窘要也瞿瞿勤勤也人身之要者道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原其要妙誰得知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玄妙復不知誰者爲善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毫氂雖小已起於尺度斗量推引其大應適人形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脉要精微　内品　疏品　内經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精明左右兩目内眥也 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 高一作鬲 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 細一作滑 濇則心痛 上謂寸口下謂尺中盛謂盛滿代脉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細脉動如莠蓬濇脉往來時不利而蹇濇 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死 渾渾脉氣濁亂也革至脉來弦而大實而長也如涌泉脉汩汩但出而不返也綿綿微微以有而甚不應手也如弦絕者猝斷如弦之絕去也如此之脉皆必死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鵞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 皆精微之敗象故其壽不久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

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為短以白為黑如是則精衰矣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滿氣盛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 聲不發如在室中者腹中有濕氣爾 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 若言微音細聲斷不續甚奪其氣乃如是 衣被不斂言語不善不避親踈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 倉廩謂脾胃門戶謂魄門要謂禁要 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 水泉謂前陰之流注也 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藏者身之強也 藏安則神守神守則身強 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 附一作跗 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 強謂中氣強固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為精不足為消應太過不足為精應不足有餘為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帝曰脉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

可得聞乎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指可見陰陽之運轉以明陰陽之不可見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春暖爲夏暑言陽生而至盛秋忿而冬怒言陰少而之壯以春應中規春脉耎弱輕虚而滑如規之象中外皆然夏應中矩夏脉洪大兼之滑數如矩之象可正平之秋應中衡秋脉浮毛輕濇而散如秤衡之象高下必平冬應中權冬脉如石兼沉而滑如秤權之象下遠於衡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

有時與脉爲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知經脉之察候司應者從五行衰王而爲準度也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精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肝在志爲怒肺氣盛則夢哭肺聲

哀故爲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是故持脉有道虚靜爲保前明脉應此舉持脉所由也必虚心靜志乃保定盆虚而不失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猶未全浮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陽氣太盛脉氣亦象萬物之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隨陽氣之漸降故曰下膚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在骨脉深沉也蟄蟲周密言陽氣伏藏故曰知内者按而紀之知内知脉氣也知外者終而始之知外知色象五色終而復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心脉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搏謂搏擊於手也諸脉搏堅而長者皆爲勞心而藏脉氣虚極

也其耎而散者當消環自已諸脉耎散皆爲氣實血虚也消環經氣如環之周當火王自消散也肺脉搏堅而長當病唾血肺虚極則絡逆絡逆則血泄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因灌汗藏故言灌汗灌謂灌洗盛暑多此肝脉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諸脉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内生是外病來勝也肝主兩脅故曰因血在脅下也血在脅下則血氣上衝于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面色浮澤是爲中濕血虚中濕水溢不消故言溢飲胃脉搏堅而長其色

赤當病折髀 胃陽明脉從氣衝下髀抵伏兎故病則髀如折也 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 痺痛也食則痛悶而氣不散也 脾脉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 脾虛則肺無所養肺主氣故少氣也 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䯒腫若水狀也 色氣浮澤爲水之候色不潤澤故言若水狀也 腎脉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 腎受客陽故病發於腰 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 腎主水以生化津液今不化故少血 帝曰診得心脉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 心爲牡藏其氣應陽今脉反寒故爲疝也形謂病形也 帝曰

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 少腹小腸也 帝曰診得胃脉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爲寒熱癉成爲消中 癉謂濕熱也消中之證善食而瘦 厥成爲巔疾 厥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爲上巔之疾也 久風爲飧泄 久風不變但在胃中則食不化而泄利也 脉風成爲癘 風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癘風 病之變化不可勝數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

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 勝謂勝尅也如金勝木類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 氣乏而神猶強也 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 神持而邪凌其氣也 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 神與氣俱衰也 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神與氣俱強也 肝與腎脉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已見血是濕氣及水在腹中也 尺內兩傍則季脅也 尺內謂尺澤之內兩傍尺之外側也季脅近腎尺主之 尺

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 尺外尺之外側尺裏尺之內側 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 脾居中故以內候之胃爲市故以外候之 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 肺葉垂外故以外候之胸中主氣管故以內候之 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 心主鬲中也膻中則氣海也嗌也 前以候前後以候後 上前謂左寸口下前謂胸之前膺及氣海也上後謂右寸口下後謂胸之後背及氣管也 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上竟上至魚際也下竟下盡尺之脉動處也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謂熱中也 脉洪爲熱故曰熱中 來疾

去徐上實下虛爲厥顛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
風也赤脉狀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有脉俱沉細數者
少陰厥也尺脉不當見數也有數故言厥也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浮
而散者爲眴仆脉浮爲虛散爲不足故頭眩而仆倒也諸浮不躁者皆
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
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脉也
洩及便膿血代止也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
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

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
外有心腹積也脉附臂經取之不審推筋令遠使脉外行內而不出外者心腹中有積乃
爾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脉遠臂筋推令近遠而不近是陽氣
有餘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上
脉上涌盛是陽氣有餘故腰足冷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
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上痺也一作身有痺也

八正神明　内品　妙品　内經

黄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
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合日月星辰之行度帝曰願卒聞之
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
定乃刺之候日月者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漏刻者也四時八正之氣者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
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
泣而衛氣沉泣如水中居雪也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

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
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
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
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
立而待之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待氣至而調之故日月生而寫是
謂藏虛血氣弱也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
實血氣盛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
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帝曰星辰八正何候

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定星辰則知日月行之制度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謂八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謀風西北方折風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所在者春氣在經脉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然觸冒虛邪動傷眞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人忌於天故云天忌犯之則病帝曰善

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候氣不差故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以獨見知故異於人然而不形見於外形氣榮衛故俱不能見

也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以伏如横弩起如發機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守門戶故見邪形中人微故莫知情狀

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方正也寫邪氣出眞氣流行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行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移未復之脉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鍼入至血謂之中榮故員與方非鍼也非謂鍼形謂行移之義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按甲乙經作捫其所痛）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爲期準）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目明心開而志先者心之通如昏昧開卷月之見如氣翳闢明神雖内融志已先往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者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者數見之異速也言與衆俱視我忽獨見適猶若昏昧爾既獨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雲隨風卷日麗天明至哉神乎）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以經脉爲原則可通神悟之妙用）

天元紀　内品　奥品　内經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氣之施化故曰生氣之散易故曰極無期禀候故曰神無思測量故曰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溼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二氣居右北行轉之二氣居左南行轉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

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一運之月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乃易之非主王時當其王相囚死而爲絕法也氣交之內迢然而別有之也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終始更代周而復始布氣眞靈總統坤元稟氣含靈者抱眞氣以生總統坤元言天元氣常司地氣化生之道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七曜謂日月五星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

張人神各守所居無相干犯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傳習斯文至鬼臾區十世于茲不敢失墜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大陰爲正陰大陽爲正陽次少者爲少陰次少者爲少陽又次爲陽明又次爲厥陰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大過不及也氣至不足大過迎之氣至大過不足隨之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言虧盈無常互有勝負爾始謂甲子歲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應天謂木運之歲上見厥陰火運之歲上

見少陽少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五者天氣下降如合符運故曰應天爲天符也承歲謂木運之歲歲當亥卯火運之歲歲當寅午土運之歲歲當辰戌丑未金運之歲歲當巳酉水運之歲歲當申子此五者歲之所直故曰承歲爲歲直也三合爲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云三合爲治也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以其在地應天故云下應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陽主生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故以陽殺陰藏

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天有陰故能下降地有陽故能上騰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之氣極則過亢故各兼之易之卦離中虛坎中滿此其義象也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遷一位若以五承六則六歲備盡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所謂周而復始也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

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 六節謂六氣之分五制謂五位之分位應一歲氣統一年備謂備歷天氣周謂周行地位 君火以名相火以位 君火在相火之右但立名於君位不立歲氣以名奉天曰君守位禀命曰相 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 歷法一氣十五日因而乘之積七百二十氣卽三十年積千四百四十氣卽六十年也 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机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亾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

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五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黃氣横於甲巳白氣横於乙庚黑氣横於丙辛青氣横於丁壬赤氣横於戊癸故應運如此 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 標謂上首也終謂當三甲六甲之終也 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溼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 三陰三陽爲標寒暑燥溼風火爲本天眞元氣分爲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故曰六元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古逸二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握奇經　外丑　風后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

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二壘則此是也

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旣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巳下以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

亦錯綜于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高似孫曰馬隆本作握機

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二壘一作三軍不動一作不布

修政語　内品　妙品　帝顓頊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巳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巳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巳也

賈誼曰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母蜀山氏女昌僕是爲

女樞感瑤光貫月生帝若水二十卽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初國高陽都顓丘○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爲帝之子勾龍爲五官○作曆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冰凍始泮蟄虫始發鷄始三號

修政語　内品　妙品　帝嚳夋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名夋（音俊）姓姬祖少昊父蟜（音矯）極年十五佐顓頊受封于辛三十以木德王都亳○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生堯于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崩摯嗣九年諸侯廢之

戒　内品　神品　帝堯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民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帝受封於陶改於唐號陶唐氏年十六以火德王都平陽○戊申蓂莢（音劫）生○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康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庚申作樂曰大章辛酉神龜負文出於洛

修政語　内品　神品　帝舜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帝師紀后拜濟衣親畲卷學於務成昭立誹謗木設旌陳鼓訪不逮於總章作米廪以藏帝籍立兩學教國士恭巳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巳亥十有四載景星出卿雲與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岣嶁山碑　内品　神品　大禹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洲或作水　而世本無依碑本增入　弗或作不　求或作來

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摹刻

夔門觀中后又別刻嶽麓書院按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文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愈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碑凡七十二字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名）南望䍃之澤（音遙）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搏或作簿）東望蟫（於然反）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一曰柎乜子）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或作夸父）有鳥焉其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比翼鳥也）見則天下大水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后稷神所馮）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沸音拂）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中又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光鮮）五味乃馨（滋香）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玉華也）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為玉種）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所謂縠璧）濁澤而有光（濁謂潤厚）五色發作以和柔剛（玉協九德）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

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泑水其中多蠃母（璞螺）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即玄圃也）神英招（音韶）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謂周行也）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光耀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后稷生而靈知及其終化形遯此）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搖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為若）北望諸毗（山名）槐鬼離侖居之（離侖神名）鷹鸇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成重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各以類聚處山四脅）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水留下之貌淫音遙）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天帝）神陸吾司之（即肩吾也）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九城之布界天帝苑圃之時節）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

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器服）有木焉其狀如棠（棠梨）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體浮輕也）有草焉名曰蘋草（音瀕）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菜之美者崑崙之蘋）河水出焉（山東北隅）而南流東注於無達（山名）赤水出焉（山東南隅）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汜天山名）洋水出焉（山西北隅）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醜塗山名）黑水出焉（亦西北隅）而西流於大杅（山名音於）是多怪鳥獸（獸九首鳥六首）

中山　内品　備品　山海經

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音恭）而西流注於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楮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他落反）可以已瞢（音盲）有獸焉其狀如鼣鼠而文題（鼣鼠未詳音朏）其名曰𪋮（音那或作熊）食之已癭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天地曲密之邑）北望河曲（河千里一曲一直）是多駕鳥（駕疑為鴐鴐鵝也音加）南望墠渚（墠音填）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僕纍蝸牛蒲盧螟蛉）魁武羅司之（武羅神名魁即神字）其狀人面豹文小腰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以鐻（鐻金銀器之名音渠）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音軫）而北流注於河其中有鳥焉名曰䲹（音窈）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狀如葌（菅似毛也）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或曰苞草）服之美人色

東三百里曰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鼓鐘）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三重）其名

曰焉酸可以爲毒（治爲）其上多礪其下多砥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字或作銅宜從水）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蘪蕪似蛇牀而香）帝之二女居之（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非堯女）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音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

夏小正

内品　奥品　夏人

正月啟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獻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鷄桴粥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士女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菫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剝

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韠羊𦎃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駕拂桐芭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秀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蜉蝣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翁望乃伏啟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

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煑梅蓄蘭頒馬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煑桃鷹始摯
七月莠雈葦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漢案戶
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
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
從駕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雁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鼬

鼬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於日雀入于海為蛤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
於淮為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震呴鼓翼朝呴東一作大也南風也合東
杼弼時也緯也暢暢俊必於南風解凍必
於南除獻大之也豺祭無
風均田田獻魚謂之獻其類徧祭非其類也及雪澤高
下為廟星名一發乎山涉
也采芸采也鞠云莳通稊也杝桃桃緹縞也

杼姬伏單大羔能食草木綏多
杼粥粥養也禪也助厥母粥而不食其母
一作士女冠子萬十歲萬劫也昆衆蚳螘
女士取婦之時也舞也繁豆實也也蚳卵
也為祭騁親可為剝鱓為倉庚商庚長稊豆荽一
醢也室者也鼓殷也實作
委荴羴羝天識草鶴桐芭始南門星也歲
花也轂螻識也駕也拂生貌再見一
正札寧縣荼以為君執陟離駒母也攻駒教之浮
也駕蔣也升之君也服御
游渠略殷衆百鴂時有養日日浸五采唐
也也鶊而永良蜩具者匽蜩
也不知其生不知啟別也閻蘩為豆實
其死故日與日伏而疏之灌生者煮梅也桃同蓄
蘭為沐須馬分夫婦摯諱煞也狸一作肆遂妾疏
浴之駒一作擊貍也也

芣秀有馬案直也正蟬蜩荼雈葦秀雈未秀為玄
帝也南北也蟬蝶荻葦未秀為蘆
校玄黑也校若綠色然剝取零落丹鳥丹羞進也
婦人未嫁者服之剝也零也良不蠢
食白鳥蚊蚋有鹿人從從羣也大者於外小者於
也翼為鳥內率之也鹿之養也離羣
放記從大火遰往汲時玄鳥先陟養
不記離內火心也也出火行火蟄而后蟄
夜若日黑鳥浴烏飛時高蒲蘆陳肋革省兵不
之長時下也翫也甲也
從鵲行於弋禽蟠玄駒走於卵蒜如卵者梁
時月也也賁也地中納之君也
主設隕麋角再言之者蓋
罡罟陽氣旦睹也

修政語　内品神品　成湯履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

君愼其舉而君子愼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

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内品　妙品　鬻熊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選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道符曰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内品　妙品　鬻熊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道符曰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修政語　內品　妙品　鸞熊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道而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

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
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
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
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
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
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
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
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
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賢矣言者不
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
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
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
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
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
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
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

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
生矣故聖王在上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
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
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
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
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右出新書太傅應及見遺書也可補今粥子

象箸　内品　神品　箕子胥餘

紂性汏奓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裋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土簋几器內圓外方以盛黍稷　藜苦菜　藿也　裋音短

金匱陰謀諸銘　內品　神品　太公望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几一十章

金人銘　內品　神品　　周武王發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叅叅二也倉含切緘封也其口而銘其背

貍首詩　內品　逸品　　周人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既旌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既一作卒　一作弁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爲節今按大戴禮載其辭

二

敦銘　外品　奥品　毛伯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於宣射毛
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
先王既命女作邑口五邑祝今余隹亂商乃命錫女
赤芾同冕齊黃緣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
子孫孫永保用享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十周卲宮丁亥王各于宣射

毛白內門立中廷右祝鄭王乎內史冊命鄭王曰
鄭昔先王既命女乍邑口五邑祝今余隹𤔔商乃
命女赤巿同冕齊黃䜌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
天子休命鄭用乍朕皇考龔白尊敦鄭其眉壽
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薛尚功釋云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
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廷右祝鄭王呼內史
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
余惟𤔔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鄭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
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按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此銘
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

彝銘　外品　奠品　奠伯

㑅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奠伯尊彝㑅其㫗萬年無疆霝終霝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illegible]

[illegible]

辟尚公釋云㑅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奠伯尊彝㑅其洍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博古圖周司寇匜銘五句二十字文極古雅曰作司寇匜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祜福

古逸三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艮𥌓選註

考工記

輪人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氏　鮑人
韗人　韋氏
裘氏　畫繢
鍾氏　筐人
㡃氏　玉人
櫛人　雕人
磬人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車人　弓人

考工記　内品　神品　周禮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曲文理　埶音勢陰陽向背　飭修也　五材金木水火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鎛音博田器　廬音盧戈矛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

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妢音墳 泐音勒 澤音釋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摶拍也埴黏土㮚音栗韗音運㡛音芒旊音倣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尋八尺 倍尋曰常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樸屬猶附著堅固貌 微至輪至地者少圓甚易轉也 戚音促 庳音卑 終古

阤馬高輪低蹤行平只輪之心爲轂轂中橫截軫
地終年如登坡阤軹者爲軸軸末爲之軹
輿後橫木轐音朴軸上伏兔登下人之升降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眂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眂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眂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

眂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三材轂輻牙也 其時陽木以仲冬斬陰木以仲夏斬 幎音覓均致貌 迆音以 揱音宵 纖尖 眼魚懇切突出貌 幬音綢帳之帳 綆音餅輪箄 蚤二字俱音爪輻之入牙處 菑音資輻之入轂處 齵牙參差也音偶又五溝反 匡枉邪

凡斵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稹之忍切縝密也 火養灸也 藃音耗撓減 柞音灰傾也 摯音臬兀桯 阞三分之一謂之阞音勒 捎音消除也 藪孔也 賢內穿也 軹外穿也 篆以約轂者 數入聲 多也 負幹如木生皮

叄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杌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三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叄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鑿音造 竑音橫量也度 溓音粘 骹音敎 股近轂者 近牙者 槷音臬 足近牙處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叄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
(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
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
輪雖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
謂之用火之善

杼音杵澤多泥故欲杼牙輪外蹊地處則去少許如劒者也侔牙輪上下皆同則圜滑如手摶石甐音吝也甐劫揉爲牙之木用火揉煣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

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
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音矩 匡方也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
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
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
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蓋之杠也音盈部蓋斗弓傘骨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三
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
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
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
隊謂之國工

庇覆也股弓近部平謂之股也蚤宇曲之末霤音溜冒以衣覆之紘音橫絲繫殷音隱橫畝而馳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叄如一謂之叄稱叄分車
廣去一以爲隧叄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
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叄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叄分
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叄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叄分
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
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

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輿 處車中以載物 隧 深也 較 在車箱之前 轛 音對 弇 棧車無革鞔則不堅易折 飾

車 則有組飾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

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輈 車轅 三度 國田駑也 三理 媺久利也 軌 音九轍也 當兔 即伏兔也 頸 輈前之持衡者 踵 輿後之承軫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

弧深 如弓深則大攣 摯 音輊下也 軒 高也 伏轅 牛伏轅下為所遏也 緧 音秋紖也

頎典 音懇堅忍貌 楗 拘木也凡乘車者皆在左 契需 傷蹄怯懦 一取 勢順易進

灂 音爵漆也 軏 音兀[illegible]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斿 音留其斿有尤 枉矢 妖星凡旌旗皆有弧又畫枉矢於上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齊音去聲才細切 削削書刀也 殺矢用之田獵 鑒燧以取火於日月或用以照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博潤也 成規刀勢彎以六刀合如規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鋌箭足入笴者 垸音丸量名 內者胡以下接柄者 胡鋒之曲而旁出者也 援刃之直上 倨直達者也 句曲也 鋝音劣疑即鍰鋝六兩曰鍰也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臘兩刃也 兩從劍脊兩面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兩欒鍾口兩角也鐘之所先故謂銑 于鍾脣之上祛也 鼓可擊之處聲所自出 鉦音征 脧之上體之正 舞聲之振動在此 甬衡俱鍾柄也甬出舞上取蓋而有繼之意衡出甬上取平而不陂之意 旋鍾柄有孔繫之可旋轉者 幹旋也爲飾強能屬鐘 篆鍾有四帶紋如篆籀 枚夾股與舞可以枚數又謂之景 攠受繫處也反而靡敝 隧窪而生光有如陽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

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

深而圜之

石聲不發也 播多㪙 柞音則迫蹙聲不塞而出疾鬱而不發 遂即隧

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秏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鬴受六斗四升 槩取平

段氏闕

段音煆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

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甲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成 屬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為一札音注 不摯煉不熟也 已敝太熟 窓音宛孔小貌 朕縫處 齘音蘖齒病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鮑應作鞄[illegible]音樸　迆音以邪也　腥音屋厚脂以潤之也　帴音淺止成淺劣之材　甐音吝

磨傷

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皋陶鼓長[illegible]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韗音運　陶音搖[illegible]陶鼓木　三正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一寸　積環良鞾調急

文理絫絫如環之積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朱朱砂　湛音沉漬也　丹秫州粟　熾炊也　淳沃也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

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白以欄爲灰渥
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
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
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幌（音芒治絲帛而熟之曰幌）湅（音練）涚（音稅汁水也）灰漚（音烏豆切以灰水漚）欄（欄木灰）
渥淳（沃也）蜃（蛤）盝（音祿漉也）揮（擺洗）塗（灰塗以蜃）宿（經宿）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
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

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
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
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
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
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全（玉純全者言祼器也）龍（音尨雜也下瓚將皆玉之不純者也以玉爲龍鼻也）必（緷通以組）
約其中央防墜杼（音柱閷也）終葵（爲椎於其杼上）土圭（測景之圭）土地（建邦國測）

以度地也祼圭（之圭瓚酌奠柄用圭如盤其）琬（上下皆圓）琰（上琰而下稍圓）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
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
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
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

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
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
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
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
致稍餼
羨（延也）好（孔也）璧（圜玉）琮（方玉）穀（飾如粟文）射（音石圭頭剡出）黃金勺（黃金）
（爲酌）青金外（飾其外也）瑑（音篆圭上起文）駔（音祖與組同以組繫之也）內鎮（主后）
（所守）案（玉案）素功（無瑑飾也）

㮚人闕

雕人闕

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叁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叁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鼓博九寸二分 去一則六寸矢 其一則二寸矢 已上太厚其聲實故摩使薄也 耑音端太薄其聲播故摩其端使短

矢人爲矢鍭矢三分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茀矢當作殺矢 殺矢當作茀矢茀音弗 趮躁同 夾以指夾也 生而摶其

㿻質圓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甗音彥無底甑也 鬴音甫六斗四升 盆以盛 甑以蒸有底而七穿 鬲鼎屬音力以烹 庾量也 觳斛同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旊音倣 髻音刮 墾傷也如鍬墾之 薜破裂 暴音剝爆走 膊音遄陶者之盤旋也 縣音玄直也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筍簴懸樂器者橫者筍直者簴音巨脂牛馬之屬膏犬豕之屬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蚓屬仄行蟹屬連行蟻屬紆行蛇屬脰鳴鼃蛙屬脰音豆股鳴螽斯之屬胷鳴熒原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鸁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其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

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則]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大胷燿後前粗後細短脰項肥決吻吻利數目數音促其視急顅音慳脰長騫腹身小腹縮可以騫舉摶音團身圜而鴻大也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攫爪之決裂閷音洒牙之纖利援挈取簭音噬齧食鱗之而頰之有鬐鬣處作起撥怒貌匪斐同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食不盡梓師罪之

觚當作觶鄉衡平爵向口而酒不盡是梓人之罪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侯射埰方等也个邊也綱繫侯于植也舌兩个之疽出者縜音云連以侯之紐

功（諸侯以春貢士中的者用之大射也）遠國（賓射之侯服屬來朝者用）獸（侯以白爲質畫熊其中燕射也）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川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

廬（戈戟之柄）戈（與戟皆刺兵也）殳（擊兵）矛（句兵）酋（音彈如彈丸也引因彈之使來故不可圜）蜎（音袁弱如虫體）椑（音皮匾而有力）摶（圜而不撓）同強（上下俱勁）校（音狡用之快疾）密（可以審密）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叄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叄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叄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墻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被（柲中也）晉（柄下鐏也）首（殳上鐏也）刺圍（刺刀之閷）灸（音救柱之兩墻之間審其本末之均）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叄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

正朝夕。

水地（四角立植以繩垂之取其端然後注水取平焉）槷（音臬立八尺之木爲表復以繩垂之欲其表之直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經涂（徑徒之賓容九車緯如之）一夫（言百畝也）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
二筵

二七十四步也三四步為四步者三是十二步也四三尺同台盛蜃灰堊壁重屋其制堂深五丈六尺陛高三尺夏曰世室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
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
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度度地之法五尺為几九尺為筵八尺為尋六尺為步七尺為軌大扃扃肩熒切以水貫戶所以舉鼎者又闢門之木也大扃長三尺小扃長二尺應門朝門明堂四面个旁室口个个枚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
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
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雉城堞經涂城中環涂環城之涂野涂郊外都城以門阿之制則無過五雉諸侯城制無過七雉經涂七軌都經涂五軌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
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田器兩耜相耜合號為一耦伐發地畎古畎字田間畎通水之小圳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
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五欲為淵
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
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
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
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

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墻六分堂涂十有二分

竇其崇三尺墻厚三尺崇三之

地防地脉屬音注梢音消開也萁音亭停水索約築防若牆者引繩約其版汲引也大引則版曲築土必不堅囷窌皆以積穀窌音窖穿地爲窖城爲扞蔽竇宮中水道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宣頭髮皓落曰宣如人頭長欘張玉切斲斧柄

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疵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疵柔地欲句疵直疵則利推句疵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耒疵耒下前曲接耒者疵音次上句人所執者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柯長三尺濶三寸厚一寸半造車以量渠牙也輮音柔反輮使滑者在外仄輮使表裏相依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栢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栢車山車牝服車廂羊車善車有二又也俱鉤揆之鉤心徹城門之軌

軛蝙歷鬲牛領者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幹冬取角秋取絲夏取漆夏取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𦙶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

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𦙶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檍音憶埶音勢同木之曲也菑音孜工治栗緊迆音夷邪也昔音錯紾紋而維亂𦙶同腦休音煦畏音隈戴牛所戴之角又一牛之直也摶圓而利也昵音溺亦黏也然不能比六膠之用敝之敝嚼之欲其熟也測清也沉如在水中之色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絃則一年之事

奠音定灂析其漆灂大寒冰堅合音洽流移動審環乾稍遲漆愈老則堅疑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不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

與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
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
弓之利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
燀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
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
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
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倫順理斷目幹之節目荼音舒精工幨音檐絕也帤音茹上捭也恒古鄧反與

紲同竟也校疾也終紲常在紲中茭解弓隈與弓簫用骨接處也挺直也柎把處
兩畔有側骨助弓力撟音矯贏過也燀音潛爛也鬻音煮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
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𢷎弓而
羽𢷎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
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
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
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參均均者三

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
邸漆三烶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峻簫也柎音附即弣側骨畏音隈弓曲敝音蔽人所握處宛引也羽讀[illegible]接中
中參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也定音撐支也和亦均也鋝音劣鍰也烶音臾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大夫之弓合五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
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
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
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
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
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
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
利射侯以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
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
灂其次筋骨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

濟合濟若背手文角環濟牛筋蕢濟麋筋斥蠖濟和
弓摯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
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愿決也大和九和之弓蕢泉賓牛筋之蠖屈虫漆如麻子文蠖漆文覆審察至極善
程泌隨曰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
又自一體三代制度皆在此但書不全矣漢人以
金帛購書多是僞作如此文字非漢世以後鉛槧
所及也

古逸卷之三　考工記　三十三　終

古逸四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爾雅
釋天　釋地
無名
韓城鼎銘
穆王
西王母　盛姫錄
宣王
石鼓文

古逸卷之四　目錄　一

釋天

穹蒼蒼天也穹隆色蒼春為蒼天蒼蒼然生夏為昊天言氣皓旰秋為旻天旻愍也物凋落冬為上天臨下而已于時無事

春為青陽氣清溫陽夏為朱明氣赤光明秋為白藏氣白收藏冬為玄英氣黑清英四時和謂之玉燭道光照也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通平暢也謂之景風所以致也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所以出也

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仍饑為薦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也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月為陬離騷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國語至於玄月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皆月之別名也

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云泰風有隧焚輪謂之頹暴風從上下也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也風與火為庉熾盛貌

迴風為飄旋風日出而風為暴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為霾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為曀詩曰終風且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雺雺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晦冥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芋蜺為挈貳蜺雌虹也挈貳別名弇日為蔽雲暈氣五彩覆日疾雷為霆霓雷之急激者雨霓為霄雪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冰雪雜下暴雨謂之涷夏月暴雨為涷雨離騷使涷雨兮灑塵小雨謂之霡霂詩益之以霡霂久雨謂之淫左傳天作淫雨淫謂之霖三日為霖濟謂之

霽。南陽人呼雨爲霽
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也　天根氐也。角亢下繫於氐若木有根
天駟房也。龍爲天馬房四星謂天駟　大辰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
大辰　大火謂之大辰。心星在中最明時候主焉　析木謂之津。漢津　箕斗
之間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津梁　星紀斗牽牛也。日月五星所終始
玄枵虛也。虛在正北枵之言耗　顓頊之虛虛也。顓頊水德位在北方　北陸
虛也。虛星之名凡四　營室謂之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　娵觜之口。
營室東壁也。營室東壁四方似口　降婁奎婁也。爲溝瀆故名降　大梁昴

也　西陸昴也。西方之宿別名旄頭　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爲濁　味謂之
柳。朱鳥　柳鶉火也。鶉鳥南方　北極謂之北辰。天之中以正四時　何鼓
謂之牽牛。荆楚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荷也　明星謂之啟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
爲啟明昏見西方爲太白　彗星爲欃槍。亦謂之孛形似掃篲　奔星爲彴約。流星
春祭曰祠。食　夏祭曰礿。新菜可汋　秋祭曰嘗。嘗新穀　冬祭曰蒸。
進物　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　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　祭山曰庪
縣。或庪或縣置之于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　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　祭星曰布。
布散於地　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　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
征伐禷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祭其先
禘大祭也。五年一舉　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復祭　周曰繹。春秋壬午猶繹　商
曰肜。書曰高宗肜日　夏曰復胙。
春獵爲蒐。取不任者　夏獵爲苗。爲苗除害　秋獵爲獮。順殺氣也　冬獵
爲狩。取之無擇　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江東呼獵爲獠音遼即今夜獵載鑪照也
火田爲狩。放之燒草獵亦爲狩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戎醜大衆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周官宜社
振旅闐闐。群行聲　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力也　入爲

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　纁帛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　素陞龍於
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　練旒九。絳練　飾以組。綦組飾旒之邊　維以縷。用朱縷維
連持之不令曳地周禮六人維王之太常　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繼
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　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今之幢亦有旄　有鈴
曰旂。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　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　因章
曰旃。以帛練爲旒因其文不復畫

釋地　內品　奥品　爾雅

兩河間曰冀州（東河西河）河南曰豫州（南河至漢）河西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荆州（自漢南至衡陽）江南曰揚州（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殷制）

魯有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晉有大陸（鉅鹿北廣河澤）秦有楊陓（在扶風汧縣西）宋有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吳越之間有具區（吳縣南太湖即震澤）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太原鄔陵縣北九澤）鄭有圃田（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周有焦護（扶風池陽縣瓠中）

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湨水名梁隄也）墳莫大於河墳（墳大防）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山名在遼東珣玗琪玉屬）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在山陰南竹箭篠者）南方之美者有果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礝石之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在平陽永安縣）（東北）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美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多野牛筋角）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泰山魚鹽之饒）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行江東又呼王餘魚）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獸其名為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之）

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即半體人各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腳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中有枳首蛇焉（岐頭蛇也江東呼兩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絃）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

阿可食者曰原。稙穀 陂者曰阪。陂陀不平 下者曰溼。田一歲曰菑。反草爲菑 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 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音餘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四方極遠 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岠去齊中 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蒙汜也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

韓城鼎銘 周介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敢今作敢者籀文省 妄寧巠經 䜌節 明德宣邲疑邶 者鼎師 我蕑用𤰶层辥辟𢀜疑學字 騶久兌剿虔不余疑遂 字讀爲隆 譖諸 鑾覃 䇭享 自師 臂我萬民亂遣我𧿹疑易字 圅或作圂字首 𢧁千兩勿灋文侯䫏令畢字 晨甲 毌疑毌字讀爲貫 徜通 乢征緐疑緐 湯䍀 叙受 久吉金用乍作寶障尊鼎 用康疑夏字 䁔西安讀爲綏 褱遠切君子晉姜用𣞓疑旂字讀爲祈

綽綰疑學字讀爲眉 壽出𦥑爲 亟極 萬年無疆疆 用享用德畯疑允字 保𠀠其 孫子三壽是利

[illegible]

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劉原父本云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安寧巠雝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劉虔不○○○○○呂寵我萬民嘉遏我錫鹵賚千兩令濾文侯○○○○○○征綏○○堅久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頣妥懷遠邪君子晉姜用蘄○○康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西王母　內品　與呂　穆天子傳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宮）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純疋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徂）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陵字）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天子荅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茲山日入所）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銘題）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鵲與處嘉命不遷（守此一方）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䳓人疑說此鳥）己酉天子飲于溽（音叔）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

春□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曠原言將獵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于羽琌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群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物毛色也)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巳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徃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駿二疋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䣙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璅采(疑玉)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巳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巳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音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水中有沙)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

古逸卷之四　十一

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䭫古稽字)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鬲(音疇)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飦音犍牛之犍)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

初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音韶)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古逸卷之四　十二

斂之也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
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
亦不拜。後于諸侯河濟之間。共事韋穀黃城三邦之
事輦喪。（輦謂挽輴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優）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就
車）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日月之旗。七星之文。
鼓鍾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
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百物喪器。
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伍）擊鼓以行喪。舉

旗以勸之。（令盡哀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之。（彌猶低也）曰□
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
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
萃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衆
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
爲一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王臣姬姓之女倍
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從。
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官

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
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
重壁之臺。（三十里務合也）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圖喪
車。（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遥圖音員）是曰圖車。（以號水也）曰殤祀之。（於此孟復祭）
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
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
迎邢侯。（曹侯不進）再拜勞之。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
哭于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向

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
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男入
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禮法）七子天子具官見邢侯
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將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
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臣執禮
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錫襚。（此以
上以說明賻事衣物曰襚音遂）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
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停三日也）殤祀如初。辛

酉大成百物皆備壬戌葬史録繇鼓鍾以赤下棺窆也
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乃下下謂入土昧爽天子使
嬖人贈用文錦明衣九領明衣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
喪女主叔㜪贈用茵組茵傳百嬖人官師畢贈皆有從賻也
官師群士號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次神次
也祥祠□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遺歸爲盛姬諡曰哀
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
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㜪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㜪之丘丁

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
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癸酉
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囷氏
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丁丑天子
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
畢哭終喪于嚣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嚣氏之遂庚
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
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甲申天子北

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
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
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
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
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己未乙酉天子西絶鈃隥卽鈃山之
坂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鹽鹽池己丑天子南登于薄
山寘軨之隥今軨橋西南懸絶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庚寅天
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岐陽石鼓詩　外品　奥品　周宣王

避一作𨒪吾我通車既工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孜好避馬既

駐騑或音質又作馰君子鼎員云鼎通。邋舊作鼎鼎鼎邋鼎斿儁作邋遊鼎斿

斿游通麀鹿速速君子之之求。𦃟𦃟關卣條一作鹵又鹵瘦弓弓

古弓及茲目以寺作𣕒時避毆其時一作孫其來趩趩田亦反行

聲趱趱作趲或鐩鐩壹或作鐨即避作敵禦同即時麀鹿趚趚作一

趚其來大垐芖避毆其樸卅其來趪趪又其猜一作膂脉

蜀屬

汧牽水名殹也沔沔平聲丞烝皮彼被通一作敀淖潮淵。鰋鯉

鯉處之君子漁漁或作瀞之㵿㵿漫一作瀞又有鮮。沙魚其斿游

㶁㶁或作㶁相干反鮒白魚樂樂活音洛一嘫其鯨作盜薊一氐鮮之登

孔其黃鯨鮔其鯾作鰟鮒或又通鰟有又鯨其朔乞及反或作亙孔庶

庶綠鯨或作獄之蹇蹇作蹇決或渾作洋趞趞又或作搏云遙其𤔔

隹繼通下同可何適下同隹鱮隹鯉可以槖力切一普之隹楊及

柳。

囲車孔安。孔一作既鋚條銅鎬勒馯馯。驊六轡師既簡左

驂旛旛轓輕右驂騝騝騝皃北避目陵蹐亐于邍原

阹字止世一作陸一作宮車其寫葦也秀含也作繡弓寺弢麋豕

孔庶麀鹿雉兎其邁又有作綢循文作一作旃迪紳其戎鱻鱻此奔

下一有圖字大車出谷。洛亞作歪壟一獸白㠯澤也白澤獸一作奐避𩢍

執而勿弢多庶趩趩力君子逌攸或作迺樂。

帥帥𧺝鑾車君乘四馬鑣六鑾鈴䊢忽疾也一作嵾一作崇敕一云郎崇真填

如秀弓孔碩大也實也彤矢罙罙罙古䈑字四馬其寫六轡沃

若一作鶩鶩徒辻徒騝馭或駿音駢孔庶廳廰古廓字騎寘宣搏或作慱

𠭊作軸或耑車𨋩䡅載衍。道如徒如章。整布有文邌又邍遺邌甲古隰𡹄陰

陽。趄趄池六馬弢之䮫䮫。鏗䭾借作𧽜旅又貙如虎。獸鹿或麐

如冢古兒台怡遹多賢迪鑃迪侑禽𢁀奉雉避兎。又鹿允異。

避來自東。一下有淒淒字霝雨奔㳫流迄逆一作湧盈盈盈又止遒

反湈湈湈或灢灢滋或作灋君子既崇沙避馬㳫汧汧毆洎暨

淒丞承士駋駕言卤卤西又遠歸同方舫又肖舟自廊廓作或郭

㞷騝又駿遑遑或作湯湯隹肖目衍或陰或陽极笈或作楫枝深

目戶出亐水一方丞㞷遑止其奔避目且古阻其亩乃

叓(事)

霝雨乍(作通下同)𨒅(原)乍周衛(導)追(徐或作卷徒)我(我)𩍝(辭或作𩍝)

(音 作)攸除帥𢽳(彼或作及)阪(或作阪)田(帥)(莽或作莽莽)爲世(世謂三十也)

里帝微微(微微)迪(迺迪)囧(囧囧)秦(桌桌)柞棫其拔(椶或作椶)

格(各)䧏䧏(鼎又䧏遘)鳴𠂤亞箬(箬箬)其𤔲(華或苹)可爲所斿盩

盩(盩盩)水盤(利盤)衛(導)亯(亯舍或亯舍)叡(樹)合(倉茄旋舍)孫(一有絲音幽乚)

徒遊(馭)嚻嚻(口)鈥而(而)師旅眞鈥會同又(有)繹昌左

一有駱字 戎猜弓矢孔庶滔滔是戴(戴熾)弜夫寫矢(一有不字)貝

隻(作一有䟽字)井(舉)𦍒(悉)其徒𠶷(吁一作吁)來或群或乏(友悉)

𩁹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𥬇𥬇(振)優(役)古我來𠈌

止

𡰥(彼)𡖊(走)驕驕(蹄)馬薦(應或作薦)晢晢(一作䊵)𢑯𢑯(華)雉𠤎

(緯)太(位)多庶徵我師氏憲憲文武可(一作立)其一𧈧

遊水既瀞(淨)遊衛旣𢀒遊行既止嘉(一作喜藹)𠭁鼎里天

子永寧(寍)日佳丙昌(中其)旭旭杲杲遊其雱(旁)衛𡜱(乘)

馬既迪𢻰(類)𩑥(夏)𤺺𤺺(康或作肅肅)駋𡰥(彼)四黃左驂驉

驉(鼓)右驂驂驂(速)𢧐戟昌𢍉(弁)女(汝)不𢍉悳(德)旛𨌬

霸霧(黎)炎(飆)旂𣃦𣃦(虞)公謂天子余及如茲邑周(宮作)

(昌)不余及

吳(虞通)人憐(憐悉)亟(亟)朝(朝或作勒)夕敬(警)惕䡈(載又作勃)卣(西)

北勿奄(掩一作弇)勿伐(一作伐)㞢(畀)而出奇進獻(獻或作)

逑格𩂣(執)祖告于大祝祈嘗受(受或作受)龠致其方

逢甲(中)𡇺(囿)孔庶鹿鹿遙遙旣坦疆理𨘷騷(或作驩)大

田不揆(揆)君子可求又(有通)𩫖又始周爰止于是

 終

右石鼓詩十章周宣王獵碣也韋應物謂文王之

鼓宣王刻詩韓退之謂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

廟中

古逸五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逸周書

命訓解　逸周書

天生民而成大命（自然之性）命司德正之以禍福立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極（日成日進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于極六極既通六閒具塞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于極夫天道三人道三（相方以立教）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

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存（一者善之謂也）(極)命
則民惰民惰則曠命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極)福
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極)禍則民鬼民鬼
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
則不義(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
不順(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凡此
六者政之始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罰
小命罰身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

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賈上罰莫大於貪詐
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撫之以
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
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
忠行之以權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
震政不成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
不忍人凡此物攘之屬也（物 事）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
害不如死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
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不長）
（近淺也）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
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
始以知終

常訓解　内品持品

逸周書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學能故可變自然故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雖有天性可各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明王於是生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常爲慎民若生于中習常爲常習常爲常如性自然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

至于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皆有經遠之規故曰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夫民群居而無選爲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言政必敬始慎終選行也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云云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叅叅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重明終始之義困在坌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奸九奸不遷萬物不至古以坌導民政之弊夫禮非尅不承非樂不竟

民是之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名行之以化以中道化之六極命聽福賞禍罰六極不羸羸謂無常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偽曰奸奸物在目奸聲在耳耳因有皆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萬民無法□□在赦□復在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所行相反故也明王

是以敬微而順分

武稱解　　逸周書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此卽所謂稱也岠嶮伐夷并小奪亂□强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武道逆取順守故曰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武以爲用事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以毀敵國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間也餌敵以分而照其

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以分謂以分器上田餌之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寒衣爲敗其絲麻冬夏寒暑盛衰欲慶之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强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

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程典解 加品 與品　　逸周書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娱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以往事誡將來開通言德合也）（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以慎道教天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以讓爲化）（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和而順（慎）同攜乃爭和乃比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嗇寇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侯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無恥）輕其行多其愚不習（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

物其善惡（物之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施當（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牛羊不盡齒不屠士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備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

文傳解　內品　妙品　逸周書

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
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
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因就不決
曰括）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
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
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
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

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
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
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
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
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
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漕轉流歸移內人也）土少安帑而外其務
方輸（外設業而四方輸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業舍次於田）
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

來不稱之災（人土相稱）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
務積聚何以備之（積材用聚穀蔬）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
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
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
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
人制之（制而業用）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
夫（備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
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

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
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
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
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
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

武順解　内品　時品　　逸周書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為所役）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四佐脾腎肺肝）地有五行不通曰惡（金木水火上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言其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本謂人也）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天右還也）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有中必有□故曰參）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民以度（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左右手各□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四枝手足元首頭也）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五兵名）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皆陣名伯卒名）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九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伯卒則右十卒則正三千則卒卿萬卒衆令之於君）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

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畱畱則無成（遲）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功不差也）有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常任大道）危言不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大匡解　内品　特品　　逸周書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言大匡有此法寬儉恭敬夙夜有嚴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中於欲謂忠於絕私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昭讓非背背黨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讓以得之非棄背也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

衆思直醜比位所以行道非以息忿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政以道民以禁閑之也故貴得節也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仁者好靜窮非取樂昭潔非爲爲窮非涓涓潔於行思義醜貪涓潔於利不以自污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明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洪成則苟死於勇不知節勇死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惟以法法度化人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

其言所尊重者老人乃政之寶也文王唯敬是道汝其用之汝諸侯也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群正不邇讒邪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口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官以長官所戒惟敬則八宅順綴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大官備武小官成長承春大匡摠揖外用和大和平大國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士大大乃賓客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不憚不計分部不失其理俾若九則生欲在國國咸敬順維

敬敬惟讓讓惟禮言周大匡使順九則生其所敬於國國人皆順之以敬讓之禮也辟不及寬有永假不及言同假於王道

大聚解　逸周書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總總亂也積虛不平也）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禮遠賓廣近者道總土宜以受民也）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四郊自近始也）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亡者復之削辱者解之）赦□重皆有數甚謂行風（行風化也）乃令縣鄙商旅曰能

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以一（大夫之耕祿者）闢開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待行旅也）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貨易供其貧也）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當先邮也）民有欲畜發令（命之畜牧）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邮資喪比服（邑閭比相救邮比服祖喪服也）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付以年為長（首為伍家宦服）合閭立教以威為長（教由威行旅會敬親）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

□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草味同言五味非一也）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邮死立大葬以正同（職立同）立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群行出入坐起隨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根行田芋比長之職也連比）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登下隨穀豐儉也）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

（不順政故曰凶）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無窮乏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正德（傳於溝壑）旦聞禹

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放散供人用也）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歷言自然之至）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政善德之至也）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側側喻多長有國也）乃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昆吾利治朔月旦朔省之）

皇門解 （內品 奥品） 逸周書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門（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人非不用明刑（耇老之賢人也又建立沈伏賢人不用明法）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小至於大者小大邦君也）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言旁自羞進）其善

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私子庶孽也常常德）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勉在王庭獻言于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于上下（上謂天下謂地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助君也謂大明衆于也）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先人及天地報之正用善詔家）王國用寧小人用格□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神祐之故）王用奄有四隣

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毖同丕大末終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時肯胥相爲是相學與非常也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慶王家之用德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辠之亂詳善也不察無罪以惡民也亂是羞于王言順不進辭于王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譬若略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是人斯乃讒賊娼嫉以

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收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美好諭昏臣也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士王所食爲鄣口媚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遠蔽善夫使莫通乃惟有奉狂夫是陽是繩口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言陽舉狂夫以爲士人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命者教也率皆痛愁用也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口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用非其人故也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殄絕其世也及其人也朕蓋臣夫明

爾德以助予一人憂盡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假借資用也皆我法用德之告我我大德之所行也譬若衆略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如衆令敢猶相扶持也濟遂也汝無作

大戒解 內品 輿品 逸周書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朕實不明 兆始工官言政治門是始正其官 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懾懾(謀)不極 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 于重位與輕服非共得福厚用遺 重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夫德而好福用 庸止生郄庸行信貳衆輯群政之是求益之言也 不輯自(匿)嗚呼于夙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

周公曰於敢稱乃武王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於小衆乃不懾 言淡之武王有口言 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百行茲惟重告冉 連官則同憂口集衆事則同口濟謀 有不行必行也 庸厲口以餌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 餌謂爵祿 權謂勢重 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戚服孝弟乃明 擅人專已塞逆惟思惠順戚近也 明立威恥亂使衆之道撫之以思內姓無感外姓無適 鄙即其亂則思治矣 內同姓同宗外異姓 人知其罪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制口設九備乃無亂(謀) 上明則不隱情故曰知罪 九備

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 順人心明察則民化而善 四口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費口口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 碩大怪異 七口口謀躁內乃荒異入口口好威民衆日逃九富龍極足是大極內心其離口 室也 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 應協以動動必以和 (謀)和適同獲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 上謂君也 聚財多口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 言閉塞不行也 順得以動人以立行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 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口口以昭其乃得人 轉移貞信如此也 得其用也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 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 王拜曰允哉允哉敬天行道

史記解　内品　妙品　　逸周書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王穆王也戎夫左史名）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遂成事也）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古諸侯也）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諸侯）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不敢忠乃不仁下効其上故不親）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謀主孤長大也）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寵利）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譁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内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間

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寵秩同也）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賤其臣忠良皆伏（不爲之用）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曲集愉州皆古諸侯）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無爵祿不相奉）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無大臣小臣亂）犯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

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有果國名)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有位無祿取名)(自戍民不堪未比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

業形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形用國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獨鹿西戎地)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財不供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渋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商鞅變章韓非亡徵本此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國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皆狄蠻之別貉夷之別八七九五六非一之言也）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辯九州之國使同其利（貫事）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水雒其浸陂溠（華山西岳）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家所畜曰擾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

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與嶽）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四擾牛羊馬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場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所謂河內者）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圻界也）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爲王者斥候）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甸田也治田入穀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男服（男任也任王事）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爲王扞衛）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用事簡慢）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爲藩服藩服屏四境也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名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

晉孔晁曰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

芮良夫解 内品 特品 逸周書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首謀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古人患不聞故有所

不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害民是與民爲怨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如之養食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言無遠德罔有天下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

保爾居爾乃曠禍斲哉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曠陽不聞斲心不惕不知王定况貪諛之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鉗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

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周祝解

逸周書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爲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形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惟道故也）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不怠故濟趣時故聖）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失其福也）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

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爲時觀彼萬且何爲求（萬物自然不爲人來聖人則之如因雞鳴以識時）故天有時人以爲正地出利而民是爭（正敬授也爭斂之也）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豲有蚤而不敢以撅勢居小者不能爲大（雖有牙蚤不勢不便故）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爲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因木以伐木因近以）

成戚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
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虎以食陷穽人以欲陷詐葉
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傑
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
至不可爲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爲
勇貨以危身禍至不救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
故患因事而起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故
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春融幽谷日照萬方時之

行也順至無道爲天下者用大略順時也火之燀也固
定上爲天下者用牧燀然也牧謂法也水之流也固走下不
善故有桴桴擊鼓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
之微也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
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
爲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
微亡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蓋地爲軫天
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

終不竭滄寒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五行相勝
生成萬物盡可稱名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反也
性於同從立也始異終故日反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
姑短長惡姑剛柔姑者姐也變易形生始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
魚何爲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皆以貪餌人
智之邃也奚爲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爲可牧誠於蔽可測牢
於事故於可牧王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
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陰陽牝牡皆自然也故忠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
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維彼幽
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包包藏雄
雄桀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爲
久察彼萬物名於始法大地則喜怒無錯推古久則萬始可知左名左右
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
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夫道
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極中也用其則必有群加諸

則爲之君舉其修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

畚瓜

武紀解　內品　與品　逸周書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克□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不捷智不可□□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切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修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

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肯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并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毀之不利克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而危矣求之以其道□□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

舉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
不道行事乃困不作小口動大殃謀有不足者二仁
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
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
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
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
亂之君國未亡也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
不果隣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

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
口家之交不可以枉漉失隣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
虧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
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施度於體不慮
費爭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隣家則不顧難矣
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為養民
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擠
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為愛死矣畢

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枝計戰而口足近告而無顧告
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于閉門循險近
外授以天命無為是定亡矣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
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
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
物不備而欲口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勢不求周
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內無文
道外無武迹徃不復來者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

費而致大功故令未有據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
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
而不費難將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
而有權久之而能口唯義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
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
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
不至妄為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
得其次爭而弃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

尊文而和外尊武而義其形愼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道也

古逸六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艮邦選註

管子

形勢　七法

版法　八觀

法法　制分

九守　水地

形勢　内品　神品　　管夷吾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烹羊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有理存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而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

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二三之聲問明王所不賓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斵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無所為以優遠方也親近者貴恩厚夜行陰行德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人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譽惡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顧憂者

可與致道其計也遠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失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服行道德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訾惡也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智者逆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心不違馬而自得塗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

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無形常在於內不及外見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

爲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從上好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

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過由巳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人事之起近親造怨（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

之狡雖善不親（狡多猜）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

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七法　　内品　閣品　　管夷吾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強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

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以合宜也名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徵徵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所亦器量之名）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華物當以漸也物順教而風靡也）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舉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

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

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爲愛

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右四傷百匿）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

下不能正天下教益天下而習不益天下不能正天下習益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平輕重庫藏寳物不令外知者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

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

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不練之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伍什長）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

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

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眾矣

版法

内品 神品

管夷吾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眾之所忿置不能圖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取人以已成事

以質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無親參於日月佐於四時悅在施有眾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

乎任賢高安在乎同利

八觀　內品　神品　管夷吾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横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内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

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野之）

廣狹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城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

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共人少可以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

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糴）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遺苞矣（雖相賑但苞裹升斗）。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捐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

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

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貧則為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蚤晏不禁，

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每里置舍使尉居焉），時毋會同，喪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

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原本一字求朝之侍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

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不行親近令一布而

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強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倉囷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化更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

而存亾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法　内品　妙品　管夷吾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非法之宜）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

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積小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

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

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罰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志也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戮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

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鬭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瘡也雎之礦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侑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

後難久而不勝其禍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
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
其次失而能追之（追悔）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
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
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
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
無砥墆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
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
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
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
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
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
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
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
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

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
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
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
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
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
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
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
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

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
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
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
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
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而用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
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
民毋可與慮害己者（害而人者以法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
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

斬筦不下傚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也(轉避)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

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爲下塞也)已蔽而刦已刦而弒凡人

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

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請告)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

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

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人君之勢急於司命）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

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知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

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先自行法）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牽而挨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

制也（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
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
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
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
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
愛忠臣不誣能以下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

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
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
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
陶爲李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
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
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祿重無
以不受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以此事君此所謂
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

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
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
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
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
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
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
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動與靜此所患也是故明君

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
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
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
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
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
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
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
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

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制分

內品　妙品　管夷吾

凡兵之所以先爭（爭爲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不徧知）大征徧知天下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

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耳目視聽）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群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韌而難入）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削也）則刀游間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

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九守　内品　神品　管夷吾

安徐而靜居位當安徐而靜也柔節先定和柔爲節先於定已虛心平意以待須須待也　右主位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右主明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必須審察不可望風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右主聽

明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

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内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右主参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水地

內品 神品

管夷吾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槩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潤以澤仁也隣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

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

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蟡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

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

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圾滯而雜故其民諂諛

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

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

民閑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

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

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

其樞在水

菀（囿城）淳（和也）幾（謂從無長育，適有也）常之數內度（潛潤口和，之度明嚼食養）

疑停蠋蠹中蝎與危切浸絕

也虫又音詭涓也寂也

按文子肺發為竅下有心發爲舌一句宜補

古逸七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執轡

孫武

始計　虛實

軍爭　九地

飯牛歌三章　内品　纖品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乃將任車商齊莫宿郭門外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戚飯牛車下擊牛角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黄犢上阪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出東

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公聞之撫其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乎古有白水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按甯戚一作越宇式人休不休嶴十五歲爲齊威公師嘗飯公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無忘在魯戚無忘車下○蟠笑矢鐫三云七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者高誘云古民春秋謂戚所歌乃詩碩鼠之詞

十五難 内品 武品 秦越人

十五難曰經言春脉弦夏脉鉤秋脉毛冬脉石是王脉耶將病脉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脉也春脉弦者肝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脉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脉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脉之來疾去遲故曰鉤秋脉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脉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脉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極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脉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脉也如有變奈何四時脉變然春脉弦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強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氣厭厭聶聶如循榆葉曰平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病急而勁益強如張弓弦曰死春脉微弦曰平弦多胃氣少曰病但弦無胃氣曰死春以胃氣爲本夏脉鉤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強是謂

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脈來累累如環如循琅玕日平來而益數如雞舉足者日病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日死夏脈微鉤日平鉤多胃氣少日病但鉤無胃氣日死夏以胃氣爲本秋脈毛反者爲病何謂反然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其脈來藹藹如車蓋按之益大日平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日病按之蕭索如風吹毛日死秋脈微毛日平毛多胃氣少日病但毛無胃

氣日死秋以胃氣爲本冬脈石反者爲病何謂反然氣來實强是謂太過病在外氣來虛微是謂不及病在内脈來上大下兑濡滑如雀之啄日平啄啄連屬其中微曲日病來如解索去如彈石日死冬脈微石日平石多胃氣少日病但石無胃氣日死冬以胃氣爲本胃者水穀之海主禀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也脾者中州也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來如雀之啄如水之下漏是脾衰之見也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爲最善醫扁鵲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

十六難　內品　疏品　　秦越人

十六難曰脉有三部九候有陰陽有輕重有六十首一脉變爲四時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何以別之然是其病有內外証一脉者四時氣也變爲四時者遇春夏秋冬而變見弦鈎毛石也其病爲之柰何然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內證臍左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有是者肝也無是者非也肝藏清淨故善潔面青肺之色也善怒肝之志也淋淋瀝也溲不得小便也便難大便不通也轉筋筋急也有肝之脉有肝之證有

肝之病是肝之病也否則不係是臟病矣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喜笑其內證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啘有是者心也無是者非也面赤者心火之色見也口乾心火旺也喜笑心之志與聲也心位在上故臍上有動氣掌中心之經也啘者有聲而無物心中熱故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其內證當臍上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腹脹滿食不消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有是者脾也無是者非也噫脾氣不順也善思者其志也脾受穀味故曰善味脾不足思味以助之脾位居中動氣所以當臍脾病而不爲運用故腹作脹滿不能腐化水穀脾主四肢病則體重節痛怠惰嗜臥四肢手足也不收少力氣也假令得肺脉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內證臍右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熱有是者肺也無是者非也志若悲愁而不樂故其聲欲哭也肺王氣邪居肺則氣不順而作喘咳肺主皮毛風寒所傷則洒淅而寒熱假令得腎脉其外證面黑善恐欠其內證臍下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氣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脛寒而逆有是者腎也無是者非也恐腎之志也欠氣相引也生氣根於腎病則氣道嗇而不使上行故逆氣腎居

逆於小腹故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腰下洩也腎主骨腎病則足脛寒而逆

三十七難　內品　疏品　秦越人

三十七難曰五藏之氣於何發起通於何許可曉以不然五藏者當上關於九竅也故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香臭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矣三焦之氣通於喉喉和則聲鳴矣末二句潔古所加云耳二目二鼻孔二口一舌一喉一共九竅也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結為聚邪在六

府則陽脉不和陽脉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脉盛矣邪在五藏則陰脉不和陰脉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脉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榮故曰格陽太盛則陰氣不得相榮也故曰關陰陽俱盛不得相榮也故曰關格關格不得盡其命而死矣經言氣獨行於五藏不榮於六府者何也然夫氣之行如水之流不得息也故陰脉榮於五藏陽脉榮於六府如環無端莫不其紀終而復始而不覆溢人氣內溫於藏府外濡於腠理終於肝始於肺既終而又復始覆者諸陰不足陽入乘之也溢者諸陽不足陰出乘之

禽經　外品　纖品　師曠

鳳雄凰雌。亦曰瑞鶠。高六尺許。亦曰鸑鷟。鳳之小者五采之文三歲始備
羽族之君長也。羽族三百六十。鸞瑞鳥。始生類鳳。一曰雞趣。首翼
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
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吪。死也。百鳥瘞之。慈烏反
哺。大嘴烏也。白脰烏不祥。巨喙烏善警。避繒弋也。哀鳴吟夜。雄失
雌。若鷙鳥之善搏者曰鶚。鶚鶞玄淺黑而大曰鵰。鵰鷹色蒼黃曰鴿。
骨曰鶻。鵚曰鵰。能遠視也。鶚曰鸇。奪曰鵽。如鵲而小。王鵙鵙鳩

魚鷹也。亦曰白鷺。亦曰白鷹。雎介鳥也。善鬬。亦曰鳩。五
采備曰翟。亦曰夏翟。夏則光鮮。亦曰鷂雉。青質五采。朱黃曰鷩
雉。背黃腹赤頸綠。白曰鵫雉。玄曰海雉。首有采毛曰山雞。頸
有彩囊曰避株。鶄鶋則頸出彩。遇樹木則避之。背有采羽曰翡翠。腹
有采文曰錦雞。鳲鳩戴勝布穀也。亦曰鵠鵴。亦曰獲
穀。春耕候也。倉鶊黧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
夏蠶候也。鷄鶩。山鵲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鳲音雁南集
於江干也。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亦首鴈北集於山陸故也。以山言。自南
而北。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鶂相眂而孕。
鵁鶄睛交而孕。鸛雋周子規也。啼必北嚮。夜啼達旦。血漬草木。
江介曰子規。啼苦則倒懸於樹。蜀右曰杜宇。望帝所化。隋揚越雉。
鷓鴣也。飛必南翥。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畏霜露。早莫出
希。鶡毅鳥也。毅不知死。敢鬬。鷗信鳥也。信不知用。潮至則翔。
鷙鳥擊之。鷸有文而貪。類鷲啄蚌。鳶不擊而貪。鵜鶘志在水。鴛
啄木志在木。鳩拙而安。取鳥巢居之。鷦巧而危。鷦鷯桃雀巧婦也。若紡績
為巢懸於蒲葦。鳧鶩之雜。鵰鷺之潔。題鴂鳴而草衰。伯勞也。謂之伯

趙。雞。孤澤雉啼而麥齊。風鳶類。亦曰風伯。翔則風。雨足鳥。商羊一舞
則雨。霜鶴。鸛蜚則霜。露鶴。玄翥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咳。
山鳥巖棲。原鳥地處。靈鵲兆喜。佐鶥塞耳。鴛鴦野則
義養。則搏水。鷺澤則群。擾則逐。鸅鴟摩背而瘖。人以手撫
背則瘂。鸚鴿別舌而語。扶老禿鶖強力。鶡鴿友悌。衆寡離
離。鴻儀鷺序。鶯雀啁啁。下齊衆庶。鵪鶉雄鶿庳。雄者
足高。鳩鵐雌前雄後。鷇將生子呼母。應鷇既生。母呼子
應。班鳩辨。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梟鴟害母。舒鴈鳴而後

紐群構獨鷙覆卵則鶴入水冷則不孵取禦石周卵以助氣鸛腿月伏卵則向月取氣助卵霄鳫司夜行鳫司晝雄翼掩左雌翼掩右物食長喙穀食短咮搏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終始以成物性

張華全註具本書

荆平王內傳　內品　越絕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

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

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
横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
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
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
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
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
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
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荊

邦之賊者我也報荊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
問姓名爲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
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荊平王有令曰得
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何
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千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
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
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
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七首自刎而死江水之

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
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
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
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
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
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
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荊平王
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

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
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
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
尚子胥遯逃出奔唯太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
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
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
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閭將
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

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柰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

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爲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爲名名卽章以此爲利利卽重矣前爲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諫上　　內篇　　晏嬰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

丘以爲邑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
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
獨竊笑也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
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
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
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
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

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
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
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
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
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四符　外品　妙品　文始經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
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
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
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
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
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
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

此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
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
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
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
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
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
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九藥　外品　穉品　　文始經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柳下惠誄　内品　逸品　　妻何氏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遂爲誄焉既成門人莫能竄一字

執轡　外品　與品　家語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
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
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
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
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
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
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
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
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
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
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

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
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
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
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
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爲盛虛是故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
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
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
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
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爲
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虫三百有六
十而龍爲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
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
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
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

曰安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亮豕脂羊毛耗絲古所王一作
屬屬托坤所生

始計篇　内品　神品　孫武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

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

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蘇老泉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舉之爲權書一句一義

虛實　內品　神品　　孫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

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

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

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王元美云　週篇揔一避實擊虛之意而所以敵爲我擊則以先處戰地而佚因敵變化其應若神也此文首尾照應較它篇更句句秘密乃孫子出其生平儘力摹畫之文

軍爭　內吉　妙品　　孫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　軍門爲和門貴和也

衆爭　庸人爭之則危

九地　内品　疏品　　孫武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

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

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

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

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二屬 與敵相當 旁有他國　四五 謂九地利害　踐墨 規矩無常

古逸八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天子之義　外品　閎品　司馬法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

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

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

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

示休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昫又云鼓聲不過閶柝聲不過閶鐸聲不過閶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震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尺尺之玉而重寸陰史記注引血於鞞鼓神戎器也

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又晨納鉦車今文皆無

上德　內品　識品　辛鈃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見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玉在

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卽成虹地二烝卽泄藏人二烝卽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

鬭不可以空器召也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
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
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
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
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
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
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
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

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若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
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
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
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
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使葉落
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瑗之器礛磻之
功也鏌鋣斷割砥礪之力也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無裹粮之資而不饑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

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
不爲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
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
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偷肥其體故近
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爲山即安而不
危因下爲淵即深而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

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
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
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紈之爲
縞也或爲冠或爲絿冠則戴枝之絿則足蹍之金之
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
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
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
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

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
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
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
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
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
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
履繩海内其所出故能大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
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

追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絃不能發發矢之
爲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
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
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
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
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
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百星
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

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
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
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
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
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
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
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雈

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
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
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
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
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
也善用人者若蚓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
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

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汗其准粉其親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

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之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山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治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斷水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度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絃不足以爲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儲 未山堤或作由

莊周

閼奕之隷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元天山名）

游梟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

揷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絺謳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謳歌為人用力不齊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

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飮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鷄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鬬鷄處株包也鷄畏狸）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
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鵠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緤載以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
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大其服博其曉流其舉足

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興而牛舍
青鴳愛子忘親 鴳鳥專愛其子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
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
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酒尊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
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
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
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
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

見鴟以五鈞射者見鴟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 蟻聖主之法明遂令不敢犯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
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
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
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
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
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弩（弓一作）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一作宋）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撅囊（囊擊者也一作撮）

秋豢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葉成（鴽為鶉鶉為布穀布穀為鴽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玄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

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
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
特會莊生之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亦逸篇也

論將 內品 闕品 吳起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
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
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
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
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
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從於一人
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
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
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
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
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
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淸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擧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親士　内品　閣品　墨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

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内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

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

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大取　内品　幻品　墨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謂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

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

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
執旣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
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
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
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旣有而棄焉是害
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
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幼不爲幼薄親厚
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

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愛人也厚
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
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
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
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愛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
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
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已語經語

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
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害已
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
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
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
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

非欲之也非殺臧也爲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
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
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
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
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
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
至無貴於人至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

爲巳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
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
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實也白敗
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惟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
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
形貌命者惟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
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

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
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
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
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
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
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
所遺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拙

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
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
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
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
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
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
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

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
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
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
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
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
明於其所上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惟有强股肱而
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

藕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
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
利天下也指名其類在於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
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
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
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
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爲
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

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
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公輸　內品　炎品　墨翟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
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
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
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
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
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
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

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
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
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
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

宋所爲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于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衆人知之

古逸九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艮耜選註

湯問　內品　問品　　列御寇

殷湯問於夏革〔大夫〕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今猶古也〕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

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峒〕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營州〕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之鈆北況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

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音瓜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練猶精以和陰陽〕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在西北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

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作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恐
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北方之神禺彊號曰玄冥）使巨
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
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
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
焉（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
大海僊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音憤大也）怒侵減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

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
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
冥靈（木生江南葉生為春葉落為秋）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一名僢）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
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
者（蠓蠓蚊蚋）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窮髮）有溟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鯨魚）
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
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　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
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　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觥（降反）俞（古之聰人）師曠方夜擿（音剔）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
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
廢徐以神視（寂然玄照）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
砰（普耕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

名為櫾（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
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
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
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
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
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形古行字）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
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
居懲山（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小山）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齓（初忍反韓詩外傳云男女十歲毀齒謂之齓）跳（音調躍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音措）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之近心一世之常情至於大人以天地爲一朝億代爲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爲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妻之孫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

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濵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音甀直爲反甔甀瓶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于山下（山上水流曰埒）

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不可得往耳豈以言故止)南國

之人祝(祝之六反斷絶其髮)髮而裸(乎瓦反) 北國之人鞨(音末古言俗人帕頭是也)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不以壽死曰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楚之南有炎(去聲)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假(一作遐) 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爲於器物者亦須平)

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無有絕理）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楚人）以獨繭絲為綸芒鍼（音上箴）為鉤荊篠（作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

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各非故形）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

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

律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懼伏晉國大旱赤地二年鄒衍之吹律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並秦歌人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齊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長引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遺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俳優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駈含反曲頤也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慴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生皆以機關相使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彀

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獸鳥不敢逸）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次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用手之妙）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三接而后成器）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

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民心則國安）得之於啣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鑾應）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私恨）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

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音隨）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

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音艷）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呼麥反破聲）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

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閒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輙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拈取物也又音黜）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喉）上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

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軀彼其厭於染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之劍劍龍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及尸取皮毛為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訛書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迎）哉明傳信也

列子恍朗惝漫故是晚周人物然毋與莊同處莊格方殊絕故當列後於莊為僞晉人不能意大蘊之流乎

徠民　内品　迅品　公孫鞅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隣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今秦之以強強者其

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爲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切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

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秋有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

安居而農則敵息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

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強秦有過

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人
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
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
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
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
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
此三三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
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

王賢力今時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
聽聖人難也

此篇似管子又似魏公子無忌之文屈曲辯難奇
峰峻鍔精英互繞令人恍惚不可御視

畫策　內品　特品　公孫鞅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
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
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
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
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
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
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
雖重刑可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
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
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
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
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民勇者戰勝故能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

者民不勇聖王見勇至之於兵也故興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口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辯之以章束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

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為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兼誅也必得者本者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

使蹠可忠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蹠乎勢不能為姦雖蹠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為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為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王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

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懸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

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内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虚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

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説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　黄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知以高下制水知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武王　內品　奥品　隨巢子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天鬼不顧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功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君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按漢藝文志隨巢子與胡非子並墨翟弟子

夷羊怪物　飛拾蟲也　天鬼天神

古逸十卷周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戰威　内品　鬬品　尉繚子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

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

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外品 妙品　尉繚子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鬭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進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

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鬭戰者無勝兵凡挾義
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
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廷
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鬭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
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
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
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
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

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
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
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
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
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
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
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

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
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
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
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武議 内品 特品 尉繚子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女子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

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爲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

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脩不脩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

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衆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勑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

聖人謹人事而已矣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内品　特品　　尉繚子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鈎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

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大道上　　内品　肅品　　尹文子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

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絶衆獨行之賢

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
爲戸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徵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
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
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
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
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
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
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

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
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
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
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
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
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
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
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

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
用而自得奚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
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
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
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
爲得之道也

酒對　名品　悠品

淳于髡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𦝤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

髡以諷諫焉。王乃罷長夜之飲。○茅坤曰次酒醉

千年以來獨步

帣 音卷 捲袖　韝 音溝 臂捍　𦝤 腮同　眙 瞪同 直視　二參 十醉二三　薌 香同

外篇　内品　持品

慎到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巳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巳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

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隷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知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正名　外品　闕品　荀况

後王之成名[定名世世可守]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康誥曰殷罰有倫爵名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威儀]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舊俗方言委曲期命]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精合耳目之精虛與聞見之物合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矯也]慮積

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能合物]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耐通謂堪任其事]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節時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守之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

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深隱]

[紛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辯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耳鼻口心體也謂之司則同謂之異則異]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滑汩同鈹被同壞亂之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心有徵知（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類知耳聞之類當主也各主其簿書）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

為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本無定）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以名實名使成言語文辭）名有

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老幼異狀同是一身）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田鼠化為鴽之類）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

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名之樞要受心所是辭心所非）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事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

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
知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期會
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
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詩書之言是也用麗
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累數其實以成言語辭
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
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
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

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
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
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
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
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
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
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

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
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
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
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
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
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彼(名)辭也者志義之
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

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所棄而愚者拾
以為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
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
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
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
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
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
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

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

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

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

願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皆所不適意也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

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

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耶粥壽耶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

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楊倞曰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著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

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堯問　內品　集品　荀況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

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

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

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語曰繪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扫（故没）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幷之紂剄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中韓（與仲胐同）均若（敵體）越踰（適一曰也）物必至（必知事也）子馬（或曰正與子字）

古逸十二卷楚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抵巇第四　内品　幻品　　鬼谷子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

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頰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

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

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甚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illegible]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穎[illegible]城有鬼谷泣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巇音僖山險也間隙也

摩篇第八　內品　夷品　鬼谷子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

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
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
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
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
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
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
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
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

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第九　內品　闔品　鬼谷子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
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
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
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
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
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

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
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
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
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
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
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

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絶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

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第十　內品　纖品　鬼谷子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

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

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

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

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本經陰符　內品　幻品　　　　鬼谷子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眞人眞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循綠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者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眞人眞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思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胸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螣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遠深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

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實則心遂安則其所
行不錯神者得則凝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
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眞一而不化待人
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
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
無實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府精神魂魄固守
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
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

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
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
舍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
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
有取無若以鎰秤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
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見間
動變明而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
爲之形勢

散勢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
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
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
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散勢散勢
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
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

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散者不以神肅察
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
之心以原不測之勢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
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略計謀各有形
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
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
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

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為要接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蓍 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然之道以為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于萬仞之谿

中經 鬼谷子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厚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闐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却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於聴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

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鬭郄謂解羸微之仇鬬郄者鬬强也强郄既鬬稱勝者高其功盛其氣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鬭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是也郄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恊而并綴去者謂綴巳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庻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

處識其短驗之動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無見巳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巳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巳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内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内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

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亾使存也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稽四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

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龐子

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李者他)百父母子且未易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垙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螾蛾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同乎天度數之而行

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也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闓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蹻蹻奚足以疑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天地相蔽至今尚在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道有度數故神明可

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日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王鈇國法也天道君道一也　李李官之第里著土毀米李治也第第著著垝墻季數

多日衍失其一少日委一失與也

環流　內品　外品　　鶡冠子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者

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

吉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已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踹然其為分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

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刺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也積往生跂工以為師積毒成藥工以為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日在 精神之運隨日以新 挈已之文 夫身在草萊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術仰百年恍然如夢文也非實也 大孰 不知其誰之子 積毒 天下之弊多因故迹而生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

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義則自況

泰本也異智仁聖義中和同禮樂射藝書數捆猶叩椓也

天權　內品　夷品　　　　鶡冠子

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
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聯萬物傾天地合膊同根
命曰宇宙知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
故無不安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
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
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
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

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
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
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
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而無形
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
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螫膚不昧
至日一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幭
隱於帷薄哉周平弗見之謂蔽故病視而目弗見疾

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高故與務
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
天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
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得無
來詳察其道何由然哉逝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
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
之也望而無表割而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
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之

惑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無方

挈天地逐物喪己則造化爲之一矣明照月明照也光照日也裹明自無求得之

能天　内品　鶡冠子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載六際而不絞觀乎孰莫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所以無疵保然獨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量往來而廢興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

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

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

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巒堙谿橐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行異者相非道

異者相戾詖辭者華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遁辭者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於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瀇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古逸十二卷楚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天問　内品　幻品　屈平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上下天地冥昭晝夜馮翼氣氤浮動之貌○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九重九天○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渾淪蒙以圜號冥凝玄釐功歸無有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天有南北極地下有八柱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烏徯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瀰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地有溝乎大氣舉之○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或㬱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沓與地合也十二辰也○折篿剡筳午施旁豎鞠明究曦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女規燬魄淵大虛是屬棊布萬熒咸是焉托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汜水涯日所入爲大蒙○輻旋南晝軸奠於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以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夜光月也顧菟顧望之兔○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尊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伯強厲鬼惠氣和氣角宿啓明○怪沴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明焉非闢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門而延彼角亢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汩治鴻洪水也尚舉也○惟鮌譊譊鄰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后惟師之難瞑頻使試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曳銜鮌死爲所食也施刑之也○盜堙息壤招帝振怒賊刑在下而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坼離厥考而鴟龜肆喙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渠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步橋楯勩踣厥十有三載乃恭厥醜宜儀形九疇受是玄寶昬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墳高出水也○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塡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應龍有翼禹治水時以尾畫地水泉通○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

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圜壽廓大厥立不値地之東南亦巳西北彼回小子胡頗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洿深也○州錯富媼爰定于趾踝川靜谷形有高庳東歸窮壑又褱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淢淢又何溢爲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衍長也○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莁忽不準孰衍孰窮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增城之高萬有三千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崑崙西北闖闢門納不周風○清溫

煥寒迭出于特時之丕韮出是而門辟啓以通玆氣之元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瞑厥朔以炳惟若之華㮚羲以燿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虯負熊以遊○狂山凝凝水于北至爰有炎州司寒不得以試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有虬蟃蟃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有蓱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産赤華伊枲巳蛇腹象豗覩厥大三歲遺骨其脩巳號黑水玄趾

三危安在○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延年不死壽何所止○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鯪魚人貌邇列姑射逝雀時北號惟人是食馬有十日其火可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禹憂無匹爲繼嗣也○禹懲于續嵞婦亟合服離厥膚三門以不胝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曁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彼呱克滅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耇曷戚曷蠥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射行鞫窮也○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佐厥正帝授柄以撻克窮聖庸夫孰克害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達逆踐埴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胡往不迪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序帝以貿嬪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禹化熊通道塗婦慙而化石時方孕禹曰歸我于石破啓生○禹毋產聖何嫗厥旅彼淫言亂蠋聰賊以不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羿滔淫剖叟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宓嫿厥鱗集失于睆肆斗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焉妻于狡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決鈎弦○羿夫快殺鼎豨以慮飽啓膏腴帝叛德恣力胡

肥台舌喉

而天厥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

揆之○浞譏婦謀后羿卒戕荒棄于野俾紆朊是滅斧上作仇徒怙身孤阻窮西征巖

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

由幷投而鯀疾脩盈○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稙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

維蘆丕徵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殛厥祀從世是郊白蜺嬰茀胡爲

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

鳥何鳴夫焉喪厥體尚崔文子學仙於王喬喬化白蜺嬰茀持藥與之文子引戈擊

蜺墮藥見尸焉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去○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褫操戈猶惜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

厥篚筐留漠莫謀形胡在胡亾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

膺之○蓱雨師號呼也天撰十二神鹿八足兩頭○幽陽潛獎陰蒸而雨蓱馮以興厥號爰所氣怪以

神爰有奇軀脅屬支偶尸帝之鬪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

以遷之○宅靈之危棹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悟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能伯負骨帝尚窄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

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女岐澆嫂爲澆

縫裳○澆嫪以力允康聚之康仍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令宜咸墜厥自湯謀易旅何以

厚之○湯奮癸旅爰以偃捬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覆舟斟尋何道取之○康

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踰易尚或斟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

湯何殛焉○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虐暴娛以大啓厥伐舜閔在家父何以

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替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兹俾胤厥世惟蒸蒸

翼于爲之汭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城誰所極焉賢者

先見非虞億也紂作玉臺十重○紂亶于璜其克兆之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

媧有體孰制匠之○媧德爲帝師以首之媧體虺號占以制之胡日日化七十二獲詭

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舜

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墜昆庸致愛邑鼻以富賦吳

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大伯虞仲○嗟伯之仁遜

旅獄雍同度厥義以亨吳國緣告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

以滅喪○空桑鳴厥諭逸厥鳩惟軻知言鵲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旨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

劉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帝湯

迎○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黎民用澆厥虐以夷于膚大曷不諧簡狄在臺嚳何

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嚳狄禖祺邦形于胞胡乙殷之食而怪焉以嘉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該宜作啓該德胤

考薛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于協時舞何以懷之○皆
以司慝收正矜矜澆扈爰蹈
于以娛苗芊而捨不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辛
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愛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克膏后駭狂無
于肌畜寶被躬焚以旗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
牀先出其命何從○逢遇也啓擊有扈○扈釋于牧
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斮恒
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湯出獵
獲大牛
而班於衆○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
民是胥而丕號以之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昏微遵
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晉大夫解居父
○解父狄淫遭
愬以報彼中之不
目而徒以色視眩弟竝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

詐而後嗣逢長○象不兄龔而畜以謀蓋
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成湯東巡
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莘有王女湯
巡爰獲師內克
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
如伊之知臣昌以不識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
惡之媵有莘之婦伊尹也○胡木化于毋以蝸厥聖
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摯孰
譯彼
夢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帝桀也山湯而湯伐之是挑之也○湯行不賴重泉
是囚遾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讐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武王許膠
鬲以甲子
行師雖雨不失期蒼鳥鷹揚○膠鬲比狨雨行踐
期捧盎救灼仁典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列

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周公
何爲
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顯紂首
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授殷天下其危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成周成也○位僭庇民仁克
竝之紂淫以害師殛之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羣后畢會
竝驅而進
也○咸追厥死爭徂器
之翼鼓顛禦讙舞靡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
何而逢彼白雉○水濱翫昭刑俏獄之
繆迓越裳疇肯雉之穆王巧梅夫
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梅貪也○穆懵祈招猖
佯以游輪行九野惟怪
之謀胡紿嫘載勝之
獸鶬瑤池以迭譴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

焉得夫褒姒○儒賊厥誂爰孼其弧幽禍孥以夸憚
褒以漁淫耆義殺諫尸謗屠孰饑蔡以
徼而化
黿是辜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天
遾以蒙人某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懷彼王紂
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紂無誰使惑
惟志爲首逆圖
倒視輔讒
以傲寵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干
異召
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斷
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稷惟元子帝何竺之
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竺當爲天祝予之祝○棄靈
而功篤何爽焉翼水以炎盍

從長馬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既岐既嶷宜庸將馬紂凶以啓武紹尚馬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踰梁橐囊趨仁蟻萃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烏不台訢就盈癸惡兵躬殄祀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牙伏牛漁積内以外萌岐目厥心睒眂顯光奮力屠國以髀髖厥商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發殺昌逞寒民于亨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中潛不列恭君以雉胡蝢訟蛻賊而以變天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天集厥命惟德受之亂息以棄天又祐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光徵夢祖㵘離以厲彷徨激發而勇益德邁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蟻微命力何固○中央中國共牧共九州之牧也蠭蟻百姓也○魄齧巳毒不以外肆細腰群螯夫何足病驚女

釆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萃回偶昌鹿易祐以女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秦公子鍼事○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甲卒逐以旅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狗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咨吟於野胡若之狠嚴墜莊死丁厥任合行達匿固若所伊嘎忿毒意誰與醜齊仇秦嗰厥詐讒登役庸咈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一作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若敖娶於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邧子之女生穀於菟賁爲令尹子文○闘綽厥武滋以侈頽於兎不可以作怠焉

庸歸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堵敖楚賢人也原云吾何敢嘗武君上竊忠名乎○敖吾敖之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易極而辭

陳子淵云右天問發難至千五百言書朞以來未有此體原創爲之先儒謂其文義不次乃原雜書其壁而楚人輯之今讀其文章句之短長聲勢之詰崛皆有法度似作也非輯也屈子以文自聖且在無聊何之焉而不爲作也○凡小註圈下全傳

柳宗元天對二項音義如左

斡湯陽汜以藏藏寘墍同涔噴尻鯪

陵鮔祈彈彈一作鳥鳥一作鼂朝蠥蘖䠶射鏑鏑珧姚

雚丸梅苦殳切詳佯笁篤

以上天問

曶忽晰之列反輠胡果切尊折竹以卜曰尊午同互䂓燬皃淵日月

繆同糾廷誑鴟同鳥踣坡負切㥲燥貿茂䛒偪於同脊㓃味

䵵䵵斷魚斤切喪滅厶幺蛲妖

以上天對

遠遊　屈平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内惟省以端
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
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得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
怪時髣髴以遙見兮情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
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燿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
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
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
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
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
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
兮野家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
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
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
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
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
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

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旹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
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
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
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
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
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
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
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忽

舞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
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
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
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
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
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
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
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
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惝（超悵）怳 所由（反其本初也）灉 曄（音盍閃光貌 去之速也）
德門（械 神仙要訣）丹丘（晝夜常明之處）顏精（名 反）脫（音晚 澤也）汋（音綽 弱柔）
重陽（貌 積陽為天 天有九重）大儀（天也 之庭）於微閭（即醫無閭）連蜷（句蹄）
驕驁（也 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蓐收（西方神）曖曃（音愛逮 昧暗也）曭
（音倘 不明也）担撟（軒舉也）邊馬（旁兩驂馬）湘靈（湘水神）馮夷（水神）蟉
虬（音幽求 盤曲貌）便娟（輕麗貌）逴（敕角反 遠也）絕垠（天之邊際）間維（天有

六間）黔嬴（造化神名）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渤海東無底谷）

笛賦　內品　麗品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磄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皎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漫清徹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槩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

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較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繼悲徵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殺發沈憂結呵鷹陽叱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

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綿繡黼黻所以御嚊也縟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襄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有良（一作有良工焉）曰（學通）陪乘（副車也士有陪乘）殃（郎鞅馬絆也）鷹揚

猛將（尊神）太一　申子（申生）檀鄉（古知音者）北里（北鄙也紂爲朝歌北鄙之音）

舞賦　內品　纖品　宋玉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待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涕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曜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爲樂之方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䠞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廻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穀蛾飛繽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姁吁媮俞袿衣之長帶髾所交反燕尾類漼七罪反猋疾風

大招　內品　希品　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

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
只四酎并熟不歰嗌只清馨凍歠不歠役只吳醴白
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
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
徠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
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
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
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

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
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
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
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
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
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
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
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

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
只鵾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
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
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
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
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
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
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

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
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
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
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
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
只魂乎歸徠尚三王只

只止並音　遽起競　凌凍冰　悠悠行貌　鰅鱅蟰龍顒　鬤髮亂貌　誒強嬉

笑也　西方神狀　逴龍山名　赩音赫無草木貌　凝凝冰凍貌　臑音儒熟也　致致　醎

酸也芳菽薑内胹同肥也蠵音携大龜沾音添多汁鴰括鮎潸鱝小魚
臛霍四酎四重醲酒踊遊歃歃同嫮音護好貌娉婷也鮮界帶袁
頭也娛音娛夜也靨於妖又輔頰車也擱音詹長若雲吉人氏與
多也三圭公侯伯重侯子男類神精審如神直贏埋在而有餘

對頃襄王問　內品　妙品　失名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

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

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

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日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騏鴈（小雁）羅鸗（小鳥）青鵲（小鳥）繳（倩）碆（波）噣（晝）翄（翅）

陳子淵曰此絕代之文雖西京亦不能爲此蓋盛周莊雅西京簡逸皆未有此法度維晚周列國能爲之李斯逐客書亦似之○妙處在藏至巧於大拙寓清肅於紛拏長短錯綜頭緒森然

古逸十三卷秦文

西吳潘基慶艮邦選註

祀巫咸文

內品　奥品　秦惠文王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六寸）使其宗祝邵馨（陶）布愍（或作忠）告于不顯大沉久湫（河神一作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繆（作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卽（一讀作御）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一讀作庸）回無道淫失（作泆）甚（作耽）亂宣侈競從（作縱）變輸（渝通）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戮刳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列（烈同）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一作呂）圭玉羲（作犧）牲逑（作逑）取我邊城新郢（皇）及郱（於或作郛）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滿也）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作境）將欲復其䝞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鞹輸（作韈 華也 輸音兪 鞹也）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

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剤（齊）楚師月（作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俗傳李斯篆文在鳳翔府謂之詛楚一作秦誓按楚世家無熊相名當是横槐之誤〇易出古字附記

又（有通）敭（敢）吉（吉）亶（瑄宣但通）吕（古以）匠（底）楚（楚）辠（罪）昝（昔）𥡴（穆）㞷（古若）杏（古壹）敀（姊）敀（姻）盟（盟）枼（葉）逌（道）参（修）剔則虒（暴）虐（虐）敄（婦）𦙫（戚）者（諸通）俖（倍）牧（姓）俉（我）敄（古親）㤅（悉）嬴（嬴）殹（也）孚（古作孚）（古克）矛（古制又作剤）箸（著）久（或作夂）夂（久）音故

指物論　外篇　幻品　公孫龍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顯學　內品　妙品　韓非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

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

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

侈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
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
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
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
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
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
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

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
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
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
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
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
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
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
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
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
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
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
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
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
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
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

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
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
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
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
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
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
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
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

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

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

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詞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

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艸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

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陳閱士卒幷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痤癰威而潰 揊之披踊

五蠹 內品 妙品 韓非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

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

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

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厚薄爲之政故罰薄不

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

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

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

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

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謬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

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

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

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

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

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

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

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

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

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

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

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
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
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
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
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
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
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

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
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
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
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
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
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
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

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
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
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
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
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
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
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
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

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
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
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詭使　內品　奇品　韓非　一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

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之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

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

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偸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

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官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

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

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難勢　　品 昇雲　　韓非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隷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

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

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

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

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

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不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

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

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

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古逸十四卷秦文

西吳潘基慶艮耜選註

審時

內品　奇品　呂覽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秱而穗大本而莖殺疏機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矩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梾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

扱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
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而短足其
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
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
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
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莖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
䊠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
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

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
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
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
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殈氣
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
矣、

稼之容足等謂根苗疎數之間莖殺小鼠尾⺀尕條殺也機禾也不風風搖

落也而末末猶小也青零未熟先落嘬讀如饐遂長也益息也一作蒜辟
小也二七十四實也忍耐也
亢倉子農道云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
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亓產約
亓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旹有災患皆生
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
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農業非徒爲墬

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
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
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
重流散則死其処無二慮是天下氫一心矣天下
一心軒轅几𧺆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
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
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
繇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

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恣日將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黄帝曰四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

亓其 氣爲 [illegible]遂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

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内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忞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土會土宜之法此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卭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

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審己　内號　夷品　　呂不韋

因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

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任地　內品　外品　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

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

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

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雚夷（草名）棘（羸瘠）耜（六尺乃廣八寸五尺爲甽）間稼（入苗間也）諯（尺絲切讓也）大月（孟月草避孟月而生於冬至後）昔（終）資（菜名）日中（春分）豨首（草名）五時（五行生）見生（望杏瞻蒲之類）瘞（祭）土稑（晚種蚤熟）重（蚤種晚熟）

陳子淵云古詞古調此必相傳古農書

辯土　内品　奇品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爲其唯厚而及餘者茲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畆爲靑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僠高培則拔寒則彫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殖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遫長弱不相害故遫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

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壚疏　胠開發　培田側　彫不實　修長　來成也　虛稼根淺　夬決　帥率

蕃轓飄也

琅琊臺立石　　內品　特品　　李斯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凡用五韻每韻以皇帝起王元美曰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摶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摶按楊升菴曰慱音甎從心從專與博不同博音卜從十從尃

會稽立石　内品　特品

李斯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制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

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每句四字三句爲韻按說文卄而集反二十幷也卅先合反三十幷也卌先立反四十幷也退之用之爲四字銘或謂始皇碑三十有七年宜從卅七爲是

寄豭 豭音加淫他室也　子不得母 不得以爲母也

李斯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

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

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

說論理之臣聞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

又焚書議云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

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
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
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强大比
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
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
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
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
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
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

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
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其實謀及負薪功乃
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古逸十五卷漢文

西吳潘基慶艮栢選註

定漢王計　内品　妙品　韓信

漢王既設壇拜信爲大將軍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愛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術事 內品 疏品　　陸賈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眞僞既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

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嵒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良

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中故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

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亾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資質　　內品　逸品　　陸賈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谿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溼不能傷在高柔輭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

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𣸣之隄仆於嵬崔之上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亾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

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斆以明光
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閒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梗埣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枯槁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遠與不
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馮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皋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口口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
助者強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
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
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
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
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

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計
欲辟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
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
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
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
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

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
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于
野忠賢之士棄于野則佞臣之黨存于朝佞臣之黨
存于朝則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則上不明于下
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手勑太子 五疏 内品 特品 漢高帝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也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皆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下拜并語於汝諸弟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服疑 内品 奇品 賈誼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絶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

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羿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大政下　內品　妙品　賈誼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潛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

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循其下而上覩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

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王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

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福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

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哉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杖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

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

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

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

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于中國不出其國而明于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内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體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

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倚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爲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

爲善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屬百乘而食餐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上漢文帝稱臣書　特品　南粤尉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粤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詩外傳　內品　疏品　韓嬰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蹷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蹷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人主之心腸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要略　內品　闕品　劉安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叄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

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
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
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
廻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
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
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
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

廣經山陵之形區山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
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
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一節以爲法式終而
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
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
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

取撟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
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
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
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
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
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
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

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
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
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
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操
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
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
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

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間攕揳唲齵之郄也接徑直施

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没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

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亾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亾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

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澹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横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叙總萬方之

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莙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行於

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

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總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

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悟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源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杼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

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

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下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

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

爲民先鑿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
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
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
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
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
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

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鍾贛
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
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
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
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
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
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
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
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
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
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
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
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
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

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
牽連于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窕

贏埒 贏繞匝也埒摩頻也 撟掇 撟取也掇拾也 繚繳 音葉煞綃煞也 攕 音先篩也

掐 音恰塞也 呪闞 音吐陽詬㖃也 摶囷 團也困也 芒埒 兆朕也 纓薄 纓繞抱也

撌 音喟排去也 扢 音亥拭也 窕 緩也

書既成安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
出一入字值百金

忘憂館柳賦　内品　纖品　枚乘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於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於嗟樂兮於是鐏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縟俎乃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

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

酒賦　纖品　鄒陽

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皆麴湒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啟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醴既成綠瓷既啟且筐且漉載茵載齊庶民以爲歡君子以爲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

席犀璩爲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袪夕醉遺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月賦　内品　纖品　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以鈎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辨囿小臣不佞

路喬如鶴賦云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躍奮皓翅之㿥㿥（於于反　飛動貌）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懽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爲歡

古逸十六卷漢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報李廣書　內品　特品　漢武帝徹

將軍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行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又責揚僕敕云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出兵而陽不知挾僞於君

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險遇不

陰陽義 内品 表品

董仲舒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大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

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五行對

內品 奥品

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

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説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説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説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説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説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説矣故日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誡子 東品 東方朔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朔又有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脱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擧耳

大人賦　内品　幻品　司馬相如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曳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眇以玄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

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骪麗兮蜩蟉偃寋怵奐以梁倚糾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薎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大陰兮與眞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靁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厮征伯僑而役羡門兮

詔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輵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

葱極氾濫水娭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㜸

涉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𤎌大意絳幡赤氣格澤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幓所銜反髾燕尾揹橋隨風指靡猗抳下垂貌攙捴[illegible]㞐

虹斷虹綢旌杠之韜赴頓蜺大紉反申頸低卬仡魚乞反佁丑吏反儗魚吏反屖士顏反不齊也蹝丑日反踆丑略反互前卻也輵螛音遏曷搖目叫古也骩古透字右相隨也蜩蟉掉頭也怵臭怵音黜臭丑若反奔走也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叫也踏杳膠音屈著也下著道也䓗蒙飛揚也𨒌音熙奔走也莅颯風相及也𧼮歘音諱翕走相追也太一天極人星一明者陵陽仙人玄冥黑帝佐也含靁神名長離靈鳥名矞皇神名征伯僑羨門岐伯黃帝仙祝融炎帝佐綷子內反合也句芒青帝佐㚢許其反膠輵猶交加也滂濞衆盛泱軋不前也㾕式爾反衆貌砰磷鬱律深峻

貌崛礨嵬䃬不平也蔥極山蔥領屛翳天神使[illegible]工元三足鳥青鳥王母沆胡朗反瀣音譙才笑反芝英食之長生嘰食近鴻溶竦踊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日倒景豐隆雲師軼過也寒門北極門

陳子淵曰此文獨奇詭牆蕩音調句字皆非人世所有。○楊子雲作四賦字字而倣摹之令人讀書有如子雲之沈勇期於必肖何患作之不古人

答友人盛覽作賦　妙品　司馬相如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長卿爲子虛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枚皐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

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又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〇王元美云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

與相如書二首　内品　麗品　卓文君

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長卿報書云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

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二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三解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齕如馬啖箕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

期。右白頭吟

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長卿乃止

司馬長卿誄　內品　備品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邅迹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容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相貝經　外品　奥品　朱仲

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黄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月綏清氣障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黄脣點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𧴩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緯畧云師曠有禽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恠奇○朱仲受經於琴高

答祁侯贏葬書　內品　幻品　楊王孫

蓋聞古之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

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

不得是爲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救戾太子書　內品　疏品　壺關三老茂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

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

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擧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與蘇武書　希品　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慼之

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

子卿錄別詩云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去託之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爍爍三星列參辰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客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萃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寂寥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晨風鳴北林熠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

能復飛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耀願言莫相忘○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游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為

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
名於天衢。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
德貴其來見稀。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
感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蹇
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
寫水注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
稱
王元美云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
朴可詠固非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辦也

報李陵書　内品　情品　蘇武

襄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
出爪擢摩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
歃朝露以為飲茹旧風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
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
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
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
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命復假羽毛朋斷之足復蒙
連綴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誥日夜行被纏
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
不拘業捐功名雖尚靦忌與凶無異何使君服節死
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垂不朽不亦休
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既重遵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
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遐矣相

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飛鳥能不依依誰

奉答報并還所贈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作詩與別其妻答之云

結新婚宿昔當離別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洌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古逸十七卷漢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與揚雄書

楊雄

答劉歆書　五百篇

曾子制言　內品　外品　大戴禮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耻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興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興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則耻之貧而不以道則耻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為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為弟也行則為人負無席則寢

其趾使之爲夫人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
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
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
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
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隣良
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敎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
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
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

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
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
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
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
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
親汝乎

𨈆其趾（𨈆自容也）夫人（行無禮也）無賈（無鄽幼也）

曾子天圓　內品　與品　大戴禮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之員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
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人首員足方因繫之天地）
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因謂天地爲方圓也）如誠天圓而地
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
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方曰幽而圓曰明（方者陰義而圓者陽理）
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景古影字外景者陽道施

也）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內景者陰道含藏也）故火曰外景
而金水內景（金質陰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
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
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樂由陽來禮由陰作仁近樂義近禮故陰陽爲祖也）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
矣偏則風（謂氣勝負）俱則靁交則電（陰陽交泰故雷電）亂則霧和
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
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春秋穀梁）

霆曰電者陰脅陽之象震者陽脅陰之一符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倮匈謂無毛羽與鱗介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龜龍麟鳳所謂四靈)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龜龍為陰鳳火為陽陰陽會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也(謂為之瑞)是故聖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

鬼神主為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見伏)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因地主氣)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律曆迭相治也(曆以治時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道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察猶料也)正五色之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上)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儀牷割列禳瘞(割割牲也列編禳攘而禳也瘞埋也)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武王踐阼　　神品　内品　　大戴禮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止於身）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

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詬（詈也）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

將長（室慎其楹君難其相）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忿者危之道）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安樂之戒）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帶於衰先釋）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寢在下尤勞辱）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醉飽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志識也爲怠無功）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

以先時（先於時而敬齋）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慎誅）弓之銘曰屈伸之義與廢之行無忘自過（得時）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造矛之不易也）君子殺人之中禮恕存焉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少間　內品　聞品　大戴禮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言已師禮事夫子故不使言情其私人不同此）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稱百姓之欲地）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民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周禮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封內以事天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四衛四方之職）庶人仰

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唯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有可同不可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不政之政君謂閑民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遠大謀緣近小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言專陽則正華英也得陰陽之孚秀也此官

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觀其容狀施發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四代據文邪服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嘻歎聲謂五王取人德有不同子曰何爲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問四代以人狀得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名有以舉之胡爲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焉是以同狀聖人通而虛已故於求人雖言色不同而

善惡無與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言不能如五王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傳聞而已不能亦又不能又不能傳問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自言蒙亂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爲其蒙也由用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琯以候氣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舜有禹

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改封虞氏之後于陳因使氏焉作物配天脩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深也洞地爲池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去其

臣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
天制典慈民嗇收也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總章堂西屋之西堂
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
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玄虎來
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
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
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

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
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
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
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許魏不在五代蓋時小代也客
事天謂恐而臣之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
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
玄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今周衰之其有流之者將至公
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如繭物之繫蕪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
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焉王非獨舍言有師保有利器焉有先王之
禮度有措扶焉股肱之良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
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
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友生福大德配天公
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問觀
也觀君博聞以立知焉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
死不可以教謂辜極可以苟免也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

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未足而君謂足則臣恐未足告以不足也君
曰不兄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
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君道之則民應以善公吁焉其
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木之成也子
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荄傷則枝葉必偏
枯敗當字誤爲皷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民以爲君爲本上失政
大及小人畜穀穀敗失則傷及人物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
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

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𡉚衆虧（言疆域與草木言木易常）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絪猶亂）糟者猶糟、糞者猶寶（糟以諭惡、寶以諭善）玉者猶玉（玉以諭善人、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諭樂、猶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惴猶恐也、言天下安然、人皆不亂、方優佚樂繼之、由其恐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𦪇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擣素賦 外品 夷品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佳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絶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

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

颸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群哀離合之歸晩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施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窮癡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訊沿路之遐曼怨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懸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玉衡斗杓八月指酉僉華菊也庶數也儲猶除庭也傳音一作亭奇

奏牋成帝　　織品　　趙皇后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遭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辯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牋以聞

飛燕立爲后妹合德復幸爲昭儀居西宮后日夜

欲求子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疑頗疎之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乃詐託有孕上牋奏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尊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后聯斯遣奏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惋歎而已

絶命辭　希品　息夫躬

玄靈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横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猋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愲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嗚謼冤際絶兮誰語。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爲我唫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攬其須。游曠廻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茅坤曰文織詞古相類賈誼鵩鳥賦○息夫躬字子微

歴詆公卿疏　外品　許品　息夫躬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隷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内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遫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押至。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

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與揚雄書　外品　特品　劉歆

歆叩頭昨受詔𧦝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籍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

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修軌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

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王門功列於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答劉歆書　　輿呂　　楊雄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愛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勑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

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槪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

集之燕及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

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爲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摹至至合作任繡補[illegible]燕安也抵音埤埸音傷

五百篇　外品　奥品　揚雄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謨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巳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用。

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
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損其所能衔衔如
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
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賢如是不亦
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
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
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
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曰愛日愛日而去

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
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
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
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敎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
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
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有志矣赫赫
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

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
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
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
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或問聖
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
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
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靈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
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
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
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
拘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
乎彤弓蘆矢不為有矣聆德而世清視在下鑑莫近
於斯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

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𢘿果而陷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古逸十八卷漢文

西吳潘基慶艮耜選註

玄攡　内品　闕品　　揚雄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攔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廻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

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故玄者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

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制而傳用者

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

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衛[illegible]
者也高者下之畀者舉之饒者耴之罄者與之明者
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辨
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
明矣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
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
之理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琁璣之統正玉
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入衰窮則更

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
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拚質文
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
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寒生熱極熱生
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
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
参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
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
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抱盈存存而亡亡微
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
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
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
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
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
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
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

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
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
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玄太極攡音離分也攔音闕交通三儀三才㩼音欽閉也觚法也柰七遊游
冥守靜右行天之東爲左西爲右北爲左南爲右夏至日在東井始行由西方左還
冬至日在牽牛始還從東方左行冬至斗在地下始行由東方右還夏至斗當嵩高
始還從西方蓋斗日常互行
楊子雲好用奇字蓋爲耳目所不常見則精光注

馬韓退之用字入神出天然字義奇者愈奇而高妙字體奇者愈奇而晦塞作者審而用之

玄瑩 內品 奧品 揚雄

天地開闢宇宙祏坦天元咫步日月紀數周渾曆紀羣倫品庶或合或離或贏或踦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啟化罔裕於玄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太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　二三以絓以羅玄術瑩之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天圜地方植極中央動以曆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玄術瑩之泠竹為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鑿井澹水鑽火爇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方

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
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
則治有玄術瑩之古者不遷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
卜吉凶交瀆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筮知休
咎玄術瑩之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測
深摹遠則索之以乎思慮二者其以精立乎夫精以
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
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

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
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
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
體也散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
則虧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其可
損益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
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叅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焉務其
事而不務其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不約則其指

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
意不見是故文以見乎質辭以睹乎情觀其施辭則
其心之所欲者見矣夫道有因有循有華有化因而
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
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
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
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
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立天

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横表人之行曰晦
與明陰陽曰合其判從横曰緯其經晦明曰別其材
陰陽該極也經緯所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無與
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陰
陽所以抽嘖也從横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
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熏熏得
亡之門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
逆山川福庳而禍高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内正

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祏坦閈廣咫八寸彘餘也踦不足遷戒也擢去也抽嘖逆天之情瑩理

明地之理醜淫惡悔好善亶表也明信禍憂始憂勤所以獲福也

晝人夜人等句前人未道

反離騷　內品　希品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

而質䨴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鵞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猨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

衆芬兮颺熚熚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
喪榮横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
溢兮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
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
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西山觧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凰騰而不
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
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

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
臯纍既攺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鷤鴂之將
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瑾之
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
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
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
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
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

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
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
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蟬嫣（連緜）鼻（始也）諜（諳也）淮（往）纍（諸不以罪死曰纍）漢十世（成帝）𩓞
椒 靈修（楚王）椒蘭（令尹子蘭）茹（荷也）嫭（美也）慶（同羌）陽侯（古諸侯有罪投江與雄祖揚侯不同）鷤鴂（鶗鴂子規）抨（使也）

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

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常不流涕
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
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
自㟪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酒箴　妙品　揚雄

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叀上緆反縣也　瓽丁浪反井以甎爲甃者　轠擊轠也　提擲也　鴟夷韋囊盛酒　滑稽音骨鷄旋轉縱舍無窮

上賢　雋品　特品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

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諛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

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發啟　　內品　　特品　　武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脩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

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

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營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軍勢　內品　特品　龍韜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

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

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立將

武王問大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

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古逸十九卷東漢文

西吳潘基慶艮稆選註

與子陵書　特品　漢光武秀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痏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柰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又與江南守臣曰昔許由高箕潁之節惟彼陶唐無相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恡一見其令所在官以物色之以悉朕意

却封外家詔　特品　明德馬后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太史遷秦紀評　內品　神品　班固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毋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

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亾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纓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代毋 周得木德木生火火爲漢毋也 狼狐 二星也主弓矢 參伐 二星主斬乂 畜鳴 與禽獸同則也 篤 酷虐也 鄭伯 楚莊伐鄭肉袒以迎 紀季 春秋紀季以酅入於齊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

固文多矣獨此不作常調英挺洞傑

上孝和皇帝書　特詔　班氏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頼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塞報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自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illegible]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得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觀舞賦　外品　織品　張衡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擊靈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縠之雜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聲列盤鼓煥以駢羅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搦纖腰以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

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裾似飛鸞袖如迴雪於是粉黛弛兮玉質粲珠簪挺兮緇髮亂然後飾笄整髮被纖垂縈同服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淮南　舞地周舞[illegible]文舞之折[illegible]吹反　巴渝舞類[illegible]

適吳辭　外品　希品　梁鴻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無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覯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

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

梁鴻字伯鸞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跽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妻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

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鴻久居齊魯之

間去適吳作詩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淸高可令相近

責髯奴辭 外品 纖品 黃香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繼綫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搢紳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鬐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

穢汚泥土傖囁穰擩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鬚正著子頤爲身不能衞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不亦難乎

黃香字文彊九歲失母鄉人稱其至孝太守署門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能文章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侍千乘王冠帝

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遷魏郡太守子瓊

河隄謁者箴

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卒彼河滸大陸既碳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澹菑滅溉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衰夏績陵廷道非其導壇非其壇八野湞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隄瓠子滂浸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漢成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千石洪邁隨筆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如河隄謁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後漢循吏傳註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

楚相孫叔敖碑　内品　部品　失名氏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絶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然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母曰若無憂爲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

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宜導川谷波障源泉溉灌坟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罩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優賞樂業式序在朝野無頗傶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蹇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

旦可得百金至於殁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絶絃砕患害於無刑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空之倫不能驗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姪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胥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而欲有賞

災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
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
後就其故嗣爲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烝嘗明神報
祚即歲還長侇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
魏郡鄴人廢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
欽翼天道五典興通孜講祭祠祗肅神明臨縣一載
志在惠康葬枯骨之愛育黎烝討掃醜類鰥寡是矜
杜僞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君遝發嘉訓興祀立壇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
福祐期思縣與士儀孫氏與漢延熹三年五月廿
八日立

是縣 立碑之所 旅 殺 荆 刑 聚 衆 波 被通 淥 泉 翠 澤 愍 殷同 嗇

嗇 嚐 瞻 儆 蜮 高 梱 楚俗好卑車敖下令使閭里高其梱 改 僻 辟王以弊吏

小爲大 敄復之 五 與伍同 刑 形同 曹 臧 曹公子臧 姬 姬 長 侇 作張掖

修西嶽廟記

刻品 與品 樊毅

山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
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
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
親自巡省設五岡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
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
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焉災必
降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以亾高祖應運禮遵陶

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亾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
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牷必充天惟醇
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
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
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强撫弱民二鄙
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
夕惕惟寬綠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齋祀西嶽以
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世室不修

表初作議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當以漸補治設
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
時而功已著匪勞乆逸神永有懸自古太山邸邑循
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頼福乃上復十里內工
商農賦克厭帝心恭瑞仍翕風雨應起潤品物君舉
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
王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垂耀
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

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兒臻堯命伯禹決江開
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
地嶽以配天世王遵循永平歷年赤欽煌煌受茲介
福京夏容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
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
久保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
翕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穡民用章建文
堂宇刊銘記誦允配梁甫

答夫秦嘉書　內品　儁品　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
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
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
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
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
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
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

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
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
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嘉以書遣迎云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
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
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
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

往想必自力〇淑答書嘉再報云車還空反甚失
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
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
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
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
可以娛耳妻又報云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慇
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
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

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
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
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好有
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
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
發也

荔枝賦　纖品　王逸

暧若朝雲之興森若橫天之彗湛若大廈之容鬱如
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
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
奇踰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
兼五滋而無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
超眾果而獨貴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

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
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
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
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
盡去矣

四川有福建住

勾踐入臣外傳　疏品　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

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

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

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

以爲薄五帝德厚而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梟囹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輔臣結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

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

順心佛命羣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

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

脩茫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王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

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

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

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

吳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

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

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

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

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

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

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

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

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巳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

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

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

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

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
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
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
虜妻親爲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
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
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
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
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貍之卑

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
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敗無咎矣今
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
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
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
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
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
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

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
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
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
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
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
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
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
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

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
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
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
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
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視道行越將有福吳
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絶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
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大夫鍾姓文字會楚三戶人固陵今西扶同
楚鄒人也范蠡字少伯陵
史作計硯作研范蠡佛大風凡梵二音辛尚作
逢同師辛文子也颿馬疾步貌辛
岑草蕺也茶名昳徒結切日昃也闌干多
樹之小臭日在未曰昳貌

民數　內品　逸品　　徐幹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

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爲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浮食者

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竝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古逸二十卷蜀漢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曹娥碑　内品　麗品　度尚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辭曰伊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

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絶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沈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自彫越梁過宋比之有殊

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歴祀丘墓起墳光於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飄零早分葩艶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

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邕題文云黄絹幼婦外孫齏臼○尚弟子邯鄲淳撰、

刻面（梁高行女早寡梁王聘之援鏡割鼻曰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剺耳（沛劉長卿吳孫奇妻並早寡苦節）坐臺（楚昭王夫人）抱樹（介之推母）梁（高行）宋（伯姬遇火傅母未至不敢下堂）

引內養性　外品　夷品　　參同契

道無形象眞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五行守界不妄盈縮剛柔斷兮不相涉入天地神靈不可度量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裹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來當慮其先人所禀軀體本一無元精流布因氣托初四肢五臟筋骨乃具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辰極處正優游任下要道魁柄統化綱紐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

陰陽爲度䰟魄所居陽神日䰟陰神月魄䰟之與魄互爲屋宅性主處內立置鄞鄂情主營外恒爲城廓城廓完全人物亦安於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上善若水清而無瑕㐲竿見影呼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巳口遠流殊域或君驕溢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剌譏詰過貽主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剛柔迭興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竝會相見歡喜刑主殺伏德主生起二月榆死魁臨於卯八月麥生天罡拘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肝青爲父肺白爲母心赤爲女脾黃爲祖腎黑爲子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日敀月化體不虧傷故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䰟不得淫奢

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奄月相包陽消其形陰凌生災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內以養巳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含精養神通德三元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滋液潤澤施化流通

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能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
常與人俱
三光陸沈温養子珠可以無思難以愁勞
迫促時陰拘畜禁門審專不泄得成正道凝精流形
金石不朽
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精溢輳理筋骨緻堅累積常久
化形而仙

於忽操　希品　龐德公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
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
行險既以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
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於忽兮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枘楔之累重顧枉
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趍而莫休居者坐而
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於忽乎不可以
爲其又奚爲謂雞斯飛誰得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
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後噫雞兮豕兮死以
是兮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
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値
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
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
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祭橋公文　疏品　曹操

故大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歡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上漢獻帝表　内品　閎品　漢先主備

獻帝時以備為大司馬漢中王備表謝討逆上表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首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凶縱橫殘剝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殁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

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悚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群

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上

隆中定先主計　妙品　神品　諸葛亮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黄牛廟記　特品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

古逸卷二十　黄牛廟記　十一

駐一黄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黄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黄牛廟以顯神功

又司馬季主墓碑讚云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章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弔張衡辭　内品　希品　禰衡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神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與隆悠永靡絶君音永浮君聲永流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

禰衡字正平年未及冠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爲爾汝交○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

古逸卷二十　弔張衡辭　十二

揚枹爲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謝曹孟德　内品　特品　關羽

羽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
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雖明
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
玉帛之賜勒之存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侯三舍
意者亦欲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羽謝

又與曹孟德云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
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終小人

下也使明公咸德布於天下斡旋漢鼎窮海內外
將拜下風沐高義矣獨某兄弟哉瞻悚羽載復○
報曹孟德云明公布大義於天下而速取自樹非
某之所敢知君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
命之辱○與張文遠云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為
齊下士然且恥不帝秦職為通侯列漢元宰獨可
使負漢耶子且休矣

文質論　夷品　阮瑀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
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
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
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
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
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
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

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
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
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
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
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
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
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内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

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

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

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爲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劒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爲

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腳鄭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志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陳仲醇云此篇甚儁摹寫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來

答繁欽書　外品　纖品　曹丕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眾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粧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力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練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閒房

薄葬制　疏品　曹丕

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

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宜男華頌　內品　麗品　曹植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華。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克昌。

陳思王求甄逸女不遂。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不覺泣下。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息洛水上，感而入夢，植悲喜不能自勝，因作賦，名曰感甄。又作蒲生行曰：「蒲生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植以此篇當后塘上行。後明帝見感甄賦，改爲洛神。

與諸葛瑾書　外品　疏品　孫權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與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

之日紆譏竝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凌弱弱當求援此亂亾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諮訪又別諮瑾

裴松之云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已出權此論竟爲無徵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亾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illegible]爲鑒戒或以爲雖失之於明帝事著于齊王而不謂驗乎

謝辟疏　特品　管寧

臣海濵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

章表是以鬱滯訖於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圖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梲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歿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扶輿進路以塞元責、

三月詔　特品　後主劉禪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

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緒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

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藉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忌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

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始稱朕意焉

此詔疑諸葛丞相所擬

古逸二十一卷晉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胎息經　內品　特品

無名氏

胎從伏氣中結（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亦爲玄牝玄者水也牝者母也世人以陰陽氣相感結於水母三月胎結十月形體具而能生人修道者常伏其氣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結乃自生身爲內丹不死之道）氣從有胎中息（神爲氣子神氣相逐結即神子自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意是氣馬行止相隨欲使元氣不離散自然內實不饑不渴也）若欲長生神氣相注（玄牝先拘守至神神不離身氣亦不不相離之謂盍人能使元氣內運陰氣自消陽壯陰衰則百病不作神安體悅）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神之與氣在母腹中是一體之物愛慾所牽未常一息暫歸於本人知此道常泯絕情念物使神之出入去來能不忘久而習之神自住矣）勤而行之是眞道路

按抱朴子晉宋已傳此書幻眞先生註

雁賦　外品　纖品　　羊祜

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於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四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之一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巖之阿邑邑兮悲鳴雲間因飛凌虛厲清和耿耿兮皆入清塵拂日拊翼景光羅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書勢　内品　纖品　　索靖

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蚪或往或還頡頏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風轉相比附窈窕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鼬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劉邵飛白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般折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准箭馳屈擬蠖勢縈節紊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

接飛宋鵲遊逝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返下馬佇立疲倦則布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爲先眞書者一寸二分行草者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稀品　陸機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幪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褓撫髫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大司馬抗之子少有奇才領父兵爲牙門將吳亡入洛太傅楊駿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出補吳王郎中令入爲尚書郎趙王倫執政引爲參軍太安初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敗爲宦人孟玖譖殺

答車茂安書　外品　特品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屆鄭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惶慮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艶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太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之紀名鱠鯔鰒炙鱟鱳烝石首臛鯊[illegible]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啟喻寬慰眞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與桓秘書　外品　疏品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裴回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桓秘字穆子温弟爲散騎常侍中領軍

上瑯琊王　外品　夷品　王導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笑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發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詳望無惑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床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

諫伐晉書　内品　特品　苻堅妻張氏

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

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嘷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

苻堅以應圖讖改姓苻苻音蒲、

爾雅序　外品　織品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

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紛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與支遁書　外品　希品　謝安

思君日積計遣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悟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閑遊贊　幷序　內品　奇品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獎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慄厲況乎道乘方內跡絕風塵理揖長謝歌鳳逡巡濫入疵於玄流澄雲壑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古皆孤棲于

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斥
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口感於遐心爲日久矣
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爲誰贊八首暢
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
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莅莅草昧綿邈玄酉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
大朴乃斲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傷通潛感莫滯
總順巢尚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

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嚣矜詳觀群品馳神萬慮
詎能高佚悠然一悟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幷爲造
立居宇在剡爲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舊居

蘭亭序　內品　逸品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修稧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
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
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
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

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怏然自足不知
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
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
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
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

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又以己敵石崇甚
有欣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
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不能賦詩
罰酒各三斗按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
崇姊夫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

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衆果竹百
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
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
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
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
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
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年五
十爲首

與吏部謝萬書　內品　精品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

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萬字萬石安之弟少有雋才雖器量不及兄而善自衒曜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帝共談移日再遷豫州刺史

蘭亭後序　內品　織品　孫綽

古人以水諭性有旨哉非所以渟之則清淆之則濁邪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暇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

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文始經後序　内品　夷品　葛洪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玉笈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之拜之藏之夫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

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淼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攫鬼魅神姦之印欣若似鸞鶴怒若鬬虎兕淒若泣碧慘若夢紅縱橫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能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能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能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

答妻苕華書　外品　希品　竺僧度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

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陳仲醇云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

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幷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答書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

息故今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談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巳寧云巳恤他他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

畫山水序　內品　希品　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

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曨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暎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竪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

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
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
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
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
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暎於絕
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
孰有先焉

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以老閒刺史殷仲堪桓玄

並辟主簿不就廬山惠遠結白蓮社其間與者九
著者號社中十八賢炳其一也

閑情賦并序

晉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
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
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辭
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
者之意乎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
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
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

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
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
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
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
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
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
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
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央願在裳而爲

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飇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

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鷄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

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桃花源記

內品　逸品

陶潛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桃源經曰桃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帶鈔鑼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與子儼等疏　內品　逸品　　陶潛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毎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内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毎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毎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没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疏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

明欲以晩節師範其萬一也

二仲 求仲羊仲 韓元長 名融 氾 音凡 稚春 晉氾毓字

祭從弟敬遠文　內品　絲品　陶潛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

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纏綿悽惻文類古詩

自祭文　內品　逸品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又挽歌辭二首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殽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古逸二十二卷南北朝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詠賦　外品　麗品　　王微

蔓馳年之騷思黯徂夜之悄憂念悅惘以淪忽心震憯而勞流坐生悲其何念徒空詠以自惆於詠之爲情也悵望兮若分江皛素匡翔傷兮濫行雲再清離浩宕弘以曠度紛收息而淹儀既御聲以蹈制又繫韻而發羈青塗鬱兮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譴鳥翔兮山光開長霞流布兮林氣哀於時也深衷美緒孤響端音屬素排滿吐致施英嘈肆懷以鴻暢慘輟

意而相逃馮幽圖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閒悄而都靡心遊任而姝明濯陵奇而蕭志舒容綺以昭情占風立候晛天發暉精慮方蕩中置忘歸慨矣挫歎默矣析機鍾石塤篪琴瑟林帷重瀏愴以徐吟若變宮而下徵皆廉麗以輕傑終溫愛而調理曆貞旋以弘觀留雅恨其誰止爾衣芳遺則度律聞部回白雲以金讚戾秋月而玉嗌洪流以浩汗履薄水而心憔惻君子之叢秀鏡人之靈昭日月會兮爭驕

朝夕見兮玄埜榣華兮開表翏壇兮横無龍義驛兮
終不昭松延蔭兮意洸虛歡陽臺兮迅飛路閟陰椈
兮空長居去矣囘復參咤榮身四修匪聊亂而剽慦
空大啓㗊而動神亂曰簡情撰玉振玄和兮神宮妙意
賞山波兮阜兮積軒非徒歌兮致命遂志實中阿兮

詳發感 悄前 晶夭 翾瑞 悄 讀照 也変又 四修 衍疑

芙容賦　内品　情品

鮑照

感衣裳於楚賦詠憂思於陳詩訪群英之艷絕標高
名於澤芝會春陂乎夕張搴芙容而水婧抽我衿之
桂蘭點子吻之瑜辭選群芳之徽號抱玆性之清芬
稟若華之驚絕單益陽之妙手測洸池之光潔爍形
輝之明媚粲雕霞之繁悅顧椒丘而非偶旹園桃而
能埒彪炳以蒨藻翠景而紅波青房兮規接紫的兮
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菌萏之輕荷上星光而倒景

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曜繡羽以晨過結游
童之湘吹起榜妾之紅歌備日月之温麗非盛明而
謂何若乃當融風之暄盪承暑雨之平渥被瑤塘之
周流繞金渠之屈曲排積霧而楊芬鏡洞泉而含綠
葉折水以為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輝蔥
河之銀燭冬五華於仙草超四照於靈木雜衆姿於
開卷閱群貌於昏明無長袖之容止信不笑之空城
森紫葉以上擢紛湘蘂而不傾根雖割而琯徹柯既

解而緜縈感盛衰之可懷質始終而常淸故其爲芳也綢繆其爲媚也奔發對粧則色殊比蘭則香越泛明綵於宵波飛澄華於曉月陋荆姬之朱顏笑夏女之光鬢恨狎世而貽賤徒愛存而賞没雖凌群以擅奇終從歲而零歇

飛白書勢銘 內品 纖品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縹縈鬢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芴旣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登大雷岸與妹書　外品　奇品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曰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淸渚流眄方曝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脉通運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靑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漵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

艱適汝專自愼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
所覩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照字明遠東海人歷選中書舍人爲臨海王子頊
前軍參軍子頊舉兵敗遇害○妹令暉昭答孝武
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孝武帝哀策文　內品　麗品　謝莊

應門洞望馳道南除菀塗巳撤爵乜將虛哀子嗣皇
帝滯標池紼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
盡百神慕而行雲沈萬國哀而素霜零衣冠緬邈秀
劍不追敢誦謳頌旁騁希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瑤
國緒胤喬丹陵嬋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膺
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望雲其遠就日
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
無稱至功不器慆悵四始優遊六位綴響蘭深緝言
瓊秘悠哉深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
荊河鸞遊楚漢泗濱霈消明江區承負陝左清郊棠陰
虛館地維不紐乾網弛機義庭薄餘紫路流飛泣血
泒渙顧聽川沂孝貫樞極義震寰闈誓鉞皇郊詔師
牧甸七景締華五雲卷熵雪怨圍邑掃耻瀛縣啟聖
宸蓋集寶龍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
毀冕東楚亂常西華泊興動笄揮圖爰戢爰剪浹宙

斯澄綿區咸鏡修風曉逸德星夕映潺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動植信洎翔泳欵禮克宣除章必搆方堂饗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清靈圄瑤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鄗土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爲弈前古睿業初遂鴻化方停丹雲承日素景脈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留炎凉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靨輅之透迤顧璧羽之容裔出國

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隆旌欝而青槐遠鶩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蔕橋山絙雲縠秋虧月輦道結寒松庭盡宻芝蓋迫軨上驤眷巒萬寓蕭其北軼靈阿閒其深隘南維有時傾離光不常鏡騰英聲與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遂古篇

外品　幻品　　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游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煉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鬬涿鹿川兮女岐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閒兮羿乃斃日事豈然兮嫦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后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事安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水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册可與言兮青烏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閒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霄明燭光

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遊魂兮
迦維羅衛道毆舜兮黄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一曰多聖言兮六合之内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泰能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遂乘之水浅于前兮東海之波
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鍾簴生花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綵履遊太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愼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竝爲隣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濱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硨磲水精莫非眞兮雄黄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花被水濱兮宮殿樓觀竝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胸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頸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
又示君子

去故鄉賦　內品　麗品　江淹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莖疎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迺及大壑越滄淵沄沄積險水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袂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皐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蓴薺以爲鄰情嬋娟而未罷愁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生悲步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沈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瞻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爲塵

赤虹賦　外品　麗品　江淹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塵十里青莓百仞苔滑臨水石險帶溪自非巫咸采藥羣帝上下者皆斂意焉於時夏蓮始舒春蓀未歇乘舲波潛縵挽汀潭土逢巖崖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偃蹇山頂舄弈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日陰陽之氣信可覩也又憶昔登鑪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親弄絳蜺二難再感而作賦曰

迤邐碕礒兮大極之連山鰅鱅虎豹兮玉虺騰軒孟夏菌葍兮荷葉承蓮悵何意之容與兮異暫綴此憂年失代上之異人遲山中之虛迹掇仙草於危峯鐫神丹於崩石覩鱣岫之吐翕若龍梁之交積於是紫油上河絳氣下漢白日無餘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光烟艷爛水學金波石似瓊岸錯龜鱗之崚嶒繞蛟色之漫漫俄而赤蜺電出蚴蟉神驤曖昧以變依俙不常非虛非實乍陰乍光艳赩山頂炤爍水陽雖圖緯

之有載曠代識而未逢既咨嗟而躑躅聊周流而從
容想番禺之廣野意丹山之喬峰眞傳說之一星乘
夏后之兩龍彼靈物之詎幾象火滅而山紅傑形可
覽殘色未去耀姿貌而在草映青葱而結樹昏青苔
於丹渚暖朱草於石路[illegible][illegible]閉而下飛日通籠而上
度俯形命之窘局哀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固定赤鳥之易遺乃
鄂湖之可慕既以爲朱鬌[illegible][illegible]之駕方噬一角之人
帝臺北荒之際翁山西海之濱流沙之野折木之津
雲或怪綵煙或異鱗雜覡之氣陰陽之神焉

致功曹參軍箋詣驃騎竟陵王　纖品　江淹

竊惟明使君鉞下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誕極天聰資
河炤聖舉拂宏外方敷震中故衡梁孕秀璿機流品
變璀光之暉贊玉燭之色功邁翊殷績起匡漢是以
赤瑕瓊寶之文晰影而疊集青亂遺風之乘晞光而
遠至如民者蓋不足筭所志不出縉眅所學不遺祝
巫蒙異儒墨行乖曾史既乏修短之術又慙啓塞之
辯不能伏軾蹲衡驚燕趙之郊黃金橫帶馳淄澠之
幣語默罕緒圓方靡樹謬以一氣之微邀百載之會
躬奉英睿身蒙青矆故以潤厚累璧恩重兼金不悟
懸黎降景靈河瀉潤便獲乾羈蘭陳迎芴桂序淆越
之琴竊笙文之價鈇鑕之劍盜須哀之名心羞秦縢
志慮楚櫝抱魄踴躍憂集如燻鍋感何日銘報焉期

建平王慶改號啓云皇衢永謐則玉曆惟禎國慶
方夷則湛澤式茂故五鳳協年甘露應號況今道
潤衍溢頌祉載繁嘉生蠲慶風雲瑞節既覩招是

方鑄昌化延守一隅無以自屆

建平王一時帝疾和禮上表慶至重玄則昌衢敎序敍孚上雲則紫寓交泰故祁寒溽暑無以變其和沴火凝陰不能徙其氣伏惟陛下至德遠陵實天縱聖人鑄蒼岳道苞寰海故冊陵之君款金泥而謝賢嬀墟之后眷龍圖而惻德頌聲敵遠歌異帀道而望景暫虧輪光少曖□標違和金悅輟念百祠未遑四嶽匪處吉蠲為虔神御方休瑞廣文

齡祥深武日具惟亟敎倡愉兼為臣班成奉慈實自慶舞不勝抃豫之情

維摩十譬贊　內品　希品　謝靈運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狀貌消散歸虛堅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葉不結核敷華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呢緣合時當視分散日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

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晤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泛濫明月陰杳藹南山雨能為變動用在我竟取取倏已就飛散旹復得攢聚諸法既無我何由有我所陝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慎勿空啻念橫使神理忞發巳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擬宋玉風賦　外品　希品　謝惠連

起日域而搖落集桂宮而送淸開翠帳之影藹響行颯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姸聲下鴻池而颯散上雀臺而雲生至于新虹明歲高月照秋晬儀迺豫冲想雲浮鄒馬之賓咸至申穆之醴巳酬朝役登棲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沉邃思輕擧而遠遊驌驦之馬魚躍飄鑾車而水流此乃宋玉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霞潤色荃荑結芳出㵎幽而泉冽入山戶而松涼耿神玉於丘壑獨起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

遺崔甗書　外品　疏品　豫章王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叔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國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陝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苞

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瑇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辭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典品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儀識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頤言之子實獲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語默之途紛互或飾智以驚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巳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屠羊駔馬未足儔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綴其白官楚

番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襟長慕出槧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㕁自親聞風如饗而廻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巳佇軸深衷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宜習質文緇林枯而吾葆昭辨空有連河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古問蹄鍪海北與禪衛沾

濠射之眞遊屈祗鷲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庠肇脩經法敷廣人賤璣璜家習禮讓樵蘇必時郊林全鬱罿網有節鱗羽偕翔至於巖山絕澗環帶纖映膏田沃野亘望無邐信可以招徃隱倫栖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植廬西山之巔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每践其遺蹤輙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四

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徃維摩豈不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淩琚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二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

海賦并序　外品　闕品　張融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覩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與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㧾川振會

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揔江漢回混浩潰顛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揻擅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撿長風以舉波漷天地而爲勢漷澤沓洽來往相辛汨深澥渤崒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水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爲渣溲藻渊渾淯洳硍雍渤淬淪溥瀾淺龔縱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泰山與崑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雲

漢破天以折轂滄漣洑瀨䬇轉縱橫揚珠起王流鏡
飛明是其回堆曲浦幽閑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
洲島相連東西蕩滴如浦于天梁侖楚歎胡木漢草
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茗茗蔕蔕
宵宵翳翳晨鳥宿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茫沆汴河
汨䰟漫桓旁踞委岳橫聳危巒重嶂岌岌攢巘聚立
嵂礧嶏嶔架石相陰嶜嶒陁陁橫出旁入嵬嵬磊磊
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

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
雩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浲泊泊潒巖柏嶺觸山
磥石汙滈瀵況磈決漯洞流柴磹屹頓浪低皮蓊砇
硊折嶺挫峯犖浪硍掊朋山相硲萬里藹藹極路天
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
䰟陸振虎䰟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尋高眺唯水與
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催波磊若驚山岊嶺以㹧石
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

華爾乎夜滿深霧書客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
門幽暖岫戶蓋菡九天相掩王地交氣汪汪橫橫沆
流浩浩淬潰人人之表決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
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潰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
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羅鳙鰫鯱魞鰈鮹哄日吐霞
吞河漱月氣喟地震聲動天發噴灑嵗噫流雨而揚
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蹤動崩五山之勢瞷睔煥

七曜之文蟠蠵瑁蚌綺貝繡螺玄朱互綵綠紫相華
遊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魵洗文若乃春代
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
翔螭道之神飛浮徽雲之如瞢落輕雨之依依觸巧
塗而䞂遠抵欒木以激揚浪相磚而起千狀波獨湧
乎驚萬容藹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
明藕移玉清蓮代金聘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
于艫雜軸遊船交艘帷軒長簾方遠連高入驚波而

箭絕振排天之雄飈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
徧萬里而無跱浹天地於揮忽雕隼飛而未半鯤龍
趍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
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
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絕維
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無
陰照天容於鮷渚鏡河色於沙濤括蓋餘以進廣浸

夏洲以洞深形每鶩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
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
士神中琴高道外衶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
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
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
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陁陒隈隩之
窮駭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
叢路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㒸蕩洲礅

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駭氣以擺
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歛聲瀾文復
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
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珂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
瑚開績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
于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
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煙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

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舸狗
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
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
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
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
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咶者幾
於上善吾信矣哉其爲大矣

物色篇　　內品　麗品　　劉勰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盖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擧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遊後園賦　内品　織品　謝朓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之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闈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飇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瑱披蘭藉兮咀桂漿仰徽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籍高文兮清談預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

朓集云奉隨王教作府書朓字元暉爲隨王鎭西功曹轉文學隨王齊武帝子也名子隆領鎭荊州

又謝隋王賜紫梨啓云味出靈關之陰旨介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如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席華后推餐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答虞仲書　陶弘景

栖六翮於荊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靜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隆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闕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惆悵徒寄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迫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慚前修也

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益三朝有浮名乎

報伏士標書　外品　疏品　徐勉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才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擢儉茲簪帶眞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盆之爲累爰悟棄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

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逖聽傍求與懷籍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群故當捐此辟巘出從鴛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禀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痰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薄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粲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假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縑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百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

伏挺字士標一字士操平昌安丘人年十八爲武帝征東行參軍累遷晉陵武康令補南臺侍書御史以賄被劾變服出家藏匿久之遇赦出不堪疏素復還俗侯景亂中卒

祭夫徐敬業文

內品　希品　劉令嫺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爰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寫明經擢秀光 射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邈賈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雹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㐌衾親觀啟足一見無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尊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薄游未反尚比飛蓬如當此訣永痛無窮日年何幾泉穴方

同

劉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竝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適東海徐悱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業製祭文辭甚悽愴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有集三卷一云六卷

古逸二十三卷南北朝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梁

簡文帝梅花賦　簡文帝與蕭臨川書

昭明答晉安王書　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

鍾嶸詩品　徐陵勸進元帝表

徐陵上庸路碑　徐陵玉臺新詠序

徐陵與李那書

陳

沈炯思鄉疏　伏知道為王寬與婦書

尹義尚與徐僕射書　後主與江總書

後周

庾信馬射賦序　庾信枯樹賦

庾信謝絲布啓　庾信尉遲氏墓誌銘

庾信思舊銘　衛元嵩元包

盧思道甘露表

梅花賦　　　外品　　纖品　　　　簡文帝綱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繁幹通寒圭變節冬灰徙筩並皆枯悴色落摧風年歸氣新搖芸動塵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荅乍雜雪而披銀吐裏四照之林舒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心而插故標半路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

乍開華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采拂網戶而低枝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遣寒裌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茲輕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而相授恨鬢前之太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恣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花色時相比恒愁恐失時

與蕭臨川書　　纖品　　　　簡文帝綱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玉河殊足勞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乖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即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克想征艫而結歎望桂席而霑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

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云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最光彩

夜臨丹陽敎云昔魏張修猛用弘美績過延善政實藉民謠吾椰弱寡能未明理道很以膚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用布風猶○又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

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知飛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答晉安王綱書　使品　昭明太子統

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詩一首省覽周環慰同促膝汝本有天才加以愛好無忘所能日見其善首尾裁淨可爲佳作吟玩反覆欲罷不能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發嘆凌雲興言愈病嘗謂過差未以信然一見來章而樹諼忘痗方證昔談非爲妄作炎涼始貿觸興自高覩物興情更向篇什昔梁王好士淮南禮賢遠致賓遊廣招英俊非惟藉甚當

時故亦傳聲不朽必能虛己自來慕義含毫屬意差有起予攝養得宜與時無爽耳既責成有寄居多暇日殺核墳史漁獵詞林上下數千年間無人致足樂也知少行游不動亦靜不出戶庭觸地丘壑天游不能隱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鏡一見何必勝於傳聞松塢杏林知之恐有逾就吾靜然終日披古爲事況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覩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

無侯旁求舉而行之人念同乎此但清風朗月思我友于各事藩維未克棠棣興言屆此夢寐增勞善護風寒以慰懸想指復立此促遲還書其疏

昭明太子名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生而聰慧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皆屬思便成無所改易接引才俊聚書至三萬餘卷著述甚多大通三年於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溺水因病薨年三十一

爲衡山侯與婦書　外品　纖品　何遜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神仙髣髴有如今別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而幄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虛路邈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翰寧寫款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

梁書蕭恭字敬範南平王偉子封衡山縣侯恭嘗笑文士仰眠牀上看屋梁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復孔璋之藻若新亭之懷有託留連遺墨佚欲借子之矛

詩品序　內品　纖品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

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王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

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

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身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

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一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

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一詞比事乃爲通談若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

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

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載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然網羅今古詞文始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勸進元帝表　內品　麗品　徐陵

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華舄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關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擬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謙同於旦奭握褒秉鉞將在御天玉䏶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大室之祥圖諜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

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文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實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間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社蕩墜嶙頭鋏額興暴皇年封豨修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與望紫極而行號瞻冊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苑李軼於河津征陶誅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

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前驅效命元惡斯殲既掛膊於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塚空詞嚴誅王莽千刺非云明罰青苑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懵懵方承多福自氣氳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非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是蘧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

赫明明躬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菟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衝日莫不澥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卉文昭武穆附萬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堂故詢詔天官斟酌繁旨經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之候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楊龍旂以饗帝御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謙咨爲

讓其官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挹爲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眷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敬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延狩荊州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樸棫之徵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爲君

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瞻蒼生何望昔蘇秦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預奉黃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遐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聞內殿事絕耿弇之因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

丹陽上庸路碑　外品　麗品　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侯會通厥田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巡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爲太尉于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

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動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鐘於鄴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藐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喆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匠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

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鶖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特所未勝秋兎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實禳祈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騂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會蔚朝典滂沱晩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高閈將臨

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憚武賁之弓飛雨彌天無待期門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莊在漢濤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玉臺新詠序　外品　惑品　徐陵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澗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

麝月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

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

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

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盡梁代

與李那書　疏品　徐陵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風流長安遠於朝日青女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福履多豫雍容廊廟獻納便蕃留使催書驛馬成檄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聽對有勞脫患箋緗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嵫難爲延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覩高文載懷勞佇此後殷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荊常在公筵

敬析名作獲殷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荊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並奏能驚趙鞅之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晻靄松竹參差若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簿盡在清文扶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此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成六道知歸皆踰火宅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快白雲之頌但恨耆闍遠嶽權特高峰開士羅浮康公懸溜不獲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省覽用志饑渴握之不置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王琁京師長者好事才人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大學之碑衢巷相塡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環必希皆見莫以好龍無別木鳶可喚載至瓊瑤因之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文繫徐

思鄉賦　　沈炯

昔聞橋山雖掩丹湖之竈可祠有曾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冢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炯梁元帝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郄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毀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

為王寛與婦義安王書　麗品　伏知道

昔魚篇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娙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巳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今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使窺窻獨坐嫦娥笑人

一陳書王固傳子寛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義安王無考

與徐僕射書　外品　麗品　尹義尚

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瘖猴德皆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露恒一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渠距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暖眷言疇昔邈矣假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特宣匡奉之風偃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其望國窮魂縈憂積歲雖其未殞豈日生年口

者謬忝後車陪遊上國會觀禮樂見季子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猶貴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六百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瞻茹辛備同艱險每冀蒼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雲輕托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驗沉浮之異趣昔奏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

實自國禍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畱窩於僻嶺每瞻牛候想金陵之聖人今覩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虞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儔四貴晉陽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訣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因覩上依依舊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

與詹事江總書　後主叔寶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群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忩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

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

以卿同志聊復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陳書陸瑜傳瑜字幹玉吳郡人少篤學美詞藻後主在東宮瑜爲學士以才學娛侍左右後無管記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書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 麗品　庾信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曆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一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夔爲樂正聞之九成

克己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加以卑躬菲食皂帳絕衣百然二心日澤爲念西郊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瓮金船山甫澤馬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爲景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烏弋黃皮驗東風而受吏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羔獻冰開桐華萍生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閶闔開而勾陳轉千乘雷動萬騎雲屯

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群臣陳大
射之禮雖行祓禊之飲實用春蒐之儀止立行宮裁
舒帳殿階無玉壁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
昌之賦洞庭既張承雲乃奏騶虞九節貍首七章正
飾五彩之雲壺寧百福之酒唐弓九合冬幹春膠夏
箭三成青莖赤羽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
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驌驦海西侯之千里莫
不飲羽御竿吟猿落鴈鐘鼓震地埃塵漲天酒以豐

行觴由鼎進彩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太史聽
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
藏海納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既若木將
低金波欲上天顏惟穆賓歌催醉雖復暫離北闕聊
宴西城卽同酆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小臣不舉奉
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槩

代爲百官賀甘露表　　麗品　　盧思道

一榮洛變授社於勛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其明
徵德符草改狀移形夜宿朝雲星光動色皆以照臨
下上發揮帝載千祀一致百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憑
天維傍援河紀持欽賀之小心纂升平之大業萬靈
翹首應三古以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卿雲
既出還聞百辟之歌河淸可俟實得萬人之歡而上
玄乃鎭神物荐委飛甘灑潤玉散珠連昔魏明僊掌

竟無靈液漢武金盤空望雲表豈若神漿可挹流味
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斯實曠代祥符
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並邀昌運俱沐
玄造驟聞秘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空馳魚鳥之心
瘞玉編金方待雲亭之后
思道字子行范陽涿人年十六讀中山劉松所爲
碑銘多不解遂感激讀書後爲文以示松松亦不
能甚解也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

枯樹賦　內品　希品　庾信

殷仲文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北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熊彪顧眄魚龍起伏節

豎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

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載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採葛還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啟　繼品　庾信

臣某啟奉敕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對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丹楸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蓐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重雲板疑傾仞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護啟

明帝國號周姓宇文氏名毓小字統萬突代郡武川人也文帝長子魏大統中封寧都郡公閔帝受禪轉岐州刺史及閔廢晉公護迎立初二年不稱號後改武成在位四年

謝趙王賚米啟云上林紫水雜蘊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踰百味來薦畫盤恩重千金遂沾菲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含露蒲桃慚其不餉〇謝趙王賚毛羅袍褲啟云懸機巧緤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

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周儀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内品 飛品　　庾信

夫人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父太師柱國公魏室喪亂經綸夷阻周朝建國匡弼揖讓闔謀帝系郎有內外之親分裂山河仍爲舅甥之國夫人容範端莊儀形淑令六義觀德南風有夫人之詩八卦成形東方有少女之位姆傅習言公宮教業箴管綿纊佩帨苣蘭年十有二出適儀同拓跋競太其翟服既得宗婦

之儀乘其魚軒還從列國之禮摽梅三實無闕其時夭桃九華能脩其政某年某月冊拜廻洛縣君母金明公主魏文帝長女春則帝女採桑秋則王姬築館夫人出入主家遨遊戚里濯龍園死長門宮殿既而膏腴美疢華茂傷年沉痾牀帳蒸離寒暑三世之術無之於醫門百草之木徒窮於藥性建德三年五月七日亡春秋三十昔西河女子値九節之菖蒲東海婦人得三山之芝草無由再遇悲矣如何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京兆之北陵原龜筮告辰丘陵啓奠西臨織女之廟南望湘妃之墳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父曰帝師母曰王姬車服不繫江漢無思是生令淑潮禮敦詩聲超宋子德茂邢姨繼世盛德思賢克舉奠雁迎門濡藿貫俎奉盥如事移茵即序春冰浴蠶秋機秉杼帝鄉近親帝城近臣濯龍親戚平陽主人金波廻月玉樹臨春弄玉鳳凰昌榮紫草自此千年

無人得道舜華崇曜飄零何盜渭水北原平陵故國總通谷口郎望寒門吁嗟此地忽矣歸魂孟冬十月長松九年親賓掩淚悽愴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

思舊銘　外品　希品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
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
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
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
武庫預有棄甲之徵烏伏翟泉先見横流之釁星紀
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鄅子無歸原隰載馳轣轆

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
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悴羽
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
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
殺罰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霰暮府
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
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賔客遙悲愬路

嵇叔夜之山庭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
王孫塋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
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
秦川關河羈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
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
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缾磬罍耻芝焚
蕙歎所望鍾沈德水聲出鳳臺劍沒豐城氣存牛斗
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倏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
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猗伯舊縣慶封餘邑
萬里歸魂修門詎入背横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返塟無從徒留遊厲空廕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
松聲肅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携語默託情嵇阮
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
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婺緯
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

匣中紘絕隣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元包　外品　纖品　衛元嵩

㊍坤　荒(音恍春熙)井(音恭夏茂)莫(秋落)默(冬潛)豖(音吟衆立貌)秝植囷(音逋之也)

匿(藏也)靖而不躁(陰之德也)樸而不飾(質之體也)羣類囮(音□也)育庶

物甡(音莘)植、厥施惟熙(廣也)厥勛惟極

㊍復　么么(小也)玄玄(遠也)雷辰(音辰藏也)龍旋(蟄也)氣泰(陽之動也)于莫

(冥也)物萌於囷(古淵字)

㊍臨　豖甡甡(滋者衆也)欿(音吁也)欣欣(理者悅也)組(綴也)之帶蟗(卯也)之文

㊍泰　夼(音昊氣也)人於囷(天氣降也)回浮於玄(天也地氣上也)五之交(陰陽)

(接也)氣之亘(音宣天地通也)

㊍大壯　勝(音厥強力也)仡仡(許訖反健也)趯(音剔)欻欻(許勿切動也)頁(音頡)

(頭也)趾趨(音顛頭也)足䭫(首同)出(反也)

㊍夬　謣(言也)之訏(音子決也)鑒(音堅)之喆(音哲行直)剛正伸(陽長)柔佞閔

(音缺)

㊍需　頁顛顛(高也)聰囷囷(深)雲浮于夼(行也)蝴(腦同)流于天(通也)

(雲月坎象　夼天乾象)

㊍比　土之垠(際也魚斤切)溟(海也)之濆(音汾涯也)規均均(上有法也)醜甡

㞷下有衆也　　右太陰

乾顛仁之高也宀音綿義覆勹音包禮之檢盈信充也介大也譩海也斡運也縈

周也皆天象也揭而不甚音棄息也駁而克明陽之文也四序既侖輪同

萬類既生厥造惟弘厥勛惟宏遠也

垢頁之揭舉也脛之行夰之融天和飆音標之萌風牛

遯屵音業之竅山掩其天夰之勹天映於山皐不皐借高不尚佀下

㒸之進喆之逃

否霚音蒙𩂻𩂻音覓地霿音夢霢霢山責切天不應也天地不相

合陰陽不相索求也大人失小子獲柔佞在內

觀號振振音真發令醜牲牲森朱于𣞤木茂𩙿音休盅于垠

剝丮音擊之撫手艮為輿之析音折坤為車屵氏音支山欲墮曰支于

陵崩山豖㡯于右人道於山

晉埜音野幷幷地廣也㬥音杲昕昕日明覞音耀于醜囧擧水切于

垠昈遠也

大有𤇾音宇宀山覆彡音衫𩹫𩹫音鮮文明朋音具鋻于頁目睍晶灼

于天日耀　　右太陽

元嵩後周益州成都人作元包序六十四卦頗倣
太玄爲之按張行成云揚子雲太玄其法本于易
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又曰太
玄月始於寅義祖連山元包卦首於坤義祖歸藏

古逸二十四卷唐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悲才難　外品　希品

盧照鄰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窒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嵇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臏足史記修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

於今日別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藪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削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開之而欲用羣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吾乎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享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徵孔門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橫岳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烟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王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如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雛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

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青青子襟兮時向晩黃黃我紱兮鬒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横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暗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故曰王道之精肖肖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掇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照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胥合賢愚滑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得尋常之才子文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隼而齊舉金爲舟兮瑇瑁檝不可以涉丘陵些三珠爲衣兮翡翠裳

不可以混榫燕些三何器用之乖刺悼斯人之勤參倚長歲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卧見城市以虛盈若蚊蟲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婿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推既焚兮胥既溺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illegible]齊斷藻百行

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纏於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嚅唲口含天憲睚眦萬分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殼而生靈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桑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荊園有鳥兮鳥有鴒鴒其鳴矣思諸兄矣荊其頹矣思諸季矣巖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龍從兮相樛

葉翩翩兮相翳天之生我胡爲不惠何如吉兮初征悲終凶於未濟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爭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釆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窻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為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遶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濵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

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嫁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廬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廐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鳬鴈廣牧鷄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垂釣俛仰極樂歡然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孤往河渚傍無四隣闃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黄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服脩混沌無常行之裴

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韻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

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瘠疾不得交語風神蕭
蕭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獨游
頌及河渚先生傳冊物奇道懸解之作也時取觀讀
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辟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
義晦遠嶢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常語吾曰辟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
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
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

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
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
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
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
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
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
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
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

瑟酒賦不絶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
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
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
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
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
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 王君白

遊山廟序 外品 疏品 下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幸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從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粤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峯也山東

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叢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絶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群狎山鶯互轉崇松埒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耶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欲手鐘鼎息肩巖石絶視聽於寰中置形骸于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 閒品 楊炯

金城裂地之災王怒驚天之禍蹴崐崘以西倒蹋泰山而東覆三微歷二盡蓋欲以聲沉萬國衣裳成土崩而瓦散是故殷憂啓聖聖人騰海嶽之符草昧興王王者受風雷之趾則有思窮飛識潛觀赤伏之萌識洞機祥暗察黄星之兆天懸兩日詢去就於河宗地震三州考典亾於柱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剪荊棘而叩天門臨訶場而對休命及其玄黄再造日月

重輪功成而不居名遂而身退南華吾師也親居賤職東方達人也安乎卑位然後武城絃唱優游禮樂之中彭澤琴樽散誕羲皇之表雖杜當陽之文武蘭菊猶存而薛孟嘗之池臺風煙遂歇悲夫死生命也貴賤時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出處者君子之恒務左右之依宜吾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也君諱楚才衛明衛縣人也昔繞樞神電軒轅氏之馭百靈貫月祥星顓頊氏之臨四海金科作範商丘有帝系之雲玉

乃披圖幽谷有眞人之氣由是公侯策命歷千載而
彌昌鐘鼎歎娛經百王而不替豈直將軍列位孫吳
暗合之兵協律當官天地冥符之樂若斯而已矣曾
祖某眞城西鑿高闕東臨非無置驛之歡實有前軍
之寵瑯琊負海八門都督之榮漳潁控河百代封侯
之貴大父某文場筆海熠爛等於星辰班固談叢鏗
鏘叶於風雅九千里之冉鳳始踐王門七十日之黃
龍初階郡職考某顏回稱至佐月角殊姿仲由

稱禮義霸臣星衡瑰狀野有恒山太嶽之風
墨綬銅章有錯節盤根之若大丁公之宅駟馬爭
驅辛氏之門五龍齊駕英靈不還當命代之期將
有後徵克保承家之業東郊競探秘跡於機衡西
蜀談玄測靈心於造化雄才壯思首九奏而和八音
彈見洽聞披五車而接三篋加以輿居禮樂出入孝
忠簡於一人備於萬物弓旌疊湊始命賢良幣帛交
馳載徵巖穴從微至著濫觴萌括地之波積小成高

犪簣漸排雲之構隋大業十二年補謁靈臺散從員
外郎非其好也屬千三否運百六災年諸侯窺王鼎
之尊天子厭金陵之氣蚩尤則命風召雨桀黠于中
州共工則折柱傾維崩騰於海縣能扶天下之危者
必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樂我
高祖神尭皇帝所以從人望宅靈心鎮天關迴地軸
鼓聲雷駭親張霹靂之威旗羽星懸手握招搖之柄
君沖情素隱妙算知來候東井而考前聞裂西河而

胙故專扶三略之奇謀蘊六韜之秘訣義寧二年授
車騎將軍仍于邛州鎮守皇階甫闢猶勞尉候之虞
天步初夷尚有風塵之警示之以文德陳之以武功
所以夜戶不扃重門罷柝六年轉仲山府左列南州
舊俗浧其白獸之祠西棘餘甿背我黃龍之約王師
直進陵劒棧以長驅廟路遐宣指銅丘而決勝七年
詔君討襲楓天豕地金門玉帳之著剣木
弦弓之射以此衆戰誰能敵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雷出而星曜龍騰而鳳飛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
百濮大夫耆老非唯二十七人拓土開疆豈直五千
餘里返行飲至僑爵策勳焉禮也俄以爭功得罪游
俠從軍特降王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
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階封禪空歎息於周
南絕望夏臺竟棲遲於漢北太宗承聖王之大寶奉
天帝之休則雷雨八瀛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
命屢覃念功簡勞惟舊之恩累洽貞觀元年北門供

奉宜春禁苑太液神池淩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
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之遊北統黃山再奉三軀之
禮當是時也穆穆焉煌煌焉濟濟焉鏘鏘焉一陰一
陽而有序自南自北而無外猶是中宵不寐殷勤多
士之林昃景忘疲渙汗非常之辟十四年應詔四科
舉射策登甲第明於國家之大體達於人事之始終
可謂宰相之璞可謂皇居之寶漢京才子親承宣室
之談魯國儒生行踐中都之邑尋授鳴沙累遷百泉

科通紫徼却負黃州涼秋九月寒沙四面平雲兩隴
處處而秋陰圓魄低開蒼蒼而夜色君乘輜演教佩
綬臨人德被三城風移五縣抽琴命操還臨單父之
堂擊石飛鳴卽對李泉之學明以御下將水鏡而通
輝清以立身共氷壺而合照神行有感方登玉鉉之
階靈化無方獨歎瓊棺之暮春秋七十有一以顯慶
元年十二月八日終於官舍君年十一丁艱朋友相
哀家人不識昔稱曾閔今日尙何近古以來未之有

也大業末年皇綱漸紊不掃一室自懷包括之心獨
守太玄且忘名利之境于時房杜並以江海相期煙
霞相許付同心之雅會訖刎頸之良遊或閉戶讀書
累月不出或登山涉水經日忘歸斯賢達之素交蓋
千年之一遇洎塵埋丘岳海沒江山辭殷而奉周背
楚而歸漢深謀遠慮卽良平無以加也行軍用兵則
韓彭不能尙也藪奇命蹇遂無望于高門日往月來
竟消聲於下邑情均寵辱則萬象同歸跡混彭殤則

百齡俱盡浮生若寄大漸彌留遺誨子孫庶幾薄葬等梁鴻之宅兆邈矣佗鄉符祭仲之高居依然新鄭唯仁與達君其有焉存榮歿哀此之謂也夫人宋氏左丞士順之曾孫建安司法長文之季女霜凄月瑩菊豔若華淑問秀於閨房柔風洽於詩禮琴前鏡裡孤鸞別鶴之哀竹死城崩杞婦霜娥之泣長子某十輪方駕萬石斷衡窺上帝之兵鈐入先王之册府指蒼天而永訴血不霑襟對白日以長號悲來塡臆于

是緦麻執友素蓋賓朋傳祖德于高陽考豐碑于大學庶使城隍一變猶知鄧艾之名陵谷三千尚識鍾繇之字

傷祝阿王明府詩序

外品 希品 駱賓王

夫心之悲矣非關春秋之氣聲之哀也豈移金石之音何則事感則萬緒興端情應則百憂交軫是以宣尼舊館流襟動激楚之悲孟嘗高臺承睫下鬬琴之淚祝阿王明府毓德丹穴襲吉黃裳靈基峙金闕之峰層源漱玉輪之坂既而鴻飛漸陸將騁平輿之龍鶴鳴在陰爰絆朝歌之驥乃當名懸闕月德冒陳星豈徒遽切夔璦奄沈連石嗟乎輪銷桂魄驪珠毀貝

闕之前寸散紫氛龍劍沒延平之水昔夙承嘉惠曲荷恩光留連嘯歌從容風月撫心陳迹泣血漣如然而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常分雖則知理之可有而未曉情之可無聊綴悲歌敢貽同好諸君或締交三益列宰一同或叶契金蹄投心膠漆如比肩於千里遽傷魂於九原既切芝焚彌深蕙歎盍言四始同賦七哀庶蘭室流薰襲遺芳而化德故遂心深拙效庸音於起予觸目多懷同增流慟

洛川𡨋氣上重泉惠政融含章光後烈繼武嗣前雄
葬與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梟猶在履狎雉尚馴童
錢滿荒階綠塵浮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未驚蓬
烟晦吳門夕日遠夜臺空誰堪孤隴外獨聽白楊風

梅花賦

宋璟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圯墻有梅一本敷蘤於榛莽中喟然歎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閴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無朋命一觴而孤酌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於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遝於衆草又蕪

沒於蓁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踈蕋暗嗅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溼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烟晦晨昏陰雲晝闔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飇捲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

愼子正容物悟或蕉萃若靈均或欹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偏彼其紉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托然而豔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榮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冱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

棲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隣市廛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鐙向寂不怨悽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無愔結諒不移於本性方可儗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曷之曰萬木僵仆梅英再吐玉立冰潔不易厥素子盍體物永保貞固

江上愁心賦　内品　麗品　張説

江上之峻山兮巉崎嶬而不極雲爲峰兮煙爲色欻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爲花兮猿爲子紛盪漾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淅淅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件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爲伎祭元十郎文　外品　備品　張説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元十郎之靈綠水（集作流）茂樹藻（集作蘋）萍是依山崩川竭魚鳥何歸恭惟王君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絶歌艶露華舞迴蓮雪幸持此技承君餘晩綺羅脂粉嬌上春自言終代保（集作寶）情親能知一日（集作旦）若魂（集作思）斷繁絃清管爲何人懐王君之（集作異）顧頻狗命於九原追夫人之厳旨遂投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兄無數日之恩雖強飾容（集作容飾）於新奉心摧絶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疇昔與君交權歡宴永懐蒸歎俯憐荼苦錫以珍中哀故宇廠車既展祖奠斯開悲歌助挽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不來心思往而莫逐足欲返而遅迴終天地於此訣毒煩冤而難裁嗚呼哀哉

諫造大像疏　内品　特品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寳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戸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徴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殺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黄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與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虚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寛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損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某幸爲宰相弟有所欲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横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圮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虚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餚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唐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爲姓焉世不（集無此字）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聞齋龕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瑶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謡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瑶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絕歌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疾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途遥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亡貞也銘曰

[illegible]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來兮遊故國

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書記

鶺鴒頌

唐玄宗

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棲集于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推白鳳辯壯碧鷄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檻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贊成功顧循虛作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慙化踈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俯同魏光乘作

明皇既平內難御辯乘時雖英明獨運而慈愛素蓄故能致感鶺鴒斯頌之作昉于魏長史然猶懷謙抑尚云俯同魏光乘其用韻語悉妙體魯靈光殿賦卒章之亂辭

處分朝集使敕　内品　闕品　張九齡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春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厚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忠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

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户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遐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户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當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鄉縣無弊姦訛不生大忿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逝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

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歲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古逸二十五卷唐文

西吳潘基慶艮邦選註

溧陽貞義女碑　內品　逸品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玆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邈琬琰不刻豈前修傳達者爲邪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句吳月涉星遊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illegible]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illegible]彼或異爾

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中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耶望其溺所愉然低廻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産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郡陳

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月千秋如月在水

任城縣聽壁記　內品　琉品　李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於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互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

下地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傑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頎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

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鏑百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兇猛相濟弦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恣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巡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

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者也

天門山銘云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寔爲天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嶽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上安州裴長史書　內函　疏品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生白人焉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悒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

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迹於此至移三霜焉曩者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此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

於洞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而趨負之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明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迹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

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足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

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

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切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迹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屛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張月

明膽托書曰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愁陽春賦

內品　麗品　李白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旎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縹翠兮阡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黃綠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灑別淚于尺波寄東流于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惜餘春賦　内品　逸品　李白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艸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兮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

南恨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横路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咨嗟横涕淚兮怨春華寄遥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又暮春於江夏送張祖之東都序云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

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適與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國祖有程告以千萬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於遥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給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悲淸秋賦　內品　希品　李白

登九疑兮望淸川見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於時西陽半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燕而望越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兮夜悠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托此吾將採藥於蓬丘

太白秋夕旅懷云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月極浮雲色心斷明月輝芳草歇柔艷白露催寒衣夢長雲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書懷云北風吹海雁南渡落寒聲感此瀟湘客悽其流浪情海懷結滄洲霞想游赤城始探蓬壺事旋覺天地輕澹然吟高秋閑臥瞻太淸蘿月掩空幕松霜結前楹滅見息羣動獵微窮至精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擬恨賦　內品　希品　李白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殁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崐崘斷蛇奮旅掃淸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若乃項王虎鬬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illegible]雄威雖兮不逝喑噁

何歸至如荊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凄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狖之啾啾永埋骨於淥水怨懷王之不收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

海外思歸此心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
痛骨抆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沓歌鐘
晝諠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明
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碧臺空兮
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騅中葵切 嗒於嬌切 惡烏路切 犺千牧切 文武切

劍閣賦　此品　迅品　李白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前有劍閣橫
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颼有巴猿兮相
哀傍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送佳人兮
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歎息
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雲愁
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
憶

眉州象耳山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太白登華山
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
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內品　特品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名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咬以節鉞謗而烹之亦由蕭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討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尾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蕪餌於修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雲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

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爲

又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云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閣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乎露觴與白醻老兄頹莫發今古人也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飡霞樓上送烟子元演隱
仙城山序　內品　希品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煙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
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
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
起飡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
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
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

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
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
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
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
贈之

李居士贊　內品　妙品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
揮風自騁了物無二皆爲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寫眞
貌圖粉績生爲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爲鄰儼然不語
長存此身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云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
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赩丹
眸星皎昂然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

謂長鳴於風霄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
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
玉[illegible]

有事於南郊賦　　內品　閣品　　杜甫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禮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遒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闢氊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脤盛旌門坡陁

以前鶩𣪊奇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洛日上而如萍御翠旄於蕤葳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戾側以落羽魍魎幽憂以固扃戲岐慄萃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清列霧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豫大鑾鳳將至以獅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浪滓爲之根塄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爲

㘔而默嫪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鍐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檜寒者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衮刑臨乎長薄熊羆狃耳以循環虎豹高跳以虔擭上方將降帷宮之綵繝屏玉軑以蠖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崒嵂之幕衡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轇轕而或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燭而曉星落龎定位以告潔謁嚴上而清超雲菌䔩以張蓋春葳蕤而建杓晉裾斐斐尊俎蕭

蕭方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勸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耴先於稻秫麴糵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不棻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鼗鼓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

濩武朵之於訓謨鍾石陶匏眞之於梗槩變方形於
動植聽宮徵於砰磕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簴之言和
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脖膌胜胃柴燎燔壇
駢春擘赫葩斜晦清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挺潑
眇漠從淬望慮空寂玄黃坍霈蒼生顒昂毛髮清籟
雷公河伯咸驕騤以修鋒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晻曖
鮑紱隶稚朱十王咸[illegible][illegible]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欻
祀事虛明於是洛瀰乎漁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

灑朔漠洞暘谷而濡若英者艾溺而童子儺叢棘坼
而牢傾是壑土之濆罝罦擄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爾
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
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
乃孤卿侯伯維羣儒二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
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大昊氏繼
天而王根啟閉於厥初以木傳于攄終始而可見洎
虞夏商周茲煥炳炁禧秦失之於狼貪饕食漢綴之

以蛇斷龍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菁縮曾不眷伏惟道
祖覡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跡齧呵五精之息肩考
正氣之無斁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眾聖昭
洗中祚觸蹶氣慘黷乎脂夜之妖勢廻薄乎龍蛇之
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鈇不敢旅拒鬼神為
之鳴咽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插紫極
之將頹拾清芬於已闕鑪以之仁義鍜以之賢哲聯
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彩撒蕊九五之後人人自以

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稷禹王綱近古而不
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梁然優劣宜其課密
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
晉六律而惟新日起算朴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
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
以守於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
玄元之垂裕於後夫聖以百年為鶉鷇道以萬物為
芻狗今何以渺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

龜於周漢之餘綏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
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絞搦
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
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
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
御之歸

劉後村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
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

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
脫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
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
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學者之通患
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
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其氣魄豈但
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雕賦 內品 特品 杜甫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已任橫殺
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
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
年而爭長此雕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
氣稟玄冥陰乘中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沍山陰
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
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

時而椓杙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
所擬欻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
開網羅而有喜獻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閑隸受之
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
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
呈於至尊摶風槍纍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
原寒蕪空澗霜杖喧繁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
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豁堵牆之榮

觀其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
狡兎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廻惑我往來趦
趄我場圃雖　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而俯臨
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攪之而頹
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哮噑其音颯爽其慮續下鞲
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
端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鶬鴰鴻鶤之倫莫益

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
不珍輕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爲隣彼壯夫之慷慨
假强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
天路終辭水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
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
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
冽雖趾蹻千變林嶺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
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
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遽墜豈
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槍榆而無
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
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巖巘養子青冥倏爾年歲茫然
闕庭莫試鈎爪空廻斗星衆雛儻割鮮於金殿此鳥
已將老於嵒扃

天寶九載公在京師有進雕賦表在進三大禮賦
之前

畫馬贊　内品　忩品　杜甫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㷼蹴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㒒斂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評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又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薫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

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蚤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天育驃騎歌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收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題壁上韋偃畫馬歌云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歘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

跡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劒器行序　　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玆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
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
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
愁疾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杜甫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
稱存乎舊史然則其意隱其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
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
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其燕寢之義動有環珮之節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
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
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儻夫精選淑妃諱某姓

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商封於赫有光伊玄祖
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
此餘美夫其係緒蕃衍紱冕所興列爲公侯古有皇
甫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
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弈
葉承襲與矣我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貫對
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炟皇朝
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

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粤在
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庭教故列
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
在春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
以内秉純一外資沈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雲崖津潤結穠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
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
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

以露才揚己畀以自牧而已天如是言足以厚人倫
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
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既遘疾怙如
慮往上以之服事最舊佳人難得選藥必經於御手
見寢始迴於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
人終痛歸來之象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
癸未朔薨於東京其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
望京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松天子悼廢

恭之無絕惜脂粉之疑冷下鸞鳳之鏡未到梧桐之
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殯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
其月二十七日己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
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壼肅事後庭懿云
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於懷宜登四妃之列
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須並棺供河南尹李
適之充使監護并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
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殁哀

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
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
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
長公主子榮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
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何异兼關内侯是亦晉
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於顏
色事祀之數缺於灑掃常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
戚陽載紀彼都之外道理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

縣有松檟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徙瞻
白雲望關塞之風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
遷移於是下敎巴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
賞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稿阮㒸獨步於崔蔡而野老
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
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廻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
過雲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彼柔惠迥然開

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
媛乾與爭長　珩珮是加暈褕克備先德後已累功
居位壺儀孔修宮敎咸遂王子㸔飾禮亦尊異　小
苑春深離宮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
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祲太史書氛
藏卅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
瀟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
耻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壠荆杞　巖巖
禹鑿㶁㶁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鉃然爰諆述作欲就
彫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嵩垣西走佛
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
祠永久
開元二十三年壟淑妃按此碑駙馬鄭潛曜託子
美作

古逸二十六卷唐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儲品　王維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為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咤其猴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於裨將誰統前軍家本泰人靈車東驁長天積雲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公轅有代馬悲鳴踞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黥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欷尚饗

以詩賦為文章

又白鸚鵡賦云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

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豈[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入
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奇質匑蘭房之妖[illegible]去
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illegible]侶
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
過珠網出入金鋪单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
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
乎明心有識懷恩无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
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

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鷰呈瑞有玉
奩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
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illegible]綠質
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
遷鶯而共飛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内品　逸品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
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
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
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
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

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問
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卽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
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毋夫人卒
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又與魏居士
書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

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
耳之迹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
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屢見
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
是屢乞而多慙也常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興於是無可無不
可

濤之靈　疏品　張志和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
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
水成虹電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及江醲乎酒
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
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
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

知薄蝕之交有時違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
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
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
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
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
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
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
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有之非未無也

無之非未有也且未無之有而不有未有之無而不無斷有無之至也故今有之忽無非昔無之未有今無之忽有非昔有之未無者異乎時也若夫無彼無有連既往之無有而不殊無此有無合將來之有無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待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

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絃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常歟雖然予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蕤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命也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造化之命哉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象形自發偏在寫書之
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乎有立應已盈裾計
日不移無懸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逆左氏門
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貧於五車徒
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爲當
理今之簿訴將侯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
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執戚
之食巡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
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游西蜀
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續
膜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王辱臣死當臣致
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
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
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
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我庶一臨虜騎俯
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
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特品　顔眞卿

十有年能太虛機披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惟玄真子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

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爲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

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爲席騣皮爲屩隱素木几酌斑

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曆九年秋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弊請

俞曳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涅沙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太我思德滋深皆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

銘曰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論此身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加河北招討採訪使代宗立改尚書右丞俄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為楊炎盧杞所忌詔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

陸文學自傳　外品　希品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為人才辯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及與人為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苕溪之湄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

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悍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廁踐泥污墻具瓦

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于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于牧所倣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夳道日廣，又求于寺中，令其翦榛莽，以門入之。然或懸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投，捨主者而夳，卷衣詣伶當者謔談

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酬于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犎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犎，襄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予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二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

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九日。

傳

奉天改元大赦文　内品　閣品　陸贄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於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

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賫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佑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内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

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自可更徇羣情苟膺虚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綱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紀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宥過之澤與人更始以荅天休

進兄王維集表　　備四　　王縉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止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維文章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辭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乗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乗興爲文未嘗廢業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虞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穸殁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

縉表上敕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詞以國風宜登樂府晬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息良深

謝淮西節度使表　　特品　　裴度

豺豕舊穴迎風而汛掃鴟梟故林應節而黄落晳者咸覩堯日皤皤者重識漢儀臣以不才假當重寄力排苟且之議上贊聖明之心不敢偷安竊堂遂期親臨疆場陛下初猶未許徵臣亟請是行啓旨丁寧寵光照耀臣中心自誓鼻命無憾若不成事必當死綏伏願神道惡盈罪人斯得而今而後方保餘生執天地削平之功貽策書不朽之美是使儒夫增氣獲

俗剗心方偃武以修文故覽勞而永逸臣謹敷揚帝澤宣布國章滌其瑕疪衣以襦袴俾斯汚俗咸若新邦底寧但以才乏折衝任兼中外摩頂至踵諒無替於渥恩知臣者君庶不辱於玄鑒

祭河南張員外文

內品　商品　韓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

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𩦺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罌無斝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豞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計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灃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記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遊西山記　外品　恣品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遊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杜牧嘗語人云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門便經旬日弔慶參請亦多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

游黃溪記　外品　逸品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閒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閒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

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瀧 龍奔湍　揭 音憩揭衣　頦 亥頗下也　頷 戶感切　齗 魚斤切齒根肉　齶 五各切口中肉

游黃溪記倣太史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又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

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
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
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内品 幻品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
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乎
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直廉切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
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
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
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
丞兒耶吾爲曹信是迺吾墓隣今則夷矣直社之北
二百舉武吾爲子薙祗悅切焉辛亥起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
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
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
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
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瀰用掛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誳也摯之信也葹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瀰盈其終旌爾勿忘

陳仲醇評事奇文亦奇古來絕調

古逸二十七卷唐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內品　逸品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南溪白龍洞序　內品　絕品　李渤

桂水灘山石匯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左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環沮洳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横透巽維蜿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飈灕水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居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疑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櫨支撐如蹲獸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玄井嵐飈廻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遥余獲之若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譙方丈似昇蓬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爲南溪云

長恨傳

外品　雋品　　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熀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

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獨能致是葢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淸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

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内時移事去樂盡
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
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
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
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
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
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見
又旁求四虚上下東極絶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

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戸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
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
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
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
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晩瓊戸重闔悄然無
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
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
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

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
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
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
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
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
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
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
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

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
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
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
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
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
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

盩厔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

文章論　內品　織品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庭碩叙事之外

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以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雙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草堂記　外品　恣品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

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月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又酒功讚云晋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辭曰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池上篇序　外品　逸品　白居易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

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清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自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飄風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

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樂天寄元稹書云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

木十數株脩竹千竿青蘿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欄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娛老

遊大林寺序　外品　疏品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䆗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奇品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簡明嚮皆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於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往夏翟之羽文於旗旄畚龍於章升玉於藻百

工婦人雕礱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効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嘗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勸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嚌欲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是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顆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

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莚洋以爲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老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殘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宅

曰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叶吉累累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阿山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禮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遠腐爲墟壤生芻藁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罷乎將塊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爲樂爲土

鼓爲古桴以泄其和聲乎爽爲都邑以與宮廟坎爲洿池以澤生植乎祀爲壇竈乎窽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愼毋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愼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愼毋潙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愼毋礡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愼毋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愼毋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服言舒而爲蠙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三招

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視不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唸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韋皋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燿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證眞骨於巳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四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

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緣生不答爲緣起也眞際雖言本空也每虗室或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

於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月梓而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舍利十餘粒炯爾燿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善

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湧泳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其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覆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中書成都尹南康郡王韋皋記

荊南居客麻城忠淳熙間有一鸚鵡在雕籠中見長老壽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僧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嫌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教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庵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下尚有翅毫大鸚鵡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皋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古逸二十八卷唐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農夫禱

内品 特品 劉軻

丙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黄為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為禱於伍君祠其意誠而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其謹達精誠於明神嘘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饑人為穌發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瘥痍一方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乎其門毆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盗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與蠲其租令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廄馬之奪其食贓吏之厚其歛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歛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廄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俏耒耜以滋兵刃農夫不饑而

天下亢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妥勝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躓不駝足食足衣皇天是入勇恐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嘻嘻爾其怡怡同饗

祭長安楊郎中文　外品　麗品　李商隱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于宗尹郎中之靈昔在南華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闕直白之語玄機則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翛然深旨有感斯文屬在之子黃河九曲泰華三峯陽(集作亭)之右陰晉之東泱漭佳氣肹蠁孤風生民之秀惟才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琬琰是刻狀日具東倅辰在北

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捲陸突鶴權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凛燕石知媿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寂雖售者價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媿鳥散花落于今有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絃竊政如椽筆海驚波詞圃翱草文場不寫于中心冊苑空留於秘寶晉千里國漠第一功建幢油碧敵慕蓮紅賓高主擇韻合人同固不能加

臧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蕭含香省闈雲栢赤管
朝操青纖夜發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宮而（集作地是）
孤終吁籍於帷芴遺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集作琉）（集作則）
雪泣星奔宅裏之荆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集作棠）
陟岡望兄詩客之情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
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
難言者命未謁季良之醫（集作梁）已華曾參之病嗚呼
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賦千詩桂林崑嶠

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因無險夷對阜壞之摧落成老
大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酒筵琴席燈閣月榭
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岐之駕短景未果（集作短顧未果）良
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況南康解榻
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集作積）分逾極衔哀
更長三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
地濶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集作茫茫）宿莽生金
認石埋玉恨土寄貧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噫戲宗尹

之魂來否
王安石有祭東向原道文云嗚呼東君其信然邪
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
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歷不赴田疾
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
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鶚萬鳥避逃
立摩蒼天躓焉僨仆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
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朔命又

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
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宮君實其鄉
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
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
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于今萬世之別嗟
也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于其何言
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權德輿

予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刊校冗員涵沬文誼生以既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予放浪江湖間因爲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竝行於西垣南宮中時生窮閻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豪遊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今茲出青門結黃綬筮仕賦祿於東南之奧區且曰外兄州寧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然則郡齋言詩幕廷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紆方宜會合坐歎離索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壖里巷疑在前日各有斑鬢儋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予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當今明天子守臣之寄爲仁由己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權德輿字載之秦州洛陽人四歲能賦詩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才召爲左補闕元和中同平章事卒謚曰文有集五十卷又童蒙集十卷正元和中德輿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七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

湘中怨解 并序 外品 幻品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槩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放喜譔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豔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

悔遂載與居號曰氾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調賦爲怨詞其詞麗絶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棠長鶴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流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氾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相倚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煙電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顰凄怨形類氾人舞而歌曰泝青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裙荷拳拳兮情

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悟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于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爲偶唱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篡撰

鄭之先自周皇封、男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鼎軒黼軸之榮羽蓋朱旛之盛由晉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曾

祖玄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琦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竭愛爲中外模範成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慍知鮮量包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唯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羌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

氏令門淸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於天眞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也未亡之歎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

六人長曰項攝汲縣丞知縣事蚤亡次曰珮蚤亡次曰璀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空泣告於業文者爲之銘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武兮書劒名揚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兮

永志玄堂

右誌自皇明成化間黎人得諸廢塚塚居邑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古之淇澳也

旱辭　外品　詩品　周庠

元和九年旱不周歲斗位直午祝融權威焦金爍石火雲衡馳雄獸遁足棲鳥不飛太陰匿迹雨龍慵[illegible]有泉涸源有木拆枝有地支裂有草戕萎炎光爇洞太陽赫曦田莫可牛稼莫可鎡瞻彼雲漢萬民莫綏秋既罷矣奚療民饑行者燔趾居者炊肥迺命長吏分土之師曝巫于日從地而市倜泥而龍歌鍾彈吹誕搜祠廟牲牷粢祀威巫虔祈以期是擬期而越應

皆巫不媚萬民首仰日瞻其尚渾碧萬里共[illegible]交湯於戲天胡不降原也烜烈極曰一狀民乎求穀[illegible]莫求旌拒饑而憊困燠而瘠特順訴天急疑而望於戲天胡不降汝南周子宰疏其間士靡其廛不稼不穡焉就口食祇何蚕莫[illegible]推滂滌天既不蒙我憂孔益從市曝巫揮時紛從陰宿此尚天其知虖汝南周子稽首謂曰大凡天地陽壯春夏陰結凝冴當陽之盛陰南施雨過而不時陰陽失序帝心既憂吏民亦苦

命太史兆何失其所昔漢宣帝遭澗旱暵憂惟不寧
退避正殿公卿大夫省宰損膳以禳民災以拯大難
爲今效昔冀慰民患無使蒸庶蒼傍換亂於戲胡不
爲滂荒糵之境不勞旻蒼地惠中國以綏天子邪

祝牛宮辭 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逆（一作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
農請乞盛于土官以從鄉教（一作校非）余勉之而爲之辭
曰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集作嚴）納（集作入）此室處
老農拘拘度地不亟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
丈二加五偶楹（集作盈非）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
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

古逸　卷廿八　［一］祝牛宮辭　十五

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天隨中酒賦曰蒴雲夢登採泮宮芹周子之菘向
晩庾郎之薤莉春加以歐川桂蠹頴谷榆人雖馳
心於品物且忘味於茲辰○妻蔣氏善屬文亦嗜
酒

書褒城驛屋壁

外品　疏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

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葺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編戸日益破彊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理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二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愁當醉饑當飽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驛耶矧更

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戸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樵以驛寓言文有關繫于[illegible]得樵集讀之曰此宇宙眞文章欲學之[illegible]

兵道　内品　特品

亢倉子

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入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之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察同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眎作色兵也傲言推捘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

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亂而振若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古之至兵盡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亢丘墓不

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屋而歸之但與人期以從敵貧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獸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寵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

少選少時也　亂亂也　坣封也

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又按唐藝文志

云襄陽王士元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報臧宮馬武引黄石公記隋志有三略三卷近世有素書一卷晁公武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道化　內品　外品　化書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眞是謂吉人之津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研醜無美惡所以知形

氣諂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爲之君王不得爲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淸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螬虰盜人蟲生螬虰者腸中之蟲也嘑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螬虰將安存所謂奸臣盜國國

務則家以蠹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
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欲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
螬虹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剖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
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
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
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
之外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
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
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
清而結氷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氷泮返清形散
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
長江扇作天鞦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
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爲己作

仁化　內品　纖品　化書

非兎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愼勿怨盜賊盜賊惟
我召愼勿怨叛亂叛亂禀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
不有賞勸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
是謂大和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
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必就之則去避之則來
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
成不知者和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
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
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
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
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
之情僞

止人之鬭者使其鬭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鬭者

[illegible]其鬬善解忿者齊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惑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術有降萬物之蘊蓄者則交臂鉤指象之爲符是故若夭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爲萬象別之爲萬態教之蹈舞非

蹈舞也使之禱祝非禱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妒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儉化　外品　疏品　化書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

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芋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

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歎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　　陶穀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辯方之爲法制也不亦大哉神有所職足以垂訓者孰可闕焉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王母事蹟其來久矣名載方冊理非語怪西周受命之四世有君曰王滿享國五十載乘八馬宴瑤池捧王母之觴乃歌黃竹西漢受命之四世有君曰帝徹享國亦五十載期七夕會甘泉降王母之駕遂薦僊桃周穆之觀西極也濯馬

湩飲鵠血踐巨蒐之國乃升弇山故汲冢有穆天子傳漢武之禱靈境也祀雍畤幸朝那立飛廉之舘以望玄圃故樂章有上之回曲嗚呼湘靈鼓瑟虞舜二妃也黃姑有星天河職女或楚詞所傳猶能編祀典配嚴祠簫鼓豆籩頒四時之享犧牲玉帛陪百神之祭豈若王母爲九光聖媛統三清上真佩分景之玉劍納玄瓊之鳳舄八琅傑璈以節樂九色斑驎而在馭嘯詠則海神鼓舞指顧則岳靈奔走輔五帝於金

闐軼三宮於絳河位冠上宮福流下土則同中有王坊之廟非不經也年祀寖遠棟宇隳壞壇歆杏朽菽荊棘於荒庭井廢畲亡噪烏鳶於古堞物不終否崇之在人太師清河公受脤建牙三臨安定軍功政事紀在旂常是邦也歷涇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地地宜菽麥俗習騎射撫之有道則風能偃草馭之非理則水亦覆舟中權失政不可一日而處矧三鎮乎歲戊辰春二月公介圭入覲驟奔上都天子設庭燎以

延之奏肆夏以寵之臨軒絕席以綏懷大輅繁纓而錫命禮成三接詔還舊鎮公既旋所理來謁靈廟齋莊有感盼蠁如答中命王者鳩工繕脩薙蔓草於庭除封植嘉樹易頹簷於廊廡締構宏材丹青盡飾於天姿黼藻增嚴於羽帳雲生畫棟如嗟西土之逝水閱長川若訝東溟之淺客衛既肅精誠在茲何須玉女投壺望明星於太華瑤姬感夢灑暮雨於陽臺合徵幼婦之辭庶盡上真之美穀也學非博古才不逮明論思謬冠於詞臣敘事敢踰於實錄久直金鑾之殿視草無功旌窺朱雀之𦜕偷桃知愧謹爲頌曰

崑崙之墟奄茲之下戴勝蓬髮虎豹爲仵是耶非耶怪哉王母丹臺命駕七夕爲期雲軿鳳輦劍佩光輝情兮盼兮穆若儼姿宅玄都兮如彼降漢宮兮若是奕靈聖之多端駭變化之神異考山經與竹書故兩留於前事山之巔兮水之湄莫玉笋兮薦金徽白雲

零落歸何處黃竹摧殘無一枝撫弇山之舊石紀溼水之儛祠

其署銜曰翰林學士判吏部流內詮事陶穀撰

古逸二十九卷宋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詮

蘇易簡

擬大言賦

范仲淹

與晏尚書

歐陽修

内制集序

蘇舜欽

滄浪亭記

蒲芝

夫張愈誄

方岳

上梁文

王安石

新田詩序

蘇軾

勝相院經藏記

桂酒頌

酒經

徐州蓮花漏銘

六一泉銘

朱亥墓誌銘

王子立墓誌銘

亾妻王氏墓誌銘

黄庭堅

東坡像贊

兆補之

新城游北山記

擬大言賦　外品　纖品　　蘓易簡

太宗嘗草書宋玉大言賜蘓易簡易簡因擬作以獻其詞曰

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蘓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環瑋傳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與兮告成功登泰嶽兮展升中芳薦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挑北斗兮斟元酒也剖西華兮爲石碣也飛雲湧霞

騰勝滕也刳鯨腊鵬代鵝鰈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爐火舉也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圜轟轟兮方興穿

易簡字太簡梓州人與呂蒙正同入翰林

與晏尚書　內品　表品　　范仲淹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茲董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奏記及於無皆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不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

棲於新定謫郡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於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　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千之隱茅文群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

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按家譜景祐元年甲戌公赴桐廬有瀟洒桐廬郡十絕郡齋書事一首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致書邵餗先生求嚴祠篆額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于堂移守姑蘇道出其下見東嶽絕碧知爲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一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巖堂之東壁而去

内制集序

内品 疏品　　歐陽修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宜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

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櫐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槀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忽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

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官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爲勝焉

張愈誄

婁蕭芝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寡多艱窮亦自困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宿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告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幽期遂往英標永隔拊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才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儁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

超然臺賦　　外品　希弘　　又同

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崔嵬而參差窮蒼蒼以極視兮但浮陽之煇煇忽颺颺以飄浮兮灝氣霾於四垂躋余之所行兮涸涸其安之蛻余神以凝鶩兮控沉寥而上馳闢晻曖以涉澒洞兮揮霓旌而停雲旗攬長彗以夭矯兮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流以役朱鳳兮駕蛟輔而驅翠螭涉横潢以出沒兮

歷大幢而敝軨徘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懷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爲襟兮桂爲裳儼若植兮奉珪璋戢光耀兮秘芬芳賈世用兮斯答藏遊物外兮肆猖狂余將從之兮遇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肮轉嵎夷兮蹴扶桑符參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願有問兮言非常忽掉頭兮告以祥使余脫亂天之罔兮解逆物之韁巳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塲余復僊僊兮來歸故鄉

文與可云余學艸書數年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鬭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后至於此耳

東坡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云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又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云風梢雨籜上傲氷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新田詩并序　王安石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尚書比部郎中趙君尚寬之來問弊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興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

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而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也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千百其來其來僕僕鍛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儼船與車四鄙出穀今遊者慶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視於水濱問我鰥寡侯其歸矣二歲于兹誰能

止侯我往來之

陳伯符云文從周禮來而銘尤妙絕

勝相院經藏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鎭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身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便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卽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
不知眞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喩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客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桂酒頌并引　内品　纖品　蘇軾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尊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温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

當數飲酒以御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禄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黄金山空青丹砂晨曒珠

嘐百丹甘辛角芳馨栖櫃沉水乃公卿大夫芝蘭
士薰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懾畏時靡爭醉為我
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
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
我常作醉中醒

東坡羮頌引云東坡羮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羮也
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
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

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
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
置甑炊飯如常法盌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
覆之羮每沸涌遇油輒不又為盌所壓故終不得
上不爾羮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
羮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
熟赤豆與秔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
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二)甘
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 問師此箇天真
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東坡酒經　外品　與品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蒭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蒭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

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醲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歐公醉翁亭記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丙品　迅品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盖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爲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

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婁迂齋云坡翁最長于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余獨喜此銘變化縱橫讀之能益文人筆膝

六一泉銘 并序　内品　逸品

蘇軾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致雖江山之

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銘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又菩薩泉銘云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東坡補醉翁詞云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賢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徵外兩三絃

朱亥墓誌銘　内品　特品　蘇軾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昔惟布衣不齒不貲遊於屠鄙在師孔廢不孤進承其顏視如豚豭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眞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又孔北海贊敘云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

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眞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

鬼

王子立墓誌銘

逸品　蘇軾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予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

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予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於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三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内品　慈品　蘇軾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

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于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

妙無以爲喻往聞執事多言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
未有親近之幸耳

蘇子瞻像贊 二首 外品 備品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馬石渠閱士如牆
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
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
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
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
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
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
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
何

我游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
憫世垢濁笑謂侍仙昇以靈藥稽首竟歸萬里天風
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山谷與子瞻書云頃于鄭椽處得賜教不以汗下
雜於擬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傴而志其惰之
勞强駑馬於千里不知其不勝任也和詩詞氣高

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年而先君没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没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新城遊北山記　外品　特品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屨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戞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

事也
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愨之曾孫也蘇軾稱其博辨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連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終

古逸三十卷南宋文

西吳潘基慶良耜選註

建炎元年奏 内品 疏品 開封尹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曳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虜誕謾爲可憑信朝庭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慨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亾誠實之士鼓

唱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爲誠實

包藏爲智淵緘默爲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恐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寘之嶺外使天下寃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

和爲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他日之計務綿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六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伮小醜假作使僞號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知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

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弈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代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

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籍藁闕下以俟誅戮

議巡幸　　內品　特品　　李綱

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方今多難之際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今當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備峙

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荊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華靡且圖來止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之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

謝講和赦表　內品　特品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覩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霈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

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慙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

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武穆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金(改)天闕○池州翠光亭詩云愛此倚欄杆誰

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高樹蔚蔭外
征帆杳靄問余雖江上老心羨白雲閒木集不載

蘇文忠文集贊 并序 訊品

宋孝宗眘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也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以是成文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彫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以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大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雨草木華實千彙萬狀

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於文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至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爲矜式乃作贊曰

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蝥賊手抉雲漢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凛凛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

韓柳雄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制詞朕承
絕學於百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
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
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
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
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
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

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
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
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
斡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
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
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
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章是以論世

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靈服
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祭黄長睿　　　許翰

故祕書學士黄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於沈濁神骨氣形廣衆之稟巖巖悍堅不必取此盛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聞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咨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人所臧秦生小篆史瞶既忘誰其考之匪籀與楚夏商周鼓鍾鐏彝觚雲雷繆文有銘其旁剥劘莓苔發其光芒顧邈永斯往羣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徉有隷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於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勝孰云天禍若水之淯弔子於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顧卧疾幾時作此寄變音容俛仰一絶如電抑哀紬文侑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

黄伯思字長睿邵武人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詢詢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嘗自云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有東觀文集一百卷

孝娥井銘　　内品　特品　　劉瑞

天柱虧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冤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浙江按察司址武穆故宅也王之女聞王被收抱銀瓶投井死焉按察使梁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世稱銀瓶烈女○按檜之欲殺飛也與妻王氏謀妻曰擒虎易縱虎難檜意遂決

懷仙樓賦　　外品　恣品　　葛長庚

巍乎高哉斯樓位置上接層霄下臨無地宜羣仙之所居日觴詠以爲娛與造物以遊遨有青天兮爲徒曉日曈曨卷上眞珠十二欄干悉如金鋪翠煙藏山乍有忽無晩風颯至琪林扶疎明月初上天籟虚徐松竹起舞自然笙竽樓中仙子於此時也玉爐金鼎妙香繞衣與仰舉酒醉即賦詩詩成大笑鬼神歆欲僊子自如問天何時至如霧雨空濛千巖顯晦平田萬頃白水汪濊一望冥茫如江之匯星月交光空水澄霽下視女牆卒太蔽翳滿城樓臺飛躍天際及乎夜深清露飄草八表無雲烟沉斗墮與彼畫閑玉雲在簷飛鳥啼斷落華簾纖僊子呼青童命素娥捧翠盤薦金螺白眼視朱紫未許颷塵高耿吟清其不極放草聖以舒豪覽江山以慨想望居無兮高遠嗟光景兮如流覺青春兮婉娩於是勑六吏檄五官寘三尸於太淵砭六賊於崑崙嘯命風霆歸奉絳君延義

娥於大庭友堪輿於無始亨矣得淬煉道取髓蓋將把八空之死御九極之風呼玉鸞以為轡使瓊英以爲容者也故闢斯樓於焉輿懷夫樓之北鬱然高圖則任敦於此乎儒樓之南紫氣在望則何氏九儒於此乎得道樓之東鹿徑就荒榴洞猶存樓之西怡山翠峙壇空井寒彼何人斯有志者事竟成也

張邦基曰明州士人陳生失其名不知何年間赴舉京師家貧治行後時乃於定海求附大賈之舟

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失措俄視前後舟覆溺相繼也獨相背之舟人力健捷張篷隨風而去欲葬魚腹者屢矣凡東行數日風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鐘聲舂容擣顧之際見山川甚邇乃急趨焉果得[illegible]近岸陳生驚悸少定乃登岸前有[illegible]而前左右皆佳木蓊蔚珍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宫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閒寂無譁譁堂上一老人據床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方若講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懸錦帳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藥苗極甘美而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地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

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唐虞之世也老人首皆歎嗟之又命二弟子相與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爲誰曰我輩號處士非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百人皆授學於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於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二人遥指一

峰突兀干霄峰頂積雪皓白曰此蓬萊島也山脚
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犯干也陳生留彼
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思口未言也老人者微
笑曰爾乃懷家耶爾以夙契得踐此地豈易得也
而乃俗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然爾既得至此
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覽勝境而後去遂使
具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日輪晃曜傍山
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赤光勃鬱

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迨非
人力之所爲俱不見有人居之唯瑞霧葱籠而已
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厭之故超
然遠引鴻濛之外矣唯呂洞賓一歲兩來卧聽松
風耳乃復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
爾歸山中生人復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
老人曰此物爲鬼神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
禍也山中良金美玉皆至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

三教告皆修心養性爲善遠惡之事仍云世人愼
勿卧而語言爲害甚大又云楞嚴經乃諸佛心地
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復令人導之登一
舟轉眄之久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問也比至
里門則妻子已死矣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
求往不可得也遂爲人言之後病而狂未幾而死
惜哉予在四明見郡人有能言此事者又聞舒信
道嘗記之甚詳哉其本不獲乃以所聞書之

陳綠雲先生之像贊　外品　疏品　葛長庚

瑭師之神寒空片月知師之心紅爐點雪罔師之德氷清玉潔見師之蹟霜炎氷熱師之一言斬釘截鐵師之一行殺人見血風月情懷松筠志節道法陸沉玄從瓦裂師領鄧檄雷轟電掣冠冕洞宮輿大施設輸與楩楠陶埏埴瓶罌以粉與飾以藻棨不逾年間滄江貫折度五神足霞裙森列方有倫敘罔閒洽悅胡為雲鶴奄歸帝闕溪山失翠猨鳥悽切散詞玉祠栢子一爇追慕替緬使人哽咽

玉蟾種桃齋寫神贊曰南海瓊山子香山居士孫習文不若陸賈習武不如孫臏八千餘里琴劍二十一年水雲偶過廬山之下痛飲蟾溪之濱縱饒畫得十分似何似天邊一月輪○葛長庚閩清人生於瓊紹熙甲寅三月十五日也七歲能賦詩誦九經文父亾母改適師翠虛陳泥丸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又名玉蟾

正氣歌并序　内品　閎品　文天祥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薄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隷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鷄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
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
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
眞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過零丁洋詩云辛苦
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

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
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金
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
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
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
血歸○元世祖己卯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
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
日猶生乃復食八月至燕京留燕三年坐臥一小
樓足不履地壬午十二月殺于燕京之柴市衣帶
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
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集杜詩自序

內品　希品

文天祥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絶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葢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

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月祝犂單閼日上章協洽文天祥履善甫叙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

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云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

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語

醫書言天地脉圖曰氣𢌞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

抱朴子曰五典爲筌簹三墳爲珠玉

陳仲醇云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目可鑽研圖則必由討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易之妙處在畫王弼談理開宋人象數之門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羲畫之上理本無象而贅著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譏評萬世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篇總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宋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

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能不挂鉤鼅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嘗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

法外妙得莊解者也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況人臣之章奏

乎董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又肯竟而讀之乎武宗時韓公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専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illegible]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温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衰衰矣

王元美云秦以前爲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塵談云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訕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乎才子

汪彦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爲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爲疎宋爲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歐公云山林之文枯槁館閣之文溫潤

李白爲大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石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筆記云唐孫處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是古人第一樂

王辰玉云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滿悶若寤若魂氣徊徊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出世儻洋之語滌之誰有能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睫透扃啓鑰必從喜根令人好新是病病卽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卽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

陸游上執政書云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

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辯菽麥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可指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于奇舊或以爲新橫驚別馳層出間見每考其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得其奇怪則脫帽大叫如魚龍在前梟盧方勝也又上辛給事云前輩以文知人非必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讒戲笑皆足知之甚至于郵傳之題親戚之書倉卒閒之符檄書判皆可洞其心術才能與生平窮達壽夭如對枰而指黑白不俟思索而得也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課不知通鑑綱目爲何物往往有讐書之苦若教之史以慧

便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發規治亂等事則日
力自高以古人印今人以古方治今病則腳力自暢
是大議論大局面大機括大文章則筆力自宏達今
之學失教之子書佛書稗稗問他性名出處已茫茫
矣況其精乎余謂子弟非必廿一史即一部通鑑乃
萬卷之關津不過此關他無別路或讀之不解解之
不竟竟之不徹首尾皆史不熟耳此舊帳簿不可無
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事宜修祖法

史官據事直書不立褒貶乃千尾志其名是以修職
寓養才之意宰相須用讀書人已成虛語此新帳簿
不可無也又有老先生止讀六經不看史書亦非得
中之論伊川索問惟唐鑑一部朱晦菴曰病中抽幾
卷通鑑看值難處處不覺骨寒向來只作文字看全
自不知眞與枉讀一生書也前輩何嘗廢史今史官不
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置之高閣豈不可
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

史官是寫帳簿的人三項明白天下事若指掌矣
工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
人筍簴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
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楊升菴云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
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

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
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
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
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
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
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林鬳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

原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餘
蹶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書風之祖也如毛萇詩
詁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
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信哉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
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
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光
眇視目曾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于側枚乘菟園
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
眄含言笑而不分齒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硎傳奇元
氏會眞又略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漢先主遺詔勅後主閒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
益人意智

劉勰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
定而後辭暢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詞人
賦頌爲文而造情爲情者要約而守眞爲文者淫麗
而煩濫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析辭尚
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
土文括略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
禹得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

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
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
問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
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
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使者謂禹
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齋登
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

學因留之漲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塲古陶穴藏書一千餘卷

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兼天

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詩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彼贊劉向作列仙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梁婦人嫕傳顏氏以爲後人所羼非本文也然山海經本草爾雅恐亦非禹神農周公作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於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語如呂蒙正蘇秦劉智遠之類雖窮遐僻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

劉子玄曰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全搆虛辭用驚愚俗卓哉子玄之見也余推其餘如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唐人杜陽雜編天寶遺事宋人雲僊散錄清異錄杜詩僞蘇注盛行於時殊誤學者司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

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殊誤觀者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朱仲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譔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合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于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于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並無而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

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漳所無者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牕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熟讀

百篇而意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孫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黄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

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多真正者少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葛洪丹陽人貧無僮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燬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擧而去呂洞賓陳搏駕元施肩吾皆本書

生近歲有熊定雍孝闓尹天民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靑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朔之間把卷

無幾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嘗廢於不勤比年來頗憤自懲艾而聰明已耗不如昔之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掩卷茫然雖勤而善忘嗟夫敗吾事者嘗此二物也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甚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

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

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張司空見左太沖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臧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采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

王勉字彥和雅好文章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章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于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

碑須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楊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棊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閱新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景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目曰野乘

陳仲醇云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窻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所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群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淨

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

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

每刮洗則傷紙紙帖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
過方能浸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
之鉛黃

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校書時有誤字以此
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蒸粉若無楮汁止當
用膠和麵糊亦可

雌黃銀硃皆能損剝硯石雌黃尤甚

隴州有鼠石子置書籍中能辟蠹

山齋宜明淨不可太廠明淨可爽心神宏廠則傷目
力中庭列盆景建蘭之嘉者一二本近窗處蓄金鱗
五七頭於盆池內傍置洗硯池一餘地沃以飯瀋雨
漬苔生綠褥可愛遶砌種以翠芸艸令遍茂則青葱
欲浮取薜荔根瘞墻下灑魚腥水於墻上腥之所至
蘿必蔓焉月色盈臨渾如水府齋中几榻琴劍書畫
鼎研之屬須製作不俗鋪設得體方稱清賞永日據
席長夜篝燈無事擾心儘可終老僮非訓習客非佳
流不得入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族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
邪衛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綺賦詩酉清醪雜蔬以供
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蓄綺石奇墨古玉
異書以排悶永日製栟櫚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
黃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
竹令人冷月令人孤碁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

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
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山谷誡子弟云古端筆硯如潔身浴德揩拭几研如
改過遷善敗筆浣墨瞶子弟職書凡書硯自黔其面
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避暑錄云孫龍圖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
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
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

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吾書快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此黑卒左右無此點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藥也

文心雕龍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一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顚天田年邦胮龐庞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横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謗博是也(幫宮之平牓宮清之上謗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大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

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自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

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
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
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
駁師法多門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
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
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
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
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

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
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尸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
鼻音如欽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
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
他社鎖呼拖前拖輕呼後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擇多
二合婆上聲車娑麼二合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伽二合也娑
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
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音
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
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
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
多如傍蹉對蹉音千古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
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
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于結
風長樂鴛鴦奏新聲于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

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
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
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
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
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
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
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
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

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凡海內聚書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甚於他處然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

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藏蓄當甲諸方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朔望並下

瀚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

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正僞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

斈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
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
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
五不當燕中三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又以
其紙其印其裝爲差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
雙印者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用之凡板漶滅則以

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綿者有絹者有護以
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當今刻本蘇常
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徽刻驟精遂與蘇
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
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
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
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
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
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
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盖無
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
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
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古逸書三十卷 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潘基慶編基慶字艮耜松江人萬歷戊午貢生

是集名爲逸書而實皆習見如陰符素問逸周書

山海經之類已爲不倫甚至周禮考工記爾雅釋

地釋天列在學宮亦稱古逸不亦傎乎其分神妙

奥閎麗特纖希迅奇幻疏夷逸脩恣十六品每品

又各分內外隨意標目尤爲無所取義